編笠十兵衛

池波正太郎 著

林懷卿 譯

編笠十兵衛

池波正太郎 著
林懷卿 譯

編笠十兵衛
池波正太郎 著
林懷卿 譯

編笠十兵衛
池波正太郎 著
林懷卿 譯

出自武俠小說名作家池波正太郎的筆下，本書畢竟與衆不同。

柳生新陰流嫡傳月森十兵衛，俠肝義膽，武術絕倫。協助赤穗士伸張正義，克敵致果，出生入死，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爲近年東瀛最暢銷之武俠名著。

封面設計・凌明聲

編笠十兵衛

池波正太郎 著
林懷卿 譯

南京出版公司

6157
80

目錄

殺狗事件……一
母親的遺書……二一
淺野內匠頭……三一
憤怒的山口半藏……四九
三個旗本武士……六六
吉良的家臣……九一
毒殺……一〇六
刺客……一二一
絲瓜長右衛門……一三三
熱血……一四四
放蕩的大石內藏助……一五五
脫盟……一六六
密告……一七八

[redacted]

備後守別邸……一八八
山吉新八……二〇三
潛行……二一五
淺野大學的處分……二二四
迫切……二二八
夜襲……二三五
幽靈之劍……二四九
變心……二六四
生首之夢……二七三
入江戶……二八〇
臘月……二八八
市谷八幡……二九四
誘拐……三〇一
十二月十四日……三〇六
雪……三一三
芝羽根橋……三一八

殺狗事件

一

日薄崦嵫，暮色朦朧。

遙遠的天邊，綴著片片嫣媚的彩雲。

江戶城雉子橋的北方是一望無垠的大草原，草原上散置著許多腐朽的木樁。幾株不知名的小花，在晚風的輕拂下，搖曳生姿。

突然——

淒厲的狗吠聲，劃破了周遭的寧靜。

同時——

「在那邊，快！別讓牠們給溜了。」

「唉！眞累人！爲幾隻狗忙得團團轉。」

「噓——小聲點，別把這些小東西給嚇跑了。」

幾個男人的聲音，低迴在青青草原上。

不久……

在蒼茫的暮色中追捕野狗的三名武士和五名侍從，終於抓住了兩隻張牙舞爪，狂吠不已的小花狗，並熟練地將牠們塞進檻籠裏。

這個檻籠非同尋常，光可鑑人的表面，彫刻著精細的花紋，檻籠內則舖有柔軟的絲被。在璀璨霞光的輝映下，更襯托出它的玲瓏、別緻。

接著，武士和侍從們好像哄小孩似地：

「哎呀！我的小祖宗，拜託你不要亂叫好不好？」

「二位請行個好，不要再吵了，人家聽了還以爲咱們虐待二位呢！」

「還不快拿些東西給牠們吃。」

「嗯！是的！正好拿來塞住牠們的嘴巴。」

你一言，我一語，八個大男人被兩隻小花狗弄得團團轉。

這些武士和侍從們並非想抓狗打牙祭，而是奉了上級的命令，欲將所捕獲的兩隻小花狗送往設於中野村的「御犬府邸」。

「御犬府邸」是綱吉將軍專爲收容野狗而闢的場所，約有十萬隻野狗，生活在這佔地十六萬坪的遼濶草原上。牠們的食物，比一般平民還好，而且由年俸六千石的旗本武士，米倉丹後守所率領的一批人，細心地照顧著。

綱吉將軍嚴禁殺生，曾有因捕捉燕子而被處死者，因釣魚而遭流放者，所以，若不愼傷害所豢養的御犬，必定難逃一死。

兩隻小花狗高興地爭食一些魚乾和米飯，然後逐漸停止了叫嚷，眨眨黝黑的小眼珠，不一會兒，便蜷縮著瘦骨嶙峋的小身體，安祥地躺在檻籠中睡著了。

於是，兩名侍從抬起了檻籠，一行人越過草原，沿著江戶城的城廓，緩緩而行。

突然——

一個模糊的身影，自木樁堆後躍出，疾速的閃至這批人身後，猛地將抬著檻籠的兩名侍從推倒。

「什麼人？」

「要幹什麼？」

檻籠被摔在草地上，籠中的兩隻小花狗，被這突來的變故，驚得狂吠不止，此時，人影又迅疾地拔出長刀，只見刀光一閃，鮮血四濺，兩隻小花狗已橫死於檻籠中。

「刺客！」

「大胆！竟敢公然行刺御犬。」

三名武士亦快捷地拔刀，圍攻企圖逃跑的人影。

「哼！說！最近經常殺害御犬的是不是你？」

一名武士揮動長刀，厲聲喝道。

同時，兩名侍從則乘隙朝城廓飛奔而去。

在黯淡的星光下，略可窺出行刺御犬的蒙面客，亦是一名武士。這位神秘的蒙面客，並不想和人作對。此時，正因無法迅速脫身而心急如焚。

雙方僵持的當兒，從城廓方向傳來，方才逃離現場的兩名侍從的告急聲。

蒙面客不時地閃動著焦慮的目光，並且不經意地深呼了一口氣，雖然，他的身手矯捷靈敏，動作乾淨俐落，但是，以寡擊衆，實非易事。一名武士見狀，乃放聲大喊：

「上！不要害怕，把他幹掉。」

一語甫畢，一名侍從旋即擲出手中的木棍，木棍不偏不倚地擊中蒙面客的右脚。蒙面客頓時失去了重心，武士和侍從乘勢揮動白刃……

「且慢——」

一位草笠掩面的浪人赫然現身。

浪人躍入重圍中，身形著地的剎那，順勢將蒙面客扳至身後。

武士和侍從們懾於浪人的氣勢，不禁倒退了二、三步。

「嗯——」

身材魁梧的浪人，發出了低微的沉吟聲。隨即，猛然旋身，刀光乍現，三名武士已被彈出丈外遠。

侍從們見狀，紛紛丟下手中的木棍，抱頭鼠竄。

浪人緩步踱至蒙面客的身邊，漠然問道：

「你經常殺害這些野狗嗎？」

「我……」蒙面客欲言又止。

「那三名武士被我打昏了，暫時還無法醒過來，你放心地說吧！」

「是……是的！」蒙面客斜睨了躺在草地上的三名武士一眼。

「我看，你還是快走吧！」浪人冷冷地揮著手。

「是的……」

蒙面客將臉上的黑布除下，露出一張白皙、清秀的面龐，然後訥訥地道：

「我…我叫做黑田小太郎……剛才……」

一語未畢，浪人即阻止道：

「知道了，快走，有人來了。」

「謝謝你！」

「以後不要再做這種傻事了。」

「……」

「去吧！」

蒙面客向浪人投出感激的一瞥，隨即朝飯田町方向逃跑。浪人望著逐漸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低頭忖思片刻，亦揚長而去。

當防守雉子橋的武士，聞訊趕至草原上時，四周已闃無人跡，只聽得啾啾唧唧的蟲鳴聲。半個時辰後……

浪人出現在飯田町麴之木坂下的一幢規模宏偉的府邸前。此府邸乃大旗本武士中根平十郎正多的寓所。

浪人探首朝一扇小窗低呼：

「月森十兵衞！」

旋即，摘下草笠，佇立門後等待。

一名家臣挑灯出迎，在微弱火光的映照下，浪人的容貌隱約可見。從他那佈滿皺紋的前額，深邃冷峻的目光，緊抿著的薄唇和習於深慮的眉宇中，可以捕捉到經過萬般歷練之生命所散發出來的光輝。雖然，具有一股咄咄逼人的英氣，但是，却也使得他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三十三歲，要大得多。

二

中根正多的祖先原係尾張國的小城主，後轉而投效德川家康將軍之父松平廣忠。自此，中根家的命運繫於德川氏之盛衰。在戎馬倥傯的亂世，中根家爲主君披肝瀝膽，效死疆場者不乏其人。

天下統一後，中根正多的祖父正盛，受封爲四千石領地之幕臣，中根家因此而步步高陞，成爲德川幕府的得力輔佐。

中根正多官拜西之九留守，時已年逾花甲，乃一慈祥敦厚的老者。他的右頰上，有一顆豆大的黑痣，綱吉將軍曾戲稱他爲「餅木坂的黑痣君」。

中根正多與月森十兵衞的關係十分微妙。

當天晚上，擁有四千石俸祿的中根正多，和身份卑微的月森十兵衞，關室對酌，抵掌而談。二人像是相交多年的老友，然而，月森十兵衞對於這位宅心仁厚的主君，一直恭謹地附和著。

「今天晚上就住在這裏，讓我倆好好地聊聊。」中根正多說著，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是……」

「哈！好極了！來！咱們再乾一杯。」中根正多開懷地大笑。

正當酒酣耳熱之際，月森十兵衞將剛才所發生的殺狗事件，一五一十地告知中根正多。

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月森十兵衞竟然把自己營救行刺御犬之歹徒的經過，透露給對幕府忠心耿耿的中根正多。

中根正多聽後，欣然說道：

「嗯！很好。」

十七年前，綱吉將軍曾頒佈「生類憐憫令」，嚴禁臣民殺生。

當時……

綱吉之母桂昌院（即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家光之愛妾阿玉），對於神田橋外護持院的住持隆光怪僧，十分敬重。當綱吉纏綿病榻之際，隆光怪僧曾云：

「將軍生於戌年，因此，最好避免殺生，尤其是狗，必須好好地對待牠們，將軍的病，主要是因爲人民殺生……」

桂昌院再三叮嚀綱吉將軍，勿忘隆光怪僧的話，綱吉將軍事母至孝，因此乃頒布了荒謬絕倫的「生類憐憫令」。

中根正多曾對月森十兵衞表示：

「將軍本是英明之人，是周圍那群小人害了他。」

綱吉將軍自幼聰穎過人，勤讀詩書，及其執掌幕府大權後，仍不忘鼓勵家臣進修學問以變化氣質。但是，自從重臣堀田正俊死後，綱吉將軍爲群小所惑，因而變得愚昧不堪。

綱吉將軍頒布「生類憐憫令」之後，人民不敢恣意殺生，最近御犬被殺事件却層出不窮，中根正多不禁問道：

「依我看，今晚那個殺狗的歹徒，和前幾次是同一個人，你以爲呢？」

「嗯……我也是這麼想。」月森十兵衞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他爲什麼要這麼做呢……」中根正多不解地問道。

「嗯……」

「他可能是恨這項荒謬的法令，恨法令……那麼，他一定也恨頒布法令的綱吉將軍嘍！」中根正多喃喃地說。

「也許……」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是一位年輕的武士，自稱黑田小太郎。」

「哦——他可能把你看成普通的浪人。」

「是呀！我也是這麼想。」月森十兵衞恭謹地附和著。

「還記得他的容貌嗎？」中根正多對這位殺害御犬的歹徒，似乎頗感興趣。

「雖然是在黑暗中，但是稍微……」

「只要是你月森十兵衞看的，準是錯不了，哈……」中根正多滿懷自信地朗聲笑道。

二

翌日早晨，日上三竿時月森十兵衞才離開中根府邸。

天氣依舊這麼冷，月森十兵衞將草笠掀了一下，陽光由天際直射他的眼簾，他眨眨眼，小聲地說：

「多天已盡……」

片刻後，月森十兵衞就在外神田的船夫客棧邊，坐上小舟，由神田川往大川（隅田川）方向而去。

小舟停泊在岸邊，月森十兵衞就沿著水戶家，下屋敷處，順著大川邊的小路往北走。

大川的那一邊是淺草地方，由此可望見金龍山的淺草寺、花川戶、和山之宿等處，這大川邊緣，民房櫛比林立，居民不少。

隔著大川的這邊是武藏國，屬於江戶的郊外，在遼濶的田野，到處散布著諸侯或武士們的別館；同時，又有蓊鬱的森林和農家點綴着，交織成一個美麗的景象。

月森十兵衞沿着水戶牆邊，向右折，進入叢林。

這時……

前面頓時呈現一片寬濶的空地。

這片被樹林包圍，約莫三百坪寬的地方，蓋着一座茅屋，似乎是改造原有的農家而成，在那雪白的牆上，有堅固的格子窗，在這一帶的房舍建築中，這是相當突出的。

就在茅屋前，有個約莫五十多歲的人，正在那兒打掃，月森十兵衞一出現，他立即欣喜地往屋內喊道：

「大人回來了！」

佣人恭敬地向月森十兵衞問道：

「昨夜大人可是下榻於中根府邸嗎？」

月森十兵衞微微點了頭，隨即將草笠摘下，交給佣人，然後走到門邊。

月森十兵衞的妻子靜江，牽着獨生女的小手，迎了過來，櫻唇邊掛着一絲微笑。

月森十兵衞平日戲稱靜江爲：

「因幡白兎」

方二十五歲的靜江，容貌就像小白兎一樣，白皙又滑溜。

而對於愛女，月森十兵衞，總是親暱地叫她：

「可愛的小白鴿」

她們母女皮膚的細白嬌嫩，是不待贅言的。

此時已過中午——

「我給您下碗麵好嗎？」

靜江輕柔地細聲問道。

「我到晚上才去那兒。」

「哦……」

「路上我——」

「哦？」

「不——算了！有點小事，往後可能會忙點兒。」

「是嗎？」

此時，月森十兵衞不想對嬌妻，提起殺狗事件——

第二天早晨……

江戶外城池的小石川御門外，水戶家上屋敷的牆邊，又有條野狗被殺了——

專司犬務的米倉丹後守大爲激怒。於是他嚴令：

「務必將歹徒逮捕，假如他反抗，格殺勿論。」

米倉丹後守當初因爲興建犬屋有功，綱吉將軍特加俸六千石以獎賞之，因此，他自覺這種斬

「嗯！好啊！」

月森十兵衞匆匆洗了手臉，脫下黑衫，換上杉，叫道：

「過來。」

他一把抱起愛女千代，靠着火爐坐下，將千代放在腿上。

月森十兵衞環視着妻女和佣人，他們身上的衣著，雖無豪華奢侈之氣，倒也都乾淨俐落、清清爽爽的。

對浪人而言，他們的生活算是蠻不錯的了！

靜江輕巧地把親手做的麵，端了過來，啓開櫻唇問道：

「昨天……」

月森十兵衞一邊拿起筷子，一邊望着妻子，道：

「昨天我到堀內源左衞門的武道館去暢談了一番。」

「哦！不錯嘛！那中根府邸你……」

犬事件，有序於他，所以他說：

「我已忍無可忍了！」

米倉丹後守逕向上司報告，一方面向江戶城內有關方面求助，積極搜尋嫌犯。

過了兩天，也就是元祿十四年二月五日。月森十兵衞到堀內源左衞門的武道館中，與奧田孫太夫一起練劍，奧田孫太夫說：

「自明天起，暫時有一段時間，我不能來武道館了！」

奧田孫太夫乃播州赤穗五萬三千石，淺野內匠頭長矩的家臣，並且他還在江戶府邸任職，是一位幹練的中年武士。

「哦！你要返鄉？」

月森十兵衞不解地問着。

「不——昨天將軍授與我們任務——」

「什麼任務？」

「接待勅史。」

「哦！這麼一來，您有得忙了！」

四

這數日來，天氣相當晴朗。

那一天，黑田小太郎一直盼着夜晚的來臨。在靠着淺草橋畔的船夫客棧（杉屋），面臨神田川的二樓房間裡，黑田小太郎叫了個女人陪酒。

「哎！你覺得很鬱悶，是嗎？」

這女人穿着開敞着領口，透明的緊身衣服，在敞開的領子下，隱隱約約地露出弱骨豐肌、渾圓的乳房，朝着半躺在床上的黑田小太郎擠壓過來。

「跟剛才一樣，再來一次。」

這個女人半瞇着眼，將雙手環抱着黑田小太郎，癡癡地說着。

這個女子是個女捐客，做介紹布料的生意，可是，這也是一種娼妓，像這類的女人，常在茶館和客棧裡接待客人，假推銷布料和化妝品之名

，瞞人耳目，實質上，却在暗地裡從事色情勾當。

女掮客在江戶流行，大約是十年前的事，而目前仍大行其道。

她們並沒有濃妝艷抹、脂粉味不重，但看起來較有女人味道，因而頗受客人們的喜愛。

「不要這樣！」

黑田小太郎粗魯地，一把將這女人推回去。

而剛才黑田小太郎緊抱着這個女人，動作却相當狂暴粗野。

「再來一次嘛——」

這個女人繼續地央求着。

「回去！」

黑田小太郎順手丟出一包銀子，趕走這個女人。

黑田小太郎對這種事情，總有難以言喻的懊悔！

然而，每當這時候，在他腦海中，總會浮現另一位女子的芳容——那容貌有如沐浴在春陽中的海棠一般。

而這個女子，正是安子，她是黑田小太郎長兄黑田慤右衞門的妻子，也就是黑田小太郎的嫂子。

黑田小太郎與黑田慤右衞門，乃同父異母的兄弟，黑田慤右衞門乃前幕府家臣黑田用綱的元配所生，而黑田小太郎則爲庶出。黑田小太郎的生母，是麴町油漆批發商（奈良屋清右衞門）的女兒，她到黑田府邸當佣人，而黑田用綱施以手段，和她發生關係，因而生下黑田小太郎。

黑田小太郎的母親，在他七歲時，不幸病逝，從此就由黑田用綱撫育，當時有人曾提議說：

「把他交給我吧！我們家沒有男孩，我想養育他。」

提議者就是當時綱吉將軍身邊的牧野成貞，他的勢力正如日中天。

黑田用綱與牧野成貞，是在綱吉將軍當館林主君時，就在一起服務的，因此二人相交頗深。

正因如此，黑田小太郎八歲時，就被牧野府邸收養了。

但是，黑田小太郎並非就此成爲牧野成貞的養子。

當時綱吉將軍常勸牧野與黑田二家，何不將黑田慤右衞門招入，做爲牧野成貞次女安子的夫婿，他道：

「把他收爲養子吧！」

牧野成貞是下總，關宿七萬五千石的領主，現年五十來歲。自前任將軍在館林時，他就在其身旁侍候着，負責照料年幼的綱吉，因此，在綱吉出任將軍時，他從來不在政治上插嘴，爲人極溫順敦厚。

而綱吉將軍却抓住牧野成貞的弱點，對其百般凌辱。

不知何時，中根正冬曾暗地對月森十兵衞提起：

「將軍家中的人情事故，有時會讓人昏頭轉向。將軍在館林時，他竟然要牧野成貞把妻子」綱吉將軍一度曾令牧野成貞，將其妻子交出，當自己的愛妾。

而牧野成貞居然忍下這口氣，答應了將軍，因此，月森十兵衞以爲：

（牧野成貞根本不配當武士。）

那種事情，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而牧野成貞居然仍爲將軍所擺佈着。

月森十兵衞曾與其妻評論過這件事：

「牧野成貞事事奉承，閉着眼睛一直忍耐着，可能這已成了他的個性了。」

直到綱吉將軍對牧野成貞的妻子——阿久里厭倦後，她才回到牧野成貞那兒，倆人的夫妻關係，冷淡得像冰一樣。

另一方面，綱吉將軍亦稍感內疚，因此遣人送了許多銀子到牧野府邸當慰問金，過後不久，牧野成貞又得到二萬石的加封。

大致說來，黑田小太郎被收養的情形就是如

在黑田府邸時，黑田憨右衛門蠻橫異常，態度傲慢，對庶出的弟弟，絲毫不理睬。

（爲什麼妳要與他結爲夫婦——）

黑田小太郎由愛轉恨，氣憤安子與其兄結婚。但是……

在元祿元年的暮春——

綱吉當將軍執政第九年，他親身出城，訪問牧野府邸，據日本歷史所載，此乃將軍首次出訪家臣府邸。

這一年來，將軍曾經三度在牧野府邸，眼見在旁侍候，白白嫩嫩的安子，將軍着實爲其所動。突然——

將軍命令，安子被召返江戶城內宮，直至深夜，將軍始准她回家。將軍的爲人、舉動，實不消贅言。

（又來這一套——）

牧野成貞怒火中燒，咬牙切齒，心有未甘——暗道：

此。

在牧野府邸中，安子對年輕的黑田小太郎頗有好感，時時要求黑田小太郎陪她讀書、寫字等等。

而當黑田小太郎靜坐寫字時，安子輕輕地從黑田小太郎背後，伸出細白柔軟的纖纖玉手，似乎想抱住黑田小太郎的肩膀，而她那起伏的酥胸，又會給黑田小太郎的背部多大的衝擊啊——

安子靠近黑田小太郎的面頰，以柔細的聲音說道：

「男人家寫字，不能拘泥於形態，要放蕩不羈，才能表現個性——」

黑田小太郎緊記此景，久久未能忘懷。

不久，黑田小太郎的長兄——黑田憨右衛門，遵奉綱吉將軍的囑咐，以養子的身份，進入牧野府邸。

（不行！這怎麼可以呢？）

黑田小太郎十分痛恨其長兄，他居然要——

（難道這又非忍不可——）

但是，安子的丈夫，却不就此忍耐——

黑田憨右衛門成爲牧野成貞的養子後，改名爲牧野成住，他聞知實情，忍下這口氣，但又無法積極地反抗，就在當夜，切腹自盡，做消極的反抗。以表明對將軍的不滿。

（大哥……你幹得眞好——）

就在此時，黑田小太郎方感到對同父異母的長兄，有敬愛的心情。

表面上看來，安子是在第二年病逝的，其實，她是步亡夫的後塵自殺的。

安子是在牧野府邸後院茶亭內，以匕首由乳房底下，直刺而入，鮮血淋漓，奄奄一息，祇覺牛頭馬面張牙舞爪地環身而繞，黑田小太郎激動地緊抱着她，撫着那血淋淋的軀體，哀慟不已。

（難道這就是治理天下的將軍，所應有的舉動嗎？——）

黑田小太郎的忿怒與時俱增，鬱勃之氣結於胸中，無法宣洩，心知將軍爲狗年所生，故藉斬犬手段，以逞胸中之快。

黑田小太郎自他十九歲那年夏天開始，至今爲止所殺之犬，已逾數百。

自二十一歲那年，黑田小太郎就離開牧野府邸，由生母家（奈良屋）提供生活費用，落脚於谷中太丹寺後。

牧野成貞已去世了，黑田小太郎亦不願回牧野府邸。

五

就在那一天……

淺野內匠頭的家臣——奧田孫太夫，因久未至小石川堀內武道館，今日特地到此，一進武道館，巧遇月森十兵衞，就道：

「咱們倆一道兒來練武吧！」

奧田孫太夫雖年逾半百，但仍時時進出武道館中，縱使與淺野家臣堀部安兵衞，以木刀比武

，仍旗鼓相當，毫不遜色。

堀部安兵衞在九年前身爲浪人時，曾在城北高田馬場，幫助世叔菅野六郎左衞門決鬥，當時他表現傑出，故江戶人民至今時時論及此事，但是，堀部安兵衞本人，對月森十兵衞卻仍禮讓三分的。

月森十兵衞與奧田孫太夫，練完武後，就聊了起來。

「奧田孫太夫，您最近忙吧！」

「不，自擔任接待由京都回來的吉良上野介後，就一直忙着。」

「說得也是。」

奧田孫太夫繼續說道：

「今天我在麴町油漆批發商家，奈良室那兒，稍有點事……」

於閒聊間，他們逕往武道館後院走去，院中植滿中國原產，具有濃郁香氣的白色丁香花，那喜極而泣的丁香，正含苞待放着。相信這種襲人的香氣，不久卽將充滿武道館每一個人的鼻中。

「那奈良屋有個姪子，也算是個武士，目前沒事做，想託人幫他找份差事。」

奧田孫太夫娓娓道着。

「哦！那就……」

「奈良屋說起來也算是我內人的遠房親戚。」

「是嗎？假如我能推薦——」

「不，不敢勞您大駕——」

「有件事着實令我迷惑……」

奧田孫太夫苦笑着，繼續說道：

「那個奈良家的姪子，名喚黑田小太郎，他的生父正是將軍在館林時代的侍臣——黑田用綱；奈良家有個女孩到黑田家服務，因受黑田用綱的挑逗，因此二人發生關係，而生下黑田小太郎。」

月森十兵衞聞言後，臉色不變，但眼中散出一道閃光，暗忖道：

（黑田小太郎，莫非就是前夜斬犬的——）

當然很有可能是同名同姓……

「有一陣子，黑田小太郎曾寄養在牧野府邸那兒，牧野成貞也相當寵愛他，可是，不知何故，他却離開牧野府邸，現今住在谷中的大丹寺後……」

月森十兵衞心存疑慮，有意無意地追問着，而他與奧田孫太夫是以刀相會的密友，因此奧田孫太夫亦盡其所能地將情形全盤說出，他說，奈良家有意託他推薦黑田小太郎至淺野家服務。

「我思慮再三，依黑田小太郎的行爲、作風，要推薦到淺野家，我以爲並不適合——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到奈良屋拒絕他的要求。」

奧田孫太夫皺着眉，顯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

不久……

月森十兵衞告別奧田孫太夫，離開了堀內武道館，逕往谷中大丹寺方向走去。

就在此時——

黑田小太郎正在大丹寺後的家中，閒來無事地躺着飲酒；由於近來官方警戒森嚴，因此近日來，黑田小太郎不敢輕舉妄動，肆意斬犬。原先決定今天不採任何行動，但是，到了中午，心裡老覺得不對勁兒——

將那陰險、凶猛的野狗，一刀刀地砍下，聽牠激烈嗚吠、痙攣、恐怖地掙扎、哀叫的模樣，黑田小太郎却覺得十分的刺激和快感。就黑田小太郎而言，不能目睹、耳聞那種情狀，似乎是難耐異常——

現在，與其說黑田小太郎，是對綱吉將軍施政的反抗，不如說他是在黑夜中，以逃避捕快的追擊，和斬犬尋刺激爲樂事。

（啊……眞想宰狗兒——）

黑田小太郎滿心渴望着。正因爲如此，他萬萬也不能將此習慣祛除——

黑田小太郎明知出去危險，但他仍渴盼着黑夜的來臨，他走出浪宅，戴上草笠，微微將臉遮

住，立即快步走向大丹寺前的坡道，一直往上行去。

此時……

在坡道西面，頭戴草笠的月森十兵衞，由團子坡方向，急趨大丹寺前而來。

他們二人，並沒碰着。

月森十兵衞從大丹寺僧人那兒，得知黑田小太郎的住處，當他往黑田家走去時，黑田小太郎正走向坡道，右折，沿着寺廟的小徑，向不忍池而去。

月森十兵衞見不到黑田小太郎的影子，就折回大丹寺前，內心砰砰地跳着：

（他會不會又出去斬——）

（今夜恐怕他是逃不掉了——）

月森十兵衞神情凝重地想着。

捕快們以神田川一帶爲中心，每夜都在那兒守候，監視得異常嚴密。

而近來黑田小太郎斬犬的範圍，正是在神田川附近……

剛才，月森十兵衞由奧田孫太夫那兒得知：

「黑田小太郎是黑田用綱庶出之子。」

月森十兵衞暗忖道：

（難怪！）

假若黑田小太郎的身世，眞如奧田孫太夫所言，那麼，黑田小太郎的異母長兄——黑田慤右衞門，亦即牧野成住飲恨自刎的事，也就是家喻戶曉的事了——

頓時，月森十兵衞心中，直升起一股莫名的情感——

（黑田小太郎，今夜你該罷手了——）

月森十兵衞加緊脚步，爬上坡道。

六

就在一更時分，黑田小太郎在沿着神田川柳原堤防下的草坪中，被南町衞門的捕快，升坂傳七發現了。

一直在這附近守衞着，監視着的井坂傳七和他五名手下，聽到猛烈的犬吠聲時，立即迅速地沿着堤防而去，此時黑田小太郎正砍向一隻受了傷，拼命想逃走的野狗，並且一刀將犬首砍落——

「噢！他在這兒！」

「嗯！別讓他給逃了！」

其中二名捕快，急步撲上，黑田小太郎猛一轉身，揮刀砍倒捕快。

井坂傳七見狀，大爲激怒，他乃精通念流的劍術高手。

「你——」

幕府曾通令，假若不能逮獲凶手，可以當場斬殺他，井坂傳七忽然想起這點，因而對黑田小太郎尖叫道：

「乖乖放下刀來，束手就縛——」

黑田小太郎連草笠都不脫，乾叫一聲，直向井坂傳七砍了過去。

「你這傢伙——」

井坂傳七一面咋舌，一面閃身，順手抽出腰際的長刀，猛然一揮，只見寒光一閃——

「哇——啊——」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夜空，黑田小太郎的右臂已被砍下，整個身形迅即拋向草坪上。

「把他抓住！」

井坂傳七命令着。

捕快猛撲向黑田小太郎。

正當井坂傳七與他部下，要帶走受傷的黑田小太郎時——

突然——

「那一個人，我要定了！」

由堤防上傳來低沈的聲音。

「是誰！」

井坂傳七猛然抬頭一望，看到一位頭戴草笠的武士，直趨而來。

「我可以報出名來……可是，我看實在也用不着！」

武士迅即收刀入鞘，扶起黑田小太郎，說道：

「黑田小太郎，我到處找你——但是，我還是來遲了一步——好了！假如你想活下去，你必須振作起來，然而——」

月森十兵衞以雙臂，輕輕抱起呻吟不已的黑田小太郎，瞬間即消逝在堤防那邊——

「趕快回去報告！」

捕快們如着了火似地跑回去——

數天後……

月森十兵衞和奧田孫太夫在崛內武道舘會面，幾招過後，奧田孫太夫慨然歎道：

「唉！明天開始，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我不能到武道舘來了！」

「勅使已從京都出發，吉良大人明後天會來，因此，主君和我們也得開始忙啦！」

「喔！那麼，大家可得多盡點力嘍！」

「嗯……」

「至於……」

「什麼！」

井坂傳七怒火衝天

「你是何人——」

井坂傳七一語未畢，伸手就想掀開對方的草笠。

但他的手在半空中就被對方擒住了！

井坂傳七身手亦不凡，他將腰一縮，把手抽出，立即按住刀柄，叫了一聲：

「夕人！」

剎那間，井坂傳七使勁地揮出一刀。

那名武士，將左脚一縮，草笠動都不動，身形晃了一下，並閃電以地出刀。

說時遲，那時快——

只見井坂傳七的長刀飛了出去，兩臂前伸，頭往下垂，愴然地伏在草坪上。

三名捕快倉皇失措，發出驚駭之聲，草笠武士啓齒道：

「他沒死，我只不過以刀鋒擊他一下罷了！」

中根正多將月森十兵衞引入房內後，接著又問：

「黑田小太郎是不是藏在你家裏？」

「是的！總算保住了他一條命。」

「他的傷勢如何？」中根正多關心地問。

「右臂被砍斷了，對於殺狗的事，他好像也死心了。」

「那就好。」

「至於將來會怎麼樣……目前他仍然神智不清……唉！」月森十兵衞躭心著黑田小太郎的前途。

「以後該怎麼辦？」

「將來的事誰能逆料……我甚至不敢保證自己明天是否仍然活著……」

「唉！這就是人生……」

中根正多憂戚地說，隨即拖著蹣跚的步履進入書房內，當他再度出現時，手中多了一本沈甸甸的書籍。

「什麼事？」

「嗯……是…是關於黑田小太郎……」

「哦——你是說黑田小太郎？」

奧田孫太夫微蹙眉尖，繼續說道：

「據說……仍然是下落不明。」

「哦！是嗎？」

奧田孫太夫輕歎一聲，徐徐地說：

「這個年輕人實在是叫人傷腦筋，聽說他經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廝混在一起，我看哪！他大概是和女人躲到什麼地方逍遙去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月森十兵衞恍然大悟。

「現在的年輕人眞是要不得，花天酒地，唉！想當年……」奧田孫太夫喟然而歎。

「說的也是……」

當天晚上，月森十兵衞前往餅木坂，拜訪中根正多。

「喔！天氣逐漸暖和了……」

中根正多將書本擺在月森十兵衛的面前。封面上，中根正多親書：

〔中根家牢記〕

「這次的殺狗事件，我也詳細地記載下來，你看看。」

「是！」

月森十兵衛閱畢，恭敬地說：

「不錯，正是如此。」

「中根家牢記」是二代將軍豐臣秀忠執政時，交付給中根家的，當時凡是執行秘密任務所得

到的成果，都得詳載於上，秘密珍藏起來，再不斷地延傳下去。因此也可說是幕府的秘密資料。

在德川幕府的密報尚未完備之前，幕府就曾派任許多像中根正多般負有特殊使命的大臣。至於其他的大臣如何去執行秘密的任務目前並不清楚。

月森十兵衛在中根府邸深受重視，且擁有相當優厚的俸祿。

月森十兵衛曾是將軍的劍術指導，武術十分高強，繼承新陰流刀法，發揚於世。

母親的遺書

和暖的春陽，透過紙窗撒下了點點金光，雲雀清脆的啁啾聲，喚醒了醉在甜夢中的月森十兵衛。

「睡得太遲啦！」

月森十兵衛慌忙地由床上坐起，邊說邊穿著衣服。

「你醒啦！已經過了晌午了。」

月森十兵衛的妻子靜江由隔壁發出了柔和的聲音。

「起得那麼晚，眞是春眠不覺曉啊！」

「剛才中根大人派人送來了舅父的信。」

「快把信拿來，讓我看看。」

靜江立即將書信遞給月森十兵衛，敞開房間的紙門，「亮麗的陽光」，映照著她白嫩的双頰，顯出了少婦的嬌艷風姿，月森十兵衛拿著信悄悄地走近她，一把將她摟進懷裡，擁吻著她微紅的双頰，輕輕地說出：

「今天妳看起來好美，好美！」

「嗯！討厭！」

月森十兵衛皺皺眉頭，但却流露出隱含笑意的目光。

他們已結婚六年，夫妻間卿卿我我的小舉動實不足爲奇！但對言行素來嚴謹的月森十兵衛來說，這種舉動已叫人難以置信。

靜江離開了月森十兵衛溫暖的懷抱，嬌柔地說：

「別讓黑田小太郎瞧見，他會笑我們的。」

說完，即忙著整理凌亂的被褥。他們夫妻的生活完全脫離了當時武士階級的方式，如平民般的甜蜜愜意。

黑田小太郎自從被月森十兵衛救回來後，已在月森十兵衛家度過了七天，中根正多派高野道

仙大夫爲他療傷，由於傷勢嚴重，所以不時地由對面的房內發出痛楚的呻吟。月森十兵衞剛五歲的女兒千代，聽到那哀叫聲，嚇得失聲哭了起來，月森十兵衞趕忙抱起千代，撫摸著她的小手，哄著她：「別哭！別哭！小千代！」

抱著千代離開了寢室，走到大廳，看了剛才那封信，月森十兵衞神色黯然，目光愁慮，靜江忽感怪異，疑惑地問：

「發生了什麼事？」

「我娘……她已經進入彌留狀態了！」

「唉！」靜江喟然而歎。

「舅父要讓我們母子見一面。」

「我也想去看看她老人家。」

「唉！靜江，那是不可能的！」

月森十兵衞把那封萬屋彥四郎的書信交給靜江。

萬屋彥四郎是月森十兵衞生母芳子的弟弟，目前是居住在麴町七丁目的茶商。

月森十兵衞的母親在他十三歲時就改嫁他人，嫁往何處？生活如何？月森十兵衞一無所知，所以對母親的容顏印象很模糊。直到看完了萬屋彥四郎的書信，他才知曉一切。

信中所述：月森十兵衞的母親芳子在十七歲就進入中根府邸做侍女，當時中根家的家臣月森光成，對這位風姿綽約的女孩很感興趣，經常對她百般關懷，爾後竟日久生情，發生了曖昧的關係，一年後就懷了身孕。

月森光成當時已四十四歲，而芳子却只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少女，他們是不可能成親的。芳子懷孕後，要求回家生產，並決心撫育孩子長大成人，度過一生，月森光成並不反對，但當時中根府邸的主人中根正朝（中根正多之父）却加以阻止，他偷偷地對月森光成說：

「我們中根家與你月森家同是奉台德院殿（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的秘旨來執行任務的，這個任務是代代相傳的，你知不知道？」

「是的。」

「表面上你是中根家的家臣，事實上我們兩家都是幕府的密探，我們同爲將軍盡忠，中根家四千石俸祿中的一半全是做爲我們執行秘密任務的費用，我們的任務如此重大，你該明白？」

「是的！大人！」

「所以，我要求你，把芳子暫時留下，讓她生產後再回家，如果她生的是男孩，你得好好收養，撫育他成人，好繼承我們的任務，如果是女孩，那就悉聽芳子之意了。」

「可是；大人，我已有了又太郎……」

又太郎是月森光成亡妻之子，天賦聰穎，無奈體弱多病。

「我知道你有意讓又太郎繼承你，但是他可能不會長命。」

經中根正朝一提醒，月森光成深有所悟。

「當我知道芳子懷了你的骨肉後，我好高興

「大人，實在不好意思。」

「別難爲情，現在我們不比戰國亂世的苦修者，我們可以過常人的生活，不過一旦有了任務，我們必須不懼牲生命爲幕府効力才是！」

「是的！」

「芳子生產後，讓她把孩子留下，她年輕溫柔，再另找婆家是不會有困難的。」

「嗯！」

「不過——如果你捨不得她，可以將她留下。」

月森光成默不作聲，因爲那是絕不可能的事，當時的武士若娶平民之女爲妻，是一件不光榮的行爲。不過三十年後，月森光成之子月森十兵衞竟又重蹈覆轍，娶了平民之女靜江爲妻，由此可看出這三十幾年來時代潮流的變遷，改變了人們對階級觀念的看法。

，將軍卽命令柳生家出任監督各國諸侯的使命。

關於柳生宗矩的長男柳生十兵衞，曾有這樣的傳說：

因但馬守柳生宗矩身負督察重任，故必須留守在江戶府邸；爲掌握諸侯的動向，就派柳生十兵衞到各國去密訪查探。

這時，柳生十兵衞表面佯裝受家光將軍所遺棄，將自己交付給小田原城主阿部正次看管。

後來，他竟失踪了十幾年。十幾年後，他又重新回到幕府出仕。

在他失踪的這段日子，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動向。

據說，他住在阿部正次府邸時，阿部正次的家臣月森方正的三女貞子，經常侍侯他的生活起居，由於朝夕相處，耳鬢廝磨，不久兩人卽生一子，隨母系之姓，名爲月森光成，卽月森十兵衞之父。

柳生十兵衞後來經常潛入各個藩國執行任務

二

月森十兵衞是柳生家的後代。

柳生從鎌倉時代開始就管理太和國添上郡的柳生庄，在激盪的戰國亂世，一直堅守著領地及家名，到柳生宗嚴時，受到了德川家康的提拔。

柳生宗嚴年少時身歷百戰，研習各派武術，迄所練的新陰流刀法，在五國中可謂首屈一指。

當時上泉伊勢守信綱十分器重他，將刀法之精髓一一傳授給他。

上泉伊勢守信綱所創始的「新陰流」刀法，迄今仍爲人們津津樂道。

柳生宗嚴由上泉伊勢守那兒所習得的新陰流刀法，日後成爲「柳生新陰流派」，一直傳到柳生宗嚴之子柳生宗矩時，柳生家竟成了一萬二千石的大諸侯，柳生宗矩也成了將軍府邸的武術指導。

當時，戰亂結束，但德川政權却掌握著天下，貞子就含辛茹苦的撫育月森光成，母子兩相依爲命。

兩年後，貞子接獲幕府命令，到中根府邸做事，於是帶著光成遷移到江戶的中根府邸，就這麼生活下去……

當柳生十兵衞失踪復現時，將軍又允許他出仕。不久，他卽退仕回到了故居柳生庄，開館收徒，傳授柳生新陰流的刀法，當時研習的門徒高達一萬餘人。

柳生十兵衞娶了正室後，育有二女，唯無嫡子繼承，故由被譽爲飛驒守的柳生宗多（柳生十兵衞之弟）繼承。此後，住在中根府邸內的貞子與月森光成母子就從未與柳生十兵衞見過面。

柳生十兵衞是在慶安三年三月遽然逝世的。在「玉榮拾遺」一書中曾這麼記載：

「……到山城國獵鷹，突告死亡，享年四十四歲。」

也有人說他是遭人斬殺。噩耗傳出時，在中根府邸的月森光成已是二十四歲了，同年；中根正盛（中根正朝之父）卽把二代將軍所交付的密令交給了月森光成。

此後，月森光成就成爲幕府的密探，曾數度出巡各藩以繼承父親柳生十兵衞監察的任務。

月森光成的身份特殊，既是中根的家臣，又像府邸的食客。經過了中根正盛及中根正朝兩代主人後，他於延寶三年七月十日病逝，享年四十九歲。

病逝後，本欲讓亡妻所生之子又太郎繼承，但又太郎竟因嘔血在貞享元年，亦一命嗚呼！從此，月森十兵衞就代替父兄出任艱鉅的任務……

三

月森十兵衞在少年時，曾使用兵馬之名，在橫山堅忠所開的武道館中習武，經過了刻苦的磨練，他的刀法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橫山堅忠身爲柳生十兵衞的門徒，所以當他

看到月森十兵衛的面貌及刀法頗似師父，倍感親切，因而對月森十兵衛寵愛至深！

元祿四年的春天，月森十兵衛經橫山堅忠的推薦，獲得了柳生門派新陰流刀法的印可狀（表示弟子學成刀法的證明）。

由於他的生母改嫁，以致感到遺憾空虛，爲了彌補這份空虛，他把全副精神都寄託在習武上，因此造就了非凡的刀法。

月森十兵衛秉承使命，以「修行刀法」的名義周遊各地。四年後，回到江戶，向中根正冬提出遊歷記錄達二十餘本，這些珍貴的記錄後來都成爲「中根家牢記」的精髓，永遠留傳下去。其實，他此次遊歷，並不是單純的爲了刀法的修練而遊歷。

月森十兵衛返江戶後，認識了中根府邸內的侍女靜江，傾慕她溫柔賢淑，所以向中根大人要求娶她爲妻。

靜江是市子谷糖菓舖「椿壽軒」丸屋茂兵衛的次女。

由於昔日階級觀念的作祟，使月森光成與芳子無法成親，而今月森十兵衛似有爲母報仇的意念，同樣地要娶平民之女爲妻，有意突破世俗的觀念。

月森十兵衛成親後，就帶著靜江離開了中根府邸，另居他處，過着只羨鴛鴦不羨仙的恩愛夫妻生活。

六年後的現在，得知母親已病入膏肓，心中惦念不已。

吃過午飯後，和愛妻靜江打了招呼，戴上了草笠，就離開了家門。

渡過了兩國橋，不知不覺竟朝著小網町的方向走去。

月森十兵衛的母親芳子改嫁後，居住在小網町的一丁目。

四

薄暮時分，站在思案橋邊，看著那塊高懸松屋家「宇治信樂諸國御茶所」的招牌，月森十兵衛深深地嘆口氣。

松屋的店面很廣，茶客絡繹不絕，店裡的夥計亦不少。他躊躇了片刻才舉步走進松屋。

「秤一些茶葉，要……」

一語未畢，月森十兵衛突然察覺到店裡情況不大對勁，夥計們舉動異常，面帶悲容，整個松屋彷若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他敏感地直覺到：

（母親大概過世了）

買完茶，他立即問一位年輕的夥計：

「店裡發生了什麼事？」

「唉！是……老闆娘過世了！」

夥計說完，竟掩面失聲。

「喔——」

月森十兵衛呆立半晌，此時有位年約三十歲的年輕人攙扶著一位瘦小的老人走到店堂，他們悲傷悒鬱的表情，更增添了幾許淒愴的氣氛。

看到那位年輕人的面貌，竟覺得好像看到自己一般，他想：

（那人可能就是母親後來生的弟弟吧！）

月森十兵衛隨即脫下草笠，双手合十肅容默禱，祈求母親在天之靈能永久安息。店裡的客人看到他突兀的舉動，均感納悶不已，當老主人發現時，他已消逝無踪了。

他神色茫然地走著，却不見沈痛的表情，也許母親的印象在他腦海裡已漸漸模糊了！對他來說，忝爲人子，却無法盡享天倫，而今天人永隔，人生！一如千頭萬緒的繩結般，讓人無法揣摩。

度過海賊橋，朝南方走，這時已是向晚時分。他來到了中根府邸。

淺野內匠頭的家臣奧田孫太夫見到他，很親切地問：

「十兵衛，你要到那裡去啊！」

「隨便走走！散散心嘛！」

月森十兵衛突然發覺奧田孫太夫臉上神色怪

這次吉良上野介和淺野內匠頭出任招待勅使，是否能協調合作，他們都必須詳知。

五

翌日晌午，萬屋彥四郎又派人送來一只包裹，裡面是月森十兵衞母親芳子親筆的遺書和首飾箱。

那是芳子在臨死前十日，送交給萬屋彥四郎的。

下面就是遺書的內容：

「吾兒十兵衞悉知：

不知吾兒近來安否，母不勝惦念。

母自知大限已至，隱藏心中多年之事，恐已無緣當面告吾兒，是以今日淒然執筆。

母十七芳齡時，曾服侍於中根大人府邸，汝父月森又七郎光成待之甚厚，母亦以父禮事之，常走動於其內室。

十八歲夏某日，母服侍中根大人於內室

異，心想：府中必有事故！

遂不著邊際地說：「奧田孫太夫，最近很忙吧！」

「是呀！最近主君正準備迎接天皇的勅使，所以……」

「喔！難怪……」

「但願早點辦完這些事，有機會就可以到堀內師父的練武場與你過過招。」

由於這次任務非同小可，所以府中家臣也個個心神不寧，如負重荷！奧田孫太夫此刻把多日抑在心裡的話抒發出來，舒坦一番！

當晚，月森十兵衞向中根正多稟報母親病故之事與奧田孫太夫的情形，兩人邊飲邊聊，酒過三巡後，中根正多放下手中的酒杯，支吾半晌僅道出一句語意深長的話：

「……淺野與吉良……」

中根正多與月森十兵衞兩人爲了執行密探的工作，對幕府諸侯的內情都必須詳細瞭解，所以一如往日，適逢又太郎（十兵衞異母兄）外出，汝父突野性大發，强予非禮，因而懷了吾兒。事後，汝父悔不當初，母亦因身體欠佳，行動不便，遂留於中根府邸，直至吾兒出世。

吾兒出世後，母不幸遭驅逐，而吾子亦奪矣。母悲不欲生，一年之後，心緒稍平，方于歸於松屋菊右衞內，于歸之日，中根府邸遣人送來妝奩一副致賀，公母值辭世之際，無可以遺吾兒，謹將此轉致吾媳，望吾兒，吾媳睹物思及汝父及母。」

母芳子絕筆

看完了母親的遺書，月森十兵衞臉色蒼白。首飾盒內裝著花鏡、耳環、梳子等名貴的飾物。月森十兵衞把遺書及飾盒交給了愛妻靜江，隨即拿起了草笠，飛也似地衝出家門。

六

祭祀觀世音菩薩的淺草觀音寺，是在明曆年間一場火災後才開始繁榮的，寺內香火鼎盛，寺前攤販雲集，附近的奈良屋，是月森十兵衞常去的地方。

落日餘暉中，月森十兵衞來到觀音寺前，徘徊良久，望著寺內慈祥的觀音，他不禁想起病逝的慈母。

走進奈良茶飯屋，夥計熱情地吆喝著：

「難得！難得！客官請裡面坐！」

「不！我不是來喝酒的，我只是來問一件事。」

「什麼事呀？」

「是去年春天的一件事……」

「是……究竟是什麼事呢？」

「夥計！還記得去年我曾經把一位老婦人送到這裡來的情形嗎？」

「嗯？記得……記得……對了！那位老婦人跟你長得很像，每個月的二十一日她都會到寺裡

他加快脚步，也不知自己到了那裡。

他信步走著，眼前出現一片蒼鬱的樹林，隱約間露出一角醒目的朱簷，下望却是一堵森嚴的灰牆，掩不住裡面的華舍廣庭，原來是立花飛驒守的府邸，沿著長牆走去，一股騰騰的殺氣衝向他；月森十兵衛脚步稍頓，行不及半，腦後突聞金鳳破空之聲，他急忙錯步擰腰，剛好避過來勢洶洶的一擊，但草笠已被砍成了兩半。

跟著他抬起右脚，以左足爲軸，就地一個急旋，又閃過隨即而來的第二刀。薄暮中，只見刺客手中長刀青芒暴閃，挾著一股冷森的殺氣，步步逼來……。

然而，月森十兵衛停住了。他右手持著長刀吼著：

「你明明曉得我是月森十兵衛，還故意來刺殺我，這是爲什麼？」

用黑布蒙著臉的刺客，悶不吭聲流露著銳利的眼光，慢慢地向後退著，一直退了十幾步遠才停下來，擺出過招的架式。

「你到底是誰？我月森十兵衛跟你有什麼瓜葛？」

刺客仍然沒有作答，他把擺好的架式，由平青眼慢慢地改爲下擧。

由此，可以判斷出他是中條流的劍法家。假如判斷沒錯的話，刀尖不久就有刺進月森十兵衛咽喉的可能。

「你是不是想搶刼？還是和我有仇？」

刺客仍舊沒有理會月森十兵衛。

「我實在拿你沒辦法，你想鬥一鬥是嗎？來呀！」

來上香，並且到店裡招待丫環們，喔！她好像就是小網町松屋菊右衛門的夫人。」

月森十兵衛凝神的聽著，疲倦的臉上，浮現出一片悲戚……

正說的津津有味，口沫橫飛的夥計，目睹月森十兵衛的異狀，不由問道：

「怎麼！那位松屋的夫人，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可是這個月的二十一日她不會再來了！」

說完後，卽匆匆離去……

唉！未曾謀面的母親竟然就這樣去了，人生難道就是如此嗎？懵懵懂懂地活著，留給他的只是無限悵然！

淺野內匠頭

一

刺客很迅捷地揮出了第二刀。

在這一霎那間，刺客心想：

（你死定了。）

然而事實上，刺客只將月森十兵衛的草笠劈成兩半。

背後受到突擊的月森十兵衛，被刺客的頭一擊，砍到帽緣的同時，立卽向後退了一步，順手將帽子拋了出去，並蹲下身子。

這是一流劍客的本能反應，像電光一般的快速。見到刺客的刀鋒觸到草笠的一霎那，月森十兵衛抽出腰間的長刀，揮向刺客。

「鏗——」的一聲，刺客接住了月森十兵衛這一刀後，急速後退。假使十兵衛繼續追殺，那刺客是絕對無法逃過這一刀的。

話一說完，月森十兵衞右手將長刀慢慢地擧起，隨即揮動了幾下，自己的腳步也向前挪動了幾尺，縮短了彼此間的距離。刺客被月森十兵衞這種突如其來的攻勢嚇呆了。

「啊……」

刺客叫了一聲，轉頭就往林子裡跑。

月森十兵衞的眼睛一直盯著刺客逃走的方向……口中自語著：

「身手眞矯捷！」

月森十兵衞緩緩地將長刀收入刀鞘……

＊　＊　＊

第二天早晨……

月森十兵衞出現在淺草眞土山上的聖天宮。很難得的，月森十兵衞今天沒有戴草笠。

眞土山的聖天宮，位於淺草市北方河流的西岸。根據江戶名勝圖繪的記載，這個地方現今只存留了一個小丘陵。但是由此地向東方遠眺，可以清晰地看見墨田河滾滾而流的河水，沿著長堤

流到大海中。近處的葛飾村以及遠方國府台的翠巒盡收眼底，風光明媚，實非他處能比。

在眞土山下的淺草河南岸，座落了一排低矮的瓦屋。有家規模很小的草笠店，就位於這排瓦房的角落。有一位白髮皤皤，滿臉皺紋的老人，終日坐在那扇古木門邊默默地編織草笠。當他看見月森十兵衞出現在店門口時，就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向月森十兵衞點點頭，然後拖著沈重的步伐走到屋裡，拿出一頂草笠來。

這頂草笠是月森十兵衞訂製的，和昨晚被刺客劈成兩半的那頂草笠一模一樣，是用藺草編成的，它的帽緣還包了一層檜木皮。月森十兵衞接過草笠，把銀兩交給老人；老人露出了感謝的微笑。

月森十兵衞也很有禮貌地對老人笑笑，彼此都沒有說話，但他們都明白對方的意思。這位編草笠的老人與月森十兵衞，已有八年的交情了。這八年裡，月森十兵衞的每一頂草笠，都是由這家店做的。他們彼此之間的這份緘默，已成習慣了。月森十兵衞不管草笠有沒有破損，他每個月一定要換新的草笠。

戴著新草笠的月森十兵衞在老人的目送下，慢慢地離去了。

二

傍晚的時候，月森十兵衞來到了小石川的堀內練武場。

立慶橋位於江戶川的上游，在橋的東邊就是這座堀內源左衞門的練武場。據說原來是幕府大臣齊藤的府邸，佔地相當廣，後來被堀內源左衞門買了下來，開設了這座練武場。

不僅是月森十兵衞對於堀內源左衞門過去的經歷不十分清楚；就連堀內源左衞門的五百名徒弟，也都不甚了解。

堀內源左衞門像一顆彗星似的，出現在江戶的武術界，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憑著他那一流的刀法，以及高尚的人格，被人視爲「當代第一劍客」。

月森十兵衞和堀內源左衞門的相識，是經由月森十兵衞的師父橫山五郎右衞門介紹的，至今已有五年了。雖然彼此從沒有過招，但都很欽佩對方的劍法。

在練武場中，不時地聽到叫喊聲與木劍的相碰聲……。月森十兵衞經過內院走進大廳，源左衞門的妻子把他引進了堀內源左衞門的起居間，堀內源左衞門正微笑地站在門口迎接。

堀內源左衞門大概是因爲年逾五十的關係，他和月森十兵衞一樣，把頭髮全部向後梳著，外人可以很清晰地看見他那即將花白的頭髮。他所穿的衣服很普通，但是洗得很乾淨。他的體格並不是特別魁梧突出，乍看之下，絕對看不出他是個高明的劍客。

「昨天晚上，我在入谷的附近……」

月森十兵衞將他昨晚受到突襲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堀內源左衞門。

堀內源左衞門聽完了他的敍述，說：

「他大概是想搶刼，絕對不可能明明曉得你是月森十兵衞，而故意暗殺你的。」

因爲這幾年江戶城的治安良好，搶刼、盜竊之事已經很少聽說了。因此堀內源左衞門才這樣認爲。

近一百年左右，日本國內已沒有發生過任何戰役。在太平盛世下的武士，正漸漸染上官僚化的作風。

在位的德川綱吉將軍，不久前任用了堀田正俊，積極地改革農政，但很遺憾的，沒有將分散在各地的浪人分配處置好，以至於德川綱吉的政府開始腐化，使他成爲一個獨裁政治的領導者。所以在跋扈的盜賊集團中，參雜了許多狂暴的浪人。

「如果昨天晚上的刺客是盜賊的話……」——話未說完，月森十兵衞就停了下來，他沉靜地思考著……

那名刺客的刀法相當厲害，眞不知道還要犧牲多少無辜。

源左的妻子爲兩人準備好便飯，用餐時，他們的話題轉移到奧田孫太夫的頭上。

在堀內源左衞門的練武場中，被稱爲「四天王」的徒弟，是指淺野內匠頭的家臣堀部安兵衞與奧田孫太夫，以及幕府的旗本武士菱沼式兵衞和塩入主膳等四人。

「前幾天孫太夫兄來過我這兒。」

堀內源左衞門對於自己的徒弟，一向都很敬重，他一向不直呼徒弟的姓名，而是以某某兄代替。

據堀內源左衞門說，孫太夫並不是到練武場來玩的，由孫太夫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心裡很憂悶，孫太夫告訴堀內源左衞門說：

「我的主人內匠頭，在二十年前曾經擔任過接待勅使的工作。但是那個時候主人才十七歲，所以他把一切接待的瑣事，都交給江戶家老大石

賴母去處理。大石賴母把事情辦得很圓滿……。」

孫太夫所指的大石賴母，就是現在擔任播州、赤穗的城代家老大石內藏助的叔父。

二十年前的接待工作比起二十年後是簡單得多了。現在又輪到內匠頭擔任招待勅使的任務。當他接受了吉良上野介的命令後，他常常對身邊的家臣埋怨說：

「跟二十年前的事完全不一樣了，已增加了許多麻煩事。」

內匠頭由於沒有親身的經驗，所以顯得特別著急，不知所措。對於每一件事他都要派人去請教伊達村豐（伊矛吉田三菓石的諸侯）。

奧田孫太夫對於這件事情感到很奇怪，他自己沒有追隨在內匠頭的身邊，所以對於任務的詳情不大清楚，但他想：

（伊達家的主人都知道詳細內容，爲什麼自己的主人不清楚呢？）

奧田孫太夫對這事非常納悶。因爲淺野內匠頭伊達村豐都同樣受吉良上野介的指揮，不應該有這種現象發生的。

堀部安兵衞和奧田孫太夫，最近都爲了招待勅使的工作而東奔西跑。

前天晚上，堀部安兵衞悄悄地跟奧田孫太夫說：

「我們主君最近好像和吉良侯相處得不大融洽。」

「爲什麼呢？」

「我也不清楚，不過大家都這樣說，可能是一種謠傳也說不定。」

「就是謠言也不大妥當。」

堀內安兵衞皺了皺眉頭，附和著說：

「是啊！」

當淺野內匠頭和伊達村豐兩位諸侯，接到被指派負責招待勅使的任務時，月蕃老中對他們兩人說道：

「近幾年的招待都太奢侈了，這次不要太過舖張，能省的就省。」

於是淺野內匠頭就把他二十年前擔任招待時花費了四百兩銀子的數目，與去年其他諸侯擔任工作時花去的一千三百兩銀子的數目相比較。於是決定了今年的預算——七百兩銀子。像這種經費的問題原本是不需要諸侯本人來計算的，但是淺野內匠頭的性格就是如此，對於任何事情都要親自干預，自己決定。

但是負責指揮的吉良上野介卻說：

「招待朝廷的御使，絕不能計較費用，一定要辦得有聲有色。」

吉良上野介是足利將軍的後裔，他對於幕府的典禮儀式，以及幕府與朝廷間的接洽，是當時最高的權威。雖然他的俸祿只有四千兩百石，但是他的長男，是米沢上杉家十五萬石的當代主人，他的兒媳婦是紀州家的女公子，所以算起來跟將軍是姻親，在幕府內的勢力是很龐大的。

見到自己的主君，跟吉良上野介相處得不融洽，奧田孫太夫實在替主君著急，他對師父堀內源左衞門說：

「我們主人這幾天，好像都儘量避免提到招待勅使的事情。看他常常派人到其他諸侯那兒去請教，我想這次的準備工作一定有很多錯誤。爲什麼會這樣，我也不清楚，總覺得自己也被攪得心神不定的。」

孫太夫走後，堀內源左衞門也替自己的高徒操起心來，正巧月森十兵衞來訪，於是堀內源左衞門說：

「……對於這些事我也很外行，沒辦法幫助奧田孫太夫，所以我只好請教你月森十兵衞的意見了。」

月森十兵衞對於吉良上野介與淺野內匠頭之間不合的事情，也略有所聞，記得前晚還聽中根正冬說過：

「淺野內匠頭和吉良上野介大概無法融洽地

相處……。」

堀內源左衞門接著又說：

「明天淺野侯要住進江戶招待所。」

月森十兵衞聽了這話，想了一想說：

「那麼再過八天就可以結束這次接待的任務了。」

堀內源左衞門一聽說再過八天就可以完成使命的消息，他的臉上不禁露出了笑意。但是他們都沒有想到，幾天後將會發生什麼大事。

坐了一會兒，月森十兵衞對堀內源左衞門說：

「我想到練武場活動一下筋骨，坐太久實在很不好受。」

月森十兵衞剛走出房門，就碰到「四天王」之一的菱沼式兵衞。

「嗨！十兵衞來啦！」

「菱沼式兵衞，看你這樣匆匆忙忙的，有什麼事嗎？」

「剛才練武場來了兩個奇怪的人物。」

「哦？」

「他們兩個硬要跟師父比武。」

「是嗎？」

「那兩個人的武功看起來好像很高超，我想請求師父准許我跟他比武。」

「這麼說來，這場比武賽，我是非看不可嘍！」

「那麼請吧！」

於是菱沼式兵衞走出了堀內源左衞門的起居室。

月森十兵衞走到了練武場的後門，輕輕地推開了板門，由門縫裡靜靜地觀察練武場的情形。只見練武場的正面，坐了兩個武士，旁邊有十來個人，都停止了練武，盯著那兩名武士。

其中一名武士，突然站了起來，拿起木刀在原地比劃了幾下。月森十兵衞心頭一驚，因爲他發現，對方就是昨天晚上偷襲他的蒙面人。

二

不久，月森十兵衞看見這名武士，正與堀內源左衞門的一名徒弟過招。月森十兵衞更加強了自己的注意力。

（不錯！就是這個人——）

月森十兵衞的眼力極佳，昨晚雖然月色昏暗，而且對方用黑布蒙住了臉，但是，對方的眼神以及長像，却給月森十兵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何況此時這名武士所使用的招式，正是昨晚月森十兵衞所見到的那種，由下擧慢慢地成爲上擧的中條流刀法。

這名武士的身手不凡，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就打跨了堀內源左衞門的兩名徒弟。

這時，菱沼式兵衞走進了練武場，拔出了腰際的木刀說：

「我來跟你比劃比劃！」

月森十兵衞仍然躲在板門的後面。

當菱沼式兵衞和那名武士，各自站好位置時，那名武士終於開口說道：

「在下井田八郎，請多多指教！」

雙方先禮後兵，彼此深深地一鞠躬，旋即吆喝一聲，便展開了激烈的廝殺。雖然，井田八郎的刀法變化多端，但是，此時面對著菱沼式兵衞，根本就無法發揮實力。而他們兩人的身材都很魁梧，刀法也相差不遠，在場圍觀的人都看得目不轉睛，直呼過癮。

但沒想到——

「呀！」

井田八郎突然大叫一聲，手中的木刀隨即掉落地上。原來他的右手腕，被菱沼式兵衞的木刀擊中。

井田八郎一副不肯認輸的神情，一直站在原地，雙眼瞪著菱沼式兵衞，不願就此下場。但，另一位武士說：

「井田八郎，快退下來吧！換我上……」

井田八郎似乎很尊重這一位武士，他向菱沼式兵衞行了個禮，就退下來了。於是，另一位武士站了起來，走到菱沼式兵衞的面前。

這位武士的頭髮梳得很整齊，衣著也不算寒酸；但是他那矮小的體格，實在無法和菱沼式兵衞相比。他的相貌很奇怪，臉上好像沒有長眉毛，但鬍子卻長得密密麻麻地看不見他的眼珠，他也向菱沼式兵衞行了個禮，隨後道出姓名：

「舟津彌九郎。」

由井田八郎的外貌，可以看得出來，他只有二十七、八歲；但這位舟津彌九郎的年齡，實在看不出來。由他接過井田八郎的木刀，走上場中的靈敏動作看來，很像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但由他的容貌判斷，又像是個四、五十歲的人。由於菱沼式兵衞看出了井田八郎的刀法，所以就向舟津彌九郎，說：

「你也屬於中條流的門徒嗎？」

舟津彌九郎卻以一種很簡潔的口吻答道：

「我不屬於任何流派。」

從他的口氣，可以判斷出，舟津彌九郎很瞧不起其他流派。躲在板門後面的月森十兵衞，看到這種情形，心裡煞是擔心：

（這個舟津彌九郎，是個危險人物。）

舟津彌九郎一上場，就擺出下擧的招式。雖然他聲稱不屬於任何流派，但由他的動作看來，仍屬中條流。

由於舟津彌九郎的眼睛很小，看不清眼珠，所以擺著正眼式的菱沼式兵衞，不敢輕擧妄動，因他無法從舟津彌九郎的眼神中，推測出他的企圖。

僵持了一會兒，舟津彌九郎看出了菱沼式兵衞的破綻，突然將木刀由上直砍下來，同時整個人飛衝而出。

當兩人擦身而過之際，菱沼式兵衞「嗯——」的一聲，木刀隨即掉地，頹喪地跪在練武場中。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看出舟津彌九郎的木刀，是如何擊中菱沼式兵衞的。

菱沼式兵衞忍著右手的劇痛，向舟津彌九郎一鞠躬，便退下場。躲在門後觀察動靜的月森十兵衞，心想：

（菱沼式兵衞的骨頭，可能被打碎了。）

舟津彌九郎此時朝著場邊的人說：

「我想向你們的師父堀內源左衞門討教討教，他不會不在家吧！可不可以請他出來？」

月森十兵衞聽了，正想走進練武場時，却聽見身後有腳步聲，轉頭一看，正是堀內源左衞門。他很輕鬆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還是讓我自己來吧！」

於是，堀內源左衞門便走進了練武場。

四

在堀內源左衞門的練武場裡，磨菇了老半天的舟津彌九郎，與井田八郎兩人，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緩緩地走出了堀內道館。

月森十兵衞偷偷地跟在兩人身後。

月森十兵衞仍然頭戴草笠，但却脫下了上衣，以免井田八郎認出他來。

假如井田八郎與舟津彌九郎眞的只是爲了搶劫的話，可能不會把月森十兵衞記得很清楚。但是，萬一他們是存心找月森十兵衞的麻煩，那麼月森十兵衞就必須小心了。

月森十兵衞靜靜地跟在後面。他想：

（剛才的事情，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方才在練武場裡，舟津彌九郎堅持要跟堀內源左衞門過招。但是，堀內源左衞門一出來，就坐在練武場中間的位子上，默默地盯著舟津彌九郎，根本就不理睬他。

舟津彌九郎實在是耐不住性子了，說出許多刻薄、刺耳的話，想用激將法來激怒堀內源左衞門。

但是，堀內源左衞門仍然固不吭聲地坐在原位。

舟津彌九郎逼近了堀內源左衞門，並且不斷地激怒他。

突然，堀內源左衞門怒喝道：

「你們回去吧！」

舟津彌九郎嚇得倒退了兩三步，一句話也不吭就走出了練武館。

月森十兵衞心想：

（沒想到堀內源左衞門這麼有魄力。）

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並沒有發現身後的月森十兵衞，他們沿著戶田江神田川一直向東走，經過了外神田的旅籠町後，就走進了一家規模很大的練武場。

這個練武場，原先是屬於心貫流派窪田甚五郎的。當窪田甚五郎病死亡後，就由中條流派的武士，長尾勘右衞門接收，繼續開館授徒。長尾勘右衞門的名氣，在地方上十分响亮，因此他所開設的練武場，亦頗受人注目。

這家武館綜合了各種流派的刀法。所收的徒弟也多出身名門，如出羽國米澤的上杉綱憲（吉良上野介的兒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月森十兵衞一直盯著他們走進長尾勘右衞門的練武場後才離開。

五

在春天的黃昏裡，老遠就可以嗅出海水的氣息。

此時，月森十兵衞若有所思地順著護城河踽踽而行。

他已可以清晰地看到播州、赤穗五萬三千石的淺野內匠頭的府邸大門。

由大門外一直到府邸內的迴廊上，兩邊都懸掛著五顏六色的灯籠，府邸內的家臣、侍僕穿梭其間，極爲熱鬧。

一批批騎著馬的藩士，都帶著好幾個隨從，由淺野內匠頭的府邸大門，進進出出的，可能都是爲了明天要接待勅使而繁忙。

（奧田孫太夫與堀部安兵衞，大概也和那些

藩士一樣，忙得團團轉。）

月森十兵衞一直掛念著這兩位知己，同時他也爲淺野內匠頭祈禱，希望淺野內匠頭可以順利地完成這項任務。

淺野內匠頭雖然領有五萬三千石的俸祿；但很久以前，月森十兵衞就聽到別人批評淺野內匠頭說：

「他是個很小氣的人。」

「淺野內匠頭管的事太多了，連厨房的每一個角落，都要親自檢查……」

淺野內匠頭也曾經把家裡的帳簿拿出來仔細地查閱，並很嚴厲地責備理財家臣的浪費行爲。家臣們經常說：

「他根本不必這麼小氣，而且好多瑣碎的事情都要過問，眞是煩死人了……。」

而淺野內匠頭本身的生活是非常儉僕的，連一張紙，一枝筆都不浪費。可見他並不是一個苛求別人的人，他自己能夠以身作則，因此家臣們

也無從批評他。

記得有一次，堀部安兵衞曾悄悄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淺野內匠頭在府邸內穿的襪子都是打過補釘的。」

當然，吝嗇與節儉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那個時候，日本的經濟情形，以稻米的收穫爲主體。因此除了節儉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調節當時的經濟狀況。但是到了天下太平以後，大批的金銀都流進了富有的平民手中。而此時綱吉將軍率先鼓動了奢侈的風潮。在武士社會裡，那種純樸剛毅的作風，也就一年比一年衰微了。典禮的舉行，也變得非常注重儀式化，往往都要花費大批的金錢。淺野內匠頭爲了維持淺野家，以及舊有的社會風氣，於是主張節儉，希望能喚醒沉淪中的人們。淺野內匠頭之所以會那樣節儉，委實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月森十兵衞在去年的夏天，曾見過淺野內匠頭。

那天，在淺野家正舉行救火訓練的演習。月森十兵衞聽到了消息後，立刻去找奧田孫太夫和堀部安兵衞，要求他們，說：

「貴藩的救火演練在江戶城是出了名的，可不可以允許我參觀？」

得到了淺野內匠頭的許可，月森十兵衞被招待到鐵砲洲的藩邸內。

救火演練後，淺野內匠頭招待了月森十兵衞一頓很簡單的便餐，所吃的就和普通老百姓家一樣。

在進餐時，淺野內匠頭問月森十兵衞，說：

「聽說你是中根正多的家臣。」

「應該算是他的食客。」

「是嗎？不管怎樣，能在中根正多手下做事，是身爲武士的光榮。不論是家臣、食客都很榮幸啊！」

淺野內匠頭可能對中根正多的事情知道得不少。不過，對於中根正多與月森十兵衞之間的私事，他當然是不得而知的。關於這點，連堀內源左衞門，以及奧田孫太夫和堀部安兵衞也不甚清楚。

淺野內匠頭繼續很有禮貌地問月森十兵衞：

「聽說你傳授給奧田孫太夫，以及堀部安兵衞許多高超的刀法，我實在很高興，謝謝你！以後還請你多多指教。」

淺野內匠頭不斷地向月森十兵衞點頭致謝……。

這使得月森十兵衞很訝異。這不是一位大諸侯對於普通武士所應該採取的態度。雖然淺野家一向都很看重家臣，對他們很禮遇；但月森十兵衞萬萬沒有料到，淺野內匠頭對他也那麼客氣。

淺野內匠頭，由內屋拿出了一把一尺二寸九分長的小刀，很禮貌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這把短刀是備前長船盛光所冶鍊的，這點小禮物請收下。」

這把小刀就一直佩戴在月森十兵衞的腰間。

這天，淺野家的救火演練，給月森十兵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別人如何批評淺野內匠頭，但自從這次會晤之後，月森十兵衞對淺野內匠頭頗有好感。

六

江戶城的「火災」是出了名的「特產」。

由於經常有火災發生，人們爲了保存自己的財產，所以經濟情況好一點的，就把多餘的錢，存放在像上野的寬永寺這類的大寺院裡。每一百兩銀子，一年可拿一分的利息。因此當時的江戶百姓，都把寺院當成銀行。

信州代藩武士，所留下來的文書裡有這段記載：

「……在風雨交加的冬夜裡，百姓們深怕發生火災，整夜無法成眠。一旦發生了火災，幕府就會下令諸侯救災。那些諸侯被稱爲『奉書消火……』」

加賀太守前田綱紀曾經說過：

「……淺野內匠頭常常担任『奉書消火』。他是個很出名的救火能手，只要由他率領，絕對可以把火撲滅。」

因此當時的百姓，只要見到淺野內匠頭率領的搶救隊，他們便會很興奮地叫嚷著：

「有救了……可以放心了……」

由於受到百姓們的愛戴，所以赤穗藩淺野家的消防隊，在江戶城是很有名氣的。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由淺野內匠頭親自指揮，即使火災現場不在他的轄區之內，他也會說：

「趕快去撲滅火勢！快啊……星星之火能把大家辛辛苦苦經營的事業化成灰燼的。」

淺野內匠頭也經常跳入火焰中，指揮道：

「快！把那根大樑切斷……」

「……打開一條火巷，不要讓火舌蔓延過去……」

此時的淺野內匠頭絕不像平時那樣溫和，而是十分勇敢和堅強。看到主人這樣勇武，家臣們自然也不敢退縮，再加上淺野內匠頭指揮得有條不紊，火勢往往很快就被撲滅。

淺野內匠頭也說過：

「太平盛世的火災，就好像戰國時的戰役一樣快速。」

因此平日他對於防火的訓練及研究很認眞。

淺田綱紀在他的「夜語」一書中，曾記載：

「……像他這種作風，不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因此我非常地敬佩淺野內匠頭，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

奧田孫太夫曾對月森十兵衞說：

「雖然淺野內匠頭平時很節儉，但是他對於救火用具的準備，花多少錢都不會心疼的。」

在淺野內匠頭的藩國赤穗，或在他江戶的藩邸中，常常舉行救火演練。有時候是預先定好日期，但有時會在半夜突然地下令：

「大厨房失火嘍——」

一聲令下，府邸內便響起了鐘聲或是鼓聲……。

「起初我還以爲眞的失火了，把我嚇了一大跳……」

連淺野家的堀部安兵衞都曾經這樣說過。

假使淺野內匠頭下令說：

「颳北風了！」

那勢必要操演颳北風時的演練方式。演習之後都必須嚴格地檢討。

月森十兵衞記得很清楚，那天在淺野家的演習之後，淺野內匠頭曾經對家臣們說：

「你們不要忘了今天演習的心得……千萬要記住，不要把救火演習只看成『救火』，應該由練習中學習一個武士應有的應變態度。」

月森十兵衞回去後向中根正冬報告了詳細的情況。中根正冬聽了之後，很感慨地說：

「在今天這個太平盛世下，有很多人都認爲

淺野內匠頭的作風是很無聊的。大家都習慣了安逸，忘記了危機，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七

當天晚上，月森十兵衞回到了家，他一走進房內，就看見女兒千代睡得很香，那小模樣眞是可愛極了。月森十兵衞笑著問妻子靜江：

「黑田小太郎的情況怎麼樣？」

「還好！」

「是不是和道仙大夫所說的情形一樣？」

「是的！道仙大夫在晌午時來過，他說大概沒問題！」

「哦，是嗎？黑田小太郎現在還會不會痛得不斷地呻吟？」

「好多了！從昨天起就沒聽到他呻吟了。」

黑田小太郎的房間裡，充滿了濃厚的膏葯味，月森十兵衞悄悄地走進來……。

黑田小太郎並沒有睡著，當他看見月森十兵衞時，很高興地說：

「回來啦！」

「傷勢好一點了嗎？」

「現在好多了，已經不太痛了！」

「那很好！」

「像這樣一直打擾你們，實在不好意思！」

「你這樣想不就太見外了……」

「……」

「唉！雖然你失去了右手，但是我希望你能勇敢地活下去！」

黑田小太郎沒有吭聲，把頭偏了過去。

月森十兵衞並不介意，繼續說：

「只剩下一隻左手的人生，也許比以前活得更有意義，這也可以說是新人生的開始。」

黑田小太郎非常詫異地抬頭看了看月森十兵衞。

第二天——

月森十兵衞來到了中根正冬的府邸，他很詳細地向中根正冬很報告了他在堀內道館中所遭遇的情形。

「你能確定那個人就是偷襲你的人嗎？」

「是他！絕對不會錯。」

「既然你如此肯定，我想那一定不會錯。」

中根正冬想了一想……接著說：

「那麼，派佐野源介去監視他們。」

「派我不行嗎？」

「你還有別的事要做，還是先讓佐野源介去吧！唉——這件事情也不能放著不管，假使他們眞是強盜的話，我們不得不防備，以免使無辜的人受害。」

於是，中根正冬的家臣佐野源介與松蒲達之助，被指派輪流去監視住在外神田長尾道館中的兩名武士——舟津彌九郎與井田八郎。

佐野源介三十五歲，松蒲達之助二十七歲，他們兩人可以算是中根正冬的近臣。雖然他們的武功、經驗都比不上月森十兵衞，但他們也經常擔任密探的工作。

經過月森十兵衞的指導和訓練，佐野源介和松蒲達之助有時裝扮成小販的模樣，有時扮成農夫的模樣，輪流到江戶城，暗中監視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月森十兵衞仔細叮嚀他們：

「假使他們有什麼動靜，千萬不要採取任何行動，你們只要暗地裡監視他們就行了。」

日子一天，二天……地過去了。

月森十兵衞爲了另一個目的，開始著手調查牧野成貞的近況。牧野成貞原爲綱吉將軍的管家，黑田小太郎是他一手扶養成人的。

牧野成貞現在隱居在浜町的別墅裡。如今已經失去了七年前在綱吉將軍身邊時的威風。

當牧野成貞離開將軍府後，就由柳澤出羽守吉保替代了管家的職位。柳澤出羽守吉保十六歲時就侍奉於綱吉的身邊，綱吉對他非常賞識，一直提升他的官階，現在已經是武州川越七萬石的城主，並且當上了老中。對於後人所稱的「側近

獲悉佐野源介遇害的消息後，月森十兵衞十分難過，他半信半疑地跑去現場看個究竟……果然發現了佐野源介的屍首。

由死者的傷痕看來，佐野源介和中川主馬都是一刀致命的。另外兩名隨從，被刀砍得幾乎身首異處，眞是慘不忍睹。

月森十兵衞懊惱自己爲什麼不親自擔任這項監視的任務。

雖然找不出任何線索，但月森十兵衞深信是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幹的。

沒料到，第二天在江戶的松之走廊又發生了一件意外——淺野內匠頭殺傷了吉良上野介……。

政治」，握有很大的權力。

柳澤出羽守吉保是當時幕府體制中，最高的幕僚官，其他的老人都得讓他三分。因爲，任何的報告、上書，若是未曾經過他的許可，就無法呈遞給綱吉將軍。關於這點，就連大老也無法和他相比。可見柳澤出羽守吉保的勢力是多麼的大了。

淺野內匠頭被指派接待勅使後的第三天夜晚……。

被派去監視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的佐野源介被殺了——兇殺地點在江戶城御成橋邊的空地上。除了佐野源介外，還有旗本武士中川主馬與兩名隨從，也都一起受害……。

憤怒的山口半藏

一

德川幕府在每年年初，爲了向京都的天皇表示問候，以及向朝廷祝賀新年，都派出特使到京都去。

在元祿十四年，被指派的特使是吉良上野介義央，而朝廷也派遣了勒使來江戶城回禮。

爲了接待朝廷的公卿，幕府就由各諸侯裡選出兩名，擔任招待的工作。

柳原前大納言，以及高野前中納言等一行勅使，在三月十一日住進了招待他們的賓館。十二日與綱吉將軍見過面後，十三日被招待欣賞能樂（宮廷中的笙樂之一）。

三月十四日預定在江戶城裡，舉行將軍奉答天皇的正式儀式。這一天，所有的文武官吏及各大諸侯都必須參加。時間大概是巳時左右。

但是，在正式典禮開始的前兩個鐘頭，負責招待勅使的淺野內匠頭，在松之走廊殺傷了吉良上野介。使得城內一片混亂……

「發生大事了。」

「好像是發生了命案……」

「是誰殺了誰？」

城裡的人都議論紛紛……

各諸侯以及家臣們，此時都集中在江戶城門口等候主人。起初由於大家都不知道詳情，所以在大門口引起了一陣騷動。幕府的監察官多門傳八郎看到這種情形，便命令部下拿來一塊木板，他在板上寫著：

「淺野內匠頭殺傷了吉良上野介，希望各位不要激動！」

然後命令侍從將木板掛在城門口。

「是淺野侯動手的……」

「吉良侯被殺傷了！」

看了告示牌後，許多諸侯都安下了心，但是

淺野家的家臣却嚇了一大跳。

奧田孫太夫此時在鐵砲洲的藩邸，他決料不到會發生此事。

十五日，接待的儀式將會全部結束。十七日的早上勅使就會離開江戶城。若是能多忍耐一、兩天的話，就沒事了。但是……

事情發生的前幾天，淺野內匠頭一直待在賓館裡，聽說他那疝氣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侍醫寺井玄溪爲他配了藥。淺野內匠頭忍著强烈的頭痛，繼續擔任著他的工作。那時奧田孫太夫心想：（到現在都沒發生事情，可能會平安無事的……）

但，有誰意料得到，事情還是發生了……

留在賓館陪侍淺野內匠頭的堀部安兵衞，在事情發生後，立即策馬直奔鉄砲洲的藩邸。藩內的家臣得到了這個消息，個個驚慌失措。

「必須馬上去通知城內的重臣。」

奧田孫太夫拉住了想去通報重臣的堀部安兵衞，說：

「你必須留下，還是由我去吧！」

這件事情應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本國播州赤穗城的家老大石內藏助才對。但決不能派堀部安兵衞去，像他這種辦事敏捷穩重，能夠臨危不亂的人，必須留在江戶城裡，處理雜亂的善後工作。

在家臣當中，只有堀部安兵衞和奧田孫太夫能保持冷靜，其他的人都嚇得臉色蒼白，不知所措。

「奧田孫太夫，不知道事情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我看我們必須覺悟了。」

「嗯！」

「堀部安兵衞，對於這件事，你事先沒有察覺到嗎？」

「主君並沒有向我提起任何事情，我怎麼料得到……」

不久，被派往赤穗的兩名急使萱野三平以及早水藤左衞門藩士，坐快轎離開了江戶城。他們沿途都沒有休息，一口氣趕到了赤穗。那時是十九日的黎明……

事情發生的當天下午，全江戶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大家都說吉良上野介被殺死了。淺野家的藩邸內也傳說，吉良上野介被殺傷後，因傷重而死。

月森十兵衞在家中接獲中根正多的使者報告，是在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時辰左右。

月森十兵衞聽完了事情的詳情後，臉上露出了愁容。他靜思了一會兒，很快地，苦悶的表情也消逝了。他對妻子靜江說：

「我要到江戶城去，大概兩三天才能回來。」

月森十兵衞走出大門時，特別關照妻子靜江說：

「這件事情，千萬不要讓黑田小太郎知道。」

隨即與中根正多派來的使者，走出了家門。

二

浪人山口半藏聽到這件意外的消息時，天色已近黃昏。

當時——

山口半藏正陶醉在溫柔鄉裡……

那個女人把圍在頭上的黑絲巾摘了下來，露出她光禿禿的頭，左右不停地晃動著……

這類的娼婦人稱比丘尼型。

那是一副尼姑的扮相。穿著一身白色的上衣，黃色的內衣，頭上繫著黑色的頭巾，手中拿著唸珠出現在嫖客面前。許多好奇的嫖客，對於比丘尼頗感興趣。

像這種賣春的形式，是由關西流入江戶城的。比丘尼在江戶流行，已有四十年的歷史了。

山口半藏此時抱著女人，睡在赤坂城傳馬町的一角，名叫「山城屋」的比丘尼客棧裡。

每次山口半藏來到「山城屋」時，出來接待他的比丘尼，名叫千丸。這個名字帶著很重的孩

子氣，但千丸本人，已經是徐娘半老的人了。千丸的體態豐盈，風韻不減當年。所以山口半藏經常騙取親戚朋友的錢，一個月總要來好幾次。千丸對浪人山口半藏的陪待非常週到，她並沒有用做生意的服務態度來待候山口半藏，她似乎眞的愛上了山口半藏。

千丸經常嬌聲嗲氣地告訴山口半藏：

「我最喜歡你了。」

到底是眞？是假？誰也不清楚。不過，千丸常常說，只要山口半藏一回去，她就沒有心情接待其他的嫖客了。

千丸裸露著豐滿的乳房，由山口半藏魁梧的軀體旁爬起來倒茶，這時，走廊上傳來了輕微的呼喚聲：

「千丸！好了沒有？我可以進去嗎？」

這是一學的聲音。她是「山城屋」的比丘尼中，最年輕的一位。千丸答道：

「可以了，進來吧！」

「哦！」

一學進來後，帶著微笑對山口半藏鞠了躬，說：

「千丸啊！山口半藏眞是很愛護妳哪！」

一學雖然身體顯得瘦弱了一點，臉上的氣色也不大好，但她卻比千丸更具姿色。

千丸邊穿內衣邊問一學：

「一學，妳找我有事嗎？」

一學皺了皺眉頭，略帶感傷地說：

「我剛才聽見客人說，江戶城裡發生了命案。」

千丸還沒來得及開口，山口半藏便搶著問：

「發生命案啦！是誰傷了誰？」

「聽說是淺野侯殺死了吉良……上野介。」

「什麼」

山口半藏心頭一驚，叫了起來。

「難道妳是說吉良上野介被淺野內匠頭殺死了？」

「好像是這樣吧……我也弄不清楚」

「哇！太棒了！」

山口半藏聽到這消息後，高興得跳了起來。

「吉良上野介被殺了，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山口半藏像個瘋子似地，在小屋內跳來跳去

「不行！我不能老待在這裡。」

於是，山口半藏抓起了衣服就往身上套。他那又濃又密的眉毛，不時地抽動者，一對眼睛流露著興奮的光采。

千丸和一學非常迷惑地看著山口半藏。

山口半藏掩不住內心的狂喜，又吼又跳：

「嘿呀！眞是好極了……」

隨手抓起桌上的長短兩把刀子，忽略了千丸和一學的存在，瘋狂地衝出了房間。

「山口半藏到底是喜？是怒？」

當山口半藏離開房間之後，千丸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語……

三

當山口半藏在傳馬町的比丘尼客棧瘋瘋癲癲的同時。

在江戶城內被嚴密看管的淺野內匠頭，終於被裁決交給田村右京大夫看管。

陸奧國一之關的領主，田村右京大夫獲悉後，立卽回到自己的藩邸中，帶了六十名護衞，將淺野內匠頭送到愛宕下的藩邸看守。

這次意外事件發生的情形，淺野內匠頭拔出了小刀，在吉良上野介的背部，以及額頭各刺了一刀。當時在場的旗本武士梶川與惣兵衞，由淺野內匠頭的身後抱住了他，情急地告訴淺野內匠頭說：

「這是在城裡！不可以動刀子！」

旗本武士使盡了力氣，把淺野侯壓倒在地上。

淺野內匠頭被壓在地上的時候，還說：

「我和吉良上野介有仇，所以我必須把他殺死。」但他旋卽又說：

「在江戶城中是不該殺人的！唉——我也是一城之主，不該發瘋吵鬧的……」

說著，就將手上的短刀丟下，很乾脆地等待處分。

而吉良上野介則被周圍的人抬到侍醫那兒去治療。

不久，綱吉將軍下了旨意，將吉良上野介移到吳服橋御門內，即將軍的府邸中療傷，並且請了名醫奧詰爲吉良上野介治療。

奧詰看過了吉良侯的傷勢後，說：

「雖然流血過多，但沒有生命危險。」

吉良家的家臣們得到這個消息，不禁鬆了一口氣。

綱吉將軍對吉良侯非常地關懷，但對淺野侯卻下了道嚴厲的命令：

「淺野內匠頭，必須當天切腹自殺。」

但是，幕府有一項不成文的法規：

「若是武士相鬥，不分勝敗，兩方都要受到裁決。」

然而，這位幕府最高權利的綱吉將軍，卻親自破壞了這項規定。

在黃昏的路上，山口半藏出現在吳服橋邊，吉良上野介休養的府邸門前。這時吉良侯的傷勢已經快痊癒了。

但是，山口半藏並不知情，他一直認爲吉良上野介已經死了。

這次的殺傷事件，不但對淺野家來說是一件嚴重的大事，吉良家也引起了一陣騷動。

吉良上野介的兒子上杉綱憲，如今當上了米澤十五萬石的諸侯。當他一聽說綱吉將軍要淺野內匠頭切腹自殺時，立刻下令：

「加强吉良府邸的防備，免得淺野家找上門來報復。」

親子之情總是難免的，上杉綱憲擔心父親吉良侯的傷勢，於是命令重臣準備慰問的禮品。但是，又不能公開地由自己的家人出面，必須採取其他的方法。因此，上杉綱憲派遣使者到外神田的長尾道館……

長尾道館的主人勘右衛門，平時就受到上杉家的庇護，對於上杉綱憲的吩咐，當然不會不遵行。

但是，山口半藏並不知道這些事。

吉良府邸的前後門，都掛上了好幾個大灯籠，整個府邸內灯火通明。數十名全副武裝的武士，排列在門前戒備著。

山口半藏並不在意這種情形，也毫不在乎地向著大門走了過去。山口半藏停在門前，向門前的武士招招手，帶著諷刺的口吻說：

「喂！聽說你們主人吉良上野介那老傢伙被殺了？」

守護著府邸的武士，被山口半藏這突來的一問給激怒了。

「你說什麼？」

「我說吉良上野介死了，是不是？」

手裡拿著木棍的武士，很憤怒地將山口半藏圍住了。

「你是什麼人？竟敢在這裡撒野！」

「哼哼！你們不會曉得的，哈哈……」

「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你們管不著！」

「酒鬼！走開！不要在這裡胡鬧。」

山口半藏並沒有理會武士們的謾罵，仍然很高興地說：

「告訴你們，吉良上野介那老傢伙死了，我是多麼快活啊！我太高興了！你們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哈哈！」

這時，由府邸內走出了四名家臣，喝斥道：

「把那傢伙趕走！」

因爲意外事件剛剛發生，家臣們行事不敢太過份，他們只想把山口半藏趕走。

「混蛋！」

山口半藏大聲地吼著。

才一眨眼的光景，吉良府邸的武士就一個個被山口半藏打得七零八落。有的被摔得撞在大樹幹上；有的人肚子被踢了一脚，趴在地上；有的被打得鼻青臉腫……吉良府的家臣看見這種情形，嚇得趕快溜進府裡通報……

這時，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在昏沉的夜霧中，出現了七名精壯的武士，一聲不響地把山口半藏圍在中央。

山口半藏被這突來的包圍給嚇住了，他大聲地問：

「你們是誰？」

衝動而且粗暴的山口半藏，立即拔出腰際的長刀。

七名武士的頭上都戴著草笠，他們沒有拔刀，一個個都靜靜地瞪著大眼睛看著山口半藏。其中一人說：

「用刀柄把他打昏，抬進府裡吧！」

山口半藏聽了火冒三丈，立即衝向那名說話

「憑你們這群小子，能把我趕走嗎？」

「你叫什麼名字？快報上來！」

「我叫什麼你們不配問。」

「你說什麼？」

山口半藏仍然沒有理睬武士們的問話。自顧自地說：

「我太高興了！吉良上野介那老傢伙被殺死了，我實在太高興了。他本來應該死在我的刀下，哇哈哈……」

「什麼？你胡說什麼？」

「痛快！我眞是痛快極了！哈哈……」

家臣們面對著醉醺醺的山口半藏，實在忍受不住了。其中一人說：

「把他押起來！」

於是，武士們立刻將山口半藏團團圍住：

「來吧！快上啊！」

山口半藏的身手不凡，雖然喝得醉醺醺的，但絕不能小看他……

的武士。

剎那間，山口半藏的刀被打落在地上，他痛苦地叫了一聲，旋即倒在地上。

「把他綑起來！」

「等一等！」

當七名武士準備把山口半藏綑起來的同時，由黑暗中又走出了一名戴著草笠的武士。

這名戴著笠帽的武士把手一伸，阻止了那七名武士的行動，說：

「這個人交給我吧！」

這名由黑暗裡出現的武士就是月森十兵衛。

四

看見月森十兵衛的突然出現，七名武士中的一名，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悄悄地和他身邊的另一名武士說了一句話。雖然這個小動作很不容易被人發現，但卻逃不過月森十兵衛銳利的眼睛。月森十兵衛心想：

那兩名武士可能認識我。

原來，那兩名武士就是曾經出現在堀內道館的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

井田八郎在入谷附近的夜路上，曾經偷襲月森十兵衛，但是沒有成功。經由月森十兵衛的追查，打聽出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都住在外神田的長尾道館。月森十兵衛想起了這一連串的關係，因此也明白了這七名武士的來龍去脈……

由於綱吉將軍下旨，要淺野內匠頭切腹自殺，因而在鉄砲洲的淺野家的家臣都非常悲憤，假使他們知道吉良上野介還活在世上的話，淺野的家臣一定會找吉良侯報復的。因此長尾道館的武士便奉命保護吉良侯。對於月森十兵衛來說，這是絕對逃不出他的推想範圍的。

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很知趣地向後退了幾步。其餘的五名武士却仍然圍住了月森十兵衛和

陣旋風般地，直逼向月森十兵衛……

「呀——」

「唔——」

兩名戴著草笠的武士，相繼倒在地上……

舟津彌九郎一看情勢不妙，很迅速地叫著。

「快退下——」

聽見舟津彌九郎的命令，其餘的三名武士，便趕緊抬起了兩名受傷的同伴，跟著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消逝在黑暗中……他們並沒有走進吉良府。

山口半藏看得目瞪口呆楞在原地。月森十兵衛笑著對山口半藏說：

「喂！聽說你叫山口半藏，對不對？你可以把刀收起來了。」

山口半藏被月森十兵衛一提醒，才發覺自己手中還握著長刀。於是，很快地收刀入鞘，然後跟著月森十兵衛走了。

山口半藏。有人問：

「你到底是什麼人？」

山口半藏不等月森十兵衛開口，立即說：

「我是天下第一浪人，山口半藏。」

對方並沒有理會山口半藏的狂言，慢慢地向前逼進。

月森十兵衛很冷漠地問：

「你們是不是由長尾道館來的？」

對方被這一問嚇怔了。月森十兵衛繼續說：

「你們爲了什麼事來保衛吉良府？」

對方不發一言，同時不約而同地拔出了長刀。

山口半藏向後一躍，背向城溝，擺出了招式，口裡很莽撞地問：

「要來嗎？」

舟津彌九郎自知同伴們不是月森十兵衛的對手，於是連忙阻止說：

「等一下！」

也許是他聲音太小了，那五名武士仍然像一

五

當天晚上，月森十兵衛帶著山口半藏，回到大川（隅田川）東岸——中之鄉的家中。

月森十兵衛對出來迎接他的妻子靜江說：

「家裡來客人了，要好好招待，但千萬不能告訴別人……」

將山口半藏引進自己的起居間後，月森十兵衛交待妻子靜江準備酒菜。

黑田小太郎現在睡得很香。從昨天起，他的食慾已恢復了正常，也不會再聽到他那痛苦的呻吟了。

靜江很快地就端來了酒菜。

「怎麼樣？山口半藏！我妻子的手藝不錯吧！」

「好！好！太棒了。」

山口半藏吃得很開心，拿起酒杯向月森十兵衛敬酒，說：

「我以前是在津輕家服務。」

「哦？是嗎？」

「嗯！爲了一點小事……所以我又變成浪人了。」

月森十兵衛看見山口半藏有點感慨，於是趕忙說：

「來！我敬你！」

「謝謝！」

「剛才在吉良府前的事情，我看得非常清楚。」

「唉！眞不好意思——但是他們七個人的確武功不弱，雖然我自認爲自己身手不凡，但……沒想到……唉！眞讓我嚇了一大跳！」

「是啊！我也眞替你緊張哩！」

「看見你那麼敏捷的動作……」

「好了！不要說了！」

「對了，我來你家打擾你，但還沒請問怎麼稱呼您？」

「我叫月森十兵衛——和你一樣，都是浪人

城主津輕信政的府邸中。每月可領俸祿五十石。他所擔任的工作是，在食前先替主人品嚐食物。

津輕家從藩祖津輕爲信以來，最英明的城主，就是山口半藏的老主人津輕信政。他行事剛毅果決，而且沉著，對於政事非常精通，在他當政期間，把領地由四萬七千石增加爲十八萬石。（實質上，還不止這個數。）

這位受人仰慕的城主津輕信政，有位表姪——津輕政兒，是領有四千石的旗本武士。而輕津政兒的夫人就是吉良上野介的次女。所以說津輕信政和吉良上野介之間，有著姻親的關係。因此能請到這位幕府內最有勢力的吉良上野介到家裡吃飯，對於津輕信政來說，並不算稀奇。

記得三年前的某天晚上，津輕信政除了邀請吉良上野介以外，還請了許多旗本武士和高僧，合計十四人到他的府邸吃飯。

「那是一個秋天的夜晚……是三年前的三月十日晚上，是那天，不會錯的……」

這下子，津輕家的人開始緊張了。

脾氣暴躁的山口半藏，迅及衝回房裡，拿了長刀，想去砍殺吉良上野介。府邸中的家臣看見山口半藏這麼激動，便抱住他說：

「山口半藏，你想幹什麼？」

「放開我！我要殺死吉良上野介！」

「不行！你忍一忍！」

「不要管我！城主邀請他來吃飯，他竟然還挑剔這挑剔那的，即使不好吃，也應該說它好吃，這才是做人的道理啊！你們不要拉我，我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教他做人的道理。」

「你瘋啦！山口半藏，把刀放下！」

「別擋著我，反正我被罵定了……」

「我們當然知道；可是你不能傷了吉良侯啊！」

「你們知道什麼？說不定我們會被判切腹自殺，但我一定要先把吉良上野的頭砍下來才能切腹……」

。」

「啊？」

山口半藏聽到月森十兵衛這麼說，眞有點詫異。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

月森十兵衛笑了笑繼續向山口半藏說：

「你剛才跑到吉良府前想做什麼？」

「你可不要以爲我是發酒瘋，到那兒去丟臉的。」

「我好像聽到你說，本來你要殺吉良上野介的，是嗎？」

「不錯！」

「這件事好像很有意思。」

「月森十兵衛，你是不是想知道爲什麼？」

「當然想啊！」

「那麼我告訴你吧……」

山口半藏是個很坦率的人，於是他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月森十兵衛……

山口半藏原先服務於陸奧國弘前四萬七千石

山口半藏對月森十兵衛說，他那天晚上嚐了鯛魚、魷魚、鮑魚……他當時很自信地認爲：

（絕對沒有問題的……）

其他的客人，也都一直誇讚說：

「這些菜太豐盛了，又做得那麼可口……」

站在桌邊服侍貴賓的山口半藏，聽見客人們的褒揚，心裡眞是高興。但是，在酒席中好像唯有吉良上野介一人，表現出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吉良侯一直不太願意動筷子，這點實在讓山口半藏無法了解。

不久……

米飯送來了。吉良上野介吃了一口，露出一副不滿意的表情，皺了皺眉頭，隨即丟下了筷子。負責招待的藩士說：

「吉良侯，怎麼啦？」

吉良上野介傲氣凌人地說：

「這道菜嘛……還馬馬虎虎；但是這飯，我實在無法下嚥。」

當他們扭成一團時，一名家臣趁機奪下了山口半藏手中的長刀。

這番騷動傳到了吉良上野介的耳裡後，他皺了皺眉頭，便告辭了。

這件事情，輕津信政看得很清楚。自己對客人的招待，竟然受到客人的輕視。但是，輕津信政只是笑著喝他的老酒，對於此事一直無動於衷，也沒有責怪山口半藏。

當山口半藏知道自己的主人態度竟是那樣…他很感慨地說：

「那有這種主人，受了這麼大的侮辱，只是一笑置之，爲什麼要讓吉良上野介輕輕鬆鬆地回家……」

山口半藏一直認爲自己的主人，是天下第一領導者，既英明又有魄力，因此對主人很敬重，但是經過這件事情之後，他的態度改觀了。

「那麼懦弱的人，根本不配當四萬四千石的城主。」

於是，山口半藏便提出了辭呈。

然而，津輕信政絲毫沒有慰留之意，只說：

「隨便他吧！」

……

「從那次以後，我就離開了津輕家，變成了浪人。想起以前的那件事……我想淺野侯想殺吉良上野介，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你知不知道，爲什麼淺野內匠頭會和吉良上野介發生衝突？」

「不知道！不過我想，可能是淺野侯受到了無法忍受的侮辱，才會那樣做的。這種事，不要問也猜得出來。」

「嗯……」

「吉良上野介是個人面畜牲。」

山口半藏很簡潔地爲吉良上野介下了個評語後，他又樂得高叫：

「好痛快！」

山口半藏喝了一口酒，繼續說：

「吉良上野介被殺死了！太棒了！哈哈！這是令我最痛快的事。」

「不過，吉良侯的生死，我們還沒調查清楚哩！」

「你放心，他一定會死的。像他那種令人討厭的樣子，即使被淺野侯砍成兩截，也是死有餘辜。」

六

第二天清晨，月森十兵衛臨走前，一再地叮嚀山口半藏：

「在我沒回家以前，千萬不能離開家門一步！」

然後，月森十兵衛便到中根正多的府邸。中根正多好像等了很久，一看見月森十兵衛，便急忙問道：

「昨天你聽到了什麼？又看到了什麼？」

於是，月森十兵衛將昨天的情形向中根正多報告……松浦達之助替中根正多做了筆錄。這些筆錄就成了以後的「中根家牢記」。而月森十兵衛當天所說的話，以及山口半藏的所作所爲，和過去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包含在這本書裡。

中根正多聽完了月森十兵衛的詳細報告後，說：

「這些事情，今天還是頭一次聽到。」

「對啊！」

「以前怎麼從來沒聽說過？」

「是啊！」

月森十兵衛繼續說：

「淺野侯一旦切腹自殺後，鉄砲洲的藩邸就必須交還幕府。因此淺野家的人忙得團團轉，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們悲傷，整個府邸忙得不可開交，併命地把傢具，衣服、書櫃……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往外搬，府邸內鬧鬨鬨的，像失了火一樣忙碌。」

「唉！這也難怪！」

Providence University 圖書館藏

「而且聽說附近有許多老百姓，藉著幫忙的名義在府邸內翻箱倒櫃的，趁著家臣不注意，偷了許多東西……還聽說淺野的家臣們，以及他們的眷屬，都全力出動幫忙主人搬東西，竟然忘了自己家，因此有不少小人，趁機闖進他們家裡，偷走了不少值錢的東西。唉——世上的小人眞多啊！」

「可不是嘛！」

月森十兵衞恨困惑地問：

「不知道吉良上野介到底怎麼了？」

中根正冬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回答說：

「聽說好像沒事了。」

「是嗎？」

「我想是的！」

「這次你要下決心了！」

「我知道！」

「這件事情，我們可要仔細地查清楚，我一直感覺，幕府這次的表現，實在令人感到意外。」

「月森十兵衞，我也有同樣的看法。」

「淺野內匠頭被賜切腹；而吉良上野介竟然沒有任何處分，眞是太奇怪了。」

中根正冬指示月森十兵衞說：

「也許幕府有理由，才會那樣做的。所以你要去調查清楚，我自己也會特別留心的。」

「是的！」

「拼了命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是的！」

「假使綱吉將軍本人有錯，我們也必須糾正他，不能讓這位統治天下的將軍，親自破壞了法規……」

「月森十兵衞抱著必死的決心，一定會辦好這件事的。」

「拜託你了！」

月森十兵衞離開中根正冬的府邸後，立即趕回家……

乘著輕舟，沿著隅田川水戶家的別邸而過，

圍牆內的櫻花，被黃昏的微風吹落，片片花瓣隨波逐流……

月森十兵衞一踏進家門，妻子靜江便慌慌張張地跑來對他說：

「剛才我還看見山口半藏在房間裡；但是一轉眼他就不知去向了！」

「什麼……」

月森十兵衞帶著僕人伊介，分頭去找，屋裡屋外……都沒有發現人影。而山口半藏的兩把刀子也不見了，只剩下一雙拖鞋留在房內。

月森十兵衞走到山口半藏的房間，發現桌上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

「……非常感謝昨晚的招待，讓我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我只是出去探聽一下吉良上野介的生死，等我打聽出來，再來向你致謝……到時候咱們再好好地喝它幾杯！」

月森十兵衞看完信後，跟妻子靜江說：

「像這樣急性子的人，眞是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唉——希望不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

三個旗本武士

一

幕府很快地就確定了淺野內匠頭的處分……

近年來，由於江戶非常講求形式化，因此對於任何事情，都必須經過繁複的程序才能完成。但是，對於這次意外事件的判決，卻是出乎預料……。

淺野侯殺傷吉良侯的第二天，淺野內匠頭就被判決「切腹自殺」。而很快地，在三月十五日，幕府就任命脇坂淡路守（播州、龍野的諸侯）——木下肥後守，擔任播州、赤穗的受城使。並且任命幕臣荒木十左衞門與日下部三十郎，繼任監察官的職務。

幕府的這道命令，是綱吉將軍的本意。

接到命令的日下部三十郎很毅然地拒絕了。而荒木十左衞門也只是唯唯諾諾地答應。這件事沒有表現出來而已。因此聽見日下部三十郎的回答，稻葉丹後守當然可以推測出原因來。

日下部三十郎講完了這些話，便靜靜地凝視著稻葉丹後守……拒絕了幕府的命令，日下部三十郎心裡明白，可能會遭到和淺野內匠頭相同的命運——切腹自殺。

當時幕府政治的最高幕僚是柳澤出羽守吉保，他的權勢很大。若想向綱吉將軍進言，都必須透過柳澤出羽守吉保。

當幕府的重臣得知日下部三十郎拒絕受命之後，大臣們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實情呈報綱吉將軍。

柳澤出羽守吉保聽完這件事後，很不高興地說：

「我去稟報將軍。」

雖然柳澤出羽守吉保的權力很大，但也不能任意地處分將軍親信的旗本武士。

綱吉將軍聽完報告後，非常憤怒地說：

「日下部三十郎這傢伙……氣死我了！」

由於綱吉一向很看重耿直的日下部三十郎，因此並沒有立刻下令處罰日下部三十郎。他氣沖沖地說：

「另外再找一個人來代替他！」

當天下午洋榊原采女被任命替代了日下部三十郎的職務。而與荒木十左衞門一起向赤穗城出發……。

三月十七日，幕府又命令石原和岡田兩名旗本武士，擔任赤穗城的代官。淺野家在江戶城的藩邸被沒收了。淺野侯的弟弟淺野大學，亦遭到閉門的處分。

十七日的深夜……

日下部三十郎臉上蒙蓋黑布，單槍匹馬地來到了中根正冬的府邸，一個人悄悄地進去了……

日下部三十郎是幕府重臣內籐三郎兵衞的三男，二十歲的時候，過繼給日下家當養子。而內籐家與中根家是親戚。由於這層關係，日下部三

委實讓人感到很詫異。

日下部三十郎是服侍將軍身側的旗本武士，只有四四歲，他的俸祿是一千三百石，與其他同僚比起來是相當高的。日下部三十郎會拒絕幕府的受命，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受命傳令的幕府總管稻葉丹後守非常訝異地問：

「什麼？你敢拒絕綱吉將軍的命令？」

「嗯——」

「爲了什麼原因？」

「總管，我想您對於昨天的意外事件，一定知道得很詳細。」

「嗯——」

「那麼您一定會了解，我所以拒絕受命的理由了。」

「……」稻葉丹後守無話可說。

稻葉丹後守對於事件的詳情知道得很清楚。而自己對幕府這次的處理，也感到不服氣，只是

十郎經常往來中根家，對於中根正冬的爲人，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看見日下部三十郎走進大廳，中根正冬很高興地和他打招呼：

「喔！是日下部三十郎來啦！歡迎！歡迎！」

當時月森十兵衞正在陪中根正冬飲酒……

看見中根家來了客人，月森十兵衞便想告辭，但中根正冬連忙制止說：

「月森十兵衞，你多坐會兒，大家聊聊再走，說不定還能知道淺野侯殺死吉良侯的詳細情形呢！」

「我在這兒不會不方便啊？」

「沒關係！」

月森十兵衞原來就與日下部三十郎認識，也由於他的介紹，日下部三十郎才與堀內源左衞門有交往。

日下部三十郎看見在座的月森十兵衞，很親切地說：

「不錯！我正在侍候將軍。」

「喔！」

「要不要我把那事情的經過告訴你？」

「好啊！我正想知道。」

「那我就說嘍——」

「月森十兵衞在場你不會介意吧？」

「沒關係！」

「來！再喝幾杯酒，慢慢地說吧……」

二

淺野侯殺傷吉侯的意外事件，是發生於三月十四日的午時……

當天已時，幕府有關人員便到達江戶城的招待地點。這時日下部三十郎也由神田小川町的府邸，來到江戶城中的將軍府。

日下部三十郎接班後，便走進了綱吉將軍的寢室。此時將軍正在沐浴。

綱吉那天在接待典禮中，必須向勅使進獻對

「哦！月森十兵衞也來啦！」

他毫不介意月森十兵衞的在場，立即說：

「中根正冬，前天的事情……你大概聽說了吧！」

「當然嘍！你拒絕了綱吉將軍的命令！」

「是的。」

「你表現得很爽快。」

「如果我不這樣做，對自己良心會說不過去。」

「哦？」

「你大概也有同感吧！」

中根正冬笑了笑，斟了一杯酒，遞給日下部三十郎，說：

「來！坐下喝杯酒再慢慢地說。」

「那我就不客氣了。」

日下部三十郎一口氣便喝完了杯中的酒……。

「聽說淺野侯殺傷吉侯的當時，你在將軍的身邊？」

東山天皇，以及靈元上皇的頌讚詞。因此，這位平時沈溺於學理，而拙於儀式的綱吉將軍非常緊張，唯恐有所疏忽，得罪了天皇。

綱吉一向都是以自我爲中心，從不考慮其他的人，所以爲了表示對母親的孝順，也跟著母親桂昌院信奉迷信，並且頒佈了「生類憐憫令」。表面上看來，他是一個很講求儀式的人，但給百姓帶來了許多困擾而不自知。這一次他爲了接待勅使，也舉行了許多繁複的儀式，而齋戒沐浴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爲唯有這樣做，才能表現出自己對天皇的恭謹。

接待勅使的典禮，預定在江戶城內院北角的一間屋子舉行。而綱吉就在那屋子的隔壁沐浴。

聽見綱吉將軍走出浴室的脚步聲，守候在門外的侍童站了起來。

突然間——

石川主稅臉色蒼白地衝了進來。

「報告將軍……」

石川主稅將淺野侯內匠頭殺傷吉良上野介的經過，向綱吉將軍報告。

坐在隔壁的日下部三十郎很清晰地聽到綱吉將軍的驚訝聲。

不久，綱吉將軍來到了後殿。

柳沢出羽守吉保連忙請示：

「將軍，這件事情怎麼裁決？」

「淺野內匠頭竟然在今天這麼重要的日子撒野，眞是太可惡了！」

綱吉將軍氣得全身發抖，臉漲得通紅。

「是嘛！淺野侯實在太可惡了。」柳沢出羽守吉保立即附和著說。

「唉！不論怎樣，染了血跡的地方用來接待勅使是不禮貌的，你快去請示勅使，問他們願不願意換個地方舉行典禮。」

「是的。」

「眞是愈想愈生氣，淺野內匠頭實在太可惡了！」

「你可要好好地把事情查清楚。」

「是的。」

淺野內匠頭的職務，就命戶田能登守去接任吧！」

「哦！知道了。」

他們君臣之間的談話，一直都沒有提到吉良上野介。這一切的經過，日下部三十郎都看得很清楚……

柳沢出羽守吉保得到指示後，便去請教勅使柳厚前大納言，得到許可之後，儀式便改在黑書院舉行。

事情發生時……

淺野內匠頭狠狠地砍了吉良上野介兩刀……但很快地就被身後的旗本武士梶川與惣兵衛抱住，同時，其他的家臣也都拉著淺野侯不放。淺野內匠頭被壓得動彈不得，只好放棄了追殺吉良上野介的念頭，把小刀丟下說：

「唉——我不會反抗的……我知道，我不應該在今天這麼重要的日子惹事情，但是……唉……」

淺野內匠頭立即跪在場中，面帶愧容。

隨後，淺野內匠頭被押往柳之間，幕府的監察官多門傳八詳細地查問了當時的情形……

淺野內匠頭很爽快地答道：

「我知道我錯了，但這完全是我跟吉良上野介之間的私人仇怨，絕不是我故意和將軍過不去，我會心甘情願地接受任何處分。」

「你跟吉良上野介之間，到底有什麼怨仇，非要在今天報不可？」

「這純粹是兩人之間的事，對不起，我不能多說。」

多門傳八費盡了心思想盤問出所以然來，但淺野內匠頭只是說：

「我願意接受任何判決！」

不過，淺野內匠頭却也一再地感慨說：

「只可惜我沒有親手把吉良上野介殺死，我實在不甘心……」

三

另一方面，吉良上野介也受到監察官的詢問，然而吉良上野介却說：

「我沒有地方得罪他，淺野侯一定是神經有問題。」

……

因此，日下部三十郎對月森十兵衛說：

「那有發了瘋的人，被審問時還那麼順服，願意接受處分……」

日下部三十郎冷笑了幾聲，繼續說：

「將軍調查這件事的時候，我一直待在他身邊。對於他的裁決……我覺得有點莫明奇妙。」

而日下部三十郎到底爲什麼冷笑呢？

綱吉將軍一聽完梶川與惣兵衛的口頭報告，立即裁決：

「吉良上野介不加任何處分。淺野內匠頭，應切腹自殺。」

……中根正冬聽完後，就向日下部三十郎說：

「眞的是將軍親自的裁決。」

「是的！」

日下部三十郎似乎想說些什麼，但又吞了回去，他看了看月森十兵衞……。

因爲，日下部三十郎並不了解月森十兵衞和中根正冬的交情有多深，他以爲月森十兵衞只是中根正冬的屬下，他並不知道中根正冬與月森十兵衞已有多年的深交了。

因此，日下部三十郎猶豫了一下——但他想：（既然月森十兵衞是中根正冬的部下，應該沒有多大關係。）

日下部三十郎沈思了一會兒，表情十分嚴肅，用手摸摸下巴……這是他生氣時的習慣動作，關於這點，中根正冬是非常清楚的。日下部三十郎以很沉重的口吻說：

「綱吉將軍既然親自破壞了這項不成文的法規，可見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

這項不成文的法規是很嚴格的，但是無法用法、理來解釋，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沒有做書面的正式公布。但是，武士們會很自然地遵守它，因此就漸漸地形成了一項不成文的法規。爲了這次意外事件，綱吉將軍竟然破壞了它，那麼此後武士們的行爲就無所約束了。

講完了這席話之後，日下部三十郎好像把長久壓抑在心中的鬱悶都說出來了。他帶著輕鬆的微笑說：

「我想回去了，眞不好意思，打擾你這麼久。」

於是，中根正冬命令松蒲達之助送他到門口。

看見日下部三十郎走出了大門從，中根正冬便問月森十兵衞：

「聽了日下部三十郎的話後，有什麼感想？」

「先不要提這個。我認爲也應該聽聽監察官多門傳八的報告。」

「嗯——對！說得有道理。」

「聽說淺野內匠頭切腹自殺的時候，多門傳八也在場，是嗎？」

「是的。」

「中根正冬啊，你是不是認識多門傳八？」

「不認得！不過，如果請日下部三十郎引見引見，我想多門傳八會見我的。你說要不要去找他？」

「我想還是聽聽他的意見比較妥當吧！」

「哈！哈！這個你放心，我知道了……」

這時，夜已深沈……帶著草笠走出中根正冬府邸的月森十兵衞，由於雇不到小船，只好徒步回去了。

踏著夜路，大地一片靜寂……

月森十兵衞突然想起：

不知道奧田孫太夫和堀部安兵衞以後要怎麼過活？

月森十兵衞過了九段坂，沿著神田橋御門的城溝邊，慢慢地走……

御門內的建築物，就是現在將軍身邊的紅人——柳沢出羽守吉保的府邸。這棟雄偉的建築物，在朦朧的夜霧中，顯得格外的挺拔。乍看之下，像是名家筆下的潑墨畫，英挺而雄壯。

月森十兵衞看看它，「嘖！」了一聲……繼續向著北方，沿著神田川的路上走……走到隅田川過了兩國橋，便可以望見月森十兵衞的府邸了。

在黑暗中，月森十兵衞手上拎著畫有中根家徽的灯籠踽踽而行。走到佐久間二丁目的河堤時，突然由左邊屋簷下竄出幾個黑影，沒有吭聲，拔起長刀便往月森十兵衞的頭上砍去……

這幾個刺客，好像埋伏在路邊很久了。

月森十兵衞並沒有被這突來的襲擊嚇到，只是開始時，由於來不及拔刀，顯得有點手忙脚亂。

月森十兵衞丟下了灯籠，左脚向後退了一步，迅即拔刀出鞘……攸地——「啊——」的一聲

每個人都用黑布蒙著臉。月森十兵衞驚奇地說：

「又是你們……」

他頓了一下，又說：

「你們是不是長尾勘右衞門派來的？」

剩下的三名刺客沒有作答，立即品字形站開，把月森十兵衞圍在中間。

月森十兵衞看了這三人的身手，心中暗忖：對方一定是長尾道館的人。

十四日的晚上，當月森十兵衞去吳服橋吉良府探聽消息時，就與長尾道館的人交過手。當時長尾道館的人受命於米沢上杉綱憲，派去保護吉良家的。但是由於山口半藏激怒了他們，因而與山口半藏打了起來，正巧被月森十兵衞遇上。

……可以想見，一定是因爲月森十兵衞那夜看出了他們的身份，得罪了長尾道館的人，他們才會來找麻煩，想殺月森十兵衞滅口。

臉上充滿殺氣的月森十兵衞，慢慢地舉了右手的長刀。而他右邊的刺客，擺出了正眼的架式

慘叫，一個刺客血花四濺，倒地而死。

四

月森十兵衞大聲地怒吼著：

「你們是明知我是月森十兵衞，而故意來找碴的嗎？」

說完，他用左手將草笠順勢一丟……一個箭步衝向另一名刺客。

刀光一閃——

地上又多了一具屍體。

月森十兵衞背向神田川河堤的斜坡，擺出招式，他又問：

「你們是不是故意來找我月森十兵衞的？」

月森十兵衞之所以再三地追問，是因爲他不願意殺人。

剛才被月森十兵衞丟棄的灯籠，已經在黑暗的大地中，燃燒起來了。在火光下可以清晰地看見這幾名刺客的裝束都很講究，也很輕便，並且

，緩緩地逼近月森十兵衞……按理說，月森十兵衞應該注意他右方的刺客；但是他却若無其事地注意著前方……。

右邊的刺客終於「呀——」的一聲，衝向月森十兵衞……同時左邊的刺客，也很兇猛的逼了過來……。

月森十兵衞雖被兩面夾攻，但他也在這一瞬間向前斬殺了另一名刺客。

月森十兵衞即刻說了一句很感慨的話：

「今晚我又殺人了……。」

站在月森十兵衞左右的刺客，看見月森十兵衞的動作如此敏捷，嚇得不敢蠢動。

突然間，在月森十兵衞身後的黑巷中，傳來一聲：

「快走！」

聲音雖然不大，但可以聽得很清楚，兩名刺客立即很迅捷地退下。

月森十兵衞循著聲音的來源，凝視著漆黑的小巷，驀然發現了一個黑影。月森十兵衞肯定，剛才的聲音就是來自那人。他大聲地說：

「喂！再讓我聽一聽你的聲音吧！」

黑暗中沒有人作答。

但是，月森十兵衞感覺到，由黑巷中傳來一股不平凡的殺氣。因此他不敢收刀入鞘，月森十兵衞繼續說：

「你的聲音我好像在那裡聽過，但一時想不出來了，可不可以再說一句，讓我聽聽？」

……那人還是沈默不語……不久，傳來一聲細微的笑聲，那人旋即消逝在黑暗中——

月森十兵衞見那人走遠，才把刀收回刀鞘，一轉身，拔腿就跑，用最快的速度，沿著河堤的西邊跑……

外神田旅籠町的長尾勘右衞門道館，就在這附近。

他一口氣跑到了長尾道館，在門前的廣場中停下，注意著進出道館的人，但一直沒有發現可

疑的人。

假使是個有警戒心的刺客，不會在任務未達成之前，就直接回去，因此月森十兵衛認爲，一定可以等到那些刺客。

但是，他突然想到：

（那些刺客是不是只有一個暗殺的目標，假如山口半藏也是目標之一的話……）

月森十兵衛想起十四日晚上的那件事……他覺得，刺客可能會找山口半藏的麻煩……。

五

第二天……

月森十兵衛一直睡到午時還沒起床。他睜著大眼睛在被窩裡思索著，要怎樣才能打聽到山口半藏的消息。

月森十兵衛實在沒有想到山口半藏那天會不告而別，雖然留下了一封書信，但也沒說要去那裡。最後，月森十兵衛決定到津輕侯的府邸去一趟，問一問認識山口半藏的武士，看看能不能由他們口中打聽出一點眉目。

春天溫暖的陽光，透過紙門，射進了月森十兵衛的寢室。由門外的走廊盡頭，不時傳來黑田小太郎與千代的笑聲。千代今年五歲，長得活潑可愛，黑田小太郎最喜歡逗他了。

在江戶城鬧得滿城風雨的淺野內匠頭殺傷吉良上野介的意外事件，黑田小太郎到現在都還不知道。黑田小太郎自從受傷後就一直沒有起床，直到兩天前，才能下床慢慢地散散步，所以與外界都絕緣了。再加上月森十兵衛還特別關照妻子靜江和老僕人伊介，不要告訴黑田小太郎，所以他是完全被蒙蔽了。

月森十兵衛躺在床上，想起黑田小太郎的事情：

（要開始爲黑田小太郎日後的生活問題安排了。）

月森十兵衛伸伸懶腰，對隔壁的妻子靜江說：

「我要起床嘍……。」

正在縫衣服的靜江，立即放下手中的細活兒答道：

「來啦！」

進了房內的靜江，正打算替月森十兵衛整理被褥時，月森十兵衛用手一拉，把嬌小的靜江摟在懷裡，輕輕地吻著她。

「唉呀——不要這樣嘛！」靜江嗲聲地說。

「沒關係啦！」

「大白天就……這樣……」

「哈哈哈——」

月森十兵衛雖然笑了幾聲，但他的心裡並不快樂。他知道隨時都有可能被指派任務，能與可愛的嬌妻共歡的日子究竟有多少，月森十兵衛自己也不知道。

跟妻子靜江結婚後，月森十兵衛還是第一次碰到這件棘手的問題。若是不調查清楚，月森十兵衛決不敢下斷言誰對？誰錯？對於這件事，月森十兵衛很可能要與中根正冬共同彈劾綱吉將軍，以及批判幕府的不是。這都必須拿自己的性命當賭注，且結果如何，他們是無法預料的。

像日下部三十郎拒絕受命接收赤穗城，就是賭命的冒險。日下部三十郎昨晚也對中根正冬說過：

「對於淺野內匠頭和吉良上野介，我都是一視同仁，在我的觀念中，他們沒有好壞之分。但是，這次幕府的判決，實在太不公平了，所以我拒絕接受赤穗城。」

月森十兵衛聽完日下部三十郎的話後，心想：在幕府的大臣中還有這樣正直的人，實在難得。

月森十兵衛把漲紅的臉龐，貼在靜江的臉上，用舌頭舔著靜江的耳朵，悄悄地說：

「今晚再來……」

靜江點點頭。

月森十兵衛繼續說：

「會給我弄吃的嗎？」

「我那次沒弄？」靜江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不要生氣嘛——算我說錯了好不好？」

「我不埋你了。」

「靜江，待會兒我有事要出去。」

「哦？那我馬上去準備。」

靜江替月森十兵衞整理好了行裝，才出去。

月森十兵衞打算到津輕信政的藩邸打聽山口半藏的消息，因此他穿得很整齊。

「靜江！我走了——」

剛踏出大門的月森十兵衞，看到松浦達之助騎著馬向自己走來。

「松浦達之助，是不是找我有急事？」

「嗯！多門傳八郎今天要到府中，所以中根正冬派我來請你回府。」

多門傳八郎是調查這次事件的重要人員之一，月森十兵衞絕對不能忽略這項綫索。因此立即回答說：

「好吧！」

月森十兵衞只好打消拜訪津輕府邸的念頭。

「你騎這匹快馬去吧！」

月森十兵衞騎上松浦達之助交給他的快馬，直奔中根府邸。

沒多久，日下部三十郎帶著多門傳八郎來到了中根府。兩人都戴著草笠，身邊只有兩位侍從。當時多門傳八是四十三歲。

多門傳八郎的祖先，是源賴光的手下，四天王之一——渡邊綱。在三河國住了很久。而在德川家康的祖先，松平青康當家時，就臣侍於德川家，直到現在。因此在旗本武士中，是頗有地位的。

多門傳八郎是朝比奈彥右衞門的三男。長大後，過繼給多門家當養子。他担任旗本武士的俸祿是七百石。多門傳八郎與日下部三十郎的交情很不錯，所以才由日下部三十郎出面，邀他來中根正冬府。

中根正冬很恭謹而熱情地接待多門傳八郎。

「歡迎你到寒舍來……我們同爲幕府的大臣，有什麼話就直說好了……可不可以把三月十四日的事情，詳盡地告訴我，也好讓我做爲以後處理事情的參考？」

也許多門傳八郎認爲，與他是莫逆之交的日下部三十郎，一向所尊敬的中根正冬是可以信賴的。於是他很欣然地答應了。

多門傳八郎把自己矮胖的身軀向右邊移一移，平時很和氣的臉龐，變得有點憤怒，他很感慨地說：

「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麼會發生那種事……」

六

淺野侯殺傷吉良侯的事件發生後……

多門傳八郎和另外三名監察官，聚集在江戶城的坊主部屋中，共同研商如何處理這件事。

當時，多門傳八郎以爲，當天只是調查的第一階段，以後還會更詳盡地審查，因此並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幕府的監察官，是閣僚的耳目，並盤察旗本武士階級以下的武士。他們的任務，範圍很廣。對於禮儀的形式、制度的布令、申請書、建議書……等等公文都需經由他們的過目，才能反應給幕府的閣僚。江戶城內一切的政務，都必須由他們掌管，因此，要有相當的學識和才能的人，才有資格担任這項艱鉅的職務。

多門傳八郎是個很老練的監察官，當他頭一次查問完畢後，便對淺野內匠頭說：

「改天會再次審查的。」

於是，便將當天審查的結果，透過柳沢出羽守吉保，再上達給綱吉將軍，但是，沒有想到，綱吉將軍很快地就下了判決：

「淺野內匠頭交給田村京右大失，下令他立即切腹自殺；而吉良上野介，能夠臨危不亂，分辨時間、地點、並沒有還擊反抗……回此不加以

任何處分，回家療傷。」

命令發佈之後，引起監察官們的不解，爲什麼綱吉將軍沒有遵照那項不成文的法規？不但沒有責備吉良上野介，反而誇讚他……所以多門傳八郎對其他三位監察官說：

「那有這樣判決的？吉良上野介不反抗，是因爲受了傷，沒有氣力反抗，並不是他眞的不反抗……爲什麼綱吉將軍這麼急著下判決，到底是爲了什麼？」

幾位監察官都感到很納悶，想不出所以然來，於是他們推派加篠越中守去見柳沢出羽守吉保，說：

「綱吉將軍下令將淺野內匠頭交給田村右京大夫看管，關於這點我們絕對遵守。至於，立即命令淺野內匠頭切腹自殺，我認爲應該再考慮考慮，比較妥當。」

淺野內匠頭是五萬三千石的城主，而他的宗家是芸州廣島四十萬石的大諸侯。若是只經過簡單的調查，就下令切腹自殺，豈不是顯得太過於草率了。

加藤越中守很誠懇地繼續說：

「雖然我的身份並不高，但是我的職務就是監察，在責任上，決不允許上司疏忽而不加以追究。所以請您柳沢出羽守吉保，將我們監察官的意見，呈報給將軍，請他再重新仔細地考慮。」

淺野內匠頭竟然不顧自己五萬三千石諸侯的地位，而殺傷吉良上野介，其中必有很重要的原因，決不能只經過一次簡單的調查，就算了事。

但是，柳沢出羽守吉保並沒有把監察官們的意見傳達給綱吉將軍，反而說：

「將軍已經決定的事，決不能任意更改。」

聽見綱吉將軍的寵臣這麼說，加藤越中守只好默默地退下。

「假如判決是將軍的本意，那我沒話說，若是出於柳沢出羽守吉保一個人的意見，我們決不能這麼做，他簡直是在攪亂幕府的政治嘛！」

多門傳八郎憤怒地批評柳澤出羽守吉保，另外三個監察官嚇得臉色蒼白，連忙阻止道：

「好了，不要再說下去了——」

他們害怕——假如多門傳八郎的這些話傳到了綱吉將軍的耳裡，他們三個人也會遭到池魚之殃的。因此三個人儘量地設法使多門傳八郎安靜下來……但是多門傳八郎一步也不肯退讓，他想逼著閣僚們再次地向將軍提出請求。

多門傳八郎強硬的態度，終於被柳澤出羽守吉保知道了，他非常氣憤地說：

「雖然我沒有把意思傳達給將軍，但將軍一切的命令，都必須經過我的同意。多門傳八郎要是再嚕囌，我就撤他的職，要他好看！」

由此可知，綱吉將軍所寵信的柳澤出羽守吉保的權力有多大了。

多門傳八郎對中根正冬與月森十兵衞說：

「我實在受不了他那跋扈的作風，看了眞令人噁心！」

事實上，幕府的閣僚都認爲，多門傳八郎的主張非常有道理。但是，在柳澤出羽守吉保的壓力下，他們都不敢採取強硬的態度，只是一心想逃避責任。

不過，柳澤出羽守吉保再怎麼跋扈、任性，也不至於撤消多門傳八郎的職務。

……月森十兵衞，走出了中根府邸，向著吳服橋御門內的吉良府走去。

七

吳服橋御門是江戶城三十六個御門之中的一個，位於現今的千代田區丸之內一丁目的東邊。

御門的警衞工作，是由諸侯輪流負責的。由吳服橋御門，可以通往江戶城的內閣，因此一般人是不能任意通行的。

月森十兵衞默默地走到了御門前，由懷裡掏出一面小銀牌給警衞看——這面牌子，並不是普通武士所配帶的腰牌；而是一面銀質的薄牌，上

面刻了葵花的標本——這是德川將軍的家徽，不能任意使用的。

幕府的大臣，都稱這面小銀牌爲：

「御意簡牘」

在幕府中，只有担任要職人員，才能佩帶「御意簡牘」。即使守門的武士不清楚來人的身份，但只要拿出這面銀牌，不須說出自己的姓名，就可以自由出入。中根正冬與月森十兵衞都有「御意簡牘」。

而這種「御意簡牘」的銀牌，並不只限於江戶城，在其他各諸侯領地上，亦具有同樣的效用。

月森十兵衞很輕易地就走進了吳服橋御門，他沿著城溝向左拐，呈現在他眼前的就是美濃國加納六萬石的松平舟波守的藩邸。而這藩邸的南面，就是吉良上野介的府邸。

雖然已近酉時了，但暮春的太陽，還高掛在天際。

吉良府的警衞仍是那麼森嚴，外表看來，府中依然平靜如故，但月森十兵衞可以察覺得到，府邸內充滿著緊張的氣氛。

緩緩走向吉良府的月森十兵衞，很仔細地盯著府邸的大門，希望能有新的發現——果然，由府中抬出了一座轎子……轎邊有十幾位護衞的武士。

月森十兵衞很疑惑地停住了脚步——

由於吉良侯的接觸面很廣，所以往來吉良府的人，一向就很多。但是這次殺傷事件，對吉良家來說，並不光采，所以來訪的客人，多半是偷偷摸摸的，不敢露面。

「啊！難道是……」

看到轎子上刻的家徽，月森十兵衞不覺吃了一驚。

（那不是梶川與惣兵衞的家徽嗎——而淺野內匠頭殺傷吉良上野介時，梶川與惣兵衞也在場……）

想到這裡，月森十兵衞便提高了警覺心，他很巧妙地跟在轎子後面，直到轎子抬進了麴町的梶川府。

（沒有錯，就是梶川與惣兵衞，爲什麼他要去吉良家呢——）

月森十兵衞的疑問，不久就獲得了答案。

江戶城內的總務大權，完全操在梶川與惣兵衞的手裡，同時，他也擔任了武器庫的監督，並負責城內的守衞。由於他的責任非常重大，雖然梶川與惣兵衞的俸祿只有七百石，但將軍特准他外出時可以乘轎，這與一萬石的俸祿，沒有什麼兩樣。

江戶城內分爲三個大區域。一個是幕府的政廳——外御殿；第二區是將軍的住區——中殿；而第三區是將軍的夫人、側妾，以及女官所住的地方——內殿。「內殿」是男人的禁區，不容許任何人亂闖的。

而綱吉將軍之所以會頒布「生類憐憫令」，就是爲了住在內殿的母親——桂昌院而定的。桂昌院出身於京都著名的漁商家。由於得到三代將軍家光的寵愛而生了綱吉，當綱吉登上了五代將軍的地位後，桂昌院便成爲內殿的女主人。

內殿的權力非常大，常常會影響幕府的政治。因此，不論是諸侯，或是大臣都不敢忽視內殿的權勢。而當時負責內殿總務的就是梶川與惣兵衞，因此像吉良侯那種交際廣泛的人，是絕對不會忘記巴結梶川與惣兵衞的。

根據中根正冬與月森十兵衞的調查，自從梶川與惣兵衞接任總務的工作以後，吉良侯便命家臣送禮給他，並且從未間斷過。

而當天，梶川與惣兵衞之所以會出現在出事的現場，也是奉了將軍夫人的指使……

八

這一天——

梶川與惣兵衞奉命擔任將軍夫人的特使，送禮給勅使。因此他來到吉良上野介家，想與吉良

侯商量一下謁見勅使的時間。當梶川與惣兵衞走到了松之廊時，看見了負責接待工作的淺野內匠頭與伊達村豐（伊予吉田三萬石城主）。

由於此時吉良上野介正與幕府總管商量事情，所以梶川與惣兵衞心想，先與淺野內匠頭商量也是一樣的，便把淺野侯拉到走廊的一角，說：

「今天我奉了將軍夫人的命令，來見勅使的，請您多多關照……」

淺野內匠頭會意地點點頭。

當梶川與惣兵衞想進一步地和淺野侯商量時——吉良上野介正由百書院走出來。梶川與惣兵衞便和淺野侯打了招呼，走向吉良上野介。

當兩人討論得正起勁時，淺野內匠頭正好由兩人的身邊擦身而過，梶川與惣兵衞看見了淺野侯，便對吉良上野介說：

「剛才我也將這件事告訴了淺野內匠頭。」

吉良上野介聽見這話之後，突然發出一陣狂笑——

「像他那種鄉下土包子，懂個屁喲——」

擦身而過的淺野內匠頭當然聽得很清楚……而梶川與惣兵衞覺得吉良上野介太過分了。

此時——

淺野內匠頭突然拔出小刀，向著吉良上野介衝了過來，站在一旁的梶川與惣兵衞看見這情形，不禁嚇呆了。

「啊——」

直到聽見吉良上野介的一聲慘叫，梶川與惣兵衞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連忙由後方抱緊了淺野內匠頭的身軀。梶川與惣兵衞體格魁梧，力氣驚人，被他壓在身下的淺野內匠頭拼命地掙扎：

「這是江戶！不要亂來……」

一陣騷動後，事情才平靜下來。

不久，梶川與惣兵衞被傳令到「時計之間」。幕府監察官要他說出當時的情形。梶川與惣兵衞斷斷續續地說：

「我聽到淺野侯說：『……常常欺負我……我要報仇……』『……你這卑鄙的東西！』……」

然而，引起這次紛爭的主要原因——是吉良侯說了：「……鄉下土包子……」這句話，可是梶川與惣兵衞一直沒有說出來。爲了保護吉良上野介，他只是很含糊地說：

「當時我正和吉良侯談話——沒想到……」

梶川與惣兵衞很機警地在爲吉良上野介辯護，他認爲如此做對自己會有「好處」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事件發生後的第五天，梶川與惣兵衞接到命令：

「在淺野侯殺傷吉良侯時……由於表現機警，加俸五百石的領地。」

梶川與惣兵衞接到賞令後，非常高興，現在他合起來總計有一萬兩千石，他想：

我那樣做是對了……現在不必特准，出門就可以乘轎了。

由於得到了賞賜，梶川與惣兵衞很興奮，所以特地乘著轎子到吉良府來探視吉良上野介的傷勢。

但是，其他的旗本武士，對於梶川與惣兵衞的賞賜感到很納悶，於是議論紛紛……

「在殿中若是發生了傷害事件，其結果梶川與惣兵衞又不是不知道，而他竟然插手……」

「假使淺野侯殺死了吉良上野介，那他加俸五百石是值得的……」

「才不呢！因爲他救了吉良侯一命，才獲得了五百石的賞賜……」

「聽說，這是吉良上野介透過柳澤出羽守吉保，向綱吉將軍懇求的。」

「眞的嗎？」

「大家都這樣講……」

「……唉！吃虧的還是淺野內匠頭。」

這些話，到處被人談論著。經過了四、五天之後，大家對這事情的看法，便漸漸偏向淺野內匠頭，大害都很同情他：

之間，很少接觸，所以彼此都不了解。而奧田孫太夫只見過大石內藏助兩次面，他當然摸不清大石內藏助的爲人了。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奧田孫太夫向月森十兵衞隨便提了幾句：

「淺野的家老大石內藏助，他的身材不高，皮膚很白，臉——看起來有些兒浮腫……很少講話，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

九

最近這幾天……

梶川與惣兵衞心裡很煩燥，整天把臉拉得長長的……

（到底怎麼回事兒？）

一連串的事情，攪得梶川與惣兵衞心神不定的——

梶川與惣兵衞的兩個親信，竟然無緣無故地向他提出辭呈——

那兩名親信是岡部孫太郎與井上數馬。當梶川與惣兵衞接到辭呈之後，頗感納悶，於是便把岡部彌太郎與井上數馬找來問話：

「什麼理由使你們這樣做？」

「我們只是想這麼做——」

「說清楚，到底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就是想這樣做！」井上數馬仍然很冷淡地這麼說。

梶川與惣兵衞忍不住了，因此大吼著：

「沒有理由就——不——准——」

岡部彌太郎向井上數馬示意……於是兩人退下了。

梶川與惣兵衞看見他們兩人默默地走出了屋子，他以爲岡部彌太郎和井上數馬，一定是打消了離職的念頭。那曉得——

當天晚上……

岡部彌太郎與井上數馬，沒有得到主人的允許，就逃離了梶川府。從此下落不明。

梶川與惣兵衞發覺後，大發雷霆，對著其他的屬下又吼又叫：

「你們是幹什麼的？白吃飯的嗎？你們這些笨蛋，人幾時逃走的都不知道……」

但是，屬下們都默然不語。

「都是你們！看個人都看不住！飯桶！笨蛋……」

「是！是！屬下罪該萬死。」

部屬們只好自認倒霉，應聲附和著。

梶川與惣兵衞雖然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但他心理一直在猜測：

（這兩個傢伙是不是不滿意我那天抱住淺野侯的行動……）

梶川與惣兵衞並沒有猜錯。

在那次殺傷事件發生過後，當梶川與惣兵衞進城時，同僚們對他的態度，和以前不大相同。表面上雖然和往常一樣，相處得很融洽，但梶川與惣兵衞由同僚的眼神中看得出來，他們對於「梶川與惣兵衞抱住淺野侯的舉動，很不滿意。」

不但是同僚，連內殿的女侍也帶著異樣的眼神看他。

有一天，綱吉將軍夫人提到：

「……聽說那天……是你抱住了淺野內匠頭？」

「是的。」

當時梶川與惣兵衞心想，將軍夫人一定會誇讚他的。但是，將軍夫人却帶著很輕視的口吻說：

「那——你的功勞——很大嘍——」

當梶川與惣兵衞和將軍夫人的目光相接時，他的榮譽感頓時消逝。將軍夫人的眼神，就好像看見飯桌上擺了一條臭魚似的，又氣又恨。

此後，梶川與惣兵衞便由顚峰狀態跌落下來……

（管他的，反正我現在的俸祿是一千兩百石了……出門又可以乘轎子。我還是我……我並沒有做錯事嘛，如果那個時候不是我把淺野內匠頭抱住，可能除了吉良上野介之外，有更多的人會受傷，騷動也會擴大……那麼在接待勅使的典禮上，一定會造成無法收拾的僵局……我並沒有錯啊……）

梶川與惣兵衞一直固執著自己的想法，自己安慰自己。

事實上，當時梶川與惣兵衞並沒有考慮這麼多，他的直覺就是應抱住淺野內匠頭。

當天回家之後……

梶川與惣兵衞直接走進了阿牙的房間，他一反常態地，一上去就……梶川與惣兵衞露出貪婪的嘴臉，纏著阿牙不放——阿牙叫著：

「輕點——啊——討厭——」

梶川與惣兵衞之所以會變得這麼莽撞，完全是想藉此發洩他心中的鬱悶，這許多事……壓得他透不過氣來。

身爲旗本武士，是不允許私藏側妾的。若是有了愛妾，則必須和大房一樣住在府中。

阿牙出生於出羽國，是岸田忠藏的女兒，婚姻一度受到打擊而撤回家裡。兩年前，在下谷長者町糖果舖認識了菊屋治兵衞，受到他的推薦而到梶川府當佣人。直到去年夏天，梶川與惣兵衞才和阿牙發生了關係。阿牙的年紀並不輕，由於曾經嫁過人，因此顯得體態豐盈、成熟。

也許是因爲梶川與惣兵衞的夫人身體不好，所以梶川與惣兵衞對於阿牙非常滿意。而阿牙對主人一向都很體貼。

但是，今晚……

寢室內的門窗密不通風，在這初夏時節顯得很悶熱。梶川與惣兵衞很粗暴地抱著阿牙，將自己濃密的胸毛，貼在阿牙的小臉蛋——一番掙扎之後——阿牙不但沒有流汗，反而縮著雙肩，一副很痛苦的樣子。

「阿牙！妳怎麼了？到底什麼事讓妳不高興？」

阿牙沒有吭聲——梶川與惣兵衞隨即又問：

「說呀！爲什麼？」

阿牙由床上跳了起來，邊穿衣服邊說：

「我想明天搬回家住……」

「爲什麼？」

「我身爲武士的女兒……」

梶川與惣兵衞不等阿牙說完，他已經明白了：

（她也是爲了那件事——）

梶川與惣兵衞再也忍不住了：

「妳——」

一語未畢，旋即一巴掌打在阿牙的臉上，阿牙沒有站穩，摔在地上。梶川與惣兵衞像發瘋似地拼命地踢著……打著……

阿牙的嘴角已經流出了鮮血，她衝出了寢室，邊哭邊叫——而梶川與惣兵衞在後面窮追不捨，口裡還罵著：

「賤女人，妳居然敢——」

一陣暈眩之後——

梶川與惣兵衞才意識到，自己被突來的一股壓力，撞倒在柱子旁。這當然不可能是阿牙幹的

「說出來會嚇死你的。」

「哦？」

戴著草笠的武士，猛然衝了上去——梶川與惣兵衞頓時如一塊鐵板：

「呼——」的一聲，當場倒地而死。

當家臣們趕來時，戴草笠的武士與阿冴早就不見蹤影了。

。梶川與惣兵衞吃驚地吼著：

「是誰？」

藉著屋內微弱的燭光，梶川與惣兵衞看見一名戴著草笠的武士，站在阿冴身邊。

「你——」

「喂！你不要這女的，我要嚷——」

「少廢話，把名字報上來。」

吉良的家臣

一

那天晚上……

月森十兵衞潛入梶川府，並不是爲了救阿冴的……。

在靠近梶川府邸的法眼坡附近，住著一位妙手回春的名醫——高野道仙。

當黑田小太郎受傷之後，中根正冬特別派人請高野道仙到月森十兵衞的府邸中，仔細地爲黑田小太郎治療。直到黑田小太郎脫離險境後，高野道仙才離開月森十兵衞的府邸。

那一天，月森十兵衞專程去找高野道仙，爲黑田小太郎拿葯的。

「高野道仙，黑田小太郎能不能夠外出？」

「可以啊！」但高野道仙不解地問：

「到外邊做什麼？」

「我不能讓他一直悶在家裡啊！」

「哦？不能待在家嗎？」

「那樣子對黑田小太郎的復原，沒有好處的。」

「你要他到那兒去？」

「黑田小太郎曾經被前將軍——牧野成貞押起來。」

「哦？」

「但是，黑田小太郎沒有獲得允許，就逃跑了。所以他想去牧野府道歉。」

「哦！那——去了之後呢？」

「那要看他自己啦！」

「像他那樣少了一隻手臂的人，還能做什麼？」

「是啊——」

「但是……」高野道仙望了望月森十兵衞，略有所悟地笑了出來，說：

「一隻手——可以當大夫吧！」

月森十兵衞聽了這話，猛點頭，似乎也有同感，他很興奮地說：

「不知您願不願意傳授他？」

「哈！哈！」高野道仙大笑著說：

「等了半天，你就是要說這句話吧！嗯？哇哈哈！」

「那裡敢呢……不知道高野道仙您——願不願意幫忙？」

「我猜對了吧！」

「高野道仙！千萬拜託了！先謝謝您！」

「沒問題！你再坐一會兒，咱們好好地喝幾杯。」

「好啊！」

月森十兵衞和高野道仙談得很起勁兒，就在這時，高野道仙提起了：

「六番町的梶川與惣兵衞，他……」

高野道仙將幾天前，梶川的家臣提出辭呈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月森十兵衞。並說：

「最近大家對於梶川與惣兵衞的評論，一天不如一天……由於平時吉良上野介巴結梶川與惣兵衞，所以在江戶城的那件意外事件中，他連武士的道義都忘了，竟然阻擋淺野侯……像他這樣的行爲，根本不配當旗本武士，月森十兵衞，你覺得呢？」

高野道仙好像對梶川與惣兵衞的印象也不好。並且講話時，只稱「吉良上野介」而不稱「吉良侯」，由此可見，高野道仙對吉良上野介也不滿意。

「月森十兵衞，中根正冬對那件事的看法如何？」

「嗯——」月森十兵衞含笑著說：

「身爲幕府的大臣，却發生這種事，是難分誰對誰錯的。」

「哦？」

「要緊的是，事後的判決是否公正。」

高野道仙覺得彼此的想法一致，便脫口說：

「對於幕府大將軍的判決，我實在覺得不服氣！」

因爲高野道仙對中根正冬以及月森十兵衞很信任，所以才敢在他面前說這話。

高野道仙和月森十兵衞聊得很投機，直到半夜，月森十兵衞才離開。

在夜風中踽踽獨行的月森十兵衞，沿著法眼坡，不知不覺地來到了梶川府。月森十兵衞心想：

（梶川與惣兵衞現在一定是悶悶不樂——）

在牆邊，月森十兵衞停住了脚步，他望了望牆緣，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一個念頭掠過腦海：

進去看看……梶川與惣兵衞的睡相一定很……

突然，雙脚一蹬，便騰空而起——

月森十衞衞很輕易地就翻進了梶川府。

在院中轉了幾個彎，月森十兵衞悄悄地走進了內院，遠遠地可以聽見由走廊傳來陣陣的驚呼聲：

「啊——啊——」

月森十兵衞拔出腰際的短刀，身子緊貼著廊緣，緩緩地向著發出聲音的地方走去——將梶川與惣兵衞推倒之後，月森十兵衞架著阿冴，毫不受阻地翻出了圍牆……

二

把阿冴帶到安全的地方之後，月森十兵衞對阿冴說：

「你想到那兒？我就送妳去，儘管說吧！」

阿冴低著頭，沒有回答。

「如果妳還想回梶川府，也是可以的！」

阿冴搖搖頭。

「那——我送妳回自己家好了？」

阿冴仍然不吭聲。

「妳父母還好嗎？」

「家母……已經去世了。」

「噢！對不起！那令尊呢？」

「家父昨天突然也過世了。」

「昨天？」

「是的。」

於是，月森十兵衛便把阿冴帶回中根府。中根正多並沒有問阿冴什麼，很和氣地說：

「那妳就在這兒暫時住幾天吧！」

……

初夏的陽光和煦地照著大地。

月森十兵衛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去小石川的堀內道館了。這一天，他臨行前，黑田小太郎送他到門口，說：

「放心好了，我一定會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

前一天晚上，月森十兵衛和黑田小太郎聊了很久，他勸黑田小太郎去高野道仙那兒學醫。

「我黑田小太郎一定會好好學，謝謝你。」

「那裡！別客氣——你去之前，是不是先要到牧野府去一趟？」

「不！」

「爲什麼？」

「我要先到高野道仙那兒，問問他，看看我是不是個可造之材，然後再去牧野府。」

「那也可以！」

「月森十兵衛——萬事拜託嘍！」

黑田小太郎雖然只剩下一隻胳臂了，但得知有學醫的機會之後，他變得很開朗，未來的遠景，似乎浮現在他眼前，連說話都快活多了。

月森十兵衛走進了堀內道館……。

「呀——」

由練武場傳來一陣吵雜的喧嚷聲。

月森十兵衛皺著眉頭，感到十分迷惑。

（堀內道館從來都沒發生過這種事，今天怎麼……）

走到通往大廳的走廊，月森十兵衛遇見了堀內源左衛門的妻子——房子。

房子帶著滿臉愁容，很焦急地望著正在爭吵的徒弟們。月森十兵衛很有禮貌地說：

「堀內夫人，最近好嗎？」

「哦！是月森十兵衛啊！」

「堀內源左衛門在家嗎？」

「他出去了。」

「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唉！咱們進屋好好地說吧！」

於是，房子便引著月森十兵衛進了大廳，把詳細的情形都告訴了月森十兵衛。

三

房子說：

「道館中，有個徒弟是吉良上野介的部下。」

「什麼？」月森十兵衛心頭一驚。

每一次月森十兵衛來堀內道館練武時，只是雙方報個姓名而已，與堀內道館的門徒之間並沒有進一步的交往。平時和月森十兵衛比較接近的，只有奧田孫太夫、堀部安兵衛、菱沼式兵衛，以及鹽入主膳這幾位堀內道館的高徒而已。

月森十兵衛很緊張地問房子：

「是誰？」

「清水一學。」

「哦——」

月森十兵衛想起來了……

在一年以前，月森十兵衛和清水一學交過手，由於清水一學當時表現得很有風度，因此月森十兵衛對他印象很深。

清水一學看起來只有二十四、五歲。身材魁梧有力，四肢相當粗壯，他的鼻樑很挺、皮膚白皙，一眼看過去，就知道他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武士。一個月內他會來堀內道館幾次，只是時間不一定。

而月森十兵衛也由於職務的關係，一個月只能來五次，所以和清水一學見面的機會也相形的

減少了。

「他的劍藝很不錯哩！」月森十兵衞若有所思地說。

「堀內也這麼說。」

根據房子的敍述：清水一學出生於三阿國（愛知縣）的幡豆郡——橫須賀村的呂迫。這一帶是吉良上野介的領地。清水一學本名滕作，是兒玉滕左衞門的次子。

清水一學到吉良家服務，是在他十七歲的時候。

起初，清水一學在吉良府並不受重視；不久，吉良上野介很意外地發現他頗有才幹，便對部下說：

「清水一學是個可造之才……你們教他唸點書，練練劍術。」

於是，在吉良上野介多方的提拔下，清水一學的才幹漸漸地爲人所知了。清水一學很機智，爲人很誠懇，辦起事情迅速而確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幫手。再加上他的體格魁梧，言行端莊大方，吉良上野介看見他這種帥勁兒，非常滿意地說：

「好！好！清水一學在我這兒好好地幹，我不會讓你吃虧的……」

而實際上，「清水一學」這個名字，還是吉良上野介爲他取的。清水一學在吉良府，擔任文書方面的工作，也算是一名武士。這些優厚的待遇，對於這位出身於農家的清水一學來說，實在是太具吸引力了。因此清水一學對吉良上野介，也就格外的敬仰與服從了。

……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月森十兵衞聽完了房子簡單地敍述後，如此說。

月森十兵衞沉思了一會兒——繼續問：

「自從那次殺傷事件之後，清水一學是不是頭一次來道館？」

「是的。」

這時……

練武場中的吵鬧聲，愈來愈厲害——

「唉！眞不巧，堀內源左衞門今天不在家；那些資深的高徒也沒來——我……唉！眞不知怎麼辦才好！」

看到房子焦急的樣子，月森十兵衞說：

「堀內夫人，別着急，我替妳去那邊看看好了！」

「你願意幫忙？」

「可以嗎？」

「當然可以，謝謝你！謝謝——」

四

月森十兵衞順著走廊……來到了練武場的出口。看見清水一學坐在寬廣的武場中央，雙手交叉於胸前，閉著眼睛，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

大約有十幾個徒弟，圍著清水一學，嘴裡不斷地咒罵著……。

其中一名資格較老的徒弟，拉著嗓門兒說：

「喂！清水一學，我們並不是恨你，你懂嗎？如果你還想來堀內道館練武——最好辭去吉良家的職務！」

「是啊——」

「如果在道館中出現了吉良上野介的部下，那將是我們道館的恥辱……」

「對啊！清水一學，辭去那裡的工作吧！」

……其他的徒弟們也跟著嚷了起來。

這時，剛才那位資格較老的徒弟——杉江百介把手一攤，示意同伴們停止爭吵，並說：

「大家不要吵了，請靜下來，我想和清水一學好好地談談。」

杉江百介是一位資深的徒弟，當堀內源左衞門在江戶開辦道館之初，杉江百介就來了。根據月森十兵衞的觀察，杉江百介一點兒也不恨清水一學。

杉江百介面帶笑容，很客氣地問：

「清水一學，你考慮出結果沒有？只要你決定離開吉良上野介，我一定會爲你日後的生活想法子的……你一向都很精明，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江戶城的老百姓都在恥笑吉良上野介……」

清水一學沒有理會他。

「清水一學，說話啊！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

杉江百介終於忍受不住清水一學的沉默，很憤怒地說：

「回話啊！清水一學！」

清水一學仍然沉默不語。

杉江百介想了一想，又說：

「閣下的主人吉良上野介，根本沒有武士精神，上一次和淺野侯爭鬥時，竟然連刀都不拔就逃跑了。不但不承認自己膽小，還說：『淺野侯發瘋了……』，哈哈！眞是可笑！」

杉江百介之所以會冒出這些話，就是想激清水一學開口說話，而清水一學……終於奈不住了，狠狠地瞪著杉江百介，很氣憤地說：

「杉江百介，當時你也在場？你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嗎？」

「……」杉江百介被這一問，怔住了。

「我希望說這句話的人，是當時在場的人。」

「什麼？」

「根據當時在場的梶川與惣兵衛說，我的主人當時正和他說話——而淺野內匠頭，劈頭就是一刀……關於這件事，你們不知道嗎？」

清水一學的眼神中，充滿著怒火。

「住口！」杉江百介急忙說。

「不！我還要繼續說……」

「什麼——」

「堀內源左衛門，就從來沒有說過，不辭去吉良家的職務，就不能來練武，你們憑什麼支配我？」

「你——」

看見杉江百介發火了，其餘的徒弟又都圍了上來。

這時的清水一學也被激得站了起來，用很銳利的口氣說：

「這道館是堀內源左衛門開的，他不那樣說……你們就管不著。」

「你——竟然說這種話——」一個名叫福田盛的年輕徒弟，舉起長刀，向著清水一學劈了過來……

「呀——」

清水一學舉起刀鞘輕輕一擋，並飛出一脚將福田盛踢倒在場中。

其餘的徒弟見到這種情形，更顯得激動異常……

此時，清水一學的手已緊緊握在刀柄上……

五

「等一等！」

月森十兵衛緩緩地走了過來……同時說：

「這是堀內道館，可不是江戶的松之走廊……」

徒弟們聽見月森十兵衛如此不客氣地說，都怔住了。

但這個時候——

杉江百介挺身而出，說：

「月森十兵衛，剛才的情形，你看得很清楚吧！」

「是的！」

「從頭到尾都看見了？那……」

「不要說了，大家靜下來！」

月森十兵衛的聲音是那麼地宏亮，帶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

徒弟們聽了，都靜靜地坐了下來。

月森十兵衛很嚴肅地繼續說：

「你們以爲這樣爭吵下去，就能解決問題是不是？」

「……」

「我認爲你們雙方都不對！」月森十兵衞肯定地說：

「你說什麼？」杉江百介又吼了出來。並說：

「月森十兵衞，你的意思是說，淺野侯錯了？而吉良上野介做對了？是不是？你說！」

「別激動，杉江百介！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件事與堀內道館，以及各位都毫不相干……」

「不！我們堀內道館，一向最注重名譽了……」杉江百介不服氣地說。

「你要知道，清水一學並不是吉良上野介！在堀內道館中，清水一學是堀內源左衞門的徒弟！」

「……」杉江百介無言以對。

「如果堀內源左衞門親自下令……那我沒話可說；但是，如果各位擅自做主，不就是瞧不起你們的師父了？」

月森十兵衞繼續很嚴肅地說：

「堀內源左衞門的練武場，比江戶城松之走廊還要神聖！」

清水一學和堀內道館的徒弟們，聽完月森十兵衞的一番話後，個個都低著頭……

月森十兵衞拿著長刀，正想離開練習場時，看見堀內源左衞門的夫人房子匆匆地走向大門……

月森十兵衞便說：

「堀內源左衞門回來了，這件事大家都不要提了，但要記住，若想動武一定要分辨時間、地點，不要連累別人，這才是眞正的武士……各位繼續練習吧！清水一學，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是的。」

但是，從此之後，清水一學再也沒有出現於堀內道館了。

「……」徒弟們沒有吭聲，一個個都低著頭。

月森十兵衞繼續說：

「如果你們眞的很恨吉良上野介，那你們就親自到吉良府去，正正當當地責備他，不應該怪罪別人，你們以爲如何？」

「……」

「你們把清水一學圍起來，任意的辱罵他，你們這樣做，不是失去了武士應有的風度嗎？」

月森十兵衞又轉身對清水一學說：

「清水一學，你做得也不對！」

「是的！」

「難道你不知道堀內道館的規矩，是不能任意拔刀相鬥的？」

「……對不起！」

「上一次，淺野侯殺傷了吉良上野介，其結果——你不知道嗎？」

「這……」清水一學想到了淺野內匠頭的下場！臉色頓時發白。

六

吉良上野介的傷勢在御醫栗崎道細心地醫療下，已經快痊癒了。雖然傷口不會再惡化，但是對於已經六十出頭的吉良上野介來說，仍然必須小心謹愼，因此他一直留在府邸，不敢外出。

突然——

柳沢出羽守吉保派來使者傳達綱吉將軍的旨意：

「爲了使你的傷口早日痊癒，最好把職務辭退，在家靜養……」

接到旨意後的吉良上野介，感到很納悶……但，第二天——

柳沢出羽守吉保又下令「御役御免」。

幕府之所以會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在殺傷事件之後，由於綱吉將軍的裁決不公平，引起了百姓的不滿。爲了緩和這種情勢，柳沢出羽守吉保只好這樣做。

有一天在路上……

鳥井利右衛門見到清水一學後，對他說：

「那天我看見你很爽快地走出了堀內道館，是怎麼一回事？」

「沒什麼！」

「你還會再回去嗎？」

「不——」

「來！到我書房去聊聊。」

於是鳥井利右衛門便引著清水一學，來到自己藏書豐富的木屋中……

鳥井利右衛門，是吉良上野介的屬下，年逾古稀，爲人敦厚，對於吉良府中的人很照顧，因此頗受家臣們的尊敬。

「清水一學，咱們坐下來聊吧！」

此時，天色已漸漸暗了，書房內顯得昏昏沉沉的。

「天快黑了！」鳥井若無其事地說。

「是啊！」

「現在的時代啊——最好不要講道理……」

鳥井利右衛門似乎很感慨地說。

清水一學不明白鳥井利右衛門的意思，說：

「爲什麼？」

「這——你應該知道的！」

「……」

「你到堀內道館的那天，是不是被道館的人痛罵了一頓？」

「這——您怎麼知道的？」

「哈哈！被我猜中了？」

「但是——因爲這個原因，就不再去堀內道館的話——不就等於承認吉良侯做錯了嗎？」

「唉！算了吧……」

「不行！我怎麼能夠讓主君任意受別人的取笑呢？」

然而，事實上，清水一學以及鳥井利右衛門，並不了解殺傷事件的眞象。追究起來，是由於淺野內匠頭和吉良上野介，對於經濟預算的意見不合所引起的。

當時……

吉良上野介站在指導的立場，估計要和往年一樣花費一千三百兩。但淺野內匠頭堅決主張只花費七百兩就夠了。

因爲，在淺野內匠頭和吉良上野介受命接待刺史時，幕府指示，要儘量節省，不可奢侈浪費。因此，淺野內匠頭才會堅持七百兩的預算。

對於吉良上野介而言，身爲指導，若是不能年年更新接待的方式，是會被朝庭大臣批評的。假如依照淺野內匠頭的預算，那麼吉良上野介就失去了指導的威嚴，而指導的職務，也形同虛設了。

綱吉將軍是非常注重外表的。甚至在政治上也顯出了這種作風。而吉良上野介也是個喜愛華麗的人，如此一來，正投合了綱吉將軍的意思，何況此舉也會受到勅使的讚賞。

因此，清水一學常常聽見吉良上野介批評淺野內匠頭說：

「淺野內匠頭就是喜歡爲難人……」

「淺野內匠頭那傢伙，簡直是個鄉下土包子……」

由於吉良上野介是清水一學的恩人，所以清水一學對吉良上野介也就特別尊敬而服從，並且也深信吉良上野介對淺野內匠頭的批評。

……

鳥井利右衛門小聲地對清水一學說：

「今天你不在吉良府時，天野彌五右衛門到府邸來過……」

由於近日來吉良府探病的人愈來愈少，所以吉良上野介對天野彌五右衛門的來訪，顯得特別興奮，特地起床致謝道：

「謝謝你對我這麼關心，我眞感激——謝謝！」

而天野彌五右衛門並不屑於吉良上野介對他的感謝，帶著諷刺的口吻說：

「很不錯嘛——快好了……吉良侯啊，聽說——出事的當天，是你的禮帽做了擋箭牌，今天可不可以讓我見見你的『救命恩人』啊？」

「可以！可以！」

於是，吉良上野介很熱忱地拿出那頂禮帽……。

「嗯！實在是……哈哈……」天野彌五右衞門發出一陣狂笑後又說：

「……就是這帽架擋住了淺野侯的那一刀……哇哈哈——這就是所謂的救命恩人啊！」

聽天野彌五右衞門的口氣，好像認爲吉良上野介是托了禮帽的福才脫險，根本不配當武士似的。

兩人聊了幾句後……天野彌五右衞門才離開吉良府。

鳥井利右衞門接著很感慨地說：

「事到如今——我看你就不要再回堀內道館了！」

清水一學聽了，顯得很不高興。

鳥井利右衞門繼續說：

「雖然我們應該維護主君的名譽，但是，以目前的情形來說，最好不要再惹事了……這也是做屬下的本份啊！你說是不是？」

清水一學只有默不作聲地點點頭了。他想：（在堀內道館時，我確實不應該拔刀……但是，我一定要選個時間、地點，和他們好好地較量較量。）

清水一學回去後，一直想著在堀內道館發生的事情……

（沒想到月森十兵衞那麼有威嚴，聽說——他是中根正多的部下，從他的表現看來，月森十兵衞可不是一個等閒之輩……唉！從此以後，我就不能再見到月森十兵衞、堀內源左衞門，還有……）

清水一學想起了一件最令他感傷的事……

當清水一學頭一次去堀內道館，便受到奧田孫太夫的特別關照，清水一學對奧田孫太夫說：

「你給我的感覺，就好像是家父一樣……」

奧田孫太夫笑著說：

「那你就當眞吧！唉——假使我的兒子還活著的話，現在也和你差不多大了。」

清水一學想到這裡，不禁流下了眼淚……

（從今以後，我就不能和奧田孫太夫見面了。）

毒殺

一

風，陣陣地由窗縫透進來……

緊閉的紙窗外面，可以清晰地看見神田川。川上陽光和煦，金光閃閃……

這間座落於淺草川旁的「井筒屋」，進出的人往往都是船夫。

在「井筒屋上」的小房間裡，充滿著濃厚的酒味……

山口半藏倚著床緣喝得醉醺醺地，他自言自語地罵著：

「笨蛋——無聊——」

邊說邊把酒瓶往紙窗上砸……

「淺野侯的部下，怎麼都是些膽小鬼？」

山口半藏嚷著說：

「喂——有沒有人啊？」

沒有聽見回音。

山口半藏憤怒地把空酒瓶往紙門上砸……

「山口半藏！你想幹什麼？」

紙門被推開了，外面站著一位禿頭的老人。

老人很嚴厲地罵著山口半藏：

「傻瓜！」

這老人的個子很矮小，看起來很和藹，但又帶著不可侵犯的威嚴。山口半藏看見這老人後，立即起身，帶著請罪的口吻，連忙說道：

「哦！對不起！舅父大人！」

隨即跪在地上。

「你叫我到這個地方來——是不是又沒有零用錢了？」

「不……不是的，舅父。」

「最近你怎麼沒有回清光寺？」

「舅父，您都知道了……」

「嗯！前些日子，清光寺的小和尚到家裡來過。」

這位老人坐下之後，很溫和地說：

「山口半藏啊！不要再惹事了，總要有個限度啊！」

「是的。」

山口半藏一副慚愧的樣子，把頭低下，他想了一想，又說：

「舅父！我想拜託你一件事，請您務必答應……」

……

山口半藏自從離開月森十兵衛的府邸，已經快八個月了。在他舅父的安排下，山口半藏住進了牛込榎町的清光寺；但最近山口半藏已經很久沒回清光寺了。

這位老人名叫吉村平左衛門，是山口半藏母親的么弟。在村松町二丁目的地方，從事雕刻印章的工作。

山口半藏原先在津輕信政的府邸服務。自從津輕信政招待吉良上野介吃飯……引起一場不快之後，山口半藏就離開了津輕家。並且下定決心，一定要殺死吉良上野介。也正由於山口半藏的脾氣很暴躁，所以親戚們都不屑與他在一起，甚至有人不承認與山口半藏的親戚關係。

雖然山口半藏的親戚對他都很冷淡，但是，這位老人——吉村平左衛門，仍然對山口半藏很關切，很疼愛。

吉村平左衛門很嚴厲地說：

「你到底要錢做什麼？要是拿錢丟在酒瓶、女人裡，我是不會答應的！」

「舅父！我發誓，絕對不會的。」

「那你要錢做什麼？」

「……只是——想買一把刀。」

「刀？你原來的刀呢？」

「賣掉了！」

「什麼——」

吉村平左衛門很疑惑地環顧屋內……繼續問：

「你的長刀呢？怎麼不見了？」

山口半藏吞吞吐吐地說：

「賣…賣——了——」

「賣了？喝酒了？」

不等山口半藏回答，吉村平左衞門就勃然大怒地罵著：

「笨蛋！」

山口半藏很煩悶地說：

「我愈想愈不甘心，愈不……」

「什麼事情讓你不甘心？」

「我原來以爲吉良上野介被淺野侯殺死了，但沒想到……唉——」

吉村平左衞門用很銳利的眼光，盯著山口半藏，說：

「所以你就把刀賣了，喝酒了？」

「我……」

「是不是有刀就夠了？」

「是的。」

二

「那好……」吉村平左衞門起身走向門口。並說：

「雖然你現在是浪人，但是沒有刀也不行，我爲你準備一把刀！」

「謝謝舅父。」

「只給你一把刀，不給錢嘍！」

「好！」

「那今天晚上到家裡來吧！咱們好久沒有一起喝酒了。」

「是的。」

「對了！今晚就住在我那兒，有事情和你商量。」

「好！」

吉村平左衞門走到走廊後，轉身告訴山口半藏說：

「那把刀是你大舅留下來的『國貞寶刀』……」

「那我更要好好珍惜了！」

看見吉村平左衞門消逝在走廊盡頭後，山口半藏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心想：

這下好了，我山口半藏可以爲淺野侯復仇了……

即使我不能殺死吉良上野介，但只要我山口半藏死得其所，也就行了……

隨即，山口半藏發出了一陣狂笑——

（爲什麼我會自暴自棄？現在上自幕府中的大臣，下至一般老百姓，都對吉良上野介很不滿意，假使……我一個人殺死了吉良上野介，那一定能名噪一時……即使是因此而死，也是光榮的事啊！）

「哇哈哈——死得光榮——光榮」

山口半藏像中邪似地跑到走廊，嚷著：

「來酒啊！酒！酒！——」

酒送來了之後，山口半藏把口袋裡的錢，全部掏了出來，說：

「統統收下吧！」

「大人，這錢太多了！」

「錢多了？那——叫女人啊！」

「是！是！」客棧主人必恭必敬地答道。

山口半藏又補上一句：

「叫女捐客來就行了。」

……

在這個同時，月森十兵衞來到了陸奧國弘前四萬七千石的津輕信政府邸。

月森十兵衞到津輕府的目的，是爲了探詢山口半藏的消息。於是吉村伊識被喚出來見月森十兵衞。

吉村伊識是山口半藏的堂兄弟。他一臉不高興地說：

「山口半藏早就離開這兒了，我也不知道他會去那兒，你找他有什麼事？」

「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月森十兵衞笑著

繼續說：

「我的主人和山口半藏是朋友……」

「哦？中根正多和山口半藏是……」

「是啊！因爲最近一直找不到山口半藏，所以才派我來津輕府問一問的。你是不是知道山口半藏會去……」

「我們這些親戚，一向都不和他來往的。」

「哦？」

「是眞的。」

「你可不可以替我想個法子……」

「這——聽說，他常常到我叔父那裡去。」

「哦？那你的叔父是——」

「吉村平左衞門。住在村松町二丁目，是一位雕刻印章的老師父。」

「謝謝你，我去找找看。」

這時——

山口半藏在井筒屋的小房間裡，正摟著一名女掮客……

這名體態豐盈的女掮客，被山口半藏壓在身下……

就在這同時，月森十兵衞正準備渡過兩國橋……

三

過了兩國橋，便可以清晰地看見吉村平左衞門的府邸。

此時的吉村平左衞門，正和妻子聊天……聽見弟子報告說：

「師父！有客人找您！」當吉村平左衞門見到素不相識的月森十兵衞時，不禁怔住了。

「請問您是——」

「哦！老師父您好，我是中根正多的屬下——月森十兵衞，我的主人和山口半藏是朋友……」

聽見月森十兵衞說明來由後，吉村平左衞門很驚喜地說：

「眞想不到，山口半藏那傢伙，竟然攀上了中根大人！」

「是啊！他們不僅是朋友，而且很熟呢！」

「月森十兵衞，我看——你先在我這兒坐一會，山口半藏晚上會來我這兒吃飯的。」

「山口半藏現在……」

「哦！他現在淺草川附近，一間『井筒屋』的客棧裡……」

月森十兵衞一聽到有關山口半藏的消息，連忙起身，道：

「那我去井筒屋找他好了！」

「月森十兵衞，你別急！待會兒我命徒弟去找。」

「不！還是我自己去，謝謝您！」

走出了吉村平左衞門的府邸後，月森十兵衞就直奔淺草川旁的「井筒屋」。

而此時……

山口半藏正離開了井筒屋，他想：

現在天色還早，舅父叫我去……可能不會有什麼急事……。

於是，山口半藏過了淺草川上游的新橋之後，沿著柳原堤防，往馬喰町的方向走去……

在這同時，月森十兵衞正在隔街，走向井筒屋……

很不巧地，月森十兵衞又錯過了機會——到了井筒屋後，月森十兵衞很詳細地描述了山口半藏的特徵，但是，客棧主人很抱歉地說：

「那個人剛走沒多久！」

「你確定他已經走了？」

「是的。」

「應該不會再來了吧？」

「我想應該是的！」

月森十兵衞心裡很疑惑：

（這麼一來，山口半藏一定是趕回吉村府了，可是——方才我怎麼沒有遇見他？）

……

此時，山口半藏已經回到了吉村平左衞門的

前些日子，松浦達之助還告訴月森十兵衞，擔任吉良府警衞的十名武士，已經離開了外神田的長尾道館。月森十兵衞心裡很擔心：

不知道那些人什麼時候會找上山口半藏……假使山口半藏輕舉妄動的話……那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月森十兵衞憂心忡忡地走到了淺草御門……

「啊——」

聽見女人的尖叫聲，滿懷心事的月森十兵衞才驚醒過來。看見御門外圍了一大群湊熱鬧的人，月森十兵衞加快了脚步……

只見御門的右邊，站著三名武士，手裡拿著長矛。在三名武士的身後，有位白髮蒼蒼的老浪人，躺在地上不斷地呻吟——掙扎著。由這位蒼髮浪人的形像看來，他已經年過六十了，身體瘦弱，似乎心裡隱藏了無限憂愁……

「怎麼啦？」月森十兵衞走向這位老浪人，很關心地問。

府邸，接過了「國貞寶刀」後，吉村平左衞門告訴他，月森十兵衞特地來家裡找他……

山口半藏知悉後，非但沒有驚喜的表情，反而想：

（今天晚上，我要獨闖吉良府，假使被月森十兵衞知道了，一定會壞了我的大事，所以……）

吉村平左衞門很關心地問：

「你沒在路上碰見他嗎？」

「沒有！舅父，那我去找找他，我告辭了。」

將「國貞寶刀」插在腰際的山口半藏，匆匆忙忙地向著油町的方向走去……

當吉村平左衞門趕出來送他時，山口半藏早已不知去向。這位老師父感到很納悶：

山口半藏是怎麼啦？爲什麼如此匆忙？

現在已是傍晚時刻，街道上的行人熙來攘往……

在井筒屋沒有尋見山口半藏的月森十兵衞，只好轉回村松町二丁目的吉村平左衞門的府邸。

見到老人發青的面貌……月森十兵衞心頭一驚：

（好像在那裡見過——）

「滾開！你是什麼人，這樣大膽！」一名武士厲聲斥責月森十兵衞，並且把月森十兵衞推到一旁。

月森十兵衞不慌不忙地掏出了「御意簡牘」的牌子，武士嚇住了，連忙欠身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

月森十兵衞並沒有理會武士的歉意，他命令武士：

「這個老人好像服毒了，你們趕快把他抬去看大夫！」

此時，自老人的口袋中露出了一封信。月森十兵衞立即抽了出來。信上寫著「遺書」的字樣，並署名：

「米澤浪人——岸田忠藏」

月森十兵衞若有所獲地將信收入口袋。

四

這情形，那三名警衞的武士看得很清楚，但是對於這位持有「御意簡牘」的月森十兵衞，他們也不敢阻撓。

「嗚——」老人痛苦的呻吟著。

武士們抬著這位蒼髮老浪人，還沒有走幾步……

老人「啊！」地一聲，從嘴角流出鮮血——隨即魂歸離恨天！

月森十兵衞展讀了老人的遺書之後，若有所悟似地點點頭，並吩咐武士，說：

「請各位將這位老人的屍體，送到餅木坂的中根正冬府邸。」

「您認識他？」武士很訝異地問。

「可以這麼說……我是中根正冬的屬下——月森十兵衞。」

……

這個時候，山口半藏已經渡過了日本橋……

在這日暮時分，路上穿梭的行人很多，顯得特別熱鬧。尤其在這日本橋一帶，可以說是江戶城最繁華的街道。沿著這條街，過了吳服橋御門，就是吉良上野介的府邸。

此時，由平松町的方向，走來一位戴著草笠的武士。

那武士一見了山口半藏，就自言自語地說：

「哦！就是他——」

於是，毫不考慮地跟在山口半藏的身後。

這名戴草笠的武士，就是舟津彌九郎。

自從淺野侯殺傷吉良侯之後，外神田的長尾勘右衞門，受到了杉綱憲之託，便指派了十名徒弟去保衞吉良侯的安全，而爲首的便是舟津彌九郎。

舟津彌九郎很技巧地跟著山口半藏，向著護城河走去。

山口半藏心裡正在盤算著，他計劃等到半夜，吳服橋御門關上之後，游水渡過護城河，再躍過石牆翻進吉良上野介的府邸。

此時街道上的行人，仍然絡繹不絕……

山口半藏無心瀏覽這熱鬧的夜市，他一心一意地想著晚上即將發生的大事——

夜霧逐漸地濃了，山口半藏覺得有些寒意，他縮著身子走著。突然間，寒光一閃——

「啊——」

山口半藏慘叫出聲，那名戴草笠的武士，揮刀砍在山口半藏的左頸，旋即消逝在右邊的黑巷中。

受到突襲的山口半藏，勉强拔出長刀，此時，他左頸已噴出了大量的鮮血……山口半藏手一鬆——

旋即倒地不起。

當兩名武士聞聲趕來時，山口半藏已經奄奄一息了。

路人見到這種情形，都驚慌失措地向四處竄逃……。

這時候，舟津彌九郎很瀟洒地又出現在這條大街上，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往京橋的方向走去……。

五

當天晚上，中根正多的府邸，充滿著一片哀思……。

摸著佛珠，嘴裡唸唸有辭的阿冴，閉著雙眼，跪在岸田忠藏的遺體前面。

自從月森十兵衞由梶川府救出阿冴之後，她就一直待在中根正多的府邸內。

記得在阿冴剛來中根府時，她曾說過：

「我的母親早就去世了，父親也在三天前過世了。」

至於詳細的情形，阿冴並沒有說明。

但是，當月森十兵衞，看完了岸田忠藏的遺書後，他對阿冴的身世就完全了解了。

在岸田忠藏的遺書中曾提到：

「我的主人是米沢三十萬石的上杉綱勝……但不幸地，被吉良上野介毒死……」

事實上，那已經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事情發生於寬文四年，閏五月一日：

吉良上野介是上杉綱勝的妹夫。在五月一日那天，吉良上野介在鍛冶橋御門內的府邸，設席招待上杉綱勝，據說，上杉綱勝在席間的精神很健朗，對於那些山珍海味還不斷地讚賞……但是，當上杉綱勝回到櫻田的府邸後，突然吐血不止……。

家臣們想盡了各種辦法，仍然徒勞無功，在第二天黎明前，正值年輕有爲的上杉綱勝，不幸就此結束了他二十七年的生涯。

岸田忠藏當時是擔任上杉綱勝的隨從，事情發生的當天，岸田忠藏也去過吉良家，他感到非常疑惑，心想：

（……那天晚上，吉良上野介一定在酒裡下

了毒……否則，那天精神那麼旺盛的主人，怎麼會——）

根據幕府的規定，若是沒有子嗣，則諸侯的領地一定要收回。此時的上杉家，正在爲這個問題焦慮。

當上杉家面臨危機的時候，吉良上野介的表現，又引起了岸田忠藏的懷疑。

表面上，吉良上野介表現得很關心，他打算將兩歲大的小兒子——三郎過繼給上杉家。在別人的眼裡，以一個無知的幼童，來掌管諸侯府邸的大小事務，是一件令人費解而不可思議的事。但是，吉良上野介還是很順利地達到目的了。

然而……

自從三郎進了上杉家之後，在吉良上野介的控制下，頒布了一項嚴令：

「……關於先君離奇的死因，從此之後，不得追究。」

對於這項嚴令，又引起了岸田忠藏的懷疑——於是，岸田忠藏便私下秘密地調查……很不幸地，被上杉家的重臣發現了，竟毫無理由地驅逐了岸田忠藏。

阿冴，就是在這一年出生的。

失去了職務的岸田忠藏，便帶著妻子、女兒擠到了江戶。不久，岸田忠藏的妻子也病逝了。從此之後，父女二人相依爲命，而岸田忠藏仍然繼續偵訪主人——上杉綱勝的死因。但是，由於年紀日增，體力日衰，岸田忠藏已不像十幾年前那樣有衝勁了。

阿冴在菊屋治兵衛的介紹下，在梶川與惣兵衛的府邸當侍女。一年前，阿冴和梶川與惣兵衛發生曖昧的行爲之後，便成爲梶川與惣兵衛的愛妾。阿冴並且爲年高體弱的父親，在下谷長者町買了一間小房子，做爲養老之用。

……當岸田忠藏得知淺野侯殺傷了吉良侯的消息後，他非常地激動。爲淺野侯未能殺死吉良上野介而惋惜。更令岸田忠藏痛苦的是——受人指責的梶川與惣兵衛，竟然是自己的女婿……於是，岸田忠藏寫好了遺書，托人帶給阿冴，隨即悄然地離開家中。

他在遺書中提到：「……我對不起先君……如今只有以死來表示我的忠貞，所以——」

接到「遺書」的阿冴，非常地驚愕，立即趕回下谷長者町，但岸田忠藏早已不知去向了。

阿冴認爲，既然父親說出了口，則必定能夠做到。所以，被月森十兵衛帶回中根正多府邸的頭一天，阿冴才會脫口而出：

「……我父親三天前去世了。」

一直沒有找到父親的阿冴，原本還抱著一線希望；但是——現在的阿冴，已經完全絕望了。她只有默默地跪在父親的身邊……

六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中根正多悄悄地把月森十兵衛拉進屋內小聲地問。

「你是說——」

「說呀！」

「……上杉綱勝逝世那年（寬文四年），吉良上野介只有三十四歲……」

「不錯！」

「那時，我還沒有出生呢！哈哈……」月森十兵衛帶著調侃的口吻說。

中根正多也跟著大笑……。

接著，月森十兵衛很鎮定地說：

「你認爲，吉良上野介會不會那麼狠心，把上杉綱勝毒死後，讓自己的兒子繼承上杉家的地位？」

「嗯——很有可能！」

「唉！這個世界怎麼變得這麼狠毒？」月森十兵衛很感慨地說。

「……」中根正多似乎也有同感，因而沉默不語。

「對了，阿冴以後的生活要如何安排呢？」

「沒問題，一切包在我身上了；若是他願意繼續留在這裏也可以。」

「那麼——一切拜託你了！」

此刻……

松浦達之助很緊張地跑來報告說：

「……吳服橋御門的武士來報，剛才有一位浪人被人謀害了……」

「唉——最近怎麼總是發生這些怪事……」月森十兵衛感到很惋惜地說，他想：

糟糕！會不會是山口半藏——

松浦達之助繼續報告：

「聽說那名浪人的身份不明。」

月森十兵衛很警覺地問：

「對方呢？」

「當時雖然有不少路人在場，但是——那名刺客的刀法太俐落了，沒有人看清楚。」

「什麼？」中根正多也開始緊張了。

松浦達之助接著又說：

「……有個路人說，看見一條黑影消逝在小巷子裡……」

月森十兵衛「嗯——」了一聲，心裡愈來愈感疑惑了。

（這名刺客的身手不凡……前些日子襲擊我們的刺客……也同樣地消逝在黑巷中……會不會是——把菱沼式兵衛打敗的那個人……舟津彌……）

一會兒後，月森十兵衛跟著松浦達之助來到了出事的現場，看見吳服橋御門的左角上，躺了一具身蓋草席的屍體。月森十兵衛將草席一掀——

「啊——是——山口半藏！」松浦達之助不覺叫了出來。

月森十兵衛看見傷口，心裡很肯定地認爲：

（就是他——舟津彌九郎幹的。）

隨即吩咐看守御門的武士：

「把這具屍體，抬到村松町二丁目的吉村平左衛門府邸。」

（吉村平左衛門看見這屍體一定很難過……）

山口半藏的屍體被抬走後，月森十兵衛和松浦達之助，便在夜色中慢慢地走。此時，夜已經深了——走到銀町之後……

月森十兵衛說：

「我們就在這兒分手了，請你轉告中根大人，明天早上我會去找他的。」

「知道了——」

兩人話未說完，十幾支亂箭同時由前方射了過來……

「啊——」

松浦達之助慘叫一聲，壓著左肩，旋即倒在地上。

但是，反應靈敏的月森十兵衛則不然……

他早已拔出腰際的長刀，迅速地飛斬亂箭。

「來！」

月森十兵衛一手扶住了松浦達之助，另一手持著長刀繼續斬落飛箭……。

根據月森十兵衛的判斷，這些亂箭是由前方太里攝津守的府邸方向射來的，刺客不止一人……。

「松浦達之助！振作些！」

「不——要——緊——」松浦達之助很勉強地應聲回答。

這時，由松浦達之助的左肩流出的鮮血，已染滿了衣衫……他的臉也已呈鐵青色……。

「汪汪！汪！汪……」

此時，由前方傳來激烈的狗吠聲，並且可以清晰地聽見，匆忙的腳步聲……

當晚，月森十兵衛把松浦達之助扶回自己家中。

第二天清早，月森十兵衛看見松浦達之助情況稍見好轉，於是用轎子將松浦達之助抬回中根府邸。

……

聽完了月森十兵衞的報告後，中根正冬決定立卽去見綱吉將軍。

出門時，月森十兵衞看見中根正冬帶著「中根家牢記」……。

刺客

元祿十四年，夏近尾聲……。

某日薄暮時分……。

日本橋北方的一條小巷裡，客棧林立，燈火輝煌。客棧中不時傳來陣陣吆喝聲，有幾個醉客，手持酒瓶，勾肩搭背，東倒西歪地走著，並大聲唱著淫穢不堪的歌曲。

當時，亂事甫息，以致江戶的客棧，生意甚爲興隆，人們熙來攘往，熱鬧非常。

月森十兵衞在日野傳客棧的房間裡，獨自飲酌，顯得落寞與傷感。

「啊……秋天到了。」月森十兵衞望著窗外滿地的落葉，情不自禁地輕言著。

（距初夏時，山口半藏被暗殺及阿冴的父親岸田忠藏切腹自殺，已有四個多月了）月森十兵衞如此想著。

當時——

中根正冬攜帶著「中根家牢記」，去晉見綱吉將軍。

「中根家牢記」——不但記載著淺野侯殺傷吉良侯事件，且將黑田小太郎事件、梶川與惣兵衞、日下部三十郎、多門傳八郎的見聞及山口半藏、岸田忠藏事件也一一記載。

綱吉將軍雖甚獨裁，却無法拒絕中根正冬的晉見與諫言。

中根正冬事後對月森十兵衞說：

「我當時晉見將軍，向他提出諫言，老實說是抱著必死的決心，拿生命作賭注的。」

當時，綱吉將軍令身邊的人全部退下，連最得寵的柳沢出羽守吉保，亦不例外。

中根正冬原打算指責綱吉將軍在其所頒布的「憐憫令」的不當措施與政令，且想對淺野侯殺傷吉良侯的事件，上諫將軍以爲參考。

然而，綱吉將軍亦非愚昧無知之人，他早已料到中根正多的來意，不等中根正多開口，即阻止道：

「不必多說，看完此『牢記』，我已明白。」

跪伏在綱吉將軍跟前的中根正多，抬頭以嚴肅的態度對綱吉將軍說：

「那麼，請將軍設法補救。」

綱吉將軍以一種憎惡的眼光看了中根正多一眼。

其實，中根正多如此做，亦是逼不得已，當他被第二代將軍秀忠任命爲將軍密使時，亦同時接獲秀忠將軍之親筆函：

「特准對將軍直接上諫，且免犯上之死罪。」

而秀忠將軍亦曾親口說過：

「爲了將軍，也爲了德川幕府，更爲了天下，政治上有弊端時，你必須直言上諫，以利天下。」

此種殊榮使中根正多不敢稍有懈怠，而綱吉將軍亦不敢違背先祖的遺訓。

綱吉將軍煩躁地對中根正多說：

「讓我再仔細考慮考慮。」

「是的……」

「但是，給我一點時間。」

中根正多頗感意外，原以爲綱吉將軍將大發雷霆，却萬萬沒想到他會接納諫言，且重新考慮政令與要求時間以作改進。

「『牢記』暫時先保存起來。」綱吉將軍說。

「是的。」中根正多恭敬地應著。

綱吉將軍知道中根正多仍保存著「中根家牢記」的副本。

這是中根正多從江戶城回到自己的府邸後，對月森十兵衞說及他和綱吉將軍見面的情形。

「依我看，將軍對淺野內匠頭的裁決，似乎很後悔，不但很少提到吉良上野介，且一聽到吉良侯的事情，立即將話題引開。」中根正多說道。

月森十兵衞頗以爲是地點頭問道：

「那麼，將軍是否發覺了自身的錯誤呢？」

「或許是吧！」

二

月森十兵衞走出日野傳客棧時，天夜已晚，月光籠罩大地，倍感秋意深濃，加上行人匆忙的脚步聲，更使月森十兵衞感覺無限的惆悵。

「啊——」踽踽獨行於日本橋上的月森十兵衞，突然停下脚步，驚愕而失聲地叫道。

原來，由橋的南邊走來一個似曾相識的浪人。

月森十兵衞的老友——關門之介，在大阪開設了一間頗富盛名的武道館。四年前，月森十兵衞在關門之介的武道館，住了一個多月。

而這位迎面而來的浪人，正是關門之介的武道館中，最年輕的永井肇。

看見了這位舊日的老友，月森十兵衞很熱切地走上前去想和他打招呼，但——月森十兵衞隨即又停了下來。原來，他發現——在永井肇身邊，站著一位年約四十，穿著高雅，風度翩翩的武士。

月森十兵衞將笠帽拉低，臉部半遮，靜靜地望著永井肇……。

永井肇看起來，比以前有魄力多了，他以宏亮的聲音，對身邊的武士說：

「……托你的福……我現在又有當官的希望啦！」

月森十兵衞聽到此話，很爲永井肇高興，面露欣慰的微笑，目送永井肇和那位武士，走進了日野傳客棧。

當月森十兵衞住在關門之介的武道館時……

永井肇每天勤練刀法，從不發怨言，並且很自信地告訴月森十兵衞：

「我志在成爲一個知名的劍客。」

事實上，永井肇的刀法並不高明；但是他勤於練習，虛心求教，因此關門之介也就特別關愛他。

月森十兵衛憶起了永井肇說的一段話：

「……我父親因無一技之長，所以窮困潦倒，前年竟然離家出走，不知去向。雖然我和父親一樣，沒有專長，但我對於刀法，頗有興趣……無奈我的天賦不好……可是我相信只要能勤加練習，即使無法一鳴驚人，也可以爲地方效力……」

對於永井肇的想法，月森十兵衛感到很欣慰，因此給予他特別的指導；然而永井肇的表現，並不如想像中的好，他用刀過猛，力道雖足，但悟力甚差……

今天，月森十兵衛聽見永井肇有仕官的機會，當然是非常高興了。他爲著永井肇的前途，默默地祈禱著……不知不覺，渡過了日本橋——

月森十兵衛緩緩地踱向麴町法眼坡的高野道仙府邸。

黑田小太郎離開月森十兵衛的府邸，已經好幾個月了。

在門口迎接月森十兵衛的黑田小太郎，滿面笑容地說：

「我們好久沒見面了，本來打算明兒去拜訪你的，沒想到——你今天來了。哈哈……」

月森十兵衛很熱切地拍拍黑田小太郎的肩膀說：

「你的氣色好多了！」

「那裡，那裡，還不是托你的福嘛！哈哈……」

「怎麼樣，學得還有興趣嗎？」

黑田小太郎很有心得似的，回答說：

「還好！每一件事情都很新鮮，也很有趣，而且非常有意義！」

「這樣就好了，你可以定下心了……」

「也許我很適合當大夫，經由高野道仙的指導，現在我對配藥還頗有心得呢！」黑田小太郎很自滿地說：

「哦？是嗎？」

「現在我看醫術的書，可以摸出頭緒了。」

「黑田小太郎啊——我有點不太了解……」

「你不了解什麼？」

「我眞不懂，人，爲什麼這麼奧妙？若是自己不去發掘、探索，就永遠看不出自己潛在的能力，就像你一樣，若不是被砍掉右手，今天你也不會在這裡，更不會發掘自己對醫術有興趣。你說人是不是很奇妙？啊？哈哈……」

「是啊！還好這個工作，一隻手就可以擔任；更何況是救助病人，我覺得很有意義。」

「前天我接到高野道仙的來信，他對你頗具信心，還不斷地讚賞你哩！」

「哦？眞的嗎？」

「我爲什麼要騙你？」月森十兵衛大笑道。

「眞的？我太高興了。」

「黑田小太郎，你去拜訪過牧野侯了嗎？」

「我現在還不想去，等我將來學有所成再去，還不是一樣！」

「對！這樣也好！」

「謝謝！」

三

直到深夜，月森十兵衛才回家……。

返家後的月森十兵衛，將黑田小太郎的近況，告訴了妻子靜江。

當靜江得知曾在家中療傷的黑田小太郎，對醫術發生了興趣，她感到很安慰。隨即，月森十兵衛也將在日本橋上，看到永井肇的經過情形，告訴了靜江。

「肇——似乎很少人如此取名嘛！」靜江很疑惑地問。

「是啊！我希望他的刀法能像他的名字一樣罕見高明。」

「你爲什麼說『罕見』呢？」

「我希望永井肇能夠吸取各派刀法的精華，自成一家……不過——雖然他願意畢生盡力勤練，但我看他不適合朝這方向發展。」

「你認爲他毫無希望嗎？」

「照他目前的技藝來說，只能當一名普通的武士；若想出人頭地——還差一大截呢！可是——我聽他說，他要當官了。」

「希望他順利！」靜江帶著一副憫人的口吻說。

月森十兵衞沉思了一會兒，又說：

「也許永井肇和黑田小太郎一樣，除了對刀藝有興趣外，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有潛在的能力，只是我們沒有發掘而已！」

靜江躺得一楞一楞的……

吹熄了灯火，躺在床上的月森十兵衞，還瞪著屋樑，心想：

（假使淺野內匠頭那個時候知道投機的話……也不會白白地賠上性命……）

在淺野家播州赤穗五萬三千石的領地，尚未被幕府收回之前……

身爲長老的大石內藏助，克服了重重困難來處理善後的工作，由於他斷事若神，行事恰到好處，因此普受其他諸侯的讚賞。關於這一點，可由收回藩札（藩中發行的紙幣，對外不適用）的處理中，看得出來。

當時赤穗藩淺野家的藩札發行量，達到了九百貫的數目，換算起來，將近一萬兩千兩的銀子。在淺野家即將滅亡的時候，兌換藩札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於是，大石內藏助費了很大的氣力，才以十比六的比例，換回藩札，致使幕府派人來接收領地時，可以順利地進行。

對於這藩札的處理，就連前來接收的幕府監察官荒木十左衞門也感到很佩服。

特別是在淺野家交出領地之後，大石內藏助很鄭重地告訴荒木十左衞門：

「淺野家是隨著德川家康而興起的，世代效忠幕府……淺野家是不該滅亡的……」

由大石內藏助的口氣中，荒木十左衞門感覺得出，大石內藏助對於這次殺傷事件的裁決，感到很不滿意……

此時，月森十兵衞一直在思索著這些往事……心想：

「大石內藏助究竟是何許人物，若有機會，我希望——」

驀地——

「咿！」的一聲——

月森十兵衞猛然起身，悄悄地探看門外的動靜，祇覺寂靜的院裡，充滿著陰森的殺氣。

四

身爲優秀的武士，往往有著敏銳的觀察力。

月森十兵衞旋即抓起長刀，屏著呼吸，將紙門悄悄地拉開，輕輕地躍進隔壁的房間。

此時，妻子靜江和女兒千代正熟睡著——

「靜江，靜江——」月森十兵衞輕輕搖動靜江的身子低喚著。

「啊——」靜江顯得有些驚慌地叫了出來。

月森十兵衞連忙摀住靜江的嘴，小聲地說：

「不要出聲！趕快抱著千代到伊介的房間去。」

因爲僕人伊介的房間裡，有暗道通往外面，遇到緊急事故時，是一條很安全的通道。

靜江抱著熟睡的千代，還想說話……但被月森十兵衞阻止了。他安慰靜江說：

「不要擔心，不會有事的，快去——」

月森十兵衞輕輕地關上紙門後，又回到自己的房間。

房中一片漆黑，平時陣陣的蟲鳴聲，此時也消失了，夜靜得可怕——在黑暗中的月森十兵衞，屏氣凝神地注視著四週的動靜……

突然——

「唏——嗖——」銳利的刀鋒，劃破了紙門。聲音雖輕，但卻使人不寒而慄。

月森十兵衞靜觀情勢……。

「喀喇——」紙門被撬開，在微弱的月光下

，月森十兵衞很清晰地看到，闖進房間的有五個人。

此時，月森十兵衞疾向其中一名刺客砍去—

「啊呀——」刺客淒慘地叫著，隨即倒地不起。

月森十兵衞縱身一躍，將擦身而過的兩名刺客劈倒在地，猛一旋身，一個箭步——衝進院中。另外兩名刺客目睹月森十兵衞的身手，怔了一會兒，隨即緊追了出去——

「呀嘿！」月森十兵衞發出震耳的叫聲。

然後，技巧地挑開了左邊揮來的長刀，一個急轉身，狠狠地向右邊的刺客。

「啊——」刺客尖厲地叫著，隨即撞在樹幹上——

剩下的那名刺客，嚇得拔腿就跑。

月森十兵衞原想繼續追擊，但唯恐靜江她們遭到意外，因而便停住了脚步。

月森十兵衞立刻點起了火把——他發現這些刺客的面孔都很陌生，兩個人已經死了；另外兩個也是奄奄一息……月森十兵衞翻動他們的身子，發現……每個人身上都帶了十兩銀子……月森十兵衞逼問那兩名氣息奄奄的刺客說：

「是誰用錢雇你們的……」一語未畢，兩名刺客已斷了氣。

第二天早上，月森十兵衞對正在忙著準備早餐的妻子靜江說：

「妳暫時帶著千代離開此地。」

「可是——你……」靜江顯出不放心的表情。

「妳不要爲我擔心，事情辦完後，我會去找妳們的。」

雖然，月森十兵衞並沒有說明事情的內容，但是靜江和伊介看得出來，月森十兵衞和中根正多有著一項很緊急的大事要辦。

「你暫時帶著千代和伊介回娘家住好了。」月森十兵衞對妻子靜江說。

但是，伊介一直不答應，他嚷著說：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留在你身邊保護你……即使丟掉了這條老命，我也心甘情願……」

在伊介一再地堅持下，月森十兵衞只好答應了。

五

第二天下午，在平右衞門町一家客棧的二樓——

永井肇的眼神中射出了怒光，狠狠地盯著對面的武士，而對方卻悠閒地濁酌……。

「你說他是天下第一大壞蛋，所以我才答應去殺他的。但是昨晚聽他的聲音，看他的招式，我敢確定他一定就是月森十兵衞……」

「假如就是月森十兵衞，又怎麼樣？」沈默不語的武士，終於開口了。

「如果眞是月森十兵衞，你就是說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相信他是天下第一大壞蛋！」

「哦？照你這麼說——你認識他嘍？」

「嗯！以前在關門之介的武道館練武時，我見過他。」

「哦——原來如此呀……」

「我有件事想問你……」

「什麼事，儘管說吧！」

「爲什麼你一定要殺月森十兵衞呢？」

「你問這些做什麼……怎麼？不想幹了—」

「雖然我永井肇急於找個安身之處，但我決不會出賣道義去暗殺自己的朋友。」

「你是不是怕他？」

「我——我無法殺他。」

「原來哦——你才會中途跑了回來。」武七露出嘲弄的笑意。

永井肇很氣憤地說：

「我並不是怕死！」

「那你是爲了什麼？」

「我——我想——三更半夜襲擊月森十兵衞，若是被別人知道了，會被人恥笑的。」

……

原來留在大阪的永井肇，有一天向關門之介表示，有意到江戶求發展。關門之介很爽快地答應了，並且說：

「我替你寫封介紹信，你去找外神田的長尾勘右衛門，他一定會爲你介紹工作的。」

雖然一刀流和中條流的派別不同，但是關門之介昔日在江戶城時，和長尾勘右衛門是知己。

一個月之前，永井肇帶著介紹信來到了江戶。出乎意料地，當永井肇和長尾武道館的人比武時，永井肇表現得很突出。

佇立一旁的長尾勘右衛門，很滿意地告訴永井肇：

「如果你想當官，我可以把一個人介紹給你……」

數日之後，一位名叫望月主膳的中年武士，來到了長尾武道館。他自稱是「本多隱岐守」的家臣。

望月主膳很明白地告訴永井肇：

「如果你想一舉成名，就必須依照我的安排，先去殺一個人……那個惡人和本多隱岐守的愛妾私通……從膳所城逃跑後，現在正藏匿於江戶城，由於那個人的刀法很厲害，本多侯手下的七名家臣先後都被他殺死了……所以——想請你幫幫忙，如何？」

永井肇不疑有他，心想：

（和武藝高超的人過招，才能看出自己的刀法究竟如何。）

於是，永井肇一口答應了。

數天之後……

永井肇接到望月主膳的密函：

「今夜動手……」

當天晚上，永井肇和其他四名武士，衝進了月森十兵衛的住所——

當永井肇看見對方竟然是月森十兵衛時，他著實嚇了一跳，轉身拔腿就跑——死命地衝回長尾勘右衛門的武道館。

第二天，望月主膳派人來找永井肇，永井肇很不服氣地說：

「我絕對不相信，月森十兵衛會做出不軌的行爲。」

因爲永井肇記得，月森十兵衛曾經說過：

「……身爲一個浪人，即便當上了本多的家臣，也不可以對主人的愛妾有任何非分的想法……」

永井肇覺得這件事很蹊蹺，便到南八丁堀本多隱岐守的府邸去查問個清楚。

「貴邸可有名叫望月主膳的家臣？」永井肇開門見山地問。

「嗯——好像沒有這個人。」門房略有所思地回答。

「那麼有沒有一位名叫月森十兵衛的？」

「月森十兵衛？沒聽說過！」

門房帶著驚奇的眼光，望著永井肇。

此時，永井肇恍然大悟……。

（原來望月主膳冒充本多侯的家臣，僱用浪人去殺害月森十兵衛……我得趕快通知月森十兵衛。）

永井肇隨即飛也似地奔向月森十兵衛的住所去。

突然——

「嗖——」的一聲，從黑暗中，有支箭如流星般地飛來。

「哇——」一陣淒厲的慘叫，劃破了寂靜的夜空。

奔跑中的永井肇立刻倒地而死。

此時，江戶橋下，飄泊著一艘小舟，船上傳來陣陣的狂笑——

「幹得好！幹得好！哈哈……」

「謝謝——」

這個時候……

月森十兵衛正和老僕人伊介進餐，他突然想起了永井肇：

（不知道永井肇現在何處？上一次若是他身邊沒有人，我就可以和他好好地聊聊了，說不定也能幫他找一分差事……唉——他現在會在那裡呢？只要還留在江戶，我一定可以再和他見面的——）

絲瓜長右衛門

一

「長右衛門，怎麼這樣子……」千丸噘起小嘴，一副不滿足的樣子。

漂亮而豐滿的千丸，撐起香汗淋漓的上身，依在床邊，嘴裡不停地嘀咕著：

「哼！一點快感都沒有……」

這位身爲比丘尼的千丸，和山口半藏有著很濃厚的交情。

但是，有一天……

當山口半藏聽說吉良上野介被殺的消息後，就瘋瘋顛顛地跑出客棧，從此之後，千丸再也沒有看見山口半藏了。

……千丸回憶著往事，她非常想念山口半藏。

「……還是山口半藏好……」得不到滿足的千丸繼續地埋怨著。

有一次，山口半藏對千丸說：

「……我現在只對這件事……感興趣，除此之外，我似乎失去了生存的意義……」

身爲浪人的山口半藏，雖然沒有積蓄，但他常常向親友借錢，來找千丸尋樂。也許山口半藏是想藉著千丸豐盈的胴體，來發洩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

（現在已經秋天了，怎麼還不見山口半藏的人影。）千丸非常感傷，成日思念，時時會想起山口半藏。

千丸對於這位年輕的嫖客，實在感到很不耐煩，故意喘息地叫道：

「啊——長右衛門我——我受——受不了了——」

聽見千丸嬌嗲的呼聲，長右衛門更是興奮得不能自抑。

千丸看長右衛門賴著不走，終於耐不住了，用手將長右衛門推開，並說：

「你有完沒完嘛？」

長右衛門經不起千丸的嬌喝，一臉不高興地，站了起來，說：

「我走了！」

「生氣了？」千丸哄呵著。

「沒有！」長右衛門冷冷地說。

千丸覺得自己剛才確實太過火了，於是連忙起身，幫長右衛門整理衣衫，裝出一副熱情洋溢的模樣，嗲聲道：

「再來哦——」

沒有經驗的長右衛門，經不起千丸這些嬌媚的舉動，連連點頭，並高興地應著：

「好！好！再來——」

長右衛門在吉良上野介的府邸，擔任書記。由於他的體型修長，臉型削瘦，所以吉良府邸上上下下，都稱他「絲瓜長右衛門」。

長右衛門的父親—笠原右內，是一位領有俸祿一百石的旗本武士。由於長右衛門體弱多病，因此笠原右內常常叮嚀長右衛門要勤加練習書法，有了一技之長，方能出人頭地。

兩年前，長右衛門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來到吉良上野介的府邸擔任文書的工作。吉良上野介的書信，都全權交給長右衛門，甚至連公文都交給他批。

然而，吉良府邸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二

元祿十四年八月十九日（陽曆九月二十一日）——

幕府下令吉良上野介：

「急速遷移至本所松板町。」

本所位於江戶市郊，近年來許多諸侯的府邸，都遷往那裡。吉良上野介被命令遷移至松板町一丁目的松平登之助的府邸。

接到命令後的吉良上野介，顯得很不甘心，他實在不願意放棄他的領地，但又無可奈何？

但是，家臣以及侍衛的武士們，卻不這樣想，他們以爲離開這是非之地後，他們就不必終日提心吊胆地防備淺野內匠頭的家臣復仇。

事實上，在江戶城內，淺野的家臣尚不敢襲擊吉良上野介的府邸，否則幕府絕不會放過他們的。

但是，吉良的府邸將遷至本所，事情就全然改觀了。此舉明白地顯示出幕府當局，以及綱吉將軍本人，承受不了百姓的指責，因而採取了這項措施。

吉良上野介的心裡又何嘗不了解，他感到很悲憤：

（綱吉將軍遺棄我了！）

當遷移的消息傳出後，江戶的百姓紛紛猜測

「淺野的家臣何時才動手呢？」

「據說有數百名浪人，早就準備好了，我想吉良上野介準會完蛋的。」

「……有人說吉良上野介因爲害怕，已搬到上杉家了……」

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

接到綱吉將軍緊急命令的中根正多，由江戶城中匆匆地返回府邸。

看到密談歸來的中根正多，月森十兵衛迫不及待地迎了出去：

「事情怎麼樣了？」

中根正多示意月森十兵衛不要聲張，並且命令松浦達之助嚴密警戒。如此謹愼的舉動，中根正多是第一次。

中根正多與月森十兵衛相偕入屋，將門窗嚴閉後，中根正多在月森十兵衛的耳邊說了許多話……

許久……兩人走出了密室，中根正多問月森十兵衛：

「你是不是感到很不滿意？」

月森十兵衛，深鎖著眉頭，臉部的肌肉也不

時地抽搐著。中根正多看得出來，月森十兵衛正儘量壓抑著自己激動的情緒。

月森十兵衛思索了許久才說：

「我實在感到很不甘心！」

在今夏，中根正多曾帶著「中根家牢記」前去晉見綱吉將軍，指責綱吉將軍對處理「殺傷事件」的不當，並且要求善後的補救。當時綱吉將軍滿口答應。然而，今天的決定，却仍使中根正多，以及月森十兵衛感覺不平。

中根正多見月森十兵衛怒氣冲冲，只好用溫和的語氣，來平息月森十兵衛的不滿：

「不過——將軍也許有他的立場，我們不要太苛求了。」

「是嗎？」月森十兵衛不屑地說。

「當然嘍，由這次命令吉良上野介遷移之事來看，綱吉將軍，似乎受到良心的譴責。」

「也許吧！」

「算了，我們不要再追究這件事了。」

「好吧！中根大人，我們目前只有那一個目標，希望你能替我保守秘密，一定要協助我哦！」

「當然！當然！這絕對沒問題。」

「那——一切拜託您了。」

「那裡！」中根正多客氣地回答著。

三

三天後……

當吉良上野介的府邸正爲著遷移之事忙得團團轉的時候，笠原右內派人到吉良府邸找笠原長右衛門……

於是，笠原長右衛門便向清水一學請求外出。

「你要去那裡？」清水一學似乎很懷疑地問。

「有點……」

「哦！去找女人嗎？」清水一學笑了出來—

「嗯——是——」笠原長右衛門吞吞吐吐地答著。

「好了好了，不要說了，快去快回哦！」

清水一學偷偷地由後門放出了笠原長右衛門，並一再叮嚀：

「記著！快去快回——」

笠原長右衛門出了府邸，便直奔筋違橋北邊的神田旅籠町。一口氣衝回家裡——

笠原右內將笠原長右衛門引入房內，出乎意料地說：

「長右衛門，你必須趕快辭職。」

「辭職？」笠原長右衛門不解地叫了出來。

「嗯——」

「可是……」

「不要可是不可是的！」笠原右內兇暴地吼著。

「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笨蛋！」笠原右內氣得大捶桌子。

「是？」

「你不知道吉良上野介受命遷移的事情嗎？」

「您是……是——」

「是你個屁！你到底知不知道？」暴躁的笠原右內不耐煩地罵著。

「你不仔細想想，吉良府邸一遷往本所，綱吉將軍就不會再保護吉良上野介了。到那個時候，淺野的家臣隨時都會襲擊吉良的府邸。」笠原右內繼續說。

「是嗎？」笠原長右衛門帶著一臉迷惑不解的樣子。

「笨蛋！」笠原右內繼續斥罵著。

「但是……」

「你難道沒有聽到一點風聲嗎？」

「我……」

「人家都說，在赤穗的兩百名浪人，早就準備好了，只要吉良家一遷至本所，他們就會展開攻擊。」笠原右內提醒著說。

「但是，父親……」

「不要說了！我不願意看見你腦袋搬家，知道不？」

「這——好吧！」笠原長右衛門無奈地答著。

由家裡走出來的笠原長右衛門，心思凝重地想著：

（主君待我不薄，我怎能棄他而不顧……況且他近來身體日漸衰弱，精神也……）

突然——

「呀！」的一聲。笠原長右衛門撞上了迎面而來的彪形大漢。

「幹啥……」一語未畢，笠原長右衛門已被三名大漢，摔倒在地……

四

這三名大漢，都是年輕的浪人。

笠原長右衛門被壓在地上，動彈不得——

「他媽的！這傢伙還擺個這種臉色給咱們看！」

「你撞到人了，連個道歉都不說嗎？」

「不要理他，咱們好好地修理他一頓再說。」

「來——」

三個浪人說著說著，就對著笠原長右衛門拳打脚踢……引來了圍觀的路人。臉色泛青，嘴角上掛著血絲的笠原長右衛門突然間抽出了腰際的短刀，向著三人中的一個，猛刺過去——

「他媽的，這傢伙眞想幹啦！」

另外兩名浪人，踢落了笠原長右衛門的短刀，並用脚踩著笠原長右衛門的臉頰……

「唉喲——」笠原長右衛門痛苦地哀號著。

「我們把這小子的髮髻切下來吧！哈哈……」

「好呀！」

一名浪人兇猛地抓起了笠原長右衛門的頭髮——

「啊——拜託！饒了我吧——」笠原長右衛門苦苦地哀求道。

「哇哈！你們看，這傢伙眞是脊種，哈哈哈——」

「管他的，上吧……」

然而，此時——

「啊——」一聲淒厲的慘叫，一名浪人隨即倒地。

「怎麼啦？」

正要動手的兩名浪人，猛一回頭，只見同伴鮮血淋漓地倒在地上。

「你？」當這兩名浪人看見一名戴著草笠的武士時，不約而同地叫了出來。同時抽出了腰際的長刀，對著戴草笠的武士砍去——可是，刀刀落空。

這時，戴草笠的武士，輕輕一揮，鏗然一聲，長刀落地，只見兩名浪人撲倒在地，鮮血直流。

「怎麼樣？你沒事吧？」頭戴草笠的武士，很親切地詢問笠原長右衛門。

但是，笠原長右衛門羞怯地不敢吭聲。

「我扶你回去吧！」

「謝謝！不用了！」

滿面羞容的笠原長右衛門道謝後，立即轉身就走。

月森十兵衛那天受了中根正多的命令，前去太田攝津守的府邸，沒想到在回來的路上，意外地解救了笠原長右衛門的危機。

月森十兵衛看見這位體形瘦弱，且不善於刀法的笠原長右衛門，跌跌撞撞地走著……因而他決心暗中送笠原長右衛門一程。

月森十兵衛一路尾隨其後，只見笠原長右衛門，走進了吳服橋御門內的吉良府——

這時，月森十兵衛才恍然大悟：

（原來他是吉良上野介的屬下。）

月森十兵衛來到吳服橋御門的哨崗，出示了「御意簡牘」問及那名武士的身分……

侍衛立即答道：

「他是吉良家的書記，名叫笠原長右衛門。」

五

當天晚上，笠原長右衛門去見清水一學，他

「啊——」摸著被打的臉龐，笠原長右衞門不禁失聲地叫了一聲。

「混蛋！」

「你爲什麼打我呢？」笠原長右衞門不解地問：

「你爲什麼不問清楚救你的人，他的姓名呢？」

「我——當時我實在窘死了，所以才——」

「哦——不好意思就不問啦？混蛋！」

「唉！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雖然我腰佩長刀，但遇到事情仍然束手無策，眞叫人又羞愧又氣憤，我該怎麼辦呢？」

看著邊說邊哭的笠原長右衞門，清水一學「噗嗤——」地笑了出來，說：

「傻瓜！」

態度轉和的清水一學，拍拍笠原長右衞門的肩膀，說：

「你眞的想學刀法？」

突然提起：

「我想學習刀法。」

「什麼？」清水一學看看瘦弱的笠原長右衞門，覺得很訝異。他很疑惑地說：

「這眞是一件新鮮事兒！」

「清水一學，我並沒有和你開玩笑，我是眞的想學。」

「哦——咦？你的臉——怎麼都腫了，出了什麼事？」

「沒——沒什麼！」笠原長右衞門吞吞吐吐地答道。

「你把我當外人看啦？」清水一學顯得有點兒不高興。

忠厚的笠原長右衞門看見這種情形，只好把當天發生的事情經過，前前後後地都向清水一學說了。

聽完了笠原長右衞門的報告，清水一學站起來就是一記耳光——

「是的，我非學不可！」

「練習武藝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喲。」

「我不怕！我一定會好好學的。」

「唉——看來這次遭遇，爲你帶來很重的打擊。」

「……」

清水一學沉思了一會兒，親切地對笠原長右衞門說：

「既然你的意志這麼堅定，那——我親自教你好了。」

「眞的？」笠原長右衞門高興地跳了起來。

「是的，不過，絕不允許半途而廢。」

「我敢對天發誓，我笠原長右……」

「好了，好了……」

此時，吉良上野介派人來叫笠原長右衞門。臉色憔悴的吉良上野介，自從接到遷移命令後，顯得格外地意氣消沉。見到笠原長右衞門之後，吉良上野介一副令人垂憐的表情說：

「你和清水一學，千萬不能離開我。」

看到主君變得這樣消沉，笠原長右衞門的心裡很難過。他已把父親命令他辭職之事，忘得一乾二淨，默默地點點頭……

六

有一天——

笠原長右衞門奉了吉良上野介的命令，前往龜戶村的羅漢寺，拜訪松雲大師。

笠原長右衞門沿著源森川的小徑走著——忽聞身後傳來親切的聲音：

「咱們又見面了。」

笠原長右衞門回頭一看，頓時臉又紅了起來——原來是二十天前，在白壁町空地替他解危的武士。笠原長右衞門怔了一會兒……萬分歉意地說：

「上一次承您幫忙，眞是太謝謝你了……實在對不起，那天我太不懂禮貌了，忘了請問您的

「看起來比那天結實多了，精神也很健朗。」

「那有！」

「眞的，你看——你的肌肉不是比以前結實了嗎？」月森十兵衞捏著笠原長右衞門的胳臂如此說。

「是嗎？」笠原長右衞門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是不是已經開始鍛鍊身體了？」

「這——」笠原長右衞門很不好意思地點點頭。

倆人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大川邊的街口，正將分手時，月森十兵衞告訴笠原長右衞門：

「過了這座橋，在山谷堀的附近，有一間草笠店，如果你以後要找我，只要找到那兒，告訴店東，就可以和我連絡了。」月森十兵衞邊說邊指著方向。

「哦！我知道了，有時間我會去拜訪您的。」

「那麼，再見嘍——」

「希望以後常見面，到時候，咱們痛痛快快大名，也好讓我表達自己的感激。」

月森十兵衞笑著搖搖頭，說：

「小事情，不要再提了。」

「我是吉良上野介的家臣，名叫笠原長右衞門。」

「我是——」

月森十兵衞原想道出眞名，但想到笠原長右衞門是吉良上野介的家臣，因而改口：

「我是作州浪人——山口半藏。」

兩人愉快地邊走邊聊，朝著大川（隅田川）的方向走去——。

月森十兵衞含笑地說：

「希望我們以後能常見面。」

「那是我的榮幸。」

月森十兵衞停下脚步，仔細端倪了笠原長右衞門一番，而說：

「你現在看起來，和二十天前大不相同了。」

「哦？那裡不一樣啊？」

地喝上幾杯。」

「好啊！」月森十兵衞笑著說。

第二天，月森十兵衞前往草笠店關照一聲——當天的午時——

在吉良府中，清水一學對笠原長右衞門說：

「你怎麼不出去走走，不要成天悶在屋子裡。」

「我想留在主君身邊。」

「沒關係！主君正和松雲大師聊天，有我在就可以了，你出去走走吧！」

得到這個外出的機會，笠原長右衞門立即奔往比丘尼的客棧——

千丸看見神采奕奕的笠原長右衞門，頗感驚奇：

「你今天爲何這麼高興？我看你近來結實多了。」

「當然嘍！昨天我碰到一位大英雄。」

「那是誰呀？」千丸倒在笠原長右衞門的懷裡，用髮絲輕輕地撫弄著笠原長右衞門的下巴。

「他叫山口半藏。」

「你說什麼？山口半藏？」一聽見山口半藏的名字，千丸跳了起來。

「怎麼？妳認識他啊？」

「是啊！」

於是倆人各自描述著山口半藏的形像……

可是千丸失望了，不論是容貌、形體都不相同，她很傷心地說：

「看來只是同名同姓罷了！」

熱血

一

一天傍晚……

月森十兵衞來到椿壽軒探望妻子靜江與女兒千代。

椿壽軒的主人——丸屋茂兵衞是靜江的父親，爲人頗重道義，在他苦心經營下，椿壽軒的糖菓產品，在江戶城一帶很受歡迎。

靜江和千代住在椿壽軒的後院廂房裡……

見到月森十兵衞的靜江，壓不住內心的激動，倒在月森十兵衞的懷裡，高興得說不出話來。走進房間後，靜江才開口：

「昨天黑田小太郎來過……」

「黑田小太郎……」

「是啊！」

「聽伊介說，前些日子我不在家時，黑田小太郎到家裡去過兩次。還問伊介，妳和千代到那兒去了……他還懷疑咱們倆吵架了呢……哈哈——伊介眞會隱瞞。」

「以前我告訴過黑田小太郎，椿壽軒是我娘家開的，我想，他可能來碰碰運氣的，沒想到——」

「別緊張，不礙事的。」月森十兵衞拍拍靜江的手，柔聲地說著。

當晚……月森十兵衞就住在椿壽軒——

「我好想你喲——」靜江摟著月森十兵衞粗壯的腰，嗲聲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我也是——」月森十兵衞像安撫小貓似地輕聲答道。

「胡說！」靜江噘起小嘴，推了一下月森十兵衞。

「誰說的？」月森十兵衞似乎很不甘心。

「看嘛——你又胖了……還說想我——」靜江更加摟緊了月森十兵衞的腰。

「哈哈……妳這小搗蛋——」月森十兵衞捏了一下靜江的鼻子……

「嗯——討厭——」

二

第二天午後……

月森十兵衞離開椿壽軒，前往菊町六番町高野道仙的府邸，去探望黑田小太郎……

但是，月森十兵衞撲了個空。

黑田小太郎陪著高野道仙去目白台應診了。

於是，月森十兵衞轉往半藏地……突然間，月森十兵衞想起——今天是淺野內匠頭的忌日。

「淺野內匠頭自殺後，我從來沒有去祭拜過，既然現在順路——好吧……」

月森十兵衞是經由奧田孫太夫和堀部安兵衞的介紹，才認識淺野內匠頭的。淺野內匠頭對月森十兵衞非常禮遇，還送了一把很精致的短刀給月森十兵衞——也就是月森十兵衞現在佩帶的那把短刀。

月森十兵衞沿著日比谷，朝著淺野寺的方向走去。

淺野寺建於寬永年間，號稱「萬松山」，屬於曹洞宗。淺野家一切的祭拜都在這裡舉行。

這是一個和暖的下午，月森十兵衞悠然地走向左邊的墓園……

（啊——那不是奧田孫太夫嘛！堀部安兵衞還告訴我，自從「殺傷」事件後，就不見他的人影……還不是留在江戶嘛！」

月森十兵衞向前去，和奧田孫太夫打招呼……

奧田孫太夫已經年過五十了，但仍然精神奕奕，目光炯炯有神。他很熱情地迎向月森十兵衞，說：

「我眞想念你……你今天是來祭拜我的先主嗎？」

「嗯——」

「太謝謝了，月森——」奧田孫太夫流出了感激的眼淚。

「奧田孫太夫，你現在住在那裡？」

「我和我的女兒住在一起……他們夫婦倆在深川租了間小房子……」

「怪不得他們找不到你。」

「堀內源左衞門還好嗎？」

「嗯！還是和以前一樣健朗。」

「月森十兵衞到我家去坐坐，怎麼樣？」

「這——」

看見奧田孫太夫，似乎有許多心事要說……於是月森十兵衞就點了點頭——。

奧田孫太夫很高興地說：

「那我們要多喝幾杯，聊個痛快嘍！」

三

此時，夜暮低垂……

月森十兵衞和奧田孫太夫走到了深川永代嶋八幡宮的門前——

深川八幡宮是慶安五年建造的，供奉應神天皇，以及天照大神與八幡大明神。八幡宮的佔地相當廣濶，可以稱得上是深川最具規模的神社。

因而，門前町一帶顯得特別熱鬧，熙熙攘攘的人群，叫賣的小販……構成了一幅繁鬧的街景。

忽然間，由廣場的一角傳來女人的尖叫聲——引起了一陣騷動……月森十兵衞和奧田孫太夫停下了脚步。

只見遠方船泊的附近，有四名武士扭成一團——

月森十兵衞眼睛一亮——

「那不是清水一學嗎？」

而奧田孫太夫也看得很清楚，他對月森十兵衞說：

「是福田盛、最上和宮島三個人……糟了！清水一學怎麼應付得了？」

「是啊！」

福田盛、最上和宮島三個人，都是堀內源左衞門的徒弟。殺傷事件之後……福田盛曾經很不客氣地，將清水一學擯出了堀內武道館。沒想到他們今天又碰面了——

月森十兵衞見到這種情形，很衝動地想去替清水一學解危，但是奧田孫太夫，拉住了他，而說：

「還是由我來吧！」

月森十兵衞只好戴上了草笠，退到暗處……

「什麼事？」

見到奧田孫太夫的突然出現，那三名堀內武道館的徒弟都怔住了。

「我們——」最上吞吞吐吐地說不出話來。

此時福田盛開口了：

「我們要爲淺野侯報仇！」

「對！我們要替淺野侯報仇！」宮島隨即附和著。

清水一學低著頭……

「你們說什麼？」奧田孫太夫怒斥道。

「這有什麼不對？」福田盛很不服氣地說。

「這件事情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又不是淺野侯的家臣……」

「……」

「在這個地方拔刀……實在太不像話了！」

「……」

清水一學此時抬起頭，很羞愧地說：

「還是由我把事情說清楚吧！」

「福田盛罵吉良侯是狼心狗肺的東西，我實在氣不過主君受人羞辱，所以……」

「是不是這樣？」奧田孫太夫嚴厲地質問福田盛等三人。

「……」

「眞是豈有此理，你們又不是淺野內匠頭的部下，管那麼多幹什麼？」奧田孫太夫憤怒地斥責著。

福田盛等三名徒弟無言以答，默默地退下了。

「謝謝你了，奧田孫太夫。」清水一學很感激地說。

他實在不願意和自己交情很深的奧田孫太夫交手。如今，清水一學總算鬆了一口氣。

這些情形，月森十兵衞在暗處看得很清楚，他想：

（奧田孫太夫是眞的還沒考慮襲擊吉良侯的事嗎——不可能，奧田孫太夫不會那麼做的……）

此時，夜已經深了——

月森十兵衞若無其事地走進了八幡宮。

奧田孫太夫看見這情形，連忙叮嚀了清水一學……也隨著月森十兵衞，走進了八幡宮。

但是，清水一學並沒有發現月森十兵衞。

「你都看清楚了吧！」奧田孫太夫問月森十兵衞。

「嗯——」

倆人穿過宮內寬濶的樹林。

「剛才你處理得很恰當。」月森十兵衞坦白地說。

「唉！我覺得清水一學很可憐……」

「唉——眞難爲你了。」

「還好！」清水一學露出苦澀的笑容。

「這麼一來連堀內武道館都不能去了。」

「嗯——奧田孫太夫，我……」清水一學似乎滿腹心思，想對奧田孫太夫說些什麼……

「什麼事啊？清水一學，說啊，沒關係！」奧田孫太夫拍著清水一學的肩膀親切地說。

「會不會——」清水一學又把話吞了回去。

「會什麼？」

「你會不會——帶人襲擊吉良侯？」

「這——我還沒……」

不等奧田孫太夫說完，清水一學就搶著說：

「不會，是不是！那就好了。」

「我……」

奧田孫太夫怕傷害到清水一學，因而沒有再說下去，他看得出來，清水一學之所以會這樣問，完全是擔心會與奧田孫太夫交手。

這幾個月以來，清水一學一直在擔心這點，

月森十兵衞點點頭，似乎也有同樣的看法。並問：

「你是不是已放棄襲擊吉良上野介的念頭？」

「沒有！」

「哦？」

「即使我和清水一學碰見了，我也不會和他動手的。」

看見奧田孫太夫對自己這麼坦率，月森十兵衞顯得有些不好意思。

奧田孫太夫繼續說：

「我對你是不會撒謊的，我一直都這樣計劃。」

「那麼，你的弟兄們呢？」

「這——」

「有困難嗎？」月森十兵衞關心地問。

「唉！問題就出在這兒。」

「什麼問題，說來聽聽吧！」

「這——」

奧田孫太夫沈思了一會後：

「……月森十兵衞，我們回家以後再談，怎麼樣？」

「好！好！」

奧田孫太夫和女兒吉子，以及女婿奧田貞右衞門住在一起。

奧田孫太夫想起了女兒吉子，很高興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不久我就要抱外孫了！」

「哦？那恭喜你嘍，哈哈……」

得意的奧田孫太夫，竟脫口而出：

「如果必要的話——我和奧田貞右衞門會殺進吉良府邸的。」

四

這天晚上，月森十兵衞才了解了奧田孫太夫的經歷。

月森十兵衞一直認爲，奧田孫太夫由他祖父

起，便是淺野侯的家臣。

但，事實上——

淺野內匠頭的母親——長友夫人，是內藤飛驒守忠種的女兒。而內藤飛驒守忠種是志摩國，鳥羽三萬五千二百餘石的城主。

當內藤忠種的女兒，下嫁給淺野長友時，奧田孫太夫以夫人侍衞的身份，一起來到淺野家。

奧田孫太夫從此之後，身兼雙職，不但要保護夫人，並身爲淺野的家臣，可謂責任重大。

當淺野內匠頭出生的期間……

內藤忠種病逝，而繼承地位的內藤忠次也體弱多病，遂改爲內藤忠勝擔任新主。

這些變動，原本進行得很順利，但是——

在新主在位的延寶八年，却發生了一件大事——

擔任幕府行事的內藤忠勝，奉命在六月六日那天，在芝•增上寺爲四代將軍——家綱，舉行奉厝儀式。

然而，內藤忠勝竟然在當天，殺死了山城國淀七萬三千七百石的城主——永井信濃守尙長。

對於這次的殺害事件，幕府處理得很公正。

二十天之後，內藤忠勝被下令切腹自殺。從此以後，內藤家便一蹶不起。

同時，永井家七萬三千七百石的領地，也下令收回。

幕府這樣的判決，並沒有違反「武士相鬥，雙方都要受懲」的規矩。因此奧田孫太夫，當時並沒有任何怨言，也沒有指責幕府的處理不當。

「……從此之後，我才眞正成爲淺野侯的家臣。」奧田孫太夫帶著感傷的聲音，如此說。

月森十兵衞這時才恍然大悟，默默地點點頭……

五

此時，已經夜深人靜了——

月森十兵衞和奧田太夫，倆人對飲暢談，興趣絲毫未減。

奧田孫太夫的女婿奧田貞右衞門，在一旁侍候著。而女兒吉子，也在廚房裡忙著做菜。

一盤盤香噴噴地菜肴，都是吉子親手做的。

奧田孫太夫對月森十兵衞說：

「怎麼樣，味道還合你的意嗎？」

「太好了，太好了，我眞是不好意思。」

「那麼就多喝幾杯嘍！」

「當然！奧田孫太夫，菜實在太豐盛了，快叫吉子休息休息，她現在有身孕，不能太勞累了。」月森十兵衞很誠懇地說。

「這——，既然你這麼說——貞右衞門！你就叫吉子不要忙了，好好地休息吧！」

待奧田貞右衞門進去之後，奧田孫太夫便小聲地告訴月森十兵衞：

「貞右衞門今年才二十三歲，是個很上進的孩子。」

「哦？」

「貞右衞門受到他哥哥近松勘六的影響，對醫術很感興趣哩！他還常去請教藩醫內海道億，現在已經學會配葯了。」奧田孫太夫露出得意的微笑，繼續說：

「內海道義也想收他當養子，但是……」

「怎麼沒去呢？」

「我們家有吉子啊——哈哈！」

「哦——怪不得，所以貞右衞門還是選擇了你當父親，哇哈哈……」月森十兵衞也跟著開懷大笑。

「貞右衞門和我們家吉子，可是一見鍾情哩——」

「哦？」

「有一次貞右衞門還告訴我，與其當醫生，還不如做我奧田孫太夫的女婿！」

月森十兵衞和奧田孫太夫倆人，愈說愈得意，爽朗的笑聲，充滿了整個屋子。

此時，奧田貞右衞門紅著臉，默默地走了進

爭取復興淺野家。在大石內藏助的觀念裡，認爲：

（如果幕府以施恩的態度答應了，那還不如不答應的好……）

但是，奧田孫太夫並不明白大石內藏助的想法，常常責備說：

「如果再拖下去，吉良上野介就會躲到上杉家，而由上杉綱憲的次子左兵衛繼承地位了。」

的確！如果吉良上野介隱居到上杉綱憲的府邸，那麼單憑四、五個人，是無法殺進吉良府的。也難怪奧田孫太夫這麼急了。

……

奧田孫太夫對月森十兵衛說：

「大石內藏助一直不決定，那我們自己解決了吧！」

看見奧田孫太夫對大石內藏助的成見那麼深，月森十兵衛便問道：

「大石內藏助的爲人怎麼樣？」

「我也弄不清楚。不過，我覺得這一次他把來，很不好意思地說：

「父親大人，不要拿我尋開心嘛——」

「哈哈……」奧田孫太夫是愈笑愈得意。

表面上，奧田貞右衛門顯得很秀氣，但他和奧田孫太夫一樣，同屬於江戶激進派——堅決地主張襲擊吉良上野介的府邸。

但是，對於這件事，淺野的家臣大石內藏助，卻極力地阻止道：

「各位請勿騷動，一切包在我大石內藏助的身上，我一定會盡力爭取恢復淺野家的……」

……

奧田孫太夫一提起這件事，便憤憤地說：

「大石內藏助是絕對辦不好的！」

自從淺野內匠頭切腹自殺後，奧田孫太夫早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襲擊吉良上野介。

對於這次殺傷事件的裁決，不僅是淺野家，連江戶的市民也覺得頗不公平。

而大石內藏助也在積極地籌劃，如何向幕府

重建淺野家的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奧田孫太夫，我今天是酒足暢談，眞是太高興了，謝謝你，我想告辭了。」

月森十兵衛起身走出大門——並說：

「只要大家仍然有那份熱誠，我深信會有作爲的。」

「是的。月森十兵衛，我再送你一程吧！」

「那怎麼好意思！」

「沒關係，反正咱們再多聊聊嘛！」

月森十兵衛和奧田孫太夫倆人，由八幡宮的西側，經過了永代寺的門前。

此時大地一片寂靜……

倆人信步踱到了川邊。月森十兵衛很有禮貌地向奧田孫太夫行了個禮，並說：

「請留步！」

「好吧！」

奧田孫太夫把手裡的灯籠交給月森十兵衛。

「那你呢？」

「沒關係，這條路我很熟，沒有灯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沒有月光的晚上，顯得格外死寂…

「那我走了——」月森十兵衛接著灯籠說。

倆人各自走了沒多遠，月森十兵衛突然感到身後有一股殺氣，立即回頭，只見三個黑影，緩緩地逼向奧田孫太夫——月森十兵衛直覺地叫了出來：

「小心！奧田孫太夫！」

「噢——」奧田孫太夫也很警覺地應聲。

月森十兵衛和奧田孫太夫旋即疾速地接近了。

「月森十兵衛，快退下，由我一人來——」

「不！我幫你！」

「這——拜託了！」

「嗯？」

「怎麼不上啊？」月森十兵衛放聲對三個黑影說。

「……」

此時，月森十兵衞想起，出現在堀內武道館的舟津彌九郎：

（舟津彌九郎那傢伙，會不會也來了？）

突然間——

一個黑影，箭步逼向奧田孫太夫，嘴裡咆哮一聲——旋即劈了過去——

其餘的三名蒙面大漢，見狀大驚，頓時亂成一團……

此時，月森十兵衞發出一聲咆哮：

「呀嘿——」

旋即揮出第二刀——

「啊——」

另一名蒙面大漢的膝蓋，立即鮮血直噴，斷成兩截……

「快走！」

剩下的兩名蒙面大漢，掉頭想逃……

月森十兵衞即時飛出右脚，踢落了一名蒙面大漢的長刀，接著，兇猛的一拳，狠狠地擊中對方的腹部。

「唔——啊——」

那名蒙面大漢當場跌落橋下……

僅剩的蒙面大漢，連頭都不敢回，拔腿就跑——

「哇哈哈……」月森十兵衞和奧田孫太夫見

放蕩的大石內藏助

一

很迅捷地……奧田孫太夫應聲而起，閃過了對方的一擊，同時揮出兇猛的一刀——

「啊——」

進攻的敵人，叫聲甫落，雙腿一輒，當場倒地而死。

此時，由黑暗中走出四名蒙面大漢，緩緩地逼向月森十兵衞和奧田孫太夫——

突然——

月森十兵衞躍身而起，一名大漢與他擦身而過……

「唔——」

銳利的刀鋒兇狠地砍在對方的左頸，由於來勢過猛，受傷的蒙面大漢，被月森十兵衞逼落於身後的川中……

狀大笑。

收刀入鞘後，奧田孫太夫說：

「這些傢伙不知道是誰派來的？」

「我看——可能是偏來的。」月森十兵衞略帶肯定的表情如此說。

「偏來的？」奧田孫太夫很疑惑地問著。

「嗯！我想是吧！奧田孫太夫，他們會不會是找你報仇的？」

「這——應該不會吧！」

「那麼會是……」

「算了！不要管它！」奧田孫太夫搖搖手說。

此時——

在沉靜的大地中，可以清晰地聽見，由橋下傳來的掙扎聲……

「月森十兵衞你看這要怎麼處理？」

奧田孫太夫指著倒在四週的蒙面大漢——

「嗯——這場面由我來收拾好了。」月森十兵衞輕聲地告訴奧田孫太夫。

「這——」

「沒關係！請回去吧！」

「但是——你……」

「不要擔心！我不會出事的！奧田兄你回去吧！」

看見月森十兵衞如此地誠懇與堅持，奧田孫太夫只好回去了。

「唉喲——唉喲——」

由月森十兵衞的身後，傳來了陣陣的呻吟聲。

月森十兵衞掀開了蒙面大漢的黑巾——

（是一名年輕的浪人……未曾見過……）

月森十兵衞厲聲斥責道：

「是誰叫你來的？」

年輕浪人痛苦地搖著頭——露出一副爲難的表情。

月森十兵衞靈機一動，隨即掏出數枚金子，在浪人的眼前晃了一晃——

「怎麼樣？你說不說？」

浪人眼睛一亮……

「如果你說出指使你的人，這些全部都是你的。我也不會再追究這件事了。」

「……」

「如果不說——我就要……」

「這——」

「快點！你不要命啦？」

「我——」

「快說啊！」月森十兵衞緊緊逼問著。

「是——是別人——叫——」

月森十兵衞迫不及待地問：

「是誰叫你來的，快說啊！」

「是——本多隱歧守的家臣——望月主膳。」

「就是近江膳所七萬石的本多隱歧守的家臣？」

「嗯——望月主膳告訴我，只要我能殺了你，就推薦我當官，我是受了誘惑才——」

「哦！」

月森十兵衞很警覺地環顧四週，唯恐有埋伏……

「好吧！你可以走了。」

於是，把手中的金子，全數交給這名年輕的浪人。

月森十兵衞一再地叮囑：

「你要特別當心，也許望月主膳會派人跟蹤你。」

「是的！謝謝你的提醒。」

浪人拎著長刀，消失在黑暗中。

月森十兵衞撿起了地上的草笠，朝著黑江町的方向走去。

寒冷的夜風，迎面襲來，月森十兵衞低著頭，慢慢地走著。

忽然——

月森十兵衞聽見一聲淒厲的慘叫聲——

（這聲音是由剛才那名浪人消失的方向所傳來的……）

「聽說，吉良上野介表示了退隱的意念……」中根正冬對月森十兵衛說。

「我也聽人說了。但是幕府並沒有給他立即的答覆。」

「哦——對了！你最近有沒有碰到奧田孫太夫？」

月森十兵衛笑了笑，說：

「今天我來，就是爲了這件事。」

「哦？」

「昨天晚上，我到奧田孫太夫那兒聊了很久，他告訴我，大石內藏助最近要來江戶一趟……」

「哦？」

「我問他，大石內藏助這回是不是來籌劃襲擊吉良上野介的？可是，奧田孫太夫說，大石內藏助是回來安撫我們的。」

根據奧田孫太夫的判斷，這次大石內藏助回江戶的主要目的，是來向當初擔任赤穗城受城使監督的荒木十左衛門，以及榊原采女致謝的。順直覺地，月森十兵衛急速跑回原地……（沒有人？那名浪人會不會——）

第二天清早……

月森十兵衛便前往南八丁堀——本多隱歧守的府邸去探個究竟。

「請問，你們這兒有沒有一位名叫望月主膳的家臣？」

「望月主膳？」門房很訝異地重覆著，並且帶著懷疑的眼光繼續說：

「剛才有位年輕的浪人也來問過這個人，可是我們本多家沒有這個人……」

在這個時候——

年輕的浪人——永井肇，在江戶橋上，被河面草船射出的冷箭擊中，當場倒地而死。

二

次日……

月森十兵衛來到餅木坡的中根府邸……

便來祭拜先君——淺野內匠頭，同時有意來安撫江戶急進派的衝動。

在今年的四月——

隨著受城使一行，來到赤穗的監督——荒木十左衛門，對於大石內藏助很關照，還特別召見他，並對大石內藏助親切地說：

「……這是你們主君的過錯，你們並沒有罪……所以你們可以慢慢地搬遷，不要急……」

於是，大石內藏助認爲，如果請求荒木十左衛門，或許有助於淺野家的復興。因此這次回江戶，特地要去拜望荒木十左衛門就是這個原因。

「對了！我還聽說大石內藏助要去見隆光大師……」月森十兵衛說道。

隆光大師是護持院的大僧侶。綱吉將軍的生母——桂昌院，對他非常仰慕，因而綱吉將軍對隆光大師也頗爲敬重。甚至連頒布「生類憐憫令」也是受了隆光大師的影響。

「奧田孫太夫還說，大石內藏助也想求助於綱吉將軍的親信——柳沢出羽守吉保呢……」月森十兵衛繼續地說。

「這太不像話了！隆光和柳澤出羽守吉保都是今天政治不安的禍源，大石內藏助竟然——」中根正冬聽了之後，也頗爲憤怒地說。

月森十兵衛很自信地說：

「奧田孫太夫對我，一向都毫不隱瞞，他的話是絕對可信的。」

三

十一月三日的傍晚……

大石內藏助一行浩浩蕩蕩地來到了江戶城。隨行的重要大臣，還有奧野特監、河村傳兵衛、岡本次郎左衛門、以及中村清右衛門等……

這一天下午，月森十兵衛來到了芝高輪的七軒屋，走進了一間「龜屋」的茶館。

在龜屋的二樓可以清楚地看見江戶城進出的大柵門。

月森十兵衞坐在二樓的小屋裡，獨飲片刻——

突然間，他若有所悟地打開了紙門，透過走廊，可以清晰地看見隔壁「平屋」茶館的動靜……

（咦！那不是奧田孫太夫與堀部安兵衞嗎？可是——另一名武士——可能是高田郡兵衞吧……他們早就來了……）

月森十兵衞看得出來，奧田孫太夫他們三個人是來迎接大石內藏助的。

不久後，月森十兵衞再向左邊望去……

只見一群浩蕩的人馬，緩緩地走向「龜屋」茶館。

爲首的一人，個子矮小，站在奧田孫太夫的身邊，只到他的胸口……

（對！那個矮個子一定是大石內藏助，錯不了！）

月森十兵衞看見大石內藏助等一行人，走進了這間茶館的樓下，心想：

（乾脆去找奧田孫太夫，替我引見引見，也好……）

驀地——

月森十兵衞又發現了……

四

在「龜屋」茶館的正前方，有一塊告示牌。

兩名戴著深色草笠的武士，走近了告示牌前……其中一人身材魁梧，約有六尺高；但，另一名武士看起來是個少年。

月森十兵衞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名矮小的少年武士……

（是他！舟津彌九郎——）

月森十兵衞心頭一驚：

（舟津彌九郎他連大石內藏助什麼時候進城，都知道得那麼清楚，可見吉良家對於赤穗浪士的行動，知道得很清楚……糟了！只要舟津彌九郎一出現，就會有事情發生……大石內藏助會不會——）

只見舟津彌九郎和那名魁梧的武士，一陣交談後，旋即消逝在熱鬧的人群中——

這時候，大石內藏助等人走出了「龜屋」茶館。

當天晚上，月森十兵衞向中根正多報告了傍晚的一切經過情形。

「月森十兵衞，你認爲大石內藏助這個人怎麼樣？」中根正多問道。

「我沒有和他談過話……所以，我也不知怎麼說。」

「嗯——」

「不過，他看起來胖胖的，應該很溫和……」

「哦？」

「但是，奧田孫太夫說他是一個難以捉摸的人，所以……」

「唉！無論如何，在大石內藏助停留於江戶的期間，我們還是要暗中保護他的安全。」

「是的！我知道！」

「你可以找松浦達之助幫忙。」

「哦！」

「無論如何……」中根正多嘆了一口氣——繼續說：

「……目前這種情形，我們必須對雙方都保守秘密，可是啊——難就難在這裡。」

「是的。」

「我看淺野家復興的使命，可能是沒指望了……但是，這一點可千萬別告訴奧田孫太夫哦！」

「是的！知道了！」

月森十兵衞點點頭，並問：

「關於吉良上野介請求退隱的事情……」

「我看——幕府可能最近會答應的。他們沒有理由不批準。」

「這麼說來，上杉家就會收留吉良上野介嘍？」

「你和大石內藏助談得如何？」

「唉——」奧田孫太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我實在搞不清大石內藏助的心裡，是怎麼想的？」

「他是怎麼決定的？」

「他決定明年的三月份才下手……眞是豈有此理！要殺吉良上野介，還要定日子……」奧田孫太夫很憤怒地說。

「哼！」月森十兵衞輕聲地應和著。

奧田孫太夫繼續怒氣沖沖地說：

「當時堀部安兵衞也提到，如果吉良上野介被上杉綱憲接去住的話，事情會更糟的，可是，大石內藏助他竟然說——」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就殺進上杉家好了……眞是莫名其妙，事情那有他想像的那麼簡單……」

奧田孫太夫愈說愈氣，猛地拍下桌子，跳了

五

在這半個月之內，大石內藏助順利地完成了應辦的事情。

月森十兵衞奉了中根正冬的命令，一直在暗中保護著大石內藏助。再加上大石內藏助都是白天行動，並有許多隨從，所以一直沒有發生事故。因而舟津彌九郎一直無法下手。

有一天，月森十兵衞去拜望深川的奧田孫太夫。

奧田孫太夫熱情地招待著，並且命令奧田貞右衞門準備酒席……

在席間，月森十兵衞很坦率地問道

「嗯！不過，這必須由上杉家先提出來才行。」

「哦！」

……中根正冬和月森十兵衞一直聊到深夜——

起來，憤憤地說：

「我看大石內藏助是騙我們的吧！他能有什麼辦法來重建淺野家……」

月森十兵衞沒有吭聲，只是笑了一笑。

元祿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子時……

大石內藏助獨自乘著轎子，走出了下榻的前川忠太夫的府邸，沿著隅田川——在熊野屋客棧的門口停了下來……

這天氣候很暖和，大石內藏助帶著天眞的表情，走進了熊野屋客棧……

月森十兵衞覺得很奇怪：

（大石內藏助到底有什麼秘密？連侍衞也沒有帶。）

月森十兵衞若無其事地跟了進去，上了二樓。

「來酒啊！」月森十兵衞吩咐道。

一會兒之後，夥計端來了熱騰騰的燒酒，慇懃地爲月森十兵衞斟滿酒杯。正要下樓時，月森十兵衞叫道：

「請等一等！」

「有什麼事嗎？」

月森十兵衞掏出一兩金子，很客氣地說：

「請問你，剛才是不是進來了一位武士？」

「是啊！」夥計很爽快地回答著。

「哦！他是我的朋友，方才來不及和他打招呼……沒有什麼大事，只不過隨便問問罷了。」

「那——要不要我轉告什麼話？」

「不必了。他今天可能也是來等人的？」

夥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月森十兵衞奇怪地問道：

「你笑什麼？」

「他呀！他等的是——女人——」

月森十兵衞很訝異地也笑了出來。

「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哩！」

「哦？」

於是，夥計毫不隱瞞地，將大石內藏助的一

盛夏圖書館 Providence University

些私事，都告訴了月森十兵衛……

月森十兵衛將拿出的一兩金子，交給夥計，並說：

「陪他的那個女人是誰？」

「千彌！」

「等大石內藏助走了之後，可不可以叫千彌來我這兒一趟。」

「這——可以！可以！」

兩個時辰之後，大石內藏助離開了熊野屋客棧。

月森十兵衛一直等在二樓的房間裡……

忽然由走廊上傳來嬌柔的聲音：

「我是千彌！」

「哦！請進吧！」

千彌將頭髮盤在腦後，裝飾得非常華麗，頗有成熟女子的風味。由頸子下面，可以看見豐盈的胸脯，白裡透紅，令人貪婪——

「來！喝一杯！」月森十兵衛遞給千彌一杯酒。

千彌也毫不介意地喝了。

「剛才那位客人怎麼樣？」看見香汗淋漓的千彌，月森十兵衛故意問道。

「討厭——」千彌隨聲靠向月森十兵衛，豐盈的前胸故意靠近月森十兵衛的臉龐——嘴裡輕輕地說著：

「抱著我吧——」

攬著誘人的千彌，月森十兵衛將一兩金子，塞進了千彌的衣襟。有力的手掌觸到了千彌的胸部……

「啊！」千彌半興奮地叫了一聲。

「到底那個人怎麼樣嘛？」月森十兵衛將嘴巴貼在千彌的耳邊，輕聲地問著。

「和他在一起，我就像作夢一樣地飄飄然……」

「哦！後來呢？」月森十兵衛巧妙地套問著。

千彌陶醉地說：

「他有趣極了……你都不知道，他——他用舌尖舔我的全身……」

「是不是連小腳趾也被他舔了——嗯？」月森十兵衛故意挑逗著。

「討厭——」千彌的臉紅透了，身子更加貼緊了月森十兵衛。

千彌的確是個可人兒，但是，月森十兵衛的頭腦仍是理智的，心想：

看來，大石內藏助這個人，眞如奧田孫太夫所說的——令人難以捉摸了。

千彌蠢蠢欲動的身子，差點也使月森十兵衛忍耐不住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大石內藏助等一行，離開了江戶城。

脫盟

一

十二月十二日……

幕府正式批准吉良上野介退隱的請求，同時，職位改由其子佐兵衞繼任。

月森十兵衞聞訊，立即向中根正多表示：

「時機已成熟……」

「嗯……只剩下上杉家收容吉良上野介的問題……」中根正多閃動著焦慮的目光。

「將軍會不會改變主意呢？」

「既然答應過我，大概不至於……」

「可是……最好再叮嚀他……」月森十兵衞小心翼翼地提醒中根正多。

「將軍如果失信，便等於是違背了台德院（二代將軍秀忠）的遺旨。」

「……」

「哦——對了，吉良上野介退隱的消息傳出後，居住在江戶一帶的赤穗浪士是否已採取行動？」

「前不久，我去拜訪奧田孫太夫時，曾看到他們……」

居住於江戶之赤穗浪士中的急進派份子，獲悉吉良上野介退隱的消息後，內部掀起一陣騷亂。奧田孫太夫亦曾對月森十兵衞表示，欲派遣原惣右衞門和大高源五前往京都，他又說：

「再也不能拖到三月了，京都和大阪地區的夥伴，最好能早一個月抵達江戶，以便籌劃襲擊吉良府邸的秘密工作。」

原惣右衞門時已年逾半百，是一位思慮精純，老謀深算的人物，原是淺野家的家臣，享有三百石的俸祿，三月十四日，事變發生的當時，原惣右衞門沉著地指揮部下處理善後工作，此舉甚得大石內藏助的激賞，原惣右衞門因而成爲溝通大石內藏助與江戶急進派之間意見的主要橋樑。

上月，原惣右衞門抵達江戶後，突然積極地向大石內藏助進言：

「事情已至刻不容緩的地步，宜相機行事以奏膚功。」

大石內藏助和江戶急進派夥伴，對於原惣右衞門之態度的急遽轉變，咸表震驚。然而，他滿腔的赤忱，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事件發生後，首先通報赤穗藩國的即爲原惣右衞門，不久，赤穗浪士爲激勵士氣，全體誓死效忠大石內藏助。當初，原惣右衞門上有七十五高齡的老母，但是，她却深曉大義，唯恐拖累原惣右衞門而毅然自殺。

因此，原惣右衞門觀察江戶地區的情況，尤其是聽到吉良上野介獲准退隱的消息後，更是惴惴不安，他深恐失去報仇的機會。

原惣右衞門一向主張不宜逞血氣之勇而作無謂的犧牲，凡事應三思而行，如今，連這位老成持重的原惣右衞門也表示事不宜遲，更何況，幕府對於居住在江戶的浪士，並不加以監視，世人對於淺野家的浪士亦寄予莫大的同情，因而，此刻成爲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機。

奧田孫太夫曾向月森十兵衞表示：

「只要能把吉良上野介殺掉，淺野大學若因而被降爲身份卑微的旗本武士，我們也毫無怨言。」

月森十兵衞聞言，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綱吉將軍秘密傳達給中根正多的意思則爲：

「讓淺野家的家臣下手爲佳。」

因此，雖然大石內藏助一再請求復興淺野家，但是幕府當局乃至於將軍本人，毫無可能接納他的建議，否則，無異承認幕府對於傷害事件的裁決是錯誤的，將軍和幕府的威信亦將喪失殆盡。

殺傷事件發生後，綱吉將軍怒將淺野內匠頭施以嚴厲的處分，不久，却發現錯誤，對於這件事，綱吉將軍頗有悔意。中根正多十分了解綱吉將軍的處境，由於身爲幕府的重臣，使他不得不

考慮將軍的想法，然而，假使赤穗浪士果眞將吉良上野介襲殺，幕府可能對雙方施行處罰，藉以糾正過去所犯的錯誤。

中根正多不敢違背綱吉將軍的旨意，因爲，他希望綱吉將軍對於錯誤的處分，能徹底地醒悟，事實上，綱吉將軍也曾虛心地反省，尤其最近綱吉將軍謹言愼行，而身邊的佞臣柳沢出羽守吉保，也不似以往的跋扈、囂張。中根正多和月森十兵衞既能把握綱吉將軍的心理，因此，乃於暗中襄助赤穗浪士。

將吉良上野介的府邸自吳服橋門外遷往本所，也是綱吉將軍的主意，由此視之，綱吉將軍已逐步履行對中根正多所許下的允諾。

此外，幕府准許吉良上野介退隱，乃因萬一吉良上野介在任內被殺，則將引起一場風暴。爲防患未然，所以立即核准吉良上野介的請求。

但是，心思不定的綱吉將軍却突然冥想：

（我倒要瞧瞧赤穗浪士會採取何種行動，假使浪士們將吉良上野介殺死，能不能想辦法洗脫他們的罪嫌？）

綱吉將軍並未將此想法向中根正多透露，他早已將殺傷事件發生前，寵倖吉良上野介的情形，完全拋諸腦後，此刻，反而冀望赤穗浪士把吉良上野介除掉。

二

元祿十五年一月二十日的下午。

窗外雪花，宛若柳絮繽紛，隨風飄落。

月森十兵衞與千彌正躺在熊野屋客棧二樓的客房內。

房間的正門面對著大川，緊閉的紙窗被寒風吹得格格作響，房內閃爍著微弱的火光。

千彌彷若小白貓似地躺在月森十兵衞雄厚結實的胸懷裡撒嬌。在那寒冷的冬日裡，他們正纏綿於輕憐蜜愛中。

自從去年初次到客棧認識千彌後，月森十兵衞的作爲日益頹唐委靡。

素來生活嚴謹的月森十兵衞，爲了到各地從事密探任務，經常穿梭於花街柳巷中。

也許是千彌的妖冶艷麗，冰肌玉骨吸引了他，讓他興起誨淫之念，也許是……

唉！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沉溺於美色中。

月森十兵衞對千彌自稱是井坂十太郎。他常企圖利用千彌來探聽大石內藏助的爲人。

大石內藏助是因日本橋室町商人三倉屋新兵衞的介紹，而認識千彌的，認識千彌後，他就成了熊野屋客棧的常客。

「那個矮個子的大石內藏助，對妳怎麼樣呀！」

月森十兵衞撫摸著千彌微暈的臉蛋問。

「啊！他呀！別提啦！每次都把我當棉花似地玩弄，想起他的狂態，眞讓我害怕……」

「喔——」

聽了千彌敍述大石內藏助風月場中的狂痴，讓月森十兵衞大爲驚歎，大石內藏助究竟是何等人物呢？眞是令人難以捉摸。

「對了！前次他還賜給我十兩銀子呢？」

十兩銀子，對當時的平民而言，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大石內藏助居然如此濶綽，沈湎風月，月森十兵衞不覺嗟然而嘆。

據奧田孫太夫說，目前無論是上方或江戶的弟兄們，生活都很困苦，在這種拮据困苦的環境中，身爲領導人的大石內藏助却如此奢侈，他這麼做，究竟是有何居心呢？如今他的動態令急進派的弟兄們甚爲躭心。

如果大石內藏助背叛了弟兄，不準備襲擊吉良府邸，那麼退盟的弟兄一定會日益增多。所以月森十兵衞不得不防患未然，探查他的作爲。

三

千彌離開房間後，月森十兵衞獨自在紙窗邊

飲酒，這時已是傍晚時分。

打開紙窗，大雪已停，由大川遠眺，天上正飄浮著幾朵暗灰色的雲彩，對景獨酌，頗有一番樂趣。

拿起酒杯飲了一口，正欲關上紙窗的當兒，一眼瞥見川邊的兩位武士。

那兩名武士正朝著客棧方向走來，月森十兵衛認出其中一位是赤穗浪士高田郡兵衛。

催促高田郡兵衛一起進入客棧的另一位武士，由於頭蒙黑布，故看不清他的面目。

兩位武士進屋後，就被女侍帶到二樓的另一間客房。

月森十兵衛隨即下樓，客氣的問女侍：

「我剛才好像看到有兩位武士進來，生意不錯嘛！」

「是呀！託您的福，他們經常來這裡。」

「喔——他們兩個都是這裡的常客嗎？」

「不！蒙面的那位武士才是！」

「嗯！他究竟是什麼人呢？」

「聽說以前曾是淺野大人的部下，自從去年發生殺傷事件後，他就淪落爲浪人啦！」

「那實在太可憐了！他叫什麼名字？」

「奧村忠右衛門。」

「喔——是嗎？」

月森十兵衛曾由奧田孫太夫那裡聽過許多有關奧村忠右衛門的事。

奧村忠右衛門當時是任職於江戶淺野府邸的藩士，領有三百石的俸祿，隨侍於淺野內匠頭身邊。

隨侍主君身旁的奧村忠右衛門，只知一味地諂媚奉承，取悅主君的歡心，每遇事故，總會運用心機推卸責任。

如今奧村忠右衛門已經不再是奧田孫太夫的弟兄了，領到割賦金（退職金）後就立即退盟做了浪人，在江戶定居。

而今天奧村忠右衛門竟然與急進派的高田郡兵衛到了客棧，因而引起月森十兵衛的注意。

四

奧村忠右衛門與高田郡兵衛所以會一起到客棧來，完全是偶然相遇。

對高田郡兵衛而言，奧村忠右衛門是一個令人厭煩的傢伙。當時，高田郡兵衛正由日本橋村松町伯父家返回哥哥家途中巧遇奧村忠右衛門。

高田郡兵衛當初在淺野家時，曾蒙奧村忠右衛門親切照顧，所以儘管奧村忠右衛門如何惱人，高田郡兵衛都不能對其冷漠而置之不理。

「喔！久違了……」

奧村忠右衛門極親切地寒暄。

「您好！奧村兄。」

高田郡兵衛似乎十分勉强地問候。

「聽說最近你就要做你伯父的養子，眞恭喜你了。」

「咦！你怎麼曉得……」

「昨天聽你哥哥說的。」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高田郡兵衛頗覺詫異，心想：

（這麼一來，我可不能再住在哥哥家了。）

高田郡兵衛的哥哥高田彌五兵衛是身份低微的武士。

而高田郡兵衛身爲次子，却能成爲淺野家二百石俸祿的武士，這是有原因的。

淺野家所樹立的家風是：凡在武道中，能有一技臻於極致境界者，必能精通任何武技。高田郡兵衛就是靠高超的長矛武術得以仕於淺野家。當然，那是很稀有的。

高田郡兵衛的伯父內田三郎右衛門現已六十九歲，是五百石的旗本武士，任職於幕府。由於獨子前年病逝，如今與老妻相伴。

在淺野家解散時，內田三郎右衛門不忍見侄子淪爲浪人，故希望收養高田郡兵衛，並且打算把同僚安藤金吾的千金三津介紹給高田郡兵衛。

當他提出這件婚事時，却遭高田郡兵衞拒絕，內田三郎右衞門因而十分氣憤。

當淺野家解散後，高田郡兵衞卽加入赤穗浪士之行列，準備襲擊吉良上野介爲主君雪恥，這些事內田三郎右衞門和高田彌五兵衞全然不知。爲了不違背弟兄們的誓約，洩露機密大事，他只有婉拒這件婚事。然而，高田郡兵衞的苦衷，並未得到內田三郎右衞門和高田彌五兵衞的諒解。

但是，奧村忠右衞門却似明白他的苦衷般地安慰著：

「高田郡兵衞，我瞭解你的……」

口氣是那麼溫柔，那麼和善，高田郡兵衞被這惱人的傢伙一說，流露出感動的目光。

「好吧！跟我一塊到熊野屋客棧吧！）

「不……那不太……」

「喔！沒有關係，我知道你與弟兄們對我印象很不好，可是希望你相信我，如果有心事，可坦白告訴我，我一定盡力爲你解決，走！我們到客棧喝酒，邊飲邊聊。」

「但是……」

「別婆婆媽媽的，我雖然沒有骨氣，退出弟兄們的行列，可是我不會阻擋你們的行動，你應該信任我。」

高田郡兵衞楞了半晌，因爲奧村忠右衞門過去是淺野家的舊臣，對於大石內藏助與弟兄們計劃襲擊吉良府邸的事，當然略有所知。

高田郡兵衞經不起奧村忠右衞門一再勸說，只得和他一起進入熊野屋客棧。

他們在二樓客房內的床榻上，相對飲酒，奧村忠右衞門喝了一口酒，喟然嘆道：

「唉！事到如今，也沒什麼辦法了，你還是坦白告訴你哥哥吧！他也是武士，應該不會阻擋你這麼做。」

「喔！眞的嘛！」

高田郡兵衞臉上泛著血氣，似乎已有醉意。

「你放心吧！來！我敬你一杯！」

於是；兩人互乾爲敬，頗爲愜意！

月森十兵衞正欲探聽他們的談話時，他們竟離開了客棧。

（那麼早就回去了，也許沒什麼秘密吧！）

月森十兵衞只好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五

高田郡兵衞在離開客棧後的當晚，就回到了高田彌五兵衞家。

他毅然決然地向高田彌五兵衞說：

「大哥！我一直隱瞞著你，其實……」

高田郡兵衞旋卽一五一十地把襲擊吉良府邸的志願告訴了哥哥。

「嗯！原來如此！」

高田彌五兵衞聽完後臉色驟變。

高田郡兵衞看到哥哥的臉色蒼白，心裡有些不安。

「唉！想不到你竟有這麼大的抱負，那是一項很艱鉅的任務啊……我雖然是個武士，但我也算是幕府的人，如果你們要去襲擊吉良府邸，那無異是向將軍提出反抗，到時江戶城一引起騷動，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高田彌五兵衞繼續說著。

「不！不行！你千萬別這麼做。」

高田郡兵衞面色蒼白，更感侷促不安。

他終於違背了誓約，把所有的機密大事全告訴高田彌五兵衞了，然而高田彌五兵衞的反應，却是那樣令他料想不到。

（糟糕……我上了奧村忠右衞門的當，他爲什麼要講一些煽惑我的話，唆使我告訴哥哥呢？）

高田郡兵衞感到疑惑不解。

高田彌五兵衞屢次勸慰，希望弟弟能改變主意，而高田郡兵衞也多次想說服哥哥，然而却毫無結果。

隱約地可聽到兩人低微的嘆氣聲，這時微曦由紙窗透過，天快亮了。

一早，內田三郎右衞門派人捎了口信，要高田彌五兵衞及高田郡兵衞即刻前往府邸一趟。

「這樣吧！我們一塊去見伯父大人，如果他老人家准許你這麼做，那我就答應你！」

於是，高田郡兵衞就隨著高田彌五兵衞前往村松町。

（事到如今……只得下決心說服伯父，但願能獲得伯父的准許。）

積雪在溫暖的陽光照耀下，已漸漸融化了。

「來了！你們兄弟終於來啦！」

內田三郎右衞門立刻把他們引入客房，然後以責難的語氣問道：

「怎麼樣？郡兵衞！是不是下決心啦？」

「哈……」

「別跟我打哈哈，究竟怎麼樣嘛！」

高田郡兵衞終於下定決心，坦白說出一切。

「喔——」

內田三郎右衞門目瞪口呆地注視著高田郡兵衞。

這麼重大的秘密任務如今全洩露了，高田郡兵衞形色倉皇，頗爲不安。

「郡兵衞，你既然有這種大志，那我就成全你。」

內田三郎右衞門苦笑著說：

「那麼……我就可以……」

「嗯！我也有我的做法，我內田三郎右衞門是爲幕府做事，你的舉動，不能棄之不顧。」

「伯父是說……」

「我要向幕府上訴。」

「不！您千萬不能這麼做……」

「住口！除非你退出他們的行列，做我的養子，否則休怪我無情，你好好考慮吧！」

「啊……」

「如果你眞要背叛我們的話，到時我不會放過你的。」

「喔！伯父大人……」

「願意做我的養子或是要背叛我，快說，你選擇那一個？」

奸詐的內田三郎右衞門抓住高田郡兵衞心理的弱點，毫不寬容地剛柔並濟，想加以說服。

「好！你沒法回答我是吧！我現在就到幕府去！」

站在一旁的高田彌五兵衞神態亦顯得很懊喪，他抓住高田郡兵衞的衣袖說：

「我待你並不薄，從小就提拔你，難道你要恩將仇報嗎？」

高田彌五兵衞希望以恩情來改變弟弟的初衷，身爲長矛高手的高田郡兵衞終於被說服了。

「是，我答應……」

高田郡兵衞竟然低頭嚎哭，泣聲彷若帶著絲絲懺悔。

不多時，門外出現了一頂轎子，轎上坐的正是將要成爲高田郡兵衞妻子的三津小姐。

「啊！來得正好！來！快來見見郡兵衞吧！」

這是內田三郎右衞門早已計劃好的，他事先聯絡安藤金吾把三津小姐送到他的府邸。

高田郡兵衞神情落寞地準備接見三津小姐。

三津小姐今年正值十八芳齡，進入房間後，整個房間瞬息增添了光彩，高田郡兵衞竟也在絕望與悒鬱心情的交織下，被這位風姿綽約的女子所吸引了。

六

二月中旬，高田郡兵衞到深川拜訪了奧田孫太夫，正式地提出退盟的事。

奧田孫太夫似乎已體會到他的苦衷，所以很和悅地說：

「那……郡兵衞，你是不得已的，你就去做你伯父的養子吧！」

「喔——您是說……可以原諒我囉！」

「這不是原不原諒的問題，其實我們的動靜外面早已知道，也許幕府早也察覺了。」

每個人都希望早日取得吉良府邸的改建圖。

他們想盡辦法到剛遷至本所的吉良府邸去探查。

現在的吉良府邸原本是屬於松平登之助的府邸，過去可能沒有什麼秘密，但是當吉良上野介遷移到此後，就開始修建，修建的工程規模很大，是不是會設置許多秘密機關或陷阱，吉良上野介的寢室及侍衞武士的房間又設置在那裡，這都必須做詳細的探查，擬訂周密的計劃才能完成襲擊的使命。

光陰荏苒，二月又過了……

和暖的春風正輕輕地飄盪在江戶街上。

傍晚時分，月森十兵衞和往常一樣沿著神田川走在淺野御門前的道途中。

七天前，他把愛妻靜江及女兒千代由娘家接回來，所以最近他沒到淺草熊野屋客棧找千彌。可是，上次奧村忠右衞門的出現，竟使他感到驚奇！

「我實在不該洩露機密，請原諒！」

「別說了，我不會介意的。」

奧田孫太夫一向胸襟豁達，他是不會計較這些事的。

今年，上方已有五名弟兄退盟，有一名住在攝津萱野村的萱野三平爲了保守機密，推辭到幕府仕官的機會，竟於淺野內匠頭忌日（正月十四日）當天切腹自殺了。

這位以死來恪遵誓約的弟兄，精神實令人折服，相形之下，高田郡兵衞實在感到愧疚。

高田郡兵衞退盟的消息，立即傳到山科大石內藏助的住處。

奧田孫太夫緊急地以書信告知大石內藏助，希望勿再拖延時間，請求早日舉事。

大石內藏助獲悉後，特派吉田忠右衞門前往江戶安撫急進派的弟兄們，要弟兄們再忍耐一些時日，千萬別輕舉妄動。

這時潛伏在江戶的弟兄們，心裡都很焦慮，（就是那個下雪的日子，奧村忠右衞門和高田郡兵衞一塊到熊野屋去。突然，月森十兵衞發現奧村忠右衞門正在他的前方疾行。）

月森十兵衞對奧村忠右衞門早存疑心，於是沿途追踪。

這時，夕陽已冉冉西下，大地籠照在薄暮之中。

奧村忠右衞門走進了熊野屋客棧。月森十兵衞也跟了進去。

密告

一

月森十兵衞又住進了客棧二樓的房間。

「剛才進來的那個人現在正做什麼呢？」

月森十兵衞問女侍阿三。

「喔——他一個人在房裡喝酒。」

「是不是在等人呢？」

「也許是吧……」

「給我來壺酒吧！」

「怎麼，今天不叫千彌小姐陪你喝酒啦！」

「嗯！今天沒興趣。」

「唉！最近都不見你來，千彌小姐變想念你的。」

阿三瞪著月森十兵衞，看了半晌。

「別囉唆，快拿酒來！」

「是！是！」

窗外，陣陣涼意襲來，在房間裡的油燈正閃爍著。

阿三端上了酒說：

「我去拿酒時，那個房間又來了一個人……」

熊野屋的女侍中，阿三是深得月森十兵衞信任的一位。

聽說，阿三是客棧老闆娘的遠親，四年前因丈夫過世，所以才帶著八歲的女兒到熊野屋來投靠。

阿三看起來已有三十來歲，身材矮胖，純樸忠實，月森十兵衞極爲信任她，把自己擔任幕府密探的任務毫不隱諱地全告訴了她。

而阿三也因敬佩月森十兵衞的爲人，經常幫助他做秘密工作。

「對了，你知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不清楚；他是個身材魁梧的武士，每次一來，他們總要談上兩個時辰。」

「喔——他是不是常來呢？」

「嗯！那個人變會喝酒的，他們在密談什麼，我總是聽不清楚！」

「阿三！千萬要小心，別讓他們發現了！」

「嗯！我會小心的。」

「好！妳下去吧！待會再送壺酒來。」

「喔！」

由阿三炯炯目光中，可看出她堅強的意志，相信她一定會愼重行事的。

阿三離開後，月森十兵衞輕輕地站起，走向紙窗，眺望窗外初春的景色。

（上次奧村忠右衞門和高田郡兵衞在房裡密談時，很可惜！沒有竊聽到，今晚一定要聽聽他們談些什麼？）

月森十兵衞下定決心，準備今晚竊聽奧村忠右衞門及另一位武士的談話。

二

現在，月森十兵衞所住的房間正面向大川的北端，由這個房間向右彎，隔一個房間就是他們密談所在地。

那個房間是客棧中最深入的房間，爲了愼重起見，奧村忠右衞門每次都叮嚀客棧的老闆隔壁的空房不准客人居住。

月森十兵衞偷偷潛進那間空房，房內黑漆一片。只由隔壁房內透過了微弱的光。

月森十兵衞蹲了下來，停止呼吸，開始修練「整息之術。」

一般人常會由於呼吸聲而引起動靜，或因呼吸而散發出體臭。

而月森十兵衞所修行的「整息之術」與武鬥時的整息大爲不同，那是伊賀的密探們過去從事密探活動時，所使用的呼吸法，再引用柳生流派的奧妙加以研究而成的功夫。

停止呼吸後，在房間的紙牆邊仰躺下來，屏氣凝神地貼耳探聽。

「高田郡兵衞終於脫盟了，嗯！眞是辛苦你

「你放心吧！我已向家裡的重臣們提示過了！」

「啊！眞謝謝你！」

那個魁梧的武士所說家裡的重臣，到底是指那一個諸侯的重臣呢？是吉良侯？抑或是上杉侯呢？

月森十兵衞歪著頭，有些疑惑。

爲了防備赤穗浪人的襲擊，保護吉良上野介的生命安全，上杉綱憲曾想盡辦法命令色部又七郎以金錢來操縱那些侍衞武士，這件事一定與上杉家有關。

二

「對了！還知道些什麼？」

魁梧的武士這麼說。

「喔！奧田孫太夫還住在老地方吧！」

「堀部彌兵衞及堀部安兵衞父子呢？」

「堀部彌兵衞就住在這附近，堀部安兵衞最近好像失踪了。」

「是嘛！」

「我終於讓高田郡兵衞退出了他們的行列，不過他一退盟，以後就不能打聽任何消息了！」

由奧村忠右衞門的話聽來，前些時候他一定佯裝要爲高田郡兵衞解決困難，而用巧妙之法，套出弟兄們的住處。

急進派的弟兄們在江戶的動靜實在也太醒目了，他們不但取消了化名，恢復了身份，而且還明目張胆地在江戶街道上出現。

「大石內藏助對襲擊的事好像很猶豫，急進派都一再地去催促他趁早起事。」

「嗯……這件事暫且不談，目前住在江戶的赤穗浪士們的住址還知道那些？」

隱約地聽到紙筆的沙沙聲，也許是奧村忠右衞門把弟兄們的地址寫在紙上吧！

「對了！毛利小平太及小山田庄左衞門的行踪，你知不知道呢？」

「唉！小林兄！我根本不知道。」

只聽到一聲長嘆。那個魁梧的武士一定姓小林。

「嗯！看樣子，我們不應該讓高田郡兵衞退盟。」

「不！當時他的伯父正逼他成親，要不是把他誘到客棧去，我也不知道急進派等人的住處呀！」

「嗯！這眞是你的大功勞。」

小林的口氣似帶著感激的意味。

隔了一會，又聽到小林說：

「奧村兄！今夜就到此爲止吧！本來想好好陪你喝一盅，可是今晚我得去接應那些由米澤來的侍衞。」

「米澤的侍衞？」

「是呀！前些時候爲了保護吉良府邸由米澤僱來了十五位侍衞，你不知道呀！」

「喔！」

「唉！每次都派我小林平八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現在只要趁早把吉良大人送住米澤，我們的主君就可放心啦！」

「那麼，我就告辭了，你慢慢喝吧！」

那個叫小林平八的武士隨即走下樓去，離開了客棧。

四

初春的夜晚，仍然透著冰寒的涼意。

月森十兵衛緊跟在小林平八身後，不聲不響地。

小林平八僱了一頂轎子，月森十兵衛就隨著轎子向前邁進。轎子由兩國橋朝著本所的吉良府邸走去。

小林平八這個魁梧的武士，原本是上杉家的家臣，奉命前往吉良府邸，主管府邸內侍衛的職務，爲了顧及上杉家的立場，他是以浪人身份出現的。

兩國橋上毫無人影，月森十兵衛就加快了腳步。

（我倒想看看那個浪人的面貌如何？）

這時轎子正走上兩國橋——

月森十兵衛旋即抽出腰際的長刀，斬落轎上的掛燈。

「咦！怎麼回事……」

轎夫莫名其妙地喊著。

突然——

「啊——」的一聲，兩名轎夫竟被月森十兵衛的刀鞘擊倒在地。

「大膽！」

轎內發出了斥喝聲。

小林平八拉起轎簾，探頭想瞧個究竟。

黑暗中，月森十兵衛很清楚地看到小林平八嚴肅的容貌。

「幹嘛！想搶東西呀！」

小林平八態度沈著地道。

「正是。」

小林平八立即取出錢袋，丟在月森十兵衛的脚前。

月森十兵衛以刀抵著小林平八的要害，拾起錢袋，懸於腰際。

「近來像你這種浪人愈來愈多了。」

小林平八侃侃說道。

「唉！還不是爲了生活嘛！」

「說得也是……」

月森十兵衛看著對方沈著穩重的態度，敏銳地感覺到小林平八的刀法造詣必定很深。

（實非泛泛之輩）

「報上名來？」

「沒必要告訴你！」

月森十兵衛收起長刀，神氣凜然地道。

「你的武功高強，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喔——什麼事？」

「找個日子咱們慢慢再談吧！」

「好！什麼時候？」

「這樣吧！如果你希望有仕官的機會，明兒中午就到淺草諏訪町的熊野屋客棧，我們再談吧！」

「也好！」

月森十兵衛說著就把腰際上的那包錢袋丟到橋下，泰然地離去。

（小林平八這傢伙，竟想僱用我當吉良的侍衛，嗯！由他們密談中，十五個米澤來的侍衛已到達吉良府邸，再加上舟津彌九郎，以及清水一學等人，哇！整個吉良府邸的兵力該是相當強的。）

月森十兵衛邊走邊想著。

五

黑夜裡，月森十兵衛沿著隅田川朝著藏前街方向走著。街道的右邊是幕府的糧倉，走著、走著——

糧倉的盡頭忽然亮起了燈火，燈火閃爍地搖動著。

（會不會是奧村忠右衞門？）

月森十兵衞緊緊佇立在倉牆邊，默不作聲，細瞧究竟是何許人。

夜靜更深，四處沈寂無聲，藉著附近村舍的微光，月森十兵衞發覺那個提燈的人正是奧村忠右衞門。

奧村忠右衞門似帶著幾許醉意，搖搖擺擺地走著。

這時，月森十兵衞忽有玩弄的興致，因而叫住了奧村忠右衞門。

「喂——」

「嗯……你是不是叫我啊？」

奧村忠右衞門立即轉過頭驚訝地說。

「正是。」

「有什麼事？」

「你可是淺野家的家臣奧村忠右衞門？」

「嗯！在下正是，你是——」

「我也是淺野家的家臣。」

「什麼？」

奧村忠右衞門詫異地叫著，對這個來路不明的浪人他覺得很疑惑。他試著想看清對方的面孔，無奈月森十兵衞戴著草笠。

「在下是在五年前離開淺野家的。」

「喔——好像未曾見過你嘛！」

「因爲你在江戶任職，而我却在赤穗，你當然不知道有我這個人。」

「那麼，請問大名是——」

「無可奉告。」

月森十兵衞環顧四方，不見人影。

「你身爲淺野家的家臣，竟然做出這種可恥的行爲！」月森十兵衞聲色俱厲地斥喝。

「你說什麼？」

「哼！你洩露了赤穗浪士的內情，身爲淺野侯的家臣，你竟然背叛他，我眞無法忍受你這種卑鄙的行爲。」

「啊！我——」

奧村忠右衞門支吾地答不上話。

「你可曾想到妻子和孩子？」

「啊……」

奧村忠右衞門正想轉身逃走的霎那，月森十兵衞立即拔出長刀朝著他的右耳揮砍下去——

「唉呀——」悽慘的叫聲劃破了夜空。

只見奧村忠右衞門雙手在空中揮動了一下，就踉蹌地仆向地面。月森十兵衞輕輕地收起長刀，然後說：

「割下你的右耳，給你一個教訓，下次可不饒你。」

聲音即在黑夜中消逝。

「哇……呀……呀…」

奧村忠右衞門兩手按住了右耳，不禁大聲地嘶喊：

「救命呀！有人殺我呀！」

他滿臉鮮血，顚顚倒倒地走向附近的村舍。

「救命呀！救命呀……」

聲音淒厲而悲慘。

第二天——

月森十兵衞並沒有出現在熊野屋客棧。

奧村忠右衞門一定會將昨夜被殺之事告知小林平八。如果與小林平八會面，今後的活動必會受到影響了，所以月森十兵衞未去熊野屋客棧赴約。

六

奧村忠右衞門的妻子眞沙與女兒小菊請了附近的大夫爲他治療耳傷，如今傷勢已快痊癒，但傷口仍會不時地疼痛。

幾天來，奧村忠右衞門總是在戰戰兢兢下生活，躺在牀上呻吟的他，渴望著妻女的安慰，可是他失望了。

小菊總是白眼一瞥地看著父親，從未過問父

親的傷勢。

小菊所以變得如此冷漠，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自從殺傷事件發生，奧村忠右衞門成爲浪人以來，原本活潑爽朗的小菊，就失去女孩的嬌柔與朝氣，變得鬱鬱寡歡，尤其婚事取消的打擊更使她悒悒不樂。

去年此時，小菊正值二十待嫁之齡。

當時，經江戶總管安井彥右衞門作媒，已安排與二百石旗本武士井關八郎左衞門之次男井關久馬成親，亦獲得主君淺野內匠頭的許可，眼看這件門當戶對的婚事即將完成。

無奈，成親的前一個月竟發生了殺傷事件。

事件發生後，淺野家的家臣們都立誓要爲主君復仇，唯奧村忠右衞門竟爲名利所蔽，爲了在幕府謀取高官俸祿的機會，竟想背叛主君，做出不忠不義，大逆不道之事，井關八郎左衞門知道後，憤怒異常，隨即宣佈解除婚約，自此後，小菊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對這個忘恩背義的父親當然懷著滿腹怨恨，而逐漸冷漠了。

七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謀得一官半職的機會，讓小菊忘掉這種恥辱，也讓井關八郎左衞門父子刮目相看……）

在這段療傷的日子裡，奧村忠右衞門常這麼想。

一日傍晚，小林平八偕同江戶藩邸納戶役（即現今的出納）桑島岡之助前往北八堀奧村忠右衞門的住處。

表面是去探病，事實是想說服奧村忠右衞門。

「奧村兄！近來赤穗浪士們的動態如何？能否告訴我們？如果你能幫忙我們防止襲擊事件的發生，我們一定會在上杉家爲你安排仕官的機會……噯！如果你認爲在上杉家不方便，那麼，憑上杉家十五萬石的體面，也一定可以推薦你到別的侯府任職的，你要好好考慮啊？」桑島岡之助說道。

隨後，小林平八又以很誠懇的態度說：

「奧村兄！現在赤穗浪士們的動態極不穩定，我們主君又不敢明目張胆地幫助吉良侯，而吉良侯又是主君的生父，我們總不能置之不顧，只要你助我們一臂之力，他們一定無法舉事，請你深謀遠慮吧！」

奧村忠右衞門經他們勸慰，似乎已經默許。

每晚入睡時，奧村忠右衞門總無法一覺至天亮，心裡老懸念著那次的事件。

（唉！先君實在也太意氣用事了，即使和吉良侯處得不愉快，也應該忍耐幾天，何必逞一時之勇，竟在宮中拔刀呢？害得淺野家四分五裂，讓我們這些家臣流落街頭，嗯！先君這麼做，實在太不值得！我怕過這種浪人的生活，日後如果有高官俸祿的機會，我一定要爭取。）

就這樣——

奧村忠右衞門開始探查赤穗浪士的舉動，背叛先君，經常提供情報給小林平八及桑島岡之助。

現在，又是春暖花開的時節了。

奧村忠右衞門望了望窗外的春色，再摸摸右耳的傷痕，想起那個恐怖的夜晚，想起那位戴草笠的浪人，俐落的刀法，他總會戰慄良久，爲什麼要砍去他的右耳？難道自己眞的做了卑鄙而不可原諒的行爲嗎？難道……

唉！房間裡整日廻蕩著嗟嘆聲……

備後守別邸

一

這一天——

月森十兵衛去訪問了奧田孫太夫。

這時，奧田孫太夫和他的養子奧田貞右衛門夫妻已遷移。

他們移居黑江町米屋清右衛門的住屋，奧田孫太夫化名爲西村清右衛門，奧田貞右衛門則化名爲西村丹下，並且開始行醫濟世。

奧田貞右衛門尚未成爲奧田孫太夫的養子之前，甚爲赤穗藩的御醫內海道憶所鍾愛，因而他時常在內海憶家研讀醫學，過去所習得的經驗，如今正好派上用場。

這時，居住在江戶的夥伴，也紛紛改名換姓，分散居住。奧田孫太夫曾叫奧田貞右衛門到月森十兵衛家告知現在的居所和姓名，由此可明顯地看出他對月森十兵衛的信任。奧田孫太夫對月

森十兵衛以及堀內源左衛門這兩個人，是絕不會隱瞞任何秘密的。

奧田孫太夫望著正在配藥的奧田貞右衛門，很得意地對月森十兵衛說：

「奧田貞右衛門還蠻像一位大夫似的，附近的人都來這裡看病，他能爲人治療，爲人抓藥，做得還不錯。」

「喔！看不出他還眞有一套。」月森十兵衛誇讚著。

「他妻子生產時，他還親自接生呢！」

奧田孫太夫的女兒吉女和奧田貞右衛門結婚後，在今年春天生了一個小壯丁，取名清八，倘若奧田父子殺進吉良府邸，那麼生還的希望可能十分渺茫，那也就是說：吉女和清八母子，要同時失去父親和丈夫，祖父和父親。月森十兵衛每念及此，便愛憐地抱起了清八，並輕輕地撫慰著，他凝視著清八紅潤的小臉蛋，眼淚却不自覺地滑落，清八長得多像奧田貞右衛門啊！

奧田孫太夫田月森十兵衛的手中接過了清八，很沈痛地說：

「月森十兵衛，我這個小孫兒能跟他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恐怕不多了，可能只有三個月左右，最多也不會超過半年，我女兒和奧田貞右衛門相守的日子也不長了，想到這裡，唉！我的心都快碎了！」

「我也很難過！」月森十兵衛亦深噓了一口氣。

沒想到正在隔房配藥的奧田貞右衛門却輕鬆地回答：

「三個月和三十年還不是一樣嗎？」

他邊講邊把紙門拉開，面帶微笑地走了進來，接著又說：

「人活在世上，早晚都有生離死別的一天，我認爲三個月和三十年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奧田孫大夫微笑著說：

「也許就爲了這個原因，我近來老是不想待在家裏。」

「爲什麼不想待在家裏呢？」奧田貞右衛門不解地問。

「你們夫妻倆把三十年濃縮成三個月，這種卿卿我我的景象，我有點受不了……」

「不要說了……！」

奧田貞右衛門嘶啞地叫著，旋即飛也似地衝了出去。

「哈！哈！哈！」

奧田孫太夫勉強地苦笑著，隨即老淚縱橫，是那樣地令人心酸、令人悲痛！坐在一旁的月森十兵衛爲了沖淡這種哀愁的氣氛，立刻轉個話題道：

「堀部彌兵衛和堀部安兵衛父子，現在住在那裡？」

「堀部彌兵衛還住在老地方，堀部安兵衛現在遷到本所林町紀伊國屋後的巷子裡，他已化名爲長江長左衛門。」

「沒想到奧村竟會做出這種事！」

事不宜遲，奧田孫太夫又緊張地說：

「事情可不能再拖延了。」

高田郡兵衞現在已被伯父內田三郎右衞門接到府邸去住，他已決定在近日內跟安藤家的千金三津結婚，近日內他可能不會再和大夥兒見面。所以奧田孫太夫十分躭憂。

「我們的動靜會不會由高田郡兵衞口中傳出去，然後再由奧村忠右衞門傳到吉良家呢？」

「可能不會吧！別太躭心！」月森十兵衞安慰著。

月森十兵衞認爲，即使由高田郡兵衞口中傳出他們的動靜，也不會影響夥伴們的活動，但是奧田孫太夫依然很憂慮。

二

由奧田孫太夫的口氣判斷，居住在京都山科郊外的大石內藏助可能仍然按兵不動。

「喔——」

月森十兵衞想：赤穗的浪士們都已慢慢地遷到吉良上野介府邸的附近，而堀部安兵衞現在可能和毛利小平太、小山田庄左衞門兩人住在一起，不久前；另一位夥伴前原伊助也在當地開了家米店，化名爲米屋五兵衞，而由京都來的神崎與五郎，聽說也要在這附近開一家雜糧店，化名爲小豆屋善兵衞。

月森十兵衞想到這裡，不禁躭心起來，他想這些夥伴在吉良府邸附近過著這種不大習慣的經商生活，會不會暴露了原來的身份呢？

月森十兵衞打聽的結果；吉良府邸除了家臣外，尚有由米澤上杉家派來的幫手以及舟津彌九郎那幫人，總計約有五十多人守備著。

這天；月森十兵衞走訪奧田孫太夫的目的，就是想告訴奧田孫太夫這個消息，而且也想告知有關奧村忠右衞門和吉良府邸勾搭的事。

當奧田孫太夫聽了這些消息後，驚訝地說：

直到現在，大石內藏助還未把復興淺野家的願望捨棄。

大石內藏助特地邀請赤穗遠林寺的住持祐海到京都來，請他前往江戶拜訪持院的大僧正隆光，要隆光在綱吉將軍前美言幾句，請求讓淺野家比往昔更興盛。

江戶地區的夥伴們，認爲此種做法毫無意義，所以奧田孫太夫和堀部安兵衞都寫信給大石內藏助，勸他不要做這種無謂的事。當時原惣右衞門會很氣憤地公開表示：不再理會大石內藏助，要獨自去找奧田孫太夫等人，決心舉事。

大石內藏助最近派了吉田忠左衞門，去安撫江戶的夥伴，要大家勿輕舉妄動，再忍耐一段日子。

吉田忠左衞門是一個老成持重的人，他和小野寺十內同爲大石內藏助最得力的部屬。

奧田孫太夫由月森十兵衞口中得知吉良府邸守備森嚴，心中十分焦慮，他面色凝重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無論如何；我們要想辦法拿到吉良府邸的改建圖，如果沒有這張圖，我們恐怕就會遭到困難。」

月森十兵衞心想：如果有辦法一定會極力爭取這張圖，問題是吉良府邸根本不可能透露改建計劃的內容。吉良上野介到底僱了那些包工，改建的情形如何，這些問題都令人費解，不過這次的包工，絕不是以前蓋吳服橋門內府邸的工人，月森十兵衞總是揣摩不透，究竟吉良上野介是從那裡找來的木工，泥工……

月森十兵衞離開了奧田孫太夫的家，心裡仍惦著那擾人心思的事。他慢慢地走向深川，僱了一艘船，由水路來到水戶侯別邸的附近，此刻已是薄暮時分。

（啊……）

月森十兵衞一驚，他剛踏上岸，就發覺一個熟悉的男人，他怔了一會兒，原來那個男人正是

一年前，在柳原堤防的草原上想逮捕黑田小太郎的井坂傳七。

井坂傳七是念流派的高手，黑田小太郎的右手就是被他砍斷的。

井坂傳七由水戶侯別邸順著圍牆朝右邊走去，月森十兵衞心想，他會不會已經打聽出我的住所了呢？

月森十兵衞旋即加快了脚步，因爲江戶市郊一帶，每到黃昏都是渺無人跡。

在遼濶的田野中，月森十兵衞看著井坂傳七走上田埂，而遠遠地又看到另一條人影正走進森林，他一眼就認出那是黑田小太郎。月森十兵衞現在明白了，也許黑田小太郎要來拜訪他，而却在半路上被井坂傳七發現了所以加緊跟踪，不過井坂傳七並沒有發現月森十兵衞，大概是戴著笠帽的緣故，所以井坂傳七無法看清他的臉。

黑田小太郎突然消失在森林中，井坂傳七悄悄地跟踪著，月森十兵衞慢慢地走近井坂傳七的身後。

井坂傳七已察覺身後的動靜，猛然一回頭，發現了剛剛由渡口上岸的人，就是一年前用刀背打昏他救走黑田小太郎的人。這時月森十兵衞正慢慢地走近他，他慌忙地拔出了長刀，月森十兵衞止住了脚步問道：

「到此地來，有何貴幹？」

井坂傳七將銀光閃閃的白刃，在空中劃了一下說：

「嗯！你是殺狗黨的人嗎？」

月森十兵衞專注地反問：

「那你是不是要抓殺狗黨立功的人呢？」

「我看你跟剛才的年輕人一定是同黨。」井坂傳七猜想他所跟踪的黑田小太郎可能和月森十兵衞有關。

「那個年輕人的右手不就是你砍斷的嗎？」

「嗯！那是應該的。」

「哇哈哈……」

「你笑什麼？」

「我笑你今天白跑了一趟！」

「怎麼說？」

「我勸你還是回去吧！」

井坂傳七大聲地吆喝，也許是想起了一年前的屈辱，他漲紅了臉，拿著白刃擺出了正眼的招式，直向後退，大概是想，田埂上不便比武，這時月森十兵衞頓住不語，悄悄地把右手伸進懷中，向井坂傳七挪近。

三

靜觀月森十兵衞右手的動作，井坂傳七緊張了起來，他以爲月森十兵衞要拔刀，所以疾步前躍，跳到月森十兵衞的身邊，身子微傾，舉刀揮砍——

月森十兵衞突然轉身……

井坂傳七的長刀呼的一聲，由月森十兵衞的側面揮過。

「傻瓜！」

「哼——」井坂傳七一刀揮空，旋即又接連地揮了好幾刀。

「住手！」月森十兵衞向後一躍，怒目凝視地大吼。

但是，井坂傳七毫不理會，仍然揮刀猛砍，月森十兵衞晃動著身子閃躲。

突然——

井坂傳七僵立不動了。

原來，月森十兵衞用左手抓住了井坂傳七的右臂，以小刀抵著井坂傳七的要害。

「放手——」

井坂傳七拼命得掙扎，想擺脫月森十兵衞握住他右臂的手。

但是，月森十兵衞使盡全力，狠狠地緊抓著，而那鋒利的短刃却又指向井坂傳七的要害，井坂傳七隨時隨地都有斃命的危險，於是井坂傳七只好安靜了下來，不敢再亂動。

「好好聽我說！」月森十兵衛冷冷地命令。

「你要說什麼？」井坂傳七悵然地道。

「你是衙門的人嗎？」

「是的！你反抗官方的人，以後會後悔的！」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

「怎麼說？」

「你既然是衙門的人，就應該知道？」

「知道什麼？」

「你知不知道「御意簡牘」是什麼東西？」

「是……是……」井坂傳七支吾地說不出話。

他略有所悟，「御意簡牘」是一片雕有葵花紋的銀牌，如果身上佩帶這種銀牌的人，就是幕府將軍派出的重要密使，於是他開始懼怕起來。

月森十兵衛一鬆手，使勁地將井坂傳七推倒在地，迅速地收起短刀，從懷中掏出了「御意簡牘」的銀牌，然後在井坂傳七的眼前晃了晃說：

「仔細地看清楚，這是什麼？」

井坂傳七定睛一看，不錯，那正是「御意簡牘」，這時他感到很恐慌，於是尷尬地說：

「眞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的身份，對你很失禮！」

「你既然不知道，我也不會介意！」

「謝謝！」

「你叫什麼名字？」

井坂傳七詳細地告訴月森十兵衛職務和姓名後，懇求月森十兵衛不要追究，他緊張得面色泛青，不過月森十兵衛却以柔和的口氣說：

「因爲我有秘密任務在身，不願暴露身份，請你替我隱瞞今天的事。」

「我知道。」井坂傳七誠懇地點點頭。

「順便再關照你一件事？」

「什麼事？」

「剛才走進森林的年輕人，就是去年被你砍斷右手的那個人。」

「啊——是……」

「你別再追踪那個年輕人好嗎？」

「不過——」井坂傳七面有難色。

「你是不是說他殺狗的事？」

「我——」

「放過他吧！」

「放過他……」

「那個年輕人跟將軍家的總管牧野備後守有很密切的關係。」

「是的。」

井坂傳七一聽到黑田小太郎跟牧野備後守有關，知道冒犯不得，於是只好順從。月森十兵衛接著又說：

「他被你砍斷了右手，以後再也不會去殺狗了，你就別再追踪他了。」

「好吧！」

「那麼，現在你可以走了。」

「好！告辭了！」

目送井坂傳七慢慢走遠後，月森十兵衛踏上了歸途，這時夜幕已低垂了。

「回來了！」老遠地就傳來了呼喚聲。

月森十兵衛的妻子靜江和用獨臂抱著千代的黑田小太郎出現在家門口。

「好久不見了！」黑田小太郎寒暄地問。

「喔！你好！」月森十兵衛點了點頭，沒有提起剛才的事。接著又細細地打量著黑田小太郎說：

「你的氣色很好嘛！比以前發福多了。」

「還好？託你的福！」

「對學醫是不是還有興趣？」

「是的！我可能會朝這方面發展。」

「是不是高野道仙說你有希望當大夫？」

「是的。」

「那太好了！」站在一旁的靜江微笑地說。

月森十兵衛走進屋內後，突然又說：

「黑田小太郎！我看你有必要到牧野府邸去打個招呼！」

「是的，今天我就是爲了此事而來。」

黑田小太郎微笑地對他說：

「好久不見了；庄藏！」

「你是黑田小太郎嗎？」老人支吾半晌而後道。

「是啊！我是黑田小太郎。」

月森十兵衞此時也走下了轎子。

黑田小太郎和月森十兵衞立刻被引入府邸，這時牧野成貞正在府邸內。

「喔！是黑田小太郎……」

牧野成貞正由老臣本田嘉兵次攙扶著走出書院，見到了黑田小太郎，不禁喜極而泣，並忘情地擁抱著黑田小太郎，用顫抖的聲音徐徐地說：

「你回來了！我太高興了。」

月森十兵衞看到了這感人的一幕，感慨萬千！眼前的人，正是十年前被綱吉將軍所寵用的幕府總管，怎麼看也不像，那麼慈祥的老者，雖然仍有威嚴，但却能那麼眞摯地流露感情，月森十兵衞對他有著很好的印象。

「我陪你走一趟吧！」

「那太好了！」

「那麼，我們明天早晨就出發。」

「好的；太麻煩你了！」

「就這麼決定了！」

當晚；黑田小太郎留宿在月森十兵衞家。

那是一個柔和的春夜，夜深後悄悄地飄起了細雨，但到了清晨又雨過天晴了。

「那麼；我們走吧！」

月森十兵衞的裝束一如往常，但今天却罩上了一件禮服，坐上轎子，黑田小太郎隨侍轎旁，他們朝著浜町牧野備後守成貞的別邸出發，沒想到那裡正有一件事情在等著他們……。」

四

牧野備後守成貞的府邸正面對著浜町的城溝，他們到達府邸後，由黑田小太郎敲門，開門的是一位老人，他驚異地直視著黑田小太郎。

黑田小太郎把離開牧野府邸後的經過，以及月森十兵衞給予的照顧，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牧野成貞。

「嗯！原來是這樣……！」

牧野成貞頻頻地點著那滿是皤皤白髮的頭，然後流露著感激的目光對月森十兵衞致謝！

由於牧野成貞沒有兒子，所以當綱吉將軍在上州館做城主之時，他就領養了同事黑田用綱的庶子黑田小太郎，對黑田小太郎細心照拂視如己出。

因爲黑田小太郎的生母已過世，他的生父黑田用綱的正室和嫡出的兄弟待他又苛薄，所以牧野成貞的女兒安子也將他當做親弟弟般地愛護，一家人相處得十分融洽。

可是有一件事令黑田小太郎很不滿，入贅牧野家的嫡兄黑田憊右衞門從沒有把他當做兄弟看待，經常欺侮他，黑田小太郎對這個哥哥印象甚爲惡劣，而今黑田憊右衞門又成爲安子的丈夫，他心裡極爲難過，爲了此事，他曾關在倉庫裡痛哭了好幾夜呢？

安子和黑田憊右衞門的婚姻是由綱吉將軍作主的。當時綱吉將軍還用强硬的手段將牧野成貞的妻子阿久里搶了過來。

年輕時的綱吉是個好色之徒，當時被他玩弄過的婦女約有一百餘人。

在綱吉未當五代將軍之時，就曾命令臣子牧野成貞把妻子阿久里獻給他，牧野成貞爲了不違背主君的意旨，只好忍痛割愛。

牧野成貞在年少時就侍候綱吉將軍，一直就是忠貞服從，雖然腰上佩帶著兩把刀，但是他却沒有學會拔刀相鬥的技能。現在正是幕府孰政的太平盛世，能說善道比武術還重要，服從要比骨氣更讓人重視。所以牧野成貞總是忠心耿耿地侍奉主君。

牧野成貞懇求自己的妻子體諒他，阿久里內心充滿了憎恨與憤懣，到現在牧野成貞還無法忘

記當時的情景。

牧野夫妻的愛情就這麼被網吉破壞了，不過牧野成貞被網吉提拔爲總管，後來網吉當上將軍後，成貞也進入幕府隨侍在側，不久；牧野成貞又當了下總關宿的城主。

牧野成貞當了城主後，網吉就把阿久里送回來，然而，牧野成貞與阿久里之間，已沒有感情了，阿久里住進了府邸內後院的小屋內，黯然地度過她的餘生。

後來，網吉又以强硬的手段搶奪了安子，爲了對這件事表示反抗，安子的丈夫黑田慥右衞門竟切腹自殺。

這已是十五年前暮春所發生的事了。

也許是網吉將軍對冷淡的安子產生厭惡，因此兩年後，也把安子送回牧野府邸，可是安子却也同樣地自殺了。

這種不仁的作法，豈是統治天下的將軍所應有的行爲。

黑田小太郎雖然厭惡黑田慥右衞門，但是仍然顧念骨肉之情，他實在無法忍受網吉將軍的作爲，所以就悄悄地離開了牧野府邸，故意犯了殺狗的禁令，表示對網吉將軍及幕府的不滿。

後來……

由於黑田小太郎的出走，牧野成貞曾經悲痛了一段日子，原本是打算讓黑田小太郎來繼承自己的地位，可是遭到將軍生母桂昌院的干涉，於是就隨便認領了大戶半彌的兒子，讓他來接替地位，日後牧野成貞又離開了網吉將軍，隱居在浜町府邸，過著平靜的日子。

牧野成貞離開後，柳澤出羽守吉保才被重用，而得以建立現在的威勢。

如今牧野成貞見到了出走六年的黑田小太郎及月森十兵衞，內心當然很欣慰，於是就以豐盛的酒席招待他們。

五

牧野成貞以慈祥的目光注視著正要用左手端起酒杯的黑田小太郎，感慨地說：

「唉！爲了我和安子，你失掉了右手！」

黑田小太郎肯定地搖著頭說：

「不是的；雖然我失去了右手，但是我却領悟了人生的眞諦。」

「是這樣嗎？」

「是的；月森十兵衞教導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牧野成貞感激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聽說你是中根正多的家臣。」

「是的！」月森十兵衞答道。

由於過去牧野成貞受到網吉將軍的重用，所以對中根正多的秘密任務多少也知道一些，但是對中根正多及月森十兵衞爲了這次殺傷事件，究竟會有什麼行動，他就不太清楚了！

「喔！對了！」

突然——牧野成貞站了起來，坐在旁邊的本田嘉兵次來不及攙扶，他已搖晃地走到壁櫥邊。

「本田嘉兵次，把它打開來！」

本田嘉兵次從懷裏掏出了鑰匙，打開壁櫥。

牧野成貞用顫抖的手伸進壁櫥，取出了一幅字畫，這時，黑田小太郎和月森十兵衞互相凝視了一會兒，猜不透牧野成貞究竟要做些什麼。

「你們看……」

牧野成貞把拿出的字畫攤開放在席上，這時字畫顯出了三個字—「主、忠、信」。

爲了誇讚牧野成貞的忠誠，網吉將軍親手題了這三個字，上面還畫著花押及署名。

月森十兵衞不明白牧野成貞拿出這幅字畫的用意。

牧野成貞憤恨地用雙脚踐踏著那幅字畫，然後氣喘喘地道：

「月森十兵衞！你明白我的用意了嗎？」

月森十兵衞深深地點頭說：

「明白！」

本田嘉兵次看到主人這突來的舉動，慌忙地跑到牧野成貞身旁，想阻止他，因爲把綱吉將軍親筆書寫的字畫置於地上，用脚踐踏，是一種犯上的行爲，一旦傳出去，必會遭到切腹的懲罰。

牧野成貞揮開了本田嘉兵次的手，拿起足跡斑斑的字畫，又氣呼呼地撕得粉碎，然後摔在地上，再用力踐踏，以發洩胸中的抑鬱。

他所以會這麼做，好像是有意的。他明知月森十兵衞是替綱吉將軍和幕府擔任密使任務的中根正多的家臣，竟故意如此，也就是希望月森十兵衞將他心中的憤恨傳達給綱吉將軍。

此時，月森十兵衞突然站起身來，牧野成貞慢慢地走進，本田嘉兵次對月森十兵衞的動作有點驚訝。

而牧野成貞也露出了恐懼的目光注視著月森十兵衞。牧野成貞唯恐月森十兵衞做出對他不利的事，因而有些後悔。

當月森十兵衞看到了牧野成貞恐懼的目光時，却搖搖頭走到被撕毀的字畫旁，用力踐踏著。

「喔……」牧野成貞發出了感動的聲音。

黑田小太郎隨即也站了起來，和本田嘉兵次一起走近牧野成貞的身旁，用力地踐踏那幅已經撕碎的字畫，本田嘉兵次邊踩邊發出低微的啜泣聲，可見他們對綱吉將軍痛恨的程度有多深。

六

月森十兵衞本來打算見了牧野成貞後就離開，但是却被對方慰留下來。

黑田小太郎利用牧野成貞與月森十兵衞閒聊之時，走到了後院的小屋，準備向阿久里問安。

牧野成貞看到黑田小太郎走進後院，欣慰地對月森十兵衞說：

「好久沒有見到她了，最近她身體可能不大好，黑田小太郎去看她，也許可以使她愉快些！」

聽了牧野成貞的話，月森十兵衞也感到很安慰。

這是一個春天的晌午，透過紙門望一望寬敞的庭院，映入眼簾的盡是一片翠綠，遠遠地飄來了濃郁的花香。

幽靜的府邸內，傳來了清脆地打鐵聲，月森十兵衞好奇地問：

「在蓋新房子嗎？」

牧野成貞苦笑地點頭說：

「唉！最近在家閒得無聊，所以我總愛找些事來做做。」

「是呀！沒事做也太無聊了。」

「以前我在將軍身邊時，和城裏的一位老木工很談得來，現在他也退休了，所以常請他來做點事，順便也可陪我聊聊天。」

這個老木工名叫伊兵衞，是江戶城有名的木工，他經常到牧野府邸做些改建的工作，庭院中的茶亭，就是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完成的。自從去年秋天後，他因忙碌，已有一段時間沒來了，前幾天可能較空閒了，所以又常來府邸。

過去曾是幕府重臣的牧野成貞，如今却以和老木工聊天爲樂趣，讓人唏噓不已。

牧野成貞突然換了話題對月森十兵衞說：

「吉良上野介已經把府邸搬到本所了，你知不知道？」

月森十兵衞聽了這句話，覺得也許可由牧野成貞口中探知吉良上野介的消息，於是表面裝作不在乎地答道：

「是的，我聽說過。」

「因爲吉良上野介很會挑剔，所以搬到本所後，也會把府邸改建。」

吉良上野介開始改建府邸之時，原先是請附近的木工，但是他很不滿意木工們的技術，所以就請伊兵衞來負責指揮改建的木工。

「伊兵衞到吉良府邸指揮那些工人時，所有的工人都更換了。」

月森十兵衛以探問的口氣問道：

「是怎麼換法呢？」

「聽說吉良上野介把江戶的工人全部辭退，再從出羽和米澤等地方找工人。」

因爲怕改建府邸的計劃洩露，所以上杉家特別替吉良上野介由出羽、米澤等地方找工人。牧野成貞接著又說：

「人，好像都是怕死的，像吉良上野介已經經那麼老了，他還很愛惜自己的生命呢？」

「爲什麼呢？」

「可能是怕赤穗的浪士們來找他報仇，所以他在府邸內建了好多秘密機關。」

月森十兵衛又繼續地打聽：

「伊兵衛這次負責指揮那些遠處來的工人，工程也許進行得不太順利吧！」

「剛開始時，那些工人們都不大適應，現在他們都很佩服伊兵衛的技術和作風，所以工程進行得很順利。」

「喔——」

「倒是吉良府邸的戒備森嚴，工程現場仍然有好多武士在監督。」

這時，黑田小太郎走了進來，牧野成貞問道：

「怎麼樣？她看到你很高興吧！」

黑田小太郎以左手擦拭著眼角的淚珠說：

「母親要我從今以後住在家裏，不要再亂跑了。」

「是嗎？」牧野成貞說著，雙眸亦滴下了淚水。

「我好後悔！以前那麼任性、不聽話，沒有好好侍候母親。」

「你以後有時間就常到後院去陪陪她！」

「是的！」

而月森十兵衛却在一旁默默地想：

（伊兵衛現在指揮著吉良府邸的改建工程，那張改建圖一定在他手裏。）

山吉新八

一

春天將逝——

笠原長右衛門仰望著藍天喃喃自道：

「日子長了喲——」

說完；回頭看看山吉新八微笑地問：

「怎麼樣？玩得很愉快吧！」

他們兩個剛剛由赤坂傳馬町的花柳街回來。

山吉新八是米澤家的武士，與笠原長右衛門同爲二十六歲，但是外表仍很天眞，因爲他臉蛋渾圓，身材矮胖，所以被稱爲「西瓜」，而笠原長右衛門却正與他相反，身材瘦長，被稱爲「絲瓜」。

米澤的「西瓜」和江戶的「絲瓜」，由於年輕、率直、志趣相投，因此，相處得十分融洽。

他們兩人的綽號是吉良府邸的武士們所取的。一向很憂鬱的吉良上野介，聽了他們有趣的綽號，不由得也莞爾一笑。

由於清水一學最近無暇指導笠原長右衛門的刀法，於是他對笠原長右衛門說：

「聽說山吉新八的刀法高明又是你的好朋友，以後有機會可以多請教他。」

當笠原長右衛門誠摯地向山吉新八求教時，山吉新八很爽快地應許，日後一有時間他們就常在庭院裡練武。

可是山吉新八是米澤城一刀流劍客添田傳五郎的高徒，笠原長右衛門自然不是他的對手。

儘管笠原長右衛門經常被山吉新八的木刀打傷，但他依舊強認眞地學習。

聽說赤穗浪士可能會在最近襲擊吉良府邸，所以當山吉新八和另外的十四個武士到達吉良府邸後，就隨即被禁足了，整個吉良府邸充滿了緊張的氣氛。

緊張了一段日子，却未發生任何事情，所以

吉良府邸又懈怠了，上杉家下了指示，准許武士輪流外出。

「新八，你輪到什麼時候外出呢？」笠原長右衞門問到。

「明天！」山吉新八很高興地回答。

年幼時，山吉新八住在親戚家，一直很嚮往江戶城的熱鬧景象，所以總希望有機會到城裡逛逛。

「明天我想出去玩一天。」

「我們一起走。」

「好啊！」

「新八……」

「有什麼事嗎？」

「我不太好意思說……」

「究竟有什麼事，請明說。」

「平時都是向你請教刀法，而今天要……」

「說請教，眞不敢當！」

山吉新八臉上泛著紅暈，抓抓頭，這個從小在北方赤羽國米澤長大的鄉下人，有著憨直，樸實的個性，笠原長右衞門對他越來越有好感。

「平時是你教我刀法，可是今天我却要教你一件好事。」

「什麼好事？」

「到時再說吧！」

笠原長右衞門看出山吉新八還沒有接觸過女人，所以想帶山吉新八到傳馬町花柳的「比丘尼客棧」去開開眼界。

笠原長右衞門得意洋洋地帶著山吉新八到了客棧。

山吉新八進了客棧，很是驚訝，因爲裡面有著濃厚的娼館氣氛，裡面的女人都是尼姑裝扮，穿著白衫，戴著黑帽，手持念珠。

「長右衞門，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呀！」

「別管這是什麼地方……」

「不過，有點怪怪的。」

「你放心，我會安排的。」

於是笠原長右衞門就找了他的老相好千丸，並要千丸爲山吉新八也找個伴。

這時，站在一旁的山吉新八，感到渾身不自在。不久，他被千丸帶到了一學的房間。

千丸回房後，笠原長右衞門就問：

「妳找誰陪我的那位朋友？」

「一學，我覺得她跟你那朋友很合適。」

「喔……」笠原長右衞門皺了皺眉頭。

由於比丘尼一學的名字和吉良府邸的清水一學相同，所以笠原長右衞門很好奇，當他初次到比丘尼客棧時，就選了一學來陪伴，但是一學的身體太虛弱，無法引起他的快感。

過去，山口半藏也曾經說一學纖瘦得像張薄紙，無法滿足他。

二

一學不但身子單薄，而且臉色蒼白，雖然她仍很年輕，可是已失去了年輕女孩的魅力，經常喘咳不停，每當她和年輕的嫖客一番風雨後，都會伏在被窩裡，彷彿奄奄一息般。

一學的身體的確應付不了年輕的嫖客，雖然她沒有千丸那麼吃香，不過憑她的體貼溫柔，却還能差強人意。

由於笠原長右衞門很久沒和女人接觸了，所以一上牀就像虎狼般貪婪地擁抱千丸豐腴的胴體，千丸在他的愛撫下，逐漸興奮起來……

大約兩個時辰後——

笠原長右衞門與千丸穿好了衣服，一起來到一學的房間，笠原長右衞門以催促的口氣叫著：

「新八……」

「什麼事？」隔著紙門隱約地聽到山吉新八懶洋洋地回答。

「我們該回去了。」

「喔……」

「快點，已經兩個時辰了呀！」

「什麼？這麼快呀！」

山吉新八似乎尚在睡夢中，偶爾還可聽到一學嬌弱的聲音，長右衞門歪著頭側在紙門邊，千丸裝著鬼臉朝他一笑。

片刻後……

山吉新八帶著羞澀及滿足的微笑，由房內懶散地走出來。

一學並沒有出來，也許是不好意思吧！

離開客棧後，笠原長右衞門問山吉新八：

「新八，一學對你怎麼樣？」

「她很親切地招待我。」

「喔！親切到什麼程度呢？」

「我不好意思一一講出來。」

「是不是記不清楚了。」

「我好像陷入了夢幻中……」

「把夢幻中的情景告訴我吧！」

談著談著，兩人不知不覺的走到川邊的堤防上，微風徐徐吹來，波光粼粼，偶爾還飄散著陣陣的草香。

突然，有人在笠原長右衞門的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說：

「請留步！」

笠原長右衞門回頭一看，是一個身材魁梧，頭戴笠帽的武士站在身後，笠原長右衞門楞了楞說：

「山口兄，好久不見了！」

來人正是月森十兵衞，在他和笠原長右衞門初識時，自稱爲「作州浪人，山口半藏」，所以長右衞門到現在仍把他當作山口半藏。笠原長右衞門有禮貌地向月森十兵衞鞠躬說：

「山口兄，上次眞謝謝你！」

「不客氣！」

「因爲我一直沒空，所以未能登門道謝，實在很失禮。」

「不要這麼說。」

月森十兵衞朝著站在笠原長右衞門身旁的山吉新八笑了笑，然後問：

「這位是你的朋友？」

笠原長右衞門聽了，立卽向月森十兵衞介紹：

「是的，他是吉良府邸的家臣。」

「是嗎？」月森十兵衞以和善的目光注視著山吉新八。

山吉新八也恭敬地向月森十兵衞點點頭。

「我是山吉新八。」

月森十兵衞拿下了笠帽說：

「我是山口半藏。」

月森十兵衞最近經常假冒已逝的山口半藏之名。

月森十兵衞又問：

「二位要到那裡去？」

「我們想回府邸。」

「我正好也要回家，我們邊走邊聊吧！」

「好啊！」

「怎麼樣？什麼時候有空，我想請你們喝兩杯。」

望著這兩個年輕人，月森十兵衞酒興突起。

三

五日後——

又輪到山吉新八和笠原長右衞門外出。

「長右衞門，今天可否麻煩你再陪我去一次。」山吉新八說。

「你想到那裡去？」

「想到赤坂的……」山吉新八有點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說是吧！是不是比一丘一尼一客一棧呀！」

山吉新八滿臉通紅，半晌說不出話來。

「是不是想去找一學啊！」

「是的！」

「糟糕！我把你教壞了，可別陷得太深，那種地方沒有銀兩是沒法去的。」

「沒關係！我身上有銀兩。」

「好吧！那我們就去吧！」

地走出了房間，一會兒後，回來說：

「他想再多待一會！」

「什麼？」

「他說如果你要回去，你先回去！」

千丸倘偎在笠原長右衞門身邊，用溫柔地口氣問：

「怎麼！你吃醋啦！」

「傻瓜！怎麼會？」

「那麼讓我們再溫存溫存吧！」

「算了！我要回去了！」

笠原長右衞門一把推開千丸，心裡十分納悶，他實在厭惡山吉新八這個鄉巴佬。

千丸杏眼怒瞪，尖聲罵道：

「你神氣什麼？別以爲我喜歡你，告訴你，我也喜歡山吉新八。」

笠原長右衞門聽了，不禁火冒三丈，狠狠地摑了千丸一個耳光，然後氣呼呼地跑出了客棧。

過了半個時辰，山吉新八也離開了客棧。

「眞謝謝你！」

這天，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當他們到了比丘尼客棧後，就各自找了千丸和一學。

纏綿了好長的一段時間後，千丸對笠原長右衞門說：

「一學知道你們五天後會來，所以從今天早晨就一直在門口徘徊，等著山吉新八，看起來怪可憐的……」

「喔！想不到那個鄉巴佬竟也會被一學看中。」

笠原長右衞門似乎不大高興，他氣憤地對千丸說：

「妳去告訴我那位朋友，說我要回去了。」

「怎麼，這麼快就要回去啦！多待一會嘛……」千丸嗲聲說道。

「妳到底去不去？」

「好啦！好啦！這麼兇幹嘛！」千丸氣呼呼

自從山吉新八在比丘尼客棧認識一學後，他得到了許多以前未有的歡樂和刺激。

此刻，山吉新八的身上仍飄散著一學的脂粉味，他彷彿置身於夢幻般飄飄然地走著，不知不覺渡過了日本橋。

這時，夕陽的餘暉已籠罩大地，山吉新八沈醉於暮色中，突然感到一陣飢餓，旋即想起了在日本橋北邊的日野傳客棧。

五日前，自稱山口半藏的月森十兵衞曾邀請山吉新八和笠原長右衞門在日野傳客棧喝酒，那裡的酒菜令山吉新八很懷念。

山吉新八走進日野傳客棧，就有人喊叫他的名字。

仔細一看，那個人就是五日前自稱山口半藏的武士。

四

「我們又見面了。」

冒充山口半藏的月森十兵衞向山吉新八招招手說。

「到這兒來坐一坐吧！」

「謝謝！」

月森十兵衞本來是坐在大廳飲酒，他對夥計說了幾句話後，就領著山吉新八到房裡去。

「怎麼，今天就只有你一個人呀！」

月森十兵衞很親切地問。

「是的。」

「那可以在此多坐一會了！」

「沒關係嗎？太麻煩你了！」

「沒關係，反正我閒著沒事。」

「那眞不好意思。」

於是，山吉新八解下了腰邊的長刀，坐了下來。

夥計送上了酒菜，山吉新八對月森十兵衞說：

「謝謝你了！」

「不客氣，我和笠原長右衞門同是好友，你

是他的朋友，還跟我如此客套。」

「喔——長右衛門曾對我詳訴你和他結識的情形。」

「聽說你也是吉良府邸的家臣，能認識你，我很高興。」

山吉新八被月森十兵衛的話感動了，在江戶很少有人會說出這種話。一般說來，江戶人對吉良上野介的印象極爲惡劣，所以凡是吉良府邸的人都會遭人歧視，如今月森十兵衛對山吉新八如此誠心，當然令山吉新八感動。

前幾天，笠原長右衛門曾把月森十兵衛解救他的經過告訴山吉新八，當時，山吉新八就已有了很深的感觸，如今能在日野傳客棧和月森十兵衛相見，山吉新八感到十分榮幸和親切。

不久，夥計又送上了麵點。

「來吧！別客氣！」

「好！謝謝你！」

「這種用蕎麥做成的麵條，味道還不錯，趁熱加點配料下酒吃吧！」

「是的。」

「在吉良府邸附近的原治客棧中，也可以吃到這種麵條。」

「喔！我不太清楚。」

「笠原長右衛門沒提起過嗎？」

「沒有提起。」

「那家可能比這家更好吃。」

「是嗎？」

山吉新八埋頭吃著麵條，月森十兵衛舉杯說：

「我們乾一杯吧！」

「謝謝！」

「最近心情大概很緊張吧！」月森十兵衛以很關心的語氣問。

「外面風聲很緊，你們一定很緊張。」

「是的。」

山吉新八放下了酒杯，感慨萬千地嘆了一口氣。

爲了防衛赤穗浪人的襲擊，日夜守護著吉良上野介，山吉新八的心情，實在不好受。月森十兵衛這麼一說，山吉新八感激地向月森十兵衛點著頭說：

「謝謝你！山口兄！」

「謝什麼呢？再喝一杯吧！待會，我們一塊走。」

「好！我回敬你一杯。」

於是，兩人開始暢飲閒談——

五

山吉新八的父親山吉宇市郎兼足是出羽國上杉侯的家臣，只有三十五石的俸祿，身份甚低。由於山吉新八是他的次男，所以山吉家是由山吉新八的哥哥山吉市兵衛來繼承。

當時的武士家中，次男根本無足輕重。然而，山吉家父子、兄弟都相處得很融洽。山吉新八的兄嫂都很照顧他。

山吉新八的父親過世後，山吉市兵衛就常常安慰著山吉新八，希望山吉新八不要躭心未來的事，要認眞地研習文武之道，他將盡力地輔助山吉新八，充分地發揮了手足之情。

在學問方面，山吉新八也許比較沒興趣，但在劍道方面，卻有極高的天賦。他從小就在米澤城下的添田傳五郎的武道舘中習武，一直到二十六歲被派往吉良府邸保護吉良上野介爲止。

在山吉新八出發前往江戶之前，山吉市兵衛還再三叮嚀，要他盡心盡力地做個好武士，不要爲名利所蒙蔽。

山吉新八邊飲酒邊敘述著往事，他對月森十兵衛很敬佩，並且看出月森十兵衛是個武功非凡的武士。

當月森十兵衛聽完山吉新八的談話後，感慨地說：

「唉！淺野侯和吉良侯的家臣們都各有他們的立場，尤其吉良侯的家臣也蠻可憐的。」

月森十兵衛由衷地說出這些話，因爲他和主君中根正冬對吉良上野介並沒有成見。

「從米澤和你一起來的武士一共有多少人？」月森十兵衛問。

「一共有十五人。」

山吉新八對月森十兵衛毫無隱瞞，那種爽朗天眞的表情，讓月森十兵衛感到些許內疚。

「十五個人……好像太少了一點吧！」

「不過——還有一些是吉良府家臣的侍衛，總計大約有四十人左右。」

「再加上僱來的舟津彌九郎等……」山吉新八說到這裡，發現自己說溜了嘴，即閉口不言。

「喔——原來是這樣！」

月森十兵衛想繼續打聽關於吉良府邸內的情形，但是夜已深了，他只好對山吉新八說：

「你太晚回去不太好吧！」

於是，月森十兵衛催促著山吉新八，一道走出客棧。

「下次什麼時候有空？」

「如果沒有意外，五天後又輪到我外出。」

「怎麼樣？下次我們仍在日野傳客棧會面！」

「可否在原治客棧見面？」

「爲什麼？」

「因爲下次我想到小梅村找人，到原治客棧比較方便。」

「小梅村？」月森十兵衛有些不解地道。

「小梅村住著一位叫做伊兵衛的老木工，他現在負責吉良府邸的改建工程，下次我將去拜訪他。」

六

本所的小梅村，原來是屬於下總國，七年前才由幕府編入爲武藏國，命名爲葛師郡。小梅村，由日本橋北邊的日野傳出發，度過了隅田川，再向東北走一里半的路程，就是小梅村了。

小梅村青山翠野，風景幽美，彷若世外桃源，是個令人嚮往暇思的地方。

五日後——

又是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的外出日。

笠原長右衛門微笑地對山吉新八說：

「怎麼樣？今天我們還是一塊走吧！」

「到那裡啊？」

「別裝蒜！到比丘尼客棧千丸那…喔！不！是到你的一學那！」

此時，清水一學正好走過，忽然頓下脚步驚奇地問：

「是不是叫我啊！」

笠原長右衛門十分尷尬地道：

「喔……不！下是叫你！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聊天　不是說你！」

「是嗎？我好像聽到你們談到一學。」

「沒有啊！」

「嗯……長右衛門，你常帶新八到那裡去啊？」

「喔！我只是帶他到市內逛逛。」

「不要把他教壞了！」

清水一學苦笑地離開，笠原長右衛門咋舌笑笑說：

「我們走吧！」

「不！我今天要到小梅村。」

「小梅村？去那裡幹什麼呢？是不是另外有了要好的女人？」

「不！不是的！我是要去找伊兵衛。」

「喔——」笠原長右衛門略有所知。

當山吉新八到江戶時，吉良府邸的工程仍在進行中，因爲吉良上野介不滿意內室的修建，所以就命伊兵衛來負責改建的工程。

而山吉新八一到江戶，就奉命保護府邸，吉良上野介當時正逗留在上杉家的府邸，並不在吉良府邸內。

山吉新八和老木工伊兵衛是由另一個從米澤來的木工佐五介紹而認識的。

佐五經常到山吉新八家修建房子，就這樣，兩個人成了好朋友。

伊兵衞在負責改建工程期間，曾悉心照顧佐五，所以佐五很感激，常在山吉新八面前提到伊兵衞的爲人。

透過了佐五的介紹，山吉新八和伊兵衞常在府邸內交談。

純樸、剛毅的新八，和其他的武士風格不同，伊兵衞很欣賞他。而山吉新八對和藹可親的伊兵衞也很尊敬，於是兩人來往日益密切。

當伊兵衞要回家時，常會交待山吉新八：

「我做完這裡的工程後，就要到浜町牧野侯府邸待一段日子，以後有空，希望你常到舍下聊聊！」

前幾天，有一個美如天仙的女孩曾到府邸來找山吉新八的。伊兵衞希望山吉新八能到小梅村一趟，敍敍家常。

於是，山吉新八接受了伊兵衞的邀請，到小梅村訪問伊兵衞。

伊兵衞的家濱臨源森川，是一座極高雅的建築，令人難以置信那是一個木工的住宅，山吉新八躊躇地走著，心中仍是惦念著前幾日來找他的那個女孩。

潛行

一

山吉新八到了伊兵衞的家，接受伊兵衞熱誠的招待，伊兵衞親自下廚準備酒菜，由孫女阿琴陪著山吉新八聊天。

「我爹是在十二年前病逝的；我娘在第二年也因悲傷成疾，相繼去世。」阿琴說著不禁潸然淚下。

可憐的伊兵衞，子媳均棄他而去，遭受這樣的打擊，難怪他會如此悒鬱和蒼老。含辛茹苦地撫育阿琴長大，祖孫倆相依爲命，眞是個讓人憐敬的老人。

酒足飯飽後，伊兵衞和阿琴陪著山吉新八在廳內暢談。

「新八，赤穗浪士是不會來的。事情已經過了一年，他們不會捨棄性命，而爲主人報仇的。」

「是嗎？」山吉新八有點不解。

「何況那不是一、兩人所能做到的，吉良府邸戒備森嚴，江戶城在綱吉將軍的坐鎭下，那些浪士們是絕對不敢亂來的，更何況那個人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呢？」

伊兵衞在負責工程期間，對吉良上野介並沒有惡感，雖然吉良上野介有時比較囉唆，但也很和靄。

伊兵衞對赤穗浪士也沒有所謂好與壞的感覺。他常認爲浪士們的作爲很奇怪，動不動就揮刀互相殘殺，眞令他費解。

聽完了伊兵衞的談話，山吉新八覺得很有道理，他心裡也是希望赤穗浪士不要來襲擊吉良府邸，大家能和諧相處。

由於吉良上野介是上杉侯的生父，所以上杉侯就上訴幕府，希望准予將吉良侯接到米澤城度過晚年，然而幕府却一直沒有答覆。

「是的！」

「我是山口半藏派來的老僕。」

「喔——是嗎？」山吉新八仔細打量著伊介。

「主人今天跟你約定在原治見面是嗎？」

「是呀！」

「因爲昨晚發生了意外事件，所以主人未能前來赴約，請你原諒！」

「那裏的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是……家裏失火……」

「什麼？失火？」山吉新八面色泛白地叫了出來。

「沒有連累鄰家，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我得去看看山口兄。」

「不！這樣太麻煩你了！」

「時間還早，我一定要去看看。」

山吉新八在附近買了一甕酒，準備作爲禮品，伊介看他如此盛情，也不好再推辭了。

二人乃沿著川邊朝北而行，擧目可見一片曠野，遍佈著斷垣殘壁，景況十分凄涼，月森十兵衞由廢墟中倏然出現。

「啊！太不敢當了，勞動你跑一趟。」

「實在很不幸……」山吉新八憂戚地說。

「不！幸虧沒有連累到鄰家，還值得安慰。」

「嫂夫人及千金呢？」

「喔！我把她們送回娘家去了。」

「有什麼需要効勞的？」

「不敢太麻煩你，不過……」月森十兵衞欲言又止。

「什麼事？」

「我現在需要一位好的木工。」

新八聽了，拍了拍胸脯說：

「要找木工，包在我身上。」

「不過我希望找一位手藝高明的木工。」

「喔！那沒問題。」

「是那裡的木工呢？」

「也住在這附近，叫做伊兵衞。」

二

山吉新八離開了伊兵衞的家，準備到原治客棧與月森十兵衞會面。

原治客棧位於松板町吉良府邸附近。山吉新八到達時，離約定的時間尚有半個時辰。

山吉新八原想先飲酒等候，但又認爲這麼做太失禮，於是他就步出了客棧。

沿著兩國橋川邊，攤販雲集，人群穿梭不絕，山吉新八沿著川邊朝川道向西行走。突然，

「請問……」

山吉新八猛然回頭，只見一個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的老人佇立身後，再定睛一看，發現此人似山口半藏（月森十兵衞冒稱。）

「有什麼事嗎？」山吉新八止住脚步，驚奇地問。

「請問你是山吉新八嗎？」伊介小心翼翼地問道。

「喔——是不是上次我們在日野傳喝酒時，你所提起的那位老木工啊？」

「對啊！」

「聽說他曾在吉良府邸負責改建工程，如果能請到他，那眞是求之不得，不過不知道他是否答應？」

「喔！我現在就去拜訪他。」

「會不會太麻煩你呢？」

「沒有問題的。」

說完後，山吉新八就身形輕閃，疾若飄風般地離去。

看著山吉新八離去後，月森十兵衞對老僕伊介說：

「唉！我實在太作孽了！」

伊介低了頭，默不作聲。

「我把自己的家給燒了，來欺騙那天眞的年輕人。」

伊介立即抬起頭說：

「主人，這是您的任務，您必須這麼做的。」

月森十兵衞以落寞的表情說：

「我這麼盡心盡力去做，是不是值得呢？」

這時兩人頓然沈默了下來。

曠野四周又籠罩在暮春的黃昏裡，幾聲蛙鳴，劃破了四周的沈寂。

三

有關淺野內匠頭的弟弟淺野大學處分之事，綱吉將軍早已胸有成竹。

綱吉將軍的決定，連自己親信的寵臣柳澤出羽守吉保都沒有提起，他只私下對中根正多說過。

綱吉將軍對中根正多說，他要把淺野大學送到廣島，接受閉門的懲罰，不讓淺野大學來重建淺野世家。

廣島原是淺野家的宗家，由擁有四十二萬六千石俸祿的諸侯松平安藝守防備。

如此一來，大石內藏助欲復興淺野家的希望就落空的了。

（雖然希望落空，但大石內藏助到底還會不會去討伐吉良府邸呢？）

這點很難說。

當時，住在江戶的堀部父子和奧田父子等「急進派」人士，是不會不過問的。

月森十兵衞想：只靠著急進派單薄的力量去行動，是否能完成報仇的心願呢？

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行動，爲了討伐吉良侯，赤穗浪士們一定要有充足的兵力才能攻進防備嚴密的吉良府邸，即使浪士們豪邁勇猛，但要深入府邸刺殺吉良上野介，也委實不易。

況且僅僅靠急進派人士去襲擊吉良府邸，並不能代表淺野家。

唯有由大石內藏助指揮浪士們去討伐吉良上野介，這種攻擊才能算是針對將軍和幕府政治的反抗。

綱吉將軍正期待著那兩敗俱傷的局面到來，他可利用武士間的傷害事件使用成文法，來糾正自己的過失。

而中根正多却是希望這次事件的發生，能把將軍和幕府反省的表現公諸於天下，但是綱吉將軍的態度却是：

（我只不過是想看看赤穗浪士們忠誠的表現。）

月森十兵衞對綱吉將軍的態度十分不滿。

如果能因此次事件，使幕府的施政恢復嚴正，那應該是值得的。

奧田孫太夫曾批評那閑居在京都郊外的大石內藏助：

「我們寄望於大石內藏助，而他却沈迷於女色，整日與女人嬉笑玩樂，這樣下去我們毫無指望去付諸行動。」

（如今靠急進派少數人去征討，就必須要徹底地瞭解吉良府邸內的詳細情形，於是他們開始打聽要如何取得改建圖。）

* * *

在月森十兵衞燒燬房屋後的第四天，他來到了中根正多的府邸。

他把燒燬房子的經過一五一十地稟報中根正多，中根正多聽完後很是驚訝。

負責中根正多和月森十兵衞之間聯絡任務的松浦達之助，已於一個月前到京都去探查大石內藏助及京都浪人們的動態，而近幾天月森十兵衞又未去訪問中根正多，所以中根正多根本沒聽說過山吉新八的事。

月森十兵衞把山吉新八去請木工伊兵衞的情形及希望由伊兵衞口中，探得改建圖的構想，告知中根正多。

「嗯……原來如此…」中根正多點點頭說。

「那麼，伊兵衞這個人怎樣？」

「他眞是個老好人。」

「是不是很合你的意？」

「是的！」

和煦的陽光穿過林梢，常青樹又已發出嫩牙，夏天的脚步已逐漸接近。

木工伊兵衞正領著四個木工開始了重建的工程，月森十兵衞曾囑咐伊兵衞修建工程依自己的意思來興建即可，而伊兵衞早已有了構想。

他的構想是蓋一座白色的農舍。伊兵衞領著四個五十開外的老木工，憑著他們熟練的技術開始進行工程，雖然沒有建築圖，但他們遵照伊兵衞口頭的指示，愉快地展開工作。

由於伊兵衞很敬佩月森十兵衞夫婦的爲人，所以就很賣力地工作，興建的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

有一次月森十兵衞曾問伊兵衞：

「你在負責吉良府邸改建工程時，是不是也一樣沒有繪建築圖呀！」

伊兵衞莞爾答道：

「喔——吉良府邸的工程鉅大，而且工人都是由米澤新請來的，光憑口頭指揮，是不可能的

「那麼我立刻就去請伊兵衞來！」

「這個嘛——」中根正多臉上浮現了嚴肅的表情。

中根正多繼續問：

「吉良府邸內的情形怎麼樣了？」

「工程仍在進行……急也沒有用。」

「唉！說得也是！」

「我本想隨著松浦達之助之後到京都去，可是這麼做，就不能繼續注意伊兵衞了。」

「十兵衞，吉良府邸的人都見過你！」

「所以我不敢太輕敵，尤其是舟津彌九郎一夥人，很可能知道我的住處。」

「會不會從山吉新八口中洩露出去？」

「應該不會吧！雖然都是侍衞武士，可是舟津彌九郎這一夥人跟上杉侯的武士似乎還有彼此反目的可能。」

四

，所以我繪了詳盡的圖表。」

月森十兵衞仍想繼續打聽有關建築圖的消息，可是伊兵衞又接著說：

「不過府邸的工程完成後，我就把圖給燒了。」

「喔……」

月森十兵衞的企圖粉碎了，但他却沒有明顯地表露失望的神色。

「你該聽到傳說吧！最近赤穗浪士們正準備襲擊吉良府邸，他們想盡辦法要得到這張圖，爲了不惹麻煩，所以我毫不猶豫地把圖給燒了。」

「嗯！那是應該的。」月森十兵衞心裏更加失望。

爲了得到吉良府邸的改建圖，焚燬了自己的房子，利用山吉新八去請求伊兵衞來重築房子，如今吉良府邸的改建圖已燒燬，月森十兵衞的苦心全白費了，當然會悵然失望的。

離工地不遠處，月森十兵衞暫時蓋了一間小屋居住，把妻子靜江給接了回來。兩夫婦合力地招待伊兵衞等木工的餐宿。

五

伊兵衞和其他的木工常會在吃飯時，閒談一些有關吉良府邸工程的情形。

月森十兵衞也趁著大家閒聊的機會，設法瞭解吉良府邸的概況。不過他不敢明白地表示他的行動。

月森十兵衞從伊兵衞的口中，獲悉吉良府邸內並沒有設置任何秘密暗室或通道。即使有這種設置，伊兵衞也不可能做過。

從幾次的閒聊中，月森十兵衞已略知吉良府邸各院的設置情形，他下定決心自己繪出簡圖，並伺機潛入吉良府邸，做實地的探查。

雖然，吉良府邸戒備森嚴，不易潛入，但時間急迫，他已不能再猶豫。

幕府對淺野大學的處分一直沒有明白的指示

，對吉良上野介退休的請求也一再拖延，究竟爲何如此，實在令人難以捉摸。

不過在江戶城的綱吉將軍已對淺野大學的事作了肯確的決定，他還明示中根正冬要做好心裡準備。

中根正冬接獲旨意後，與月森十兵衞做了秘密的商討，幾天後，月森十兵衞就離開小梅村。

六

黃昏時分——

月森十兵衞走進淺草諏訪町的熊野屋客棧。

「啊！稀客來了！稀客來了！……」

女侍阿三看到月森十兵衞很興奮地吆喝著。很快地引著月森十兵衞到二樓的客房。

「拿酒來！」

「是的。」

「今天我得好好地喝一盅！」

「那眞是太好了。」

「對了！阿三，今晚我要在此過夜，有件事要拜託妳！」

「什麼事您儘管吩咐。」

「喔——那絕沒問題。」

月森十兵衞準備了灰色的夜行服及兩把短刃，三更時分便偷溜出了客棧，開始採取忍者的行動，進行一項冒險的使命。

月森十兵衞手上沒有吉良府邸的改建圖，要潛入吉良府邸探查實在太困難，但事情已迫在眉睫，他只有全力以赴了。

當晚，月黑風高，四處異常沈寂。

月森十兵衞度過了兩國橋，出現在吉良府邸的西邊。

他身形一晃躍上了土屋主稅府邸的圍牆。

土屋主稅和本多孫太郎的府邸是與吉良府邸相毗鄰，過去爲了防備赤穗浪士的襲擊，曾經嚴加戒備，但由於事不關己，最近又都鬆懈了下來。月森十兵衞早已預測到，所以就準備先潛入土屋府邸，然後再翻牆進入吉良府邸。

七

這時，四處悄然，夜氣甚濃，在繁密枝葉的掩蔽下，月森十兵衞身輕如風般飄然地在圍牆上挪動著脚步，然後以忍者的機智和敏捷躍進了吉良府邸的內院，再沿著馬廐、花圃徐徐前進，內院圍牆愈益高聳，戒備亦愈益嚴密，突然有人提著燈籠向院中走來，月森十兵衞不慌不忙地輕輕爬上了屋頂，再居高臨下，不動聲色地靜觀下面的動靜，只見兩個武士正執著長矛認眞地巡視。

（喔——那瘦長的一位不正是笠原長右衞門嗎？」

兩位武士在附近查看片刻，就悄悄地離開了。

月森十兵衞待他們走遠後，就開始在屋頂上活動，如果小心一點，屋頂該是安全地帶，因爲巡邏的武士根本不會注意到屋頂。

依據木匠伊兵衞的提示，月森十兵衞在屋頂上仔細地測探整座府邸房間配置的情形，原來他是認爲吉良上野介爲了防備赤穗浪人襲擊，一定會設置許多密室及通道，探查的結果令他很失望，並不如他想像中那般。

也許由於地形的限制，內院南方的圍牆邊是幾棟又窄又長的屋子，外表顯得很單薄，圍牆內設有三個崗哨，有幾個武士來回地巡視著。

一個時辰後，月森十兵衞已把吉良府邸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他又循著原來的路線準備離去，當他翻身一躍，翻進土屋府邸時——

「什麼人？」

土屋府邸內有人手持短棍大聲斥喝著。

「有刺——」

話未說完，就被月森十兵衞擊昏了。

月森十兵衞深怕再引起別人的注意，很迅速地縱身躍過土屋府邸的高牆，如疾風般回到了熊野屋客棧。

翌日晌午，月森十兵衞到深川黑江町奧田孫大夫家拜訪，詳訴昨夜實地探查吉良府邸的情形。

淺野大學的處分

月森十兵衞又陸續的向伊兵衞打聽有關吉良府邸的詳盡情形，他計劃再作第二次的探查。

由於第一次探查時，曾把土屋府邸的人擊昏，月森十兵衞深怕土屋府邸會加强防備，所以第二次探查時，他不敢再由土屋府邸潛入。他朝另一方向，由本多孫太郎府邸的圍牆潛入吉良府邸。

經過了兩次實地探查後，月森十兵衞繪出了吉良府邸的平面圖，也探知吉良侯寢室的正確位置。

他再次地去拜訪奧田孫太夫，把平面圖交給他，奧田孫太夫感激得涕泗縱橫，這張平面圖對他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奧田孫太夫爲了報答主君淺野內匠頭的恩惠，一直把刺殺吉良上野介當作自己唯一的使命，爲主君報仇的決心從不動搖，如今得到了這張平面圖，他完成使命的希望就要實現了，當然興奮不已。

是時，大石內藏助仍是猶豫不決，不採取行動，急進派的浪士們在時機緊迫，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只能派堀部安兵衞到江戶號召其他弟兄，準備立即舉事。

中根正多知道月森十兵衞繪製了吉良府邸的平面圖後，立即召見月森十兵衞。

「十兵衞！時機已差不多了！」

「是的！」

「我們可以稟報將軍了。」

「主君是說……關於淺野大學處分的決定要向綱吉將軍稟報嗎？」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吉良府邸侍衞的人數與實力，他們的力量是不是很强？」

「……」

雖然月森十兵衞和舟津彌九郎從未正式過招，但是上次在外神田與舟津彌九郎對峙時，他已抵擋不住舟津彌九郎的殺氣，就憑舟津彌九郎一個人，即足以對付十個赤穗浪人，所以月森十兵衞竟支吾地答不出話來。

二

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

淺野大學的處分終被發表了。

爲了不讓淺野大學復興淺野家，綱吉將軍決定給以一年數個月的閉門處分。如今幕府又下了命令——

（准予解除閉門，交付松平安藝守託管。）

淺野大學在接令後的當日，就被交付給櫻田門外淺野本家的江戶藩邸。

淺野大學的妻兒及部屬也同時遷移，往昔淺野大學所蟄居的府邸竟遭幕府查封。

雖然解除了閉門處分，但又交付給本家看管，沒有復興淺野家的機會，這樣豈不與閉門一樣。

對這種不徹底的審判，心裡最明白的要算綱吉將軍了。綱吉將軍對赤穗浪士發出了最後的通牒。

於是，重建淺野家的希望更渺茫了。

以往熱中復興運動的大石內藏助，也只有放棄念頭，另謀打算。

另一方面……

吉良府邸得知淺野大學處分決定的消息後，就開始進入了緊張的氣氛中。

淺野大學的處分一決定，赤穗浪士襲擊的時機逐漸逼近，而幕府對吉良上野介退休的上訴又未允許，所以上杉侯大爲恐慌，準備說服幕府。

但是……

又無法指望幕府的重臣們，於是派了使臣到幕府與柳澤出羽守吉保會談，但却遭拒絕。

從此以後，吉良府邸更加强了防備，侍衞武士的外出也被禁止了。

當時，由於幕府不合理的審判，命令淺野內匠頭切腹自殺，沒收五萬三千石的領地，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因而吉良府邸的人都以爲淺野內匠頭的家臣會立即反抗。

這麼一來，吉良上野介只有依恃兒子上杉綱

憲。

但是上杉綱憲也不能明目張膽地把自己的藩士派往吉良府邸。尤其他現在是上杉侯的身份，在這種難以預卜的情況下，如果不認清雙方立場，日後一定會遭到不可收拾的下場。

淺野本家的廣島藩雖然已臨分家之難，但仍然畢恭畢敬地服從幕府的命令。

爲了防備赤穗浪人的襲擊，吉良上野介一再地由江戶派遣急使到米澤求助，又由於參觀的時日未到，上杉侯無法前往江戶，所以只得對江戶藩邸的總督色部安長下了命令，要他負責保護吉良上野介的生命安全。

由於過去吉良上野介依權仗勢，經常干預上杉家的內政，所以色部安長對他有很深的成見。色部安長身爲總督，雖然對那可惡的老傢伙不滿，但也不能違抗主君之命，所以就前往外神田長尾武道館與館長長尾勘右衞門商量，要求推薦數名武功高强的武士來擔任吉良府邸的侍衞。

經長尾勘右衞門推薦的武士，有舟津彌九郎、井田八郎及長尾武道館的另五名食客。

過去中根正多的屬下中川主馬及兩名隨從在御成橋就曾慘遭舟津彌九郎與井田八郎的殺害。

二

舟津彌九郎出生於近江甲賀郡杉谷村一個貧苦的農家。從小性情怪僻、抑鬱寡歡，個子矮小，皮膚白皙，嗓音細柔，常會一意孤行地做出狂暴妄爲的舉動。

八歲時，竟打死活生生的野狗，血淋淋的生食，村民對這可怕的小男孩都畏而惡之。

十二歲時，又持棍猛擊哥哥致死，此後，父母親戚都漸漸疏遠他，於是他離開了故鄉，到外地過了三年放蕩漂泊的生活。

十五歲時，被一位自稱「備前岡山浪人」的大須賀所收留，日後兩人就一起過著流浪的生活。

大須賀是中條流的高手，武藝超群，舟津彌九郎的刀法就是由他所傳授。

二十六歲時，他進入了江戶外神田長尾武道館，館主長尾勘右衞門以懷柔政策安撫他，給他優厚的待遇，聘他爲武道館的武術指導。

不久，他與武道館的一名食客井田八郎成了好友。

所以，這次上杉家要求派人來保護吉良上野介時，長尾堪右衞門就推派了他們兩位及另外五位食客。

在舟津彌九郎及井田八郎等將前往吉良府邸的當夜，由於他們在入谷稻田附近，蓄意殺人，被山口半藏看到，本欲將山口半藏暗殺，但山口半藏却被月森十兵衞所救。

後來舟津彌九郎探聽出月森十兵衞經常往來堀內源左衞門及中根正多的府邸，才知道月森十兵衞是中根正多的部下。

於是，舟津彌九郎將這個消息，告訴上杉家的村岡壓兵衞。村岡庄兵衞隨即下令暗殺月森十兵衞。

但是，月森十兵衞的行動如謎一般，叫人難以捉摸，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深恐露出馬脚。

當吉良上野介遷移到本所後，世人對他的評論愈益激烈，都期望赤穗浪士能早日襲擊，吉良上野介爲了防備赤穗浪士的襲擊，因而限制了舟津彌九郎等人的行動。

舟津彌九郎對春岡庄兵衞這種不果決的態度很不滿，然而村岡庄兵衞，希望舟津彌九郎能謹言愼行，服從命令。日後將提拔他爲上杉侯的武術指導。

這個本有成爲諸侯武士野心的舟津彌九郎，只好聽從了村岡庄兵衞的命令，按兵不動，暫時放棄了暗殺月森十兵衞的念頭。

淺野大學處分的消息，傳至京都後，赤穗浪士的貝賀彌左衞門即往山科告知大石內藏助。

大石內藏助獲悉此消息後，隨即派橫川勘平前往江戶通知急進派的弟兄們說時機已到，要親自率領赤穗浪士舉事。

這時，中根正多及月森十兵衞都盼望著前往上方打聽赤穗浪士動靜的松浦達之助早點回來。

迫切

一

秋天了——

松浦達之助終於返回了江戶。

回到江戶，他立即赴中根府邸晉見中根正冬。

當中根正冬見到松浦達之助，第一句就問：

「情形如何？」

「啊！終於……」

「怎麼！是不是大石內藏助要到江戶……」

「是的！」

松浦達之助繼續說：

「當淺野大學處分決定後，大石內藏助立即召集上方的弟兄到京都的圓山安養寺秘密會商，當時進藤源四郎和小山源五右衞門並未參加。」

站在一旁的月森十兵衞好奇地問：

「對了！進藤源四郎還不是大石內藏助的叔父嗎？他和小山源五右衞門好像都是淺野家的武士嘛？」

「是呀！」松浦達之助肯定地答。

「他們倆爲什麼不參加呢？」

「喔！他們已脫盟了，這次脫盟的弟兄除了他們，還有奧野將藍、河村傳兵衞父子，長澤六郎右衞門父子等七十餘位。」

「竟然有那麼多弟兄退出，大石內藏助看法如何？」

「他態度冷漠，仍是整日沈醉於酒色中！」

松浦達之助似有些激動。

中根正冬苦笑地問月森十兵衞：

「十兵衞！你認爲大石內藏助的作爲是不是會妨礙舉事呢？」

月森十兵衞默不作聲，只是莞爾。

「我想他會這麼做，是故意要隱瞞吉良府邸的耳目。」

中根正冬根本不知大石內藏助昔日到江戶玩弄女人的狂態，所以才會這麼說。

由於月森十兵衞突然想起熊野屋客棧裡的妓女千彌形容大石內藏助的狂態，所以支吾半晌仍未答話。

「咦！十兵衞怎麼了？」

「喔！沒有……我想大石內藏助所以會沉醉於酒色中，可能沒有其他的用意吧！」

「喔——是嘛！」

「其實他本來就喜歡那調調兒。」

隔了一會，月森十兵衞又低聲地說：

「現在時機已到，大石內藏助很快就會到江戶來的。」

二

自從淺野大學處分決定後，吉良上野介就經常外出，一連幾天，都未見其踪跡，原來他是藉口到外櫻田上杉府邸去探查上杉綱憲的病，而逗留在上杉府邸。

由於赤穗浪士襲擊的日子已日漸迫近，如果吉良上野介經常逗留在上杉府邸，萬一遭浪人襲擊，無論邸內邸外發生事故，均會波及到將軍城，到時上杉家一定逃避不了責任，所以上杉府邸內外都已加强了戒備。

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裡，月森十兵衞到深川訪問了奧田孫太夫。

「大石內藏助已快要到江戶了。」

奧田孫太夫興奮得樂不可支：

「太好了！終於讓我們等到了。」

「是啊！那眞是一件可喜的事。」

「謝謝你！月森十兵衞，要不是以你所畫的那張改建圖爲根基，我們根本無法進行偵查，你的圖畫得很精密，如果大石內藏助知道了，他一定會很感激你的。」

「那裡的話，眞不敢當！」

「那麼！大石內藏助什麼時候到江戶呢？」

「喔！前些日子聽吉田澤右衞門說，他可能在下月初由山科出發。」

月森十兵衞微低下頭，接著又說：

「這麼一來，孫太夫，你就得在最近向堀內源左衞門告辭囉！」

「是的！」奧田孫太夫坦率地點點頭。

俄頃，奧田孫太夫竟又皺了皺眉頭說：

「但是……這幾天，吉良府邸的四周都圍上的木樁，好像戒備更嚴密了。」

「喔——」

「對了！月森十兵衛，由上方退出的弟兄槽谷勘左衛門你知不知道？」

「怎麼！他發生了什麼事？」

「哼！槽谷這老傢伙，他居然背叛我們，把我們計劃舉事的行動全洩露了！」

「他洩露給誰呢？」

「哼！這老傢伙把秘密洩露給他的女婿！」

奧田孫太夫咬牙切齒痛心疾首地說。

「這下可糟了，糟谷勘左衛門的女婿正是建部內匠頭的部下，建部內匠頭又是吉良上野介的遠房親戚，這件事一定會馬上傳到吉良上野介的耳中，難怪吉良府最近加强了戒備。如今又退出七十多個弟兄，唉！復興淺野家的希望不知何時才能實現呢？」

「退出當然是無可厚非，倒是糟谷這麼做，實在是爲我們惹麻煩！」

奧田孫太夫似乎有些杌隉不安，憤怒甚久而不能自已。申時，月森十兵衛向奧田孫太夫告辭，離開深川，搭舟至兩國橋的渡口。他突然有到吉良府邸走走的念頭，於是由兩國橋東畔，繞過本多孫太郎府邸。

本多府邸的隔壁正是吉良府邸，於是月森十兵衛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吉良府邸的前院。

他屏氣凝神地注視著府邸的動靜。

這時吉良府邸的保衛行列正由前院走出。

（他們大概要前往上杉府邸吧！」

月森十兵衛邊想邊走向前院，前院兩旁的道路擠滿了人群，他們也不低頭，也不彎腰，眼神中似乎流露了對吉良上野介的恨意。

月森十兵衛緩緩走進人羣中。此時有頂華麗的轎子，轎裡可想而知必是吉良上野介，十名侍衛武士隨侍轎旁，月森十兵衛赫然發現了武士中的舟津彌九郎。

轎子跟著行列徐徐前進，月森十兵衛的視線緊隨著移動，突然，人羣中出現了一個充滿殺氣的怪人，月森十兵衛臉色遽變。

三

（那個人不就是化名爲米屋五兵衛的前原伊助嗎？）

月森十兵衛經常由奧田孫太夫那兒，得知許多有關前原伊助的事，而且亦曾到過前原伊助所開的米店，暗地裡看過前原伊助的臉。

另外，月森十兵衛還窺認過神崎與五郎及毛利小平太兩名弟兄的臉。

前原伊助，神崎與五郎及毛利小平太三人雖然曾由奧田孫太夫處聽過月森十兵衛之名，但却從未與月森十兵衛見過面。

月森十兵衛一眼就認出了前原伊助，前原伊助來勢洶洶的神態，讓他感到惴惴不安。

舟津彌九郎等十名武士護衛著轎子向前邁進，表現著若無其事的神情，只要任何人想襲擊，舟津彌九郎都可憑其卓越的刀法立即迎擊。

忽然——

前原伊助開始向前挪動脚步，雙目直瞪著轎子，夾於人羣中，舉動不太對勁。

（難道他會一個人衝進行列單獨行動嗎？）

這時，月森十兵衛又發現一位頭戴草笠的浪人走近前原伊助，他們兩人忽然併肩停步下來，互相竊語。

行列沿著邸牆向南前進著。

（那個戴草笠的浪人莫非就是毛利小平太？）

月森十兵衛的心更加忐忑不安。

戴草笠的浪人突然拔出刀來交給前原伊助，看到他們兩人異常的舉動，月森十兵衛迅速地接近他們。

兩人吃驚地凝視著月森十兵衛，摸不清這陌

生人的來意。

「在下是月森十兵衞，請多指教。」

兩人一聽對方是繪製吉良府邸改建圖的月森十兵衞，遂由疑懼轉爲寧靜。

「你們竟然想那麼草率地行動。」

月森十兵衞說著，就把前原伊助手中的刀子奪了過來。

「你們千萬不可這麼做呀！」月森十兵衞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

前原伊助與毛利小平太霎時面紅耳赤。

這時，行列已經朝著前原伊助米店所在的相生町街道走去，人羣吵雜的跟著行列前進。

月森十兵衞拍了拍他們的肩說：

「你們兩人並不是那十名武士的對手，即使衝進去，也無濟於事。」

前原伊助的臉泛青而蒼白，他似乎想看清楚戴著草笠的月森十兵衞，可是草笠蓋得太低了。

於是，月森十兵衞取下了草笠，露出了他的臉龐。

毛利小平太也取下草笠，作了一番介紹。

月森十兵衞將他們帶往御林木藏前的草地。那是一個偏僻而又人煙稀少的地方，比較不易爲人發現。

前原伊助與毛利小平太，由奧田孫太夫那兒獲知月森十兵衞曾給予多次幫助，故對月森十兵衞有份親切之情，也由衷地感激他，於是兩人就毫不隱諱地抒發心中的愧意。

「當我看到那老傢伙的轎子由府邸走出來的時候，我眞想衝進去，立刻把那老傢伙的頭給砍下來。」

前原伊助十分激動地道。

「嗯！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相信只要我們兩個合力殺進去，一定會成功的。」

毛利小平太以堅決的口氣說道。

月森十兵衞也把有關舟津彌九郎的事一一詳告。

「喔——舟津彌九郎竟然這麼厲害呀！」

前原伊助與毛利小平太驚訝萬分地尖叫道。

月森十兵衞點點頭，繼續說：

「如果你們以前這麼做，我絕不會阻擋，但是目前正是大石內藏助要到江戶來的時候，你們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啊！」

「是呀！我們差點誤了大事，實在慚愧！」

前原伊助與毛利小平太低下頭，面有愧色。

前原伊助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參與實際活動，裝扮成米店商人，經常到外櫻田山杉府邸蒐集各種情報，探查府邸的動態。毛利小平太是與他共同合作的弟兄。

他們兩個人雖然表面有著愧疚的神色，事實上並不甘心。

（那個時候殺進去，吉良上野介早就沒命啦！眞可惜！）

雖然不甘心，但又不能不聽月森十兵衞的勸告，於是他們只暫時放棄這種意氣用事的念頭。

三人閒談着，直到夜暮西垂才分道揚鑣。

四

二個月後，毛利小平太突然下落不明。

赤穗的浪士們，一個個都到了江戶，準備隨時受命行動。由於他們身負秘密任務，無法拋頭露面，所以生活成了問題。

這麼一來，只能靠一些在外僞裝經商及行醫的弟兄們來資助了。

弟兄們生活拮据，他們對於在上方過著奢侈糜爛生活的大石內藏助當然很不滿。於是就派崛部安兵衞到上方去告知弟兄們，希望早日起事。

其實，大石內藏助是個非凡的人物，他一直忠耿的善盡職責，爲主君報仇，一心一意爲重建淺野家而努力，如果吉良上野介躲進了米澤上杉府邸，他也一定會攻進米澤城，不砍下吉良上野介的頭，是絕不罷休的。

五

十月了——

月森十兵衛的新屋已落成，典雅的白色小屋與以前燒燬的屋子大致相符。

在溫暖的小屋裡，月森十兵衛與愛妻靜江度着恩愛的生活。

一天，月森十兵衛突然輕撫著靜江，悄悄地說：

「靜江！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妳會怎麼樣？」

「什麼……你說什麼？」

「喔！我只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

「開玩笑？怎麼能拿死來開玩笑呢？」

靜江宛如被潑了冷水般，大聲嘶喊著。

「對不起！嚇著妳了！」

月森十兵衛擁抱著靜江，輕輕地說：

「別爲我耽心，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

月森十兵衛所以會這麼說，是有原因的。

在赤穗浪士尚未襲擊以前，他必須先把舟津彌九郎那一夥可怕的敵人殺掉，可是他對自己却失去了信心。

尤其舟津彌九郎是個可怕的對手，月森十兵衛滿腦思索著該如何去執行任務。刻不容緩，再也不能延誤時間了，他必須以堅強的決心在大石內藏助未到江戶以前，就把舟津彌九郎等人除掉、等到大石內藏助一到江戶，就可即刻著手襲擊。

所以這些日子來，月森十兵衛經常心神不定，竭盡心思地籌劃著如何來對付舟津彌九郎。

夜襲

一

這一天的黃昏……

月森十兵衛來到淺草諏訪町的熊野屋客棧。

熊野屋客棧是吉良家的侍衛長小林平八用以刺探赤穗浪人行踪的聚所，消息靈通的奧村忠右衛門也是這裏的常客。

（好久沒和阿三見面了，說不定他有什麼事要找我。）

月森十兵衛從不讓阿三知道他的住處，無論何事皆在客棧聯繫。

今天，打從早晨開始天氣就不好，空中烏雲密佈，一到傍晚，更覺寒意襲人，這也難怪，因爲元祿十五年已近尾聲了。

（大石內藏助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由山科出發……）

聽奧田孫太夫的口氣，可能下月初就會來了。

（那麼舉事的日子也不遠了……）

想著想著不覺已來到駒形堂附近的河堤邊，當月森十兵衛老遠地望向熊野屋客棧時，不禁：

「啊！」的一聲，並停下脚步。

他看到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兩位年輕的武士正由熊野屋客棧走出來。

兩人可能是得到外出的許可，邊談邊笑地朝御米藏方向走去。

月森十兵衛想追上去和他們打招呼，但馬上又遲疑了，因爲，他顧慮到他們二人與住在同一府邸的舟津彌九郎，可能有深交，所以，最近月森十兵衛很少與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聯絡。

但是，山吉新八曾說，他們雖與舟津彌九郎一幫人住在同一府邸，擔任同樣的任務，但却分成兩派，一向與上杉家的舟津彌九郎一幫人相處得不好，何況上級也交待他們：

「不要跟那幫人來往得太密切。」

月森十兵衛說完，隨即摘下草笠。

「哦！原來是你。」

「好久不見了！」

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一看來人是月森十兵衛，立刻顯出親切的表情，笠原長右衛門說：

「聽說你的新居落成了，恭喜你，這還是前幾天木工伊兵衛來吉良府邸時，告訴我的。」

二

華燈初上——

月森十兵衛與笠原長右衛門、山吉新八正坐在本所的一家小店中舉杯對酌，由於和吉良府邸離得很近，所以吉良的侍衛也經常來這家小店吃東西。

月森十兵衛由他們的口中，得知清水一學一直跟隨著吉良上野介的身邊，很少外出。即使吉良上野介前往上杉府邸，他也同樣隨侍在側。

隨後，月森十兵衛舉杯向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敬酒說：

「兩位這麼年輕，却一天到晚守在府邸，眞是太難爲你們了。」

笠原長右衛門接著說：

「可不是嗎？最近眞要悶死了，今天好不容易才允許我們出來走走。」

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對月森十兵衛十分尊敬及信賴，因此對身邊發生的任何事都據實相告。

山吉新八很高興地說：

「明年春天我們也許會陪著吉良侯回到米澤……」

一語未畢，笠原長右衛門趕緊拉拉山吉新八的衣袖，暗示他不要再說下去。

由笠原長右衛門的舉動可以看出，即使對方是月森十兵衛，也不能將府邸的秘密完全洩露。

有這種想法也是應該的。

因此，月森十兵衛歉然地說道：

「笠原君的顧慮是應該的。」

笠原長右衛門聽到月森十兵衛這麼說，尷尬地抓抓頭皮，而山吉新八更是羞得漲紅了臉。

月森十兵衛這時又說：

「再來點酒吧！」

笠原長右衛門連忙站起來阻止。

「時間不多，我們得走了。」

「是嗎？那我也就不勉強了。」月森十兵衛不再堅持。

「每一次都打擾你，眞不好意思！」

「不客氣！」

月森十兵衛隨即轉過頭去對山吉新八說：

「下次再有外出的機會時，和笠原君一起到寒舍坐坐吧！」

「那不是太打擾了嗎？」

「算什麼打擾？我會讓內人準備一些酒菜來招待你們，噢！對了！順便也請木工伊兵衛一起來慶祝我的新居落成。」

所以，連清水一學等吉良家的家臣也很少與舟津彌九郎等人接觸。

舟津彌九郎這幫人平時被視爲外人，因此不太受歡迎，但是吉良家所以會留下他們，是因爲他們個個武功高強，萬一淺野的舊臣前來挑釁，可以利用他們反擊。

不過，萬一笠原長右衛門，山吉新八或清水一學中的任何人，無意中將月森十兵衛的事洩露給舟津彌九郎，那麼情形就不妙了。因爲舟津彌九郎不但認識月森十兵衛，而且曉得他的住處，尤其月森十兵衛曾在兩國橋的橋邊戲弄過小林平八，那夜雖然月色昏暗，但是小林平八若將當夜的實情告訴舟津彌九郎，他一定會馬上察覺：

「這是月森十兵衛所做的事。」

月森十兵衛想到這裏，又改變初衷，急忙趕上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兩人。

他們正走過御米藏北邊的道路。

「兩位請留步！」

「太謝謝你了。」

「那麼，下次什麼時候才能出來。」

「如果沒有事情發生，大概八天以後吧！」

「是嗎？那我就恭候大駕了。」

月森十兵衛送他們到門口後，笑著說：

「我的酒興正濃，所以想留下來多喝幾杯。」

笠原長右衛門趕緊說：

「那麼請留步。」

月森十兵衛倚廊目送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離去後，正想轉身進去繼續喝酒，却看見四名武士相隨走入店中，待看清楚其中一人的臉孔後，月森十兵衛急忙閃入門後。

因爲那人是舟津彌九郎的部下井田八郎。

躲在門後的月森十兵衛注意到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與井田八郎等人擦身而過時，只是微微頷首，而且發現井田八郎對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的態度非常傲慢，並帶著輕蔑的嘲笑。井田八郎等人進入店中後，隨即找了角落的位子坐定。

月森十兵衛看到這裏，悄悄退回房內，喚來夥計，吩咐再取些酒來，並要他注意井田八郎的行動，隨時來通報，然後掏出點小費賞給夥計。

夥計露出逢迎的笑容，迅速接過小費，點頭退出。

月森十兵衛自斟自酌地等著，不久，夥計走到門邊低聲地說：

「他們要走了。」

月森十兵衛付完帳後，連忙尾隨井田八郎等人步出這家小店。

三

井田八郎等人漫步在回向院門前町的路上，談笑自若，並未發覺有人跟蹤。由這兒往東直走，可以到達本所松坂町大道，而吉良家的新府邸就座落在那兒。

戌時剛過，回向院門前町附近的茶館大都打烊了，加上細雨霏霏，行人更是寥寥無幾，井田八郎等人手中的燈籠在寂靜的街道上閃動著光亮。月森十兵衛屏氣凝神地尾隨，他聽到其中有個人說：

「我們回來得太晚了，恐怕大門已經關閉。」

井田八郎却不以爲意地大聲說：

「管他的，難得出來一趟。」

「我怕主人會責備呢？」

井田八郎更大聲地嚷著：

「有我在，你們怕什麼？」

「走快一點吧！」

四人拉拉扯扯地走出門前町，在松坂町的路上已可隱約看見吉良府邸的圍牆。

突然，月森十兵衛快步向前，井田八郎等人雖然帶有醉意，但仍感覺出異樣，因而不約而同地停下脚步，猛然回頭，想瞧個究竟。

月森十兵衛一個閃身，舉起長刀猛地朝其中一人劈去——

「哇！」

一聲慘叫，旋即倒地，月森十兵衛順手揮去第二刀，祇見刀光一閃——

「哎呀！」

叫聲淒慘，又有一個被月森十兵衛一刀由肩膀直劈下來，鮮血四濺。

井田八郎此時的醉意已退了大半，縱身一躍，拔出長刀，大叫：

「是誰？報上名來！」

月森十兵衛根本不予領會。

「嗖——」的一聲，月森十兵衛的第三刀已砍向另一名武士。

說時遲，那時快，武士的頭顱已被劈成兩半，整個身體撲倒於地，兩手抓空，死狀極慘。

井田八郎見狀，憤怒至極點，像頭受傷的野獸，猛揮長刀，無奈却刀刀落空。

「啊！原來是你。」

井田八郎定睛一看，才發覺對方竟是月森十

兵衞，不覺冒出冷汗，慢慢向後挪身，欲找退路。他倆已經在淺草交過手，所以井田八郎很清楚自己不是月森十兵衞的對手，打算退到吉良府邸的後門求救。

這時，吉良府邸內的武士，在聽到鏗鏘的刀擊聲後，已覺異樣，因而打開後門，欲探究竟。其中有個武士高舉灯籠，發現黑暗中，有二條黑影舉刀對峙著，正想趨前看個究竟時。

突然，其中的一條身影揮刀砍向另一條黑影，刀法之快令人咋舌。

「哎呀——」

唉叫聲甫落，身影迅即倒地不起。

「呀……」

「那不是井田八郎嗎？」

吉良府邸的武士們發現被砍殺的是井田八郎後，趕緊跑到他身邊，而月森十兵衞却早已消失在黑暗中了。

「果然是井田八郎。」

「趕快回府通知。」

「好。」

其中有個武士慌慌張張地跑入府邸。另一個武士則抱起井田八郎。

「井田八郎，振作點，到底是誰幹的？」

但是，井田八郎已斷氣了。

很快地，舟津彌九郎等武士已出現在後門，當舟津彌九郎看見武者竟是自己最親信的井田八郎時，竟愕然呆立。

「井田八郎是與一個戴著草笠的武士過招而死的。」抱著井田八郎的武士說。

舟津彌九郎聽了，才似由夢中覺醒般地回復常態。

「什麼……」

「你說是戴草笠的？」

「是啊！」

「不會錯嗎？」

「絕對錯不了，他的身材非常高大。」

「嗯……」

舟津彌九郎心想，這一定是月森十兵衞下的手，因爲，根據井田八郎身上的刀痕來判斷，除了月森十兵衞以外，再也想不出誰的刀法能如此乾淨俐落。

將四具屍體抬入府邸後，舟津彌九郎即刻選了大內，堀田，松尾，島田等五位武士，並忿怒地說：

「我們要爲井田八郎復仇，除掉兇手對吉良府邸也有好處，但爲了不驚動其他的人，我們必須悄悄出門。」

四

月森十兵衞冒著雨絲，走回自己家中，一路上回想著剛才所發生的事，雖然相遇得如此偶然，却發生得如此的意外與不平凡。

他逗留於熊野屋，原本打算由阿三口中打聽出吉良家的動靜。碰到笠原長右衞門和山吉新八後，在小店中套出許多話，並定了會面的日子，沒想到却無意中遇到了吉良家的侍衞。

看到井田八郎等人時，月森十兵衞便下決定要除掉他們。

在吉良家後門所製造的事件，是計劃中的一部分，而讓吉良府邸中的侍衞看清自己的打扮才離去，也是計劃中的一部分。

想到這裏，月森十兵衞不禁滿意地笑笑。

回到家中，松浦達之助已等候多時了。

「什麼事？」

月森十兵衞摘下草笠後，將它擱在桌上。

「主君要你明晨去一趟。」

「知道了。」

月森十兵衞點頭答應後說：

「你來得正好，今夜就睡在這兒吧！」

「睡在這兒？」

「是啊！不過，很危險哦！」

月森十兵衞向松浦達之助試探著。

「好吧！」

月森十兵衛隨即喚出妻子靜江問道：

「千代睡著了嗎？把她叫醒！」

「有什麼事嗎？」

妻子靜江冷靜地問。

「妳帶著千代回娘家去。」

聽到這句話，靜江的臉色霎時變得蒼白。

「不必擔心，原因妳不必過問，趕緊帶千代走。」

「是的。」

松浦達之助也在一旁說道：

「放心好了，今夜我留在這兒幫忙。」

月森十兵衛覺得松浦達之助已不再像以前那麼胆怯了。

「沒時間叫轎子了，妳馬上就走。」

月森十兵衛轉身對靜候一旁的老僕人伊介說：

「伊介，麻煩你了。」

「您放心吧！」

「靜江！」

「嗯……」

「外面下著雨，不要讓千代著涼了。」

「是。」

伊介趕緊準備著，靜江也叫醒了熟睡中的千代。

「伊介，你們走後門，抄小路去。」

「我知道。」

「你們先到長命寺門前那家叫若松的茶館，將老闆叫起來後，請他替你們找一艘船，趕水路回去。」

「好的。」

於是伊介背起了千代。

千代張開惺忪的睡眼，不一會兒又被靜江哄睡在伊介的背上。

月森十兵衛看著他們整束行裝，又緩緩地對將出門的妻子說：

「靜江，我不會有事的。」

和昨日的心情截然不同，現在的月森十兵衛充滿著信心。

月森十兵衛暗想：

（不知能不能很順利地達到目的？）

如果舟津彌九郎追殺到此地，會誤入月森十兵衛的圈套。

月森十兵衛不準備做特別的安排，因爲他不但有地利，更有戰鬥前的心理準備。雖然舟津彌九郎可能會帶幾位護衛武士前來幫忙，但——

月森十兵衛的鬥志很旺盛。

妻子靜江和伊介出門後，月森十兵衛催促松浦達之助開始準備。

月森十兵衛尋出他祖父所遺留下來的長矛。

五

月森十兵衛的宅第，座落於下屋敷（武士宿舍）北面，那宏大的水戶家附近。

順著水戶家圍牆邊的小徑，走向田中，左折而行，通過蓊鬱的樹林，方可到達月森十兵衛宅第的前院。

由於竹樹轇轕，孤處田野中，月森十兵衛的宅第，猶如田中孤島一般。

此宅北面，有一小徑，直通延命寺和三圍稻荷前的土地公廟。

假如有人前來襲擊，他們必須取道小徑，但是月森十兵衛猜想：

（舟津彌九郎是何等人物，他們那夥人必會料定，我會在這裡守候。）

另一方面，舟津彌九郎視井田八郎猶如手足一般，此次月森十兵衛殺害了井田八郎，使得舟津彌九郎的一把無名之火，頓時高升。

（我非把月森十兵衛碎屍萬段不可，否則眞難平我胸中之忿。）

舟津彌九郎暗忖道。

但是，上杉家却嚴令舟津彌九郎，不得任意行動，必須護衛吉良上野介，確保其安全，因此

，他只得待命府中。

當日夜半時分，舟津彌九郎偷偷地帶著大內、堀田、松尾、島田、冲等五人，潛出松坂町的吉良府邸。

雨絲濛濛地滴垂著，使這靜夜交織著無限悽迷的景況。舟津彌九郎一行六人，頭戴斗笠，身穿雨衣，朝著河堤北方而去。耳際祇聽得雨滴滴答答響著。

「舟津兄，月森十兵衞會不會設下陷阱，或派人埋伏呢？」

大內和堀田突然悶聲問道。

舟津彌九郎以嚴峻而不屑的神情，冷笑道：

「管他是否埋伏，那兒只有他自己一個人。」

「您怎麼知道那兒只有他一個人呢？」

「他的脾氣我摸透了！無論在何處，他總是個獨行俠，這種自負的作風，我最看不慣。」

舟津彌九郎說著，「呸！」的一聲，朝地上啐了一口口水，然後自言自語地咒咀著：

「可恨的月森十兵衞，我與你誓不兩立，可恨——今晚我非取你的狗命不可——」

舟津彌九郎的臉上，頓時呈現出一股恐怖的殺機，使得陪侍在旁的大內和堀田，戰慄不已，直覺得此次廝殺，必定會鬧得神哭鬼號、動地驚天。

行至水戶府邸的牆邊，舟津彌九郎頓時停步，對著夥伴們說道：

「我事先聲明，我要親自動手宰掉月森十兵衞。」

「……」

「我只請你們將他圍住，不要讓他給逃了！你們千萬記著。」

舟津彌九郎雙目直視，眼神中充滿堅定的決心。

「好吧！」

這五名夥伴，無可奈何地應諾著。

雨勢驟急，舟津彌九郎一行人，由水戶府邸右折而去。

即將轉彎時，舟津彌九郎令堀田、松尾、島田三人由延命寺前的小徑，取道月森十兵衞宅第後門，自己領著大內、冲，迂迴穿過叢林，由正面攻擊。並命由後門偷襲的三人，說：

「你們一到後門，立即放火。」

「這樣可以嗎？」

「沒關係，我們一見火勢，馬上就殺進去。」

「好的。」

「那麼，我們開始採取行動吧！」

偷襲後門的三人，快步上路，瞬間即消逝於遠處的小徑中。

舟津彌九郎領著大內、冲，迅速走上小田堤。

舟津彌九郎等人的身形方消失於叢林，由於戶府邸的圍牆上，輕輕飄下一條矯捷的身影，原來月森十兵衞即藏匿於此。

隱於暗處的月森十兵衞，穿著短衫和新草鞋、腰中例行佩著長、短二刀，而手中却執著長矛，喃喃自語道：

「該來的總是要來。」

六

一走進叢林，舟津彌九郎即默默地環視動靜。但是，除了雨聲外，大地沉寂，萬籟無聲。

等候片刻，舟津彌九郎才點點頭，認爲時機已到，於是帶頭走入漆黑的暗夜，快速的身形，立即出現在月森十兵衞宅第的前院。

「呀……」

舟津彌九郎輕推屋門。伏下身形，低聲對夥伴說道：

「月森十兵衞在家。」

月森十兵衞的宅第，那覆蓋著稻草的屋頂，絲毫都顯不出這是新蓋的屋宇。以前舟津彌九郎，曾聽到傳聞，說月森十兵衞的宅第，曾被焚毀，又重蓋，至於是否眞正如傳聞所言，舟津彌九郎亦不甚了解。

祇見一曙光線，由門縫透出來，舟津彌九郎展露皓齒，陰冷寒心的聲音，由齒縫間迸出，說道：

「假如有女人與小孩逃出，格殺勿論。」

「你說女人與小孩……。」

大內和冲大惑不解地問道。

「是啊！他們由你們二位來解決。」

「是月森十兵衞的妻子與孩子嚒！」

「管他那麼多，衝進去就宰了他們。」

大內和冲聞言，臉上露出不悅的表情，心中暗忖道：

（我們的能力，難道只配殺這手無縛鷄之力的弱者嗎？」

舟津彌九郎絲毫未察覺夥伴們的臉色有異，繼續說道：

「以前我怎麼沒想到先宰了他們呢？」

依舟津彌九郎所言，他萬萬沒料到月森十兵衞會顧慮自己妻女的安危，先將她們遣回娘家，由此亦可約略看出舟津彌九郎性格的單純。甚至於舟津彌九郎對於月森十兵衞亦未能徹底了解，祇知他武藝高超而已。

同樣地，月森十兵衞對舟津彌九郎，亦祇是粗枝大葉地了解，只知他劍術高強罷了！但是，實質上，我們可以說：舟津彌九郎低估了月森十兵衞，而月森十兵衞却高估了舟津彌九郎……」

在前院中——

「你們這次，一定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舟津彌九郎怒目厲聲，殘暴可憎地強調著。

「對付月森十兵衞，我一個人就綽綽有餘了！你們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務就行了！」

「好吧！」

大內和冲不太情願地應允著。

於是他們三人，迅速脫下斗笠、雨衣，拔出長刀。藏匿於距月森十兵衞家六、七十呎遠的雜林中，靜靜地等候著由後門去的三個夥伴放火。

（假如後院起火，月森十兵衞家中的人，必會倉皇逃出前院，我們趁此良機把他們解決掉，萬一月森十兵衞這兒蒽子不在家，殺了他的妻女，也會使月森十兵衞悲慟欲絕。）

舟津彌九郎想到這點，臉上即刻浮現陰狠的笑意。

驀地——

月森十兵衞的後院，燃起熊熊大火，舟津彌九郎等人，直衝前庭。說時遲，那時快，尾隨舟津彌九郎之後的月森十兵衞，出其不意地由背面襲擊而來，猛烈的豪雨聲，奏出月森十兵衞騰騰的殺機，也奏出了舟津彌九郎等人的哀歌！

當舟津彌九郎發現屋宇中無任何動靜，覺得有蹊蹺，而遲疑不決時。

「啊！」的一聲慘叫，一把長矛已刺穿冲的胸膛。冲應聲而仆，鮮血泉湧，沾污遍地。

月森十兵衞以矯健的身手，抽回長矛，逕自往舟津彌九郎的身上直刺而來。

舟津彌九郎見狀，大吃一驚，他萬萬沒料到，月森十兵衞居然從背面襲擊，眼見長矛逼身而來，他縱身一頓，收回左脚，一個轉身，敏捷地躲過長矛，且揮刀將長矛劈爲兩截。

月森十兵衞，迅急將手中半截長矛，拋向舟津彌九郎的臉部，同時，拔出腰間長刀，朝舟津彌九郎劈去。

由於二人相去不遠，舟津彌九郎不敢絲毫怠慢，迅速擺出架式，月森十兵衞更老實不客氣地節節進逼。

當雙方刀鋒相遇時，月森十兵衞的長刀，奪手而出，飛向半空中。

此時，埋伏在月森十兵衞家中的松浦達之助，眼見舟津彌九郎遣來的三名武士，由後門潛入，縱火燒屋的景況，於是走入老僕人伊介的房間，那裡有入口，可以通到後門。松浦達之助將地道出口的鎖打開，躡手躡脚地拔出長刀，逼近那三名武士。

而那三名武士，背著松浦達之助，竭力搜索

屋宇內的動靜，松浦達之助不聲不響地，由背後撲擊而上。

幽靈之劍

一

當月森十兵衞的長刀奪手而出時，舟津彌九郎嘴角浮出一絲笑意，心中暗忖：

（我贏了！）

正因這種興奮的情緒衝擊着，否則舟津彌九郎一定會毫不遲疑地再補上一刀，將月森十兵衞斬殺了！而實際上，舟津彌九郎却因輕易地就將月森十兵衞的長刀打落，因而得意洋洋，站在原地不動。

但是，月森十兵衞似乎早已料定有這麼一招，他在長刀脫手的剎那間，左手已抽出腰間短刀，趁着舟津彌九郎鬆懈之時，將淺野內匠頭長矩所送的這把一尺二寸九分長的短刀，砍向舟津彌九郎。

「啊！」

一聲慘叫，舟津彌九郎右肩至右手腕處，挨了月森十兵衞一刀，血如泉湧，痛不可支。

假如月森十兵衞在長刀離右手之際，旋以右手再拔短刀，舟津彌九郎必不會給予機會，反而會毫不猶豫地補上一刀，但是舟津彌九郎却算錯了，月森十兵衞以左代右，施出高明的一招。

舟津彌九郎受傷之際，本能地往後退縮，月森十兵衞那裡肯罷手，他節節進逼。一側的大內，見狀不妙，立即猛攻而上。

月森十兵衞矯健的身形一蹲，巧妙地避過指向頸部的刀鋒。

「走！」

由黑暗中，傳來舟津彌九郎痛楚的叫聲。

祇聽——

「啊！」地慘叫一聲，月森十兵衞的短刀，已插入大內身上，他隨即倒地，手中的長刀，已被月森十兵衞搶去。

此時屋後也傳來陣陣廝殺聲，月森十兵衞知

道，這是松浦達之助在對敵。

月森十兵衞放棄追趕舟津彌九郎，他自信剛才砍向舟津彌九郎的一刀，是嚴重的一擊，舟津彌九郎的右臂，可能已斷了！

月森十兵衞趕往後院，祇見松浦達之助正與一名武士在奮戰中，而地上已有二具屍體。

那最後一名武士，看見月森十兵衞在旁觀戰，不禁露出恐懼的神情，此時，他已被松浦達之助的威勢，逼退了好幾步，加以分神所致，松浦達之助趁機揮刀砍向他。

「啊——」的一聲，松浦達之助的刀刃，已由對方的胸膛直劈到腹部。

那名武士鮮血直流，雙膝一落，仆身倒地，動彈不得。

「幹得好。」

月森十兵衞手執短刀，緩步而來。

松浦達之助歷經此激烈的廝殺，早已氣喘吁吁，精疲力竭，靠在牆邊，穩住身形，方問道：

「你那邊情形如何？」

「一個給逃了！」

二

月森十兵衞所以沒追殺舟津彌九郎，主要是想助松浦達之助一臂之力，但是松浦達之助却以堅決的口吻道：

「我這裡的情形，你何庸顧慮，爲了要收拾舟津彌九郎，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對於舟津彌九郎的脫逃，松浦達之助對月森十兵衞，有些微埋怨，只因爲他的好友——佐野源介，慘死於舟津彌九郎的刀下，他銘恨於心，此次舟津彌九郎脫逃，他當然心有不甘。

月森十兵衞却輕鬆的微笑道：

「你的生死事大，舟津彌九郎生死事小。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嗎？」

「但是，爲了我竟讓舟津彌九郎給逃了——」

松浦達之助怏然道。

「事情過去就算了，何況我一刀砍中舟津彌九郎的右肩，他的傷勢極爲嚴重。」

「眞的嗎？」

「嗯！依我想，他的右臂可能不保了，以後只怕不能提刀，所以我才沒追殺，趕來這裡想助你一臂之力。」

月森十兵衞很有自信地說道。

在這次的廝殺當中，有一點令月森十兵衞十分費解：

（以前我從來不曾以左手拔刀，何以此次居然運用自如？）

另一方面，這場廝殺的消息，傳入了中根正多的耳朵裡，中根正多以輕鬆的態度對月森十兵衞解釋他不解的迷團：

「你廝殺時那種動作的自然流露，並非奇蹟，而是你平時磨練使然。」

「你這麼說，眞叫我慚愧不已。」

「爲什麼呢？」

「我祇覺得當時似乎冥冥之中，有一隻神的手，在指引着我。」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中根正多微微點頭道。

「眞的如此嗎？」

「所謂神就是……」

中根正多指指天，又指指地，說道：

「天與地就是神，天地的力量是順乎自然的，假如你平日沒有磨練自己，絕對得不到這種神助，所謂自助天助是也。」

中根正多雖然是在誇獎月森十兵衞，但在語氣中，仍露出嚴肅的語調。

「況且你這種下意識的表現，正是柳生新陰流刀法的最高境界。」

「不敢當。」

「這是事實，絕無浮誇，試想右手長刀脫手，而以左手拔另一刀，這是一種本能的動作，假若你再以右手拔刀，對方必乘機而入，後果將不

五名武士的屍體，做何處置呢？」

「我將他們埋於竹林中。」

三

在另一方面，潛行偷襲月森十兵衞的當夜，舟津彌九郎並未返回吉良府邸。

舟津彌九郎在斷殺時，被月森十兵衞砍了一刀，右肩胛骨斷裂，傷勢一直延伸至手腕，右手幾乎被砍了一半，疼痛異常，血流不止。

但是，舟津彌九郎在挨了月森十兵衞致命的一擊時，早已有久戰非明智之舉的感覺，因爲他一度當過職業殺手，即使處於極端苦痛中，仍深具冷靜的判斷力，因此，在他的腦際，迅急掠過一個念頭：

（只要保全生命，還怕日後沒有殺月森十兵衞的機會嗎？）

因此，他毫不考慮的負傷而逃。

咬緊牙關，忍受劇痛，舟津彌九郎頭也不回地，一口氣跑過竹林捷徑，抄水戶府邸前的大道而去，祇因流血過多，繼以痛楚難挨，他雙目已漸漸失去視力，只覺眼前昏黑一片……

舟津彌九郎一路踉蹌奔逃着，直到察覺後無追兵，方蹲下身形，撕破自己的衣服，以左手包紮傷口，未做片刻休息，立即又趕路。

狼狽不堪的舟津彌九郎，受了極强烈的自尊心所支配，他自覺無顏回府邸，這個模樣回去，豈不羞煞人，叫他日後如何在府邸立足呢？因此，昏昏欲厥的舟津彌九郎，在潛意識裡，直覺的惦記着此點，於是他焦灼的渴望着，能立刻飛奔到長尾武道館。

帶着顚頓的知覺，拖着疲累而紊亂的步履，舟津彌九郎艱難地朝長尾武道館方向奔去，他神志恍惚、痛楚非凡，只覺眼前模糊一片……

冒着豪雨，舟津彌九郎全身濕透地撞入長尾武道館中，迷糊中他仍緊握着短刀……

長尾武道館中，長尾勘右衞門，冷眼旁觀，看着全身發軟，毫無知覺的舟津彌九郎被抬入館內，面部呈現出厭煩的表情，但是他仍保持緘默。

長尾勘右衞門立即派人，延請大夫，替舟津彌九郎療傷，同時聲色俱厲地囑咐府中上下，關於此事，不得走漏風聲，爾後，他回頭望了望舟津彌九郎的傷勢，暗忖道：

（這傢伙幹了什麼好事，誰又有這種本事將他傷得這樣重？）

思索再三，長尾勘右衞門忽然悟道：

（莫非是月森十兵衞？）

雖然像臆測般的自圓其說，但長尾勘右衞門仍不願就此張揚出去，故未派人到吉良府邸打聽，打算等舟津彌九郎醒來，再詳問端倪。

大夫仔細地診傷後，對着長尾勘右衞門搖搖頭，示意傷者生還的機會十分渺茫。

另一方面，在吉良府邸內……

翌日早晨，侍衞長小林平八，已接獲舟津彌九郎等六武士一夜未歸，和府邸後邊，井田八郎

小林平八聞言，心中猶如落下一塊大石，身爲侍衞長，所負的責任畢竟是非常重大的。

「無論如何，以後未獲我的指示，不准有任何行動。」

村岡庄兵衞厲聲吩咐着。

「同時，所有的侍衞，暫時禁止外出。」

「那是當然的。」

「現在處在緊急關頭，希望你小心爲是……」

「是的。」

「嗯！那你就回去吧！」

小林平八回去後，村岡庄兵衞本該將此事，向江戶總管色部又七郎報告才是，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想：

（無論如何，先到長尾武道館瞧瞧再說吧！）

假若舟津彌九郎沒回吉良府邸，可能的歇脚處就是長尾武道館，否則，就是已離開江戶了！

而村岡庄兵衞也發覺到，殺死井田八郎這般人的，可能是頭戴草笠的月森十兵衞。

等四人被一位戴草笠的武士殺害的消息。小林平八暗忖道：

（不，這事絕不能張惶失措、輕舉妄動。）

於是小林平八，嚴令衆人不得走漏消息，親身來到外櫻田的上杉藩邸。

上杉家的目付（江戶時代監察武士行爲者）——村岡庄兵衞聞言，緊蹙着眉頭說：

「舟津彌九郎這傢伙眞是個兔蔥子，盡惹這等麻煩事。」

其實村岡庄兵衞，也曾與舟津彌九郎這夥人，幹過麻煩事，而現在他盡挑舟津彌九郎的不是。小林平八聞言，隨即請示道：

「這事應如何擺平呢？」

「嗯！……」

村岡壓兵衞沈吟了半晌，緩言道：

「由我來處理吧！」

「色部大人那兒，也煩您轉達一聲了！」

「好，我會向他報告的。」

於是村岡庄兵衞，關照他的心腹柴重五郎，要他暗中去打聽月森十兵衞的住處。此時他的心中又埋怨道：

（舟津彌九郎也實在太輕舉妄動了！吉良侯不久將獲得幕府的允許，遷居到米澤居住，而他此時惹事生非，實在是愚蠢，他刀法高超，却連這一般常識都不懂！）

約莫傍晚時分，柴重五郎回來報告，說月森十兵衞家中，連個鬼影也沒有，而他却在屋後，發現了一堆火燒過的痕跡，而廝殺時的血漬，已被雨水沖乾淨了！

聽過這些報告，村岡庄兵衞旋即準備外出。

四

到了夜晚，外神田的長尾武道館中，出現了一條黑影，這個面蒙黑紗，頻頻張望的蒙面客，正是村岡庄兵衞，他一個人單獨行動，並無僕從跟隨。

「有人來了！」

武道館中傳出低微的聲音。

長尾勘右衞門面帶苦澀的微笑，出來迎接村岡庄兵衞。

「看這光景，舟津彌九郎已經到你這兒來了。」

村岡庄兵衞察顏觀色，開門見山地說。

「是啊！」

「他現在人在那裡呢？」

「在裡面。不，剛才我偷偷地將他移到後面倉庫中了！」

「你是說倉庫……」

「對呀！」

長尾勘右衞門又說：

「即使你現在見到舟津彌九郎，他也不會跟你講話了！」

「什麼……」

「他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了！」

了。」

「我們實在拿他沒辦法。」

長尾勘右衞門與村岡庄兵衞，僵硬的面兒，盯着舟津彌九郎在昏黃暗淡的燈光中，所顯現灰白、僵硬的面龐，舟津彌九郎蜷縮着，像死人般，一動都不動。

「他的右臂被……砍斷了嗎？」

「倒是沒砍斷，大夫已把它縫起來了，只怕他日後無法提刀，與別人武鬥了！」

「唉！」

「村岡庄兵衞，你看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村岡庄兵衞嘖的一聲，說：

「我早已關照過他們，要他們不要理會月森十兵衞，他們竟然明知故犯……」

「到底經過的情形如何？」

於是村岡庄兵衞將所知之事，一五一十地複述一遍，長尾勘右衞門聽完後，不禁戰慄地說道：

「那麼，在吉良府邸前，井田八郎等人，莫非也是被月森十兵衞……」

「我尙不敢確定，但是吉良家的侍衞，目擊了殺死井田八郎等人的也是一個頭戴草笠的武士。」

「哦！不過，那些與舟津彌九郎一起行動的五名侍衞，現在到底身在何處呢？」

「如果對手是月森十兵衞，我想他們已難逃魔掌了。」

「村岡庄兵衞，你似乎對月森十兵衞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

「不……」

村岡庄兵衞沈吟一下，說道：

「這是舟津彌九郎說的。」

「我有一事，想與你共商。」

長尾勘右衞門接着說道。

「什麼事……」

「關於舟津彌九郎，你能不能把他接過去呢？」

「咦！……」

「他受傷過重，生命危如風中之燭。」

村岡庄兵衞的臉上流露着訝異的表情，他簡直不敢相信！

「這是眞的嗎？」

「來，你自己來看看。」

後院倉庫中，舟津彌九郎躺臥在地上，長尾勘右衞門特別關照大夫，要他爲舟津彌九郎療傷時，一律由後門進出。

「的確傷得很嚴重。」

「依我看來，能把舟津彌九郎傷得這等模樣，一定是月森十兵衞，絕無第二人。」

「嗯！」

「月森十兵衞是中根正多的家臣，因此我不敢明目張膽地襲擊他，只好裝着不在意，謀定而後動。」

「眞感激你對我的顧慮。」

「不過舟津彌九郎的行爲，也太剛强、任性

「嗯！我看這不太妥當吧！」

「但是，我這裡份子複雜，徒弟們出入頻繁，我怕人多嘴雜，勢難守口如瓶，萬一走漏風聲，被人察覺，恐怕會連累了你，何況還有許多的不便呢？」

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長尾家一直在設法盡量避免與上杉家發生衝突。

原來上杉家是長尾武道館的有力庇護者，但是除上杉外，尙有四位諸侯，爲武道館撐腰。而最近上杉家的風評，愈來愈壞，因此，很多人都極力避免與上杉家往來。

長尾勘右衞門認爲，若與上杉家往來過密，可能會導致另外四位諸侯的反感和疏遠。

村岡庄兵衞一聽到長尾勘右衞門，欲將舟津彌九郎送回上杉家，他也開始着急了。

「不成啊！這怎麼可以呢？」

「那麼，如果將他送到吉良府邸，應該不會太困難吧！」

人，對舟津彌九郎等人的生死，根本漠不關心，相反的，他們更希望舟津彌九郎等人早點離開，所以這二名侍衞處在這種逆境中，自然無法久留了！

現在他們二人來到上杉家，目的是來領薪的，村岡庄兵衞設法把他們兩人挽留下來後，才逕自來到長尾武道館。

村岡庄兵衞對長尾勘右衞門道：

「依我的看法，我們絕不能放走這兩個人。」

假若這兩個人離開的話，我們不難想見，他們很可能會將吉良、上杉兩家的內情洩漏出去。

村岡庄兵衞接着道：

「千萬拜託，你就把舟津彌九郎暫時留在這裡好嗎？」

長尾勘右衞門悶聲不響，連頭也不抬起來。

村岡庄兵衞見狀，眞是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心想他們對於赤穗浪士的襲擊，一向是合作無間的，並且也曾經共同計劃過許多事情，因此，對於長尾勘右衞門的態度，眞是見於目，怒於心，萬萬也沒有想到，長尾勘右衞門的轉變，居然如此明顯。

直到深夜，村岡庄兵衞方走出長尾武道館，長尾勘右衞門亦不便以强硬的手段，要村岡庄兵衞將舟津彌九郎接走。

到了第二天……

在長尾府邸的倉庫中，爲舟津彌九郎療傷的大夫，突然——

「這——」

發出一聲驚歎，然後說道：

「長尾大人，這個傷患有了一線生機了！」

「眞的嗎？」

「他的脈搏漸漸轉强——」

長尾勘右衞門聞言，頓時皺起眉來……

到了今天早晨，長尾勘右衞門仍憂心忡忡地思索着：

（假若舟津彌九郎死了！事情反而易於處理。）

但是，大夫熱忱而起勁，竭力地爲舟津彌九郎療傷，大夫說：

「假如傷患能早日痊癒，那該多好！」

眼看着大夫熱心的態度，長尾勘右衞門就對他說：

「好了，你治療就到此爲止。」

深夜，村岡庄兵衞又潛入長尾府邸，身上攜帶着爲數不少的金子，名義上，是拿給長尾勘右衞門，做爲舟津彌九郎的治療費，而實際上，却是一種籠絡的手段，因此，長尾勘右衞門便允諾，暫時將舟津彌九郎安頓下來。

又過了二日……

舟津彌九郎已逐步地恢復了意識。

這一天晚上，村岡庄兵衞又出現在武道館中，他被引入長尾勘右衞門的房裡。

「舟津彌九郎目前情況如何？」

村岡庄兵衞道：

「嗯……」

村岡庄兵衞無言以對。

五

在村岡庄兵衞走出外櫻田的藩邸，前來長尾武道館時，二位與舟津彌九郎同時被派到吉良府邸，充當侍衞的武士，來到了上杉府邸說：

「我們不想幹了！」

這也難怪他們如此，因爲從長尾武道館被派出去當侍衞的，現在祇剩下這二人而已。

何況，原屬吉良府家臣的清水一學等人，和由上杉藩國的米澤所派出，像山吉新八這般侍衞，他們都各懷鬼胎，暗想着：

（像那種來歷不明的人，却派他們來當侍衞，實在太不妥當了！吉良府由我們這干人守護，就已足足有餘了，何必多此一舉。我們縱使赴湯蹈火，也會極力保衞吉良府邸的。）

因此，原本就對舟津彌九郎有嫌隙的那一干

「那麼，即使給他一把刀，他也——」

「不消多說，他連拔刀的力量都沒有。」

「長尾兄……」

村岡庄兵衞挪動一下身子，挺身說。

從村岡庄兵衞細小的眼中，露出閃閃的亮光，他似乎很認眞要提出一件事，那種欲語還休的樣子，長尾勘右衞門已稍稍了解他的用意，道：

「那麼……」

村岡庄兵衞肯定地點點頭，長尾勘右衞門也肯定地答着：

「嗯！」

他們雙方，對此事的態度，採取心照不宣的方式，似乎此事相當神秘。

當天晚上，冷冽不堪，而風却已停了。

六

翌日早晨……

長尾勘右衞門快步走到倉庫裡，出現在舟津

「哦！今天早上已能吃些許稀飯了！」

「那麼，你的意思是說，舟津彌九郎已活過來了？」

「只怕死不了了！舟津彌九郎看起來個子矮小，而那種耐力，眞令人驚奇——」

「嗯……」

「看他的模樣兒，他似乎非殺月森——」

「他還是那樣……」

「如此一來，只怕這傢伙會發瘋。若是他想殺月森十兵衞，那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那就糟了——」

村岡庄兵衞憂慮着。

「是啊！我深具同感。」

他們雙方都尷尬地沈默了一段時間，村岡庄兵衞突然問起一件妙事，道：

「舟津彌九郎現在會不會用刀呢？」

「你的意思是……難道——」

長尾勘右衞門思慮片刻，笑着說道。

彌九郎的眼前，他對舟津彌九郎說：

「待在這兒很危險，村岡庄兵衞，決定要將你送到麻布飯倉的上杉府邸，那兒比較安全。」

此時，舟津彌九郎泛青的臉上，浮現一絲微笑，或許他認爲上杉家，還未完全放棄他。

「好吧！」

舟津彌九郎虛弱地小聲應允着。

「晚上，他們會派人來接你，我會派井上和水口二位，陪你一道兒去，上杉家也會派人保護。」

舟津彌九郎聞言，默默地點着頭。

這夜，還是凍骨裂膚，沒有一絲風。

忽然，長尾府邸後，出現了一頂轎子，井上和水口二人，立刻抬着舟津彌九郎，將他放入轎內。

轎子兩側，分別由二名武士陪侍着，他們緊緊地跟着轎子，他們是上杉家的武士，也就是村岡庄兵衞的心腹。

這頂轎子，與一般的轎子沒有兩樣。

約莫一更時分（約午後八點）。

井上吩咐抬夫，道：

「轎中坐的是病人，你們好好留意抬着。」

井上等四人，分別保衞着轎子的前後，在黑暗中，他們匆匆地離開。

驀地——

由長尾府邸後的小門，出現一條黑影，戴着頭巾，手無燈，緊跟着轎子，此人就是長尾勘右衞門。

這頂轎子，從明神下往神田川邊，越過昌平橋，往西而去。本來他們是要往麻布飯倉，但是現在的方向，却有點怪異。而轎內的舟津彌九郎，手執近江守久道這一尺七寸長的短刀，朦朦朧朧地打着盹兒，他一點也沒有察覺路程的不對。

昌平坡上下，杳無人影，橋右邊是所謂的「湯島聖堂」，此乃日本幕府學堂的長土牆，左邊崖下有神田河在流着，轎子行至此時，井上低聲

地命令抬夫，道：

「把轎子放下。」

「咦——」

「不管怎樣，你們先把轎子放下來一下。」

「好！好！是的。」

不等轎子着地，上杉家的二名武士與水口，早已一起撲上抬夫。

同時，井上拔出長刀，一聲不響地，刺入轎中。

「啊！」

「哇！」

抬夫們被上杉家的武士抱住，嘴巴也被人用布條塞住，發出驚訝、惶恐的聲音，水口立即拔刀，猛地一刀一刀插入抬夫腹中。

抬夫的斷叫聲，猶如被神田川吞噬了一般，他們被猛力踢下河中，瞬間就消逝了！

正當此時，井上發出一聲悲慘的尖叫聲。

收拾抬夫的三個人，聞聲愕然回頭，他們以為是……

此三人，以為當他們把抬夫收拾的當兒，井上將可輕易地制服舟津彌九郎，他們一直深信着——

但是不然。

井上像倒栽葱似地，頸子撞向轎子，「啪！」地一聲，倒了下去，痛楚地尖叫了一聲。

「怎麼了！井上——」

此時，舟津彌九郎像幽靈一般，忽然從轎中冒出，往水口胸部揮來。

水口身形一晃，將刀一擺，蹌然倒下，「哇——」地叫了一聲。

此時，舟津彌九郎順勢拔出刀來，搖晃身子，逼向上杉的武士。

黑暗中，在提燈的照射下，舟津彌九郎的臉部，顯得格外清晰，上杉家的武士，被舟津彌九郎的舉動嚇昏了，他們竟然呆若木鷄地站立着，忘了舉刀對敵。

靜宜大學 蓋夏圖書館 Providence University

舟津彌九郎臉上沾滿井上的血，看來就像鬼一般，從血中透出的眼光，正瞟視着這二名武士。

「哎呀！」

二名呆立的武士，不知所措地，瞬間即被舟津彌九郎砍倒了！

舟津彌九郎左手抓刀，好像切蘿蔔般地，一刀接一刀地砍向上杉家的武士。

這二名武士，雙手一攤，幾乎沒叫出聲音，就已魂歸西天了！

此時，在轎後跟蹤的長尾勘右衛門也趕到了，他見景戰慄不已。

（唔！舟津彌九郎居然——）

長尾勘右衛門兩脚發軟，茫然地背靠土牆，支持着體重，手緊握着刀柄，但終究沒有拔出來。

舟津彌九郎搖晃着身子，瞬間已消失在燈光之外了。

長尾勘右衛門站立着，一動都不動，祇覺口燥唇乾，渾身恐怖地戰慄着。

稍停片刻，長尾勘右衛門才恢復知覺，一口氣跑回昌平坡。

靜宜大學 蓋夏圖書館

變心

一

舟津彌九郎自從那夜後，就杳無訊息了！

而那一夜……

長尾勘右衞門倉皇地回到武道場，村岡庄兵衞正在等着他，一見他回來，村岡庄兵衞迫不及待地問：

「一切情形如何呢？」

村岡庄兵衞隨着長尾勘右衞門入室，一邊問道：

「順利地……」

祇見長尾勘右衞門搖着頭，一語不發地低着頭。

「舟津彌九郎……」

「逃跑了。」

「離道——」

「不瞞你說——」

聽了長尾勘右衞門的話後，村岡庄兵衞臉色蒼白，股慄連連，祇因這種事情，他對江戶家老——色部又七郎保密，又私自遣二名武士，刺殺舟津彌九郎，他眞擔心上面責怪下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而這兩名武士，已被舟津彌九郎所殺，村岡庄兵衞本身也無法以「行蹤不明」，來了結此事，因此內心感到惶恐不安。他接着說：

「長尾勘右衞門，你是何等人物，難道你眼睜睜地，看著舟津彌九郎殺人，而你連刀都不揮一下嗎？」

「眞的很抱歉。」

長尾勘右衞門低垂着頭，很氣餒地說着。他自覺無法辯解，祇得低聲下來。

當時，長尾勘右衞門，祇覺得渾身被罩在冰庫裡，恐怖異常，連手脚都發麻了！

那時，長尾勘右衞門，幾乎是處於虛脫的狀態，他眼看着舟津彌九郎清瘦的背影，左手握刀，眼中發出怪異的光芒，那種恐怖的神態，使得長尾勘右衞門，不由得眼巴巴地看着他走。

村岡庄兵衞怒上心頭，目瞪着垂頭喪氣的長尾勘右衞門，突然發出，

「糟了……糟透了。」

「嗯……」

「這種事情，到底要如何排解呢？」

村岡庄兵衞嘴裡嘀咕着。

「您這麼說，我也愛莫能助。」

「長尾兄……」

村岡庄兵衞立即轉變態度，說：

「你怎麼不斬掉舟津——」

「我無法下手……假如你見到當時的情景，舟津彌九郎的模樣，您就會了解，斷殺的關鍵，並不僅僅以强弱來衡量，當時的問題癥結是，舟津彌九郎根本再也不是人了。」

「你說什麼——」

「舟津彌九郎像幽靈，也像怪物。」

村岡庄兵衞見事已如此，再責備長尾勘右衞門，亦於事無補，於是他踉蹌地走出武道館，心想着：

（唉！不行……這怎麼得了！）

村岡庄兵衞對於他本身的職位，深感事態的嚴重。

村岡庄兵衞似乎想起了什麼事，他迅速地回頭，說：

「長尾兄，對於昌平坡的四具屍體，你作何安排？」

「唉！糟了——」

長尾勘右衞門害怕地說道。

於是，長尾勘右衞門急命徒弟與村岡庄兵衞趕到現場，可是那四具屍體，已被行人發現，報告官府派人調查了。

這麼一來，村岡庄兵衞對這件事再也無法隱瞞了。

於是他匆匆趕回外櫻田的府邸，要求晉見色部又七郎。

色部又七郎本已上牀了，他聞言後，從新換了衣服，直趨前殿，他直覺地感到此事態一定嚴重。

此時已三更天了！

來到前殿，色部又七郎問道：

「到底什麼事？」

在陰暗的燭火下，村岡庄兵衞低垂着頭，經色部又七郎一再詢問，他又急又怕，像要哭一般地答道：

「有件事實在很對不起你——」

「是誰的事——」

「是我。」

「說出來聽聽。」

村岡庄兵衞詳詳細細，一五一十地說出了原委，色部又七郎聞言，緊蹙着額頭，忿忿地說：

「我眞是用錯人了！」

「屬下惶恐——」

「好了！退下去吧！」

「是的。」

「立刻滾開！」

翌日早晨，色部又七郎將水口和井田二人的屍體，處理完畢，另外二名武士，則以無名屍處理之。

長尾勘右衞門在江戶，也是挺有名氣的武士，而此次的事情，使他呈現出不可收拾的醜態。

這件事情，在半年後，由武道館內傳出，一傳十、十傳百，此後長尾勘右衞門亦無法出入於主家中了。因此，經過一年，他攜着妻兒離開江戶，並把武道館關閉，自此後，就無人知道他的踪跡了！

再者——

村岡庄兵衞歷經此事，五天後便被革職，色部又七郎命他閉門思過，好好檢討，村岡庄兵衞得到這麼輕微的處治，或許是因色部又七郎，亦自感應當負點責任，不能將罪過一律推到村岡庄兵衞身上的緣故吧！

就在此時，大石內藏助帶着潮田、近松和旱水等數人，由京都出發，直往江戶而來。

二

有一天……

中根正多由江戶城中，返回府邸，恰好月森十兵衞在家，於是，他就要月森十兵衞到他房裡。

「事情不妙了！」

中根正多神情嚴肅地說着。

「怎麼了——」

「是這樣的。」

中根正多說道：

「吉良上野介，向上面提出要求，說要隱居於出羽米澤這地方，目前幕府或許會允許——」

「這是眞的……」

「看這情形，那些老臣們似乎在這一年內，會允許的。」

「這是將軍直接囑咐下來的嗎？」

「我也不清楚。」

中根正多以不屑的神態，繼續說道：

「事到如今，將軍還允許——赤穗浪士不知作何打算？」

「大石內藏助等一夥人，似乎已朝江戶來了。」

「太慢了！太慢了！我們已替他們策劃，讓他們處於絕對優勢，可是——」

中根正多忿忿地說道，又帶着幾分的焦急。

翌日，中根正多提出晉見綱吉將軍的要求，持有「御意簡牘」的中根正多，依常理言，綱吉將軍不能拒見，但是……

綱吉將軍這幾天來，罹患感冒，因此拒見中根正多。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中根正多亦意識到事態的嚴重。

將軍身旁服侍，而綱吉將軍仍一樣地寵信他。

祇因牧野成貞和柳澤出羽守吉保，遠在綱吉將軍少年當館林主君時，就在他身旁服務，因此，綱吉將軍不會輕易地就踢開他們二人。

雖然他們是屬於君臣關係，然而他們之間的關係，却密不可分，鮮爲常人所知。

月森十兵衞深深感到：

（會不會是上杉家，向柳澤出羽守吉保，施以籠絡手段？）

假若事情眞如月森十兵衞所說的，那麼，顯而易見的，是柳澤出羽守吉保巧妙地說服了綱吉將軍。

月森十兵衞心中猜測着，柳澤出羽守吉保可能的說辭是：

「目前謠傳盈耳，譬如：赤穗浪士何時會襲擊吉良府邸，希望吉良上野介被殺害……等等，若此謠傳，一旦成爲事實，只怕江戶附近，會鬧得鷄犬不寧。而目前大勢既定，何不儘早允諾吉良上野介的請求，讓他隱居於米澤，如此一來，人們會以爲將軍度量大。不，或許將軍您早有此種看法，微臣祇是很惶恐地提示一下罷了。」

「柳澤出羽守吉保，對於綱吉將軍的一切，瞭如指掌，他深知將軍的個性與嗜好。」

「將軍熱衷學問，假若想說服他，祇要引經據典，以理論取勝；同時，讚賞他如何地英明，如何地獲得人民的擁戴，相信不消多久，就可以完全地說服他。」

數月後……

中根正冬曾再度提出晉見的要求，但又吃了閉門羹，他只好返回府邸。

「今兒個我在城裡，聽到一件好事！」

中根正冬一踏入府邸，就對月森十兵衞說道。

三

中根正冬聽說，綱吉將軍准予吉良上野介隱居米澤，是受其生母桂昌院的囑咐，這件事，是由近日種種的迹象看來，綱吉將軍的心中，必定產生了什麼重大的變化——

綱吉將軍原本期望着赤穗浪士，能儘快地襲擊吉良府邸，而此時，他却態度模稜，似乎要允諾吉良上野介隱居的要求，使其處於上杉十五萬石的庇護下，着實令人費解。

「將軍平日心情善變，並非近來才如此，你的感覺如何呢？」

中根正冬感額說道。

「這可能是柳澤出羽守吉保暗地在活動吧！」

「嗯！」

柳澤出羽守吉保，自從去年的殺傷事件以來，祇因眼見社會人士都同情淺野內匠頭，和赤穗遺臣，所以現在他對政治的事情，亦不像以往一樣的過問了。

但是，這並不表示綱吉將軍就會疏遠柳澤出羽守吉保。

柳澤出羽守吉保如同往日一樣，依然在綱吉由小笠原佐渡守（武州岩槻俸祿五萬石）的家臣——竹內鑑種那兒打聽到的。

竹內鑑種的曾祖父——竹內鑑綱，曾在中根正冬的祖父——中根正盛那一代，以浪人的身份，投靠在中根家。

竹內鑑綱於小笠原家爲官時，據說中根正盛曾鼎力相助——

所以……

竹內鑑種至今仍未忘情，與中根正冬一直保持聯繫。

「雖然我不太了解詳細內情……」

當中根正冬問起時，竹內鑑種說。

竹內的主君——小笠原佐渡守，對吉良上野介無絲毫好感。

在前一天晚上……

當竹內鑑種陪着主君飲酒時，小笠原佐渡守無意間，曾提及有關吉良家要遷往米澤的事情。

「假若桂昌院從旁囑咐，那我也無計可施了

！」

小笠原佐渡守的口氣聽來，他似乎心有未甘。

這麼一來……

德川綱吉這位任性、跋扈的獨裁將軍，對他生母桂昌院，祇能唯命是從，別無他策。

此點可由昔日綱吉將軍，唯唯諾諾地應允桂昌院，發佈生類憐憫令中，窺其一斑。

綱吉將軍之所以能名正言順，順利地登上五代將軍的寶座，不外是由於桂昌院與三代將軍（家興）之間的關係密切所致。

「那麼！您的意思是說，上杉家暗地向桂昌院活動所致，是嗎？」

月森十兵衞問道：

「不，關於此點，竹內鑑種亦不瞭解，而他又不便追問，你覺得如何？」

中根正冬所負的秘密任務，竹內鑑種絲毫不知道。正因此，中根正冬亦不便進一步地打聽。

「月森——」

「是，什麼事？」

「假若竹內鑑種所言不差，那麼！在今年內，將軍必會允准吉良——」

「嗯！正是。」

「你可知道，大石內藏助何時能抵江戶？」

中根正冬突然問起。

「昨天我遇到奧田孫太夫，據他說最遲本月二十日可望抵達……」

「眞的嗎？」

此二十日乃十月二十日（即現代十一月下旬）。

中根正冬沉思半晌，苦笑着道：

「難道大石內藏助，亦會與將軍一樣，改變主意，不想報仇了嗎？」

「應該不會吧！假若大石內藏助變心，那我們至目前爲止所下的工夫，豈不成了泡影了！如此一來，吉良上野介是否移居米澤，就——」

「沒有兩樣。」

中根正冬顯出一副頹喪的神情，無精打采地說道。

「是。」

「月森十兵衞，依我看，這件事你最好告訴奧田孫太夫一聲。」

「那麼，連我們的關係也——」

月森十兵衞以疑慮的眼神望着中根正冬。

「不，你就宣稱是你與竹內鑑種有交情，消息由他那兒傳來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

月森十兵衞微微點頭，右手置於胸前，低聲答着。

「此事急如星火，我們得趕緊通知大石內藏助。」

「正是。」

「至於舟津彌九郎的下落，你尙不知嗎？」

「有一度他似乎是隱匿在外櫻田的長尾武道館中。」

「嗯！那麼？」

「我懷疑他會就近尋醫，故就近向郎中打聽，似乎有個模樣像舟津彌九郎這傢伙的人，接受他的療傷。」

「那麼，他現在人在那兒？」

「據郎中所言，似乎長尾那邊的人，不知將他搬往何處。」

月森十兵衞憂心忡忡地說道。

「前次昌平坡上，有二名武士被殺，這可能與舟津彌九郎有密切關係。」

「這我倒不清楚。」

月森十兵衞沉默下來，低頭忖道：

（舟津彌九郎右臂無法揮刀，萬一他還活着，正面與我衝突，他必自知不敵，那他會靠着左臂，做出什麼事呢？）

當然，這種敵暗我明的處境，月森十兵衞頓時戰慄不已，他立即考慮到舟津彌九郎會不會向妻女下手的問題。

月森十兵衞暗忖道：

（像舟津彌九郎這種人，勢必會想到這一點。）

月森十兵衞心裏有這種預感，因此，常常感到精神恍惚，忐忑不安。

極力地想擺脫這種感覺，月森十兵衞這一天，踩着夕陽的餘輝，映着滿面的霞紅，款步前往奧田府邸。

奧田孫太夫恰巧由崛內武道館返回府邸中。

「方才我巧遇了久違的崛內安兵衞、和崛內源左衞門，我們暢談了一回——」

奧田孫太夫滿面紅光，興高采烈地說道。但是，一聽到月森十兵衞談起吉良家遷往米澤的事，愀然變色道：

「此事當眞？」

「嗯！」

「雖然祇是傳聞，我們仍須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關於此事，自當及早計劃才是——」

月森十兵衞思及前途堪慮，不禁重複地强調着。

生首之夢

一

光着身子的笠原長右衞門，身上肌肉顯得日益結實——

吉良府邸上下，皆稱其爲「絲瓜長右衞門」，祇因他的面龐又細又長，有如絲瓜一般。

然而，笠原長右衞門面部肌肉，卻十分結實。笠原長右衞門最近胖了不少。這可能與他向清水一學，和由米澤來的山吉新八討教刀法有關吧！

十月又已近尾聲了！笠原長右衞門在淺草的船夫客棧（熊野屋客棧），那沒有火炉的二樓房裡，懷中擁着一名女子——左門。

當初引笠原長右衞門和山吉新八到這家客棧來的，是小林平八。

自那次以後……

笠原長右衞門伺機外出時，曾三度來找左門這女人。

另一方面，山吉新八却祇來過一次，他說：

「我還是……」

山吉新八總以爲赤坂的比丘尼客棧（山城屋）中，一學那位女人較有味道，因而近日外出時，山吉新八總藉故不陪笠原長右衞門到熊野屋客棧去。

「快別這樣嘛——人家的骨頭都快碎掉——」

左門細聲地嬌嗔着，而她也眞不愧是老練的女人，對於年輕的笠原長右衞門，應付裕如。

這一天，小林平八出奇地下一道命令：

「你們祇要在申時以前回府邸卽可。」

笠原長右衞門與山吉新八聞言，喜上眉梢，双方心照不宣，興高采烈地跨出府邸。

山吉新八前往赤坂比丘尼客棧，是不待贅言的。

據傳聞，吉良上野介可能於今年內或明年初，遷移到米澤去。

笠原長右衞門在偶然的機會裡，得知此事乃上杉家以重金南賂護持院大僧侶——隆光，託他說服皈依佛門的桂昌院，如果眞是如此，綱吉將軍亦無法抗拒——

（若眞的透過這種關係，主君必能遷往米澤，那一切也就能安如泰山了——）

笠原長右衞門亦決心要陪吉良上野介，爬山涉水地前往米澤。

（祇恐到那兒去，沒樂子可尋了——）

笠原長右衞門仍有一絲惆悵，他仍眷念着——與其說笠原長右衞門迷戀着左門，不如說他是被褐色肌膚，清瘦身材，而內蘊着一股源源不絕的精力的左門所玩弄着。

（就趁此時……及時行樂吧！）

笠原長右衞門緊摟着左門的身子，沈溺於「佳人美酒」之中，當然他絲毫也沒察覺鄰室響起的脚步聲——

不知不覺地，寒窗外夜幕已經低垂了——

二

「哎！糟糕了——」

笠原長右衞門望望窗外，匆匆地整裝，趕回吉良府邸。

笠原長右衞門走後，隔壁房中的月森十兵衞，叫女佣阿三陪酒，飲啜片刻，隨卽叫了轎子，前往中根府邸。

月森十兵衞跨入府邸，談起笠原長右衞門在熊野屋客棧的事情。

「嗯……」

中根正冬聞言，不禁蹙額道：

「看來吉良府邸比以前鬆懈多了！」

「正是！」

「大石內藏助那兒，最近可有消息？」

「據傳三兩天內，可望抵達江戶。」

「是否要直接進城？」

「詳情我不清楚——」

月森十兵衞思慮須臾，道：

「依我看來，他們必先在江戶附近，卸下行裝，察看江戶的情形，才……」

「奧田孫太夫有什麼看法呢？」

「最近我去拜訪他，他經常都不在——也許大石內藏助等人要入城了，他就忙着和夥伴們磋商事情吧……」

「嗯！」

中根正冬點點頭，隨卽轉了話題：

「有舟津彌九郎的消息嗎？」

「沒有，四處均不見他的屍體，看樣子他還活着。」

中根正冬與月森十兵衞又密談了一陣。

當月森十兵衞離開中根府邸時，祇見南側民房的巷內，悄悄地出現一條黑影。

這條黑影迅捷地尾隨着月森十兵衞，就他的髮式和裝束看來，似乎是個浪人。

此人腰間佩着短刀，頭戴草笠，足躡履，一副輕裝模樣，手亦沒有提灯，緊跟着月森十兵衞，那有板有眼的矯健步伐，無絲毫聲響。

草笠下無法看清浪人的面貌，只知他身材短小，行動敏捷。

此夜——

月森十兵衞落脚於市谷御門前的餅乾舖（椿壽軒）中，去探望泰山家的嬌妻愛女。

月森十兵衞通常由中根府邸，每三日前往椿壽軒探望妻女一次，此夜，他打算下榻於此。

然而，尾隨月森十兵衞的黑影，目睹着月森十兵衞步入椿壽軒後，瞬間卽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直至夜半時分，黑影又出現在目黑白金村的菜圃小徑中。他身形一閃，熟悉地閃入小丘下濃密森林中的古舊尼姑庵裡。

尼姑庵內散放着昏黑的燈火。

「我回來了！」

這名男子朝內喊着。

裡面窄小的彈房中，散發出葯湯和膏葯的強烈氣味，刺鼻異常。在榻上橫躺一個人。

「您的傷勢如何？」

進門的男子隨口問道。

「尚可！」

橫臥榻上，以被蒙着臉的男子，以低微脆弱的聲音答着。

那個平躺着的男子，正是身負重傷，下落不明的舟津彌九郎。而另一男子，乃備中浪人杉坂甚藏。

自數年前，舟津彌九郎馴服杉坂甚藏後，常常以錢財籠絡他，利用他爲非作歹，直到舟津彌九郎當了吉良府邸的侍衞後，杉坂甚藏仍爲舟津彌九郎，担任「密探」的工作。

當初去偵查月森十兵衞的身世者，正是杉坂甚藏。

「今天我偵查到不少事嘍！」

杉坂甚藏一邊爲舟津彌九郎療傷，一面說道。

「月森十兵衞的妻女，可能寄託在市谷的椿壽軒餅乾舖——」

「眞的嗎？那太——」

舟津彌九郎在毫無血氣的臉上，立即煥發出一絲光彩。然後激動地道：

「不是在中根——」

「明天我準備一探究竟。」

「拜託你了！杉坂——」

舟津彌九郎挪動一下身子，以左手摸索着被下，他拿出一枚銀子，塞入杉坂甚藏手中，道：

「麻煩你了！」

「我明天也要起來了。」

舟津彌九郎以堅定的目光，凝視着彈房中的一定點，顫動着無血氣的双唇，堅決地說道。

三

杉坂甚藏目睹着虛弱而憤怒的舟津彌九郎，暗忖道：

（唉！他目前能存有一口氣，能開口說話，已是——）

舟津彌九郎的右臂，從肩至手腕的骨頭都斷了，如此重傷由杉坂甚藏這門外漢來治療，祇能算是濫竽充數，湊合湊合而已，根本無法作最有效的治療。

「千萬別請大夫來，即使來了亦無助益！」

舟津彌九郎倔強地說道，然而他却要杉坂甚藏買葯療傷。

在長尾武道館時，大夫爲舟津彌九郎縫合的傷口，線已斷裂，而傷口處慘不忍睹。縱然傷痕痛楚異常，舟津彌九郎却連一聲呻吟都沒有，在他心中，祇有默默地盤算着：

（正面向月森十兵衞這冤蒐子挑戰，絕無勝算——）

如果對手是無縛鷄之力的女人，那……

（對付月森十兵衞的妻女，却如反掌折枝，輕而易舉之事——）

假如——

（嬌妻愛女死於我的刀下，月森十兵衞這傢伙——）

舟津彌九郎想到這裡，全身感到輕飄飄的，心中有一股莫可名狀的衝動。

（我眞想立即宰了她們——）

況且，如果以正常的手法——

（若祇殺了她們，還是太便宜——難以抒發胸中鬱勃之氣。）

舟津彌九郎双目露出陰狠的光芒，他計劃把靜江母女的頭顱活生生地砍下，血淋淋地拋入中根府邸，然後——

（我也不會放過月森十兵衞——）

杉坂甚藏侍立一側，見狀立即說道：

「假如您要殺月森十兵衞，即使要我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一定鼎力相助——）

杉坂甚藏是射箭名手，而在今太平盛世中，却不能一展所能，因此杉坂甚藏長久以來，一直

過着浪人生涯，他跟隨舟津彌九郎挺而走險，亦祇圖錢財以餬口，鮮有道義可言。

「到時候！我以箭射擊——」

杉坂甚藏充滿自信地說道。

舟津彌九郎應允杉坂甚藏，事成後報酬五十兩——

「就看在這五十兩的報酬上，月森十兵衞的妻女，也由我以箭——」

「不！月森十兵衞的妻女，由我自己來收拾——」

舟津彌九郎牽動一下嘴角，陰森恐怖全呈現在面龐……

翌日早晨……

「啊！他到那裡去了——」

當杉坂甚藏揉搓着惺忪睡眼時，榻上的舟津彌九郎却不知去向，杉坂甚藏頓時睡意全消，由榻上一躍而起，他匆匆地跨出庵中，四處搜尋。

「呀——呵——」

突然，庵後林中傳來陣陣叫喊聲。

「啊！」

杉坂甚藏疾步前往，只見舟津彌九郎的身形出現在樹林裡。

舟津彌九郎左肩掛着吊帶，右臂橫放其上，左手捉着近江守九道一尺七寸餘的短刀。

「看樣子，我可以殺人了！」

舟津彌九郎以慘淡的聲响，低聲地說道。

「不，這怎麼行？」

「不用你管。」

「但是——」

「你今天再到椿壽軒打聽消息——」

「好的，我立即查個究竟，你好好休息。」

「嗯！」

舟津彌九郎順從地答着，將左手的短刀，「咻！」的一聲，迅速地插入右腰的刀鞘上，這矯捷的動作，連杉坂甚藏都瞠目咋舌地叫了一聲：

「嗯！太棒了！」

「那裡……」

舟津彌九郎輕輕地笑道。

「想當年，我也經常使用左臂。」

舟津彌九郎語畢，隨即快步返回庵中，躺在榻上。

杉坂甚藏拿出傷葯，爲舟津彌九郎療傷。

「杉坂——」

「什麼？」

杉坂甚藏抬起頭來，注視着舟津彌九郎。

「蛋還有嗎？」

「有啊！」

「都給我拿來，我要好好養身子——」

「嗯！我待會給您拿來。」

「我的傷口情形如何？」

「沒出膿。」

「嗯！還好。」

舟津彌九郎顯出放心的神態，說道。

「但是，你也不能過份——」

「什麼？不施點顏色給月森十兵衞瞧瞧，我死不瞑目。」

「唉！我認爲——」

「什麼？」

「照目前的情勢，您最好與上杉或吉良二家，稍作聯絡——」

「不，我手下的侍衞，幾乎被月森十兵衞斬完了！依我目前這模樣，他們也未必會接納我。」

「但是……」

「住口，目前在我眼中，已無吉良、上杉二家，祇有月森十兵衞這兔崽子——」

敷好傷口，杉坂甚藏將蛋取出，舟津彌九郎一口氣，囫圇吞下七個生蛋。

入江戶

一

這一年……

大石內藏助於元祿十五年十月廿一日抵達相州・鎌倉。

此時大石內藏助在鎌倉，因雪逗留了四日，直到廿六日始至距川崎客棧北邊一里多的平間村落脚。

大石內藏助接獲江戶市內弟兄們的報告，始終不敢莽撞地入城，祇得在附近察看城中情形。

平間村這一帶，早在鎌倉時代，就已開墾了！它位於多摩川右岸，是一農作豐富，極富人情味的地方。

平間村的莊頭，名喚輕部五兵衞，自其先代開始，卽經常出入於淺野家的江戶藩邸，而大石內藏助，對輕部五兵衞的態度，奧田孫太夫曾對月森十兵衞提起，說：

「相當信任輕部五兵衞。」

今日大石內藏助來到平間村，輕部五兵衞在寬濶的府邸中，特地造了一棟客房，以供大石內藏助歇脚。

大石內藏助，化名爲池田久右衞門，率領潮田又之丞及四名弟兄，來到江戶附近；但是，另一方面，大石內藏助的長子——主稅食金已和小野寺十內等人，先到一步，目前住在日本橋石町附近的小山彌兵衞家的小房中。

有關大石內藏助終於抵達江戶之事，月森十兵衞對奧田孫太夫道：

「此事包在我身上！」

月森十兵衞透過中根正冬，探聽幕府的趨向，同時嚴密注意上杉、吉良二家的動靜，絲毫不敢放鬆。中根正冬亦特派松浦達之助、伊東三右衞門和高木又市三人，傾全力地設法幫助月森十兵衞。

然而，幕府對於大石內藏助抵江戶之事，毫不經心，上杉、吉良二家，亦無表示，整個形勢，趨於膠着狀態。

「吉良上野介遷居米澤一事，大局已定，故吉良府中上下，個個都鬆懈下來，有關大石內藏助離開京都之事，似乎無人知曉。」

月森十兵衞對奧田孫太夫說：

據熊野客棧的女侍阿三所言，吉良府邸的小林平八，近日來經常到那兒喝酒尋樂子，而那些年輕的侍衞們，如魚得水似地，個個點了娼妓，玩樂不已。

奧田孫太夫完全地信任月森十兵衞，因此將這些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訴江戶的弟兄們。

「這麼說來，把大石內藏助迎入江戶就行了——」

於是——

大石內藏助於十一月五日離開了平間村，住進主稅食金所住的石町家。

這一天……

「這怎麼成呢？大石內藏助還是不改常態——」

月森十兵衞來訪奧田家，奧田孫太夫侃侃地說：

「大石內藏助自幼卽怕冷，現在穿着笨重的裝束，原本已嫌胖的身軀，如今看來就像雪人一樣地臃腫，又像隻大笨狗似地，終日伏在火爐邊打盹兒——」

奧田孫太夫有點氣惱地苦笑着。

誰也未料到，將率領大夥兒襲擊吉良府邸的大石內藏助，居然是這副德性！

月森十兵衞暗暗地佩服大石內藏助的用心良苦。

但是——

根據月森十兵衞和浪士們的探聽，吉良府內外兵力有四十多人。

雖然月森十兵衞對奧田孫太夫沒有提起，但

他暗自盤算着，如果加上舟津彌九郎和井田八郎等人，應該有五十餘名。

況且，看樣子舟津彌九郎一人，就能以一當十！

（假若當時斷然地和舟津彌九郎一決生死，現在事情就明朗化了！）

直至今日，月森十兵衞亦不得不這麼想。

另一方面——

十一月十日下午，舟津彌九郎由目黑的尼姑庵，出現在江戶城中，他的傷勢尚未痊癒，右臂仍橫吊着，外面罩着窄袖杉服，外表看來似乎是將手挿入懷中，由杉坂甚藏陪侍在旁。

舟津彌九郎與杉坂甚藏二人，衣冠整齊，儘量避免他人置疑，頭上皆戴草笠，將臉遮了泰半，住進外神田佐久間町的客棧（港屋），在江戶市內活動起來。

此地距長尾武道館不過咫尺，而舟津彌九郎居然斗膽出此計劃。

二

原本健康不佳的吉良上野介，到了十一月後，容光略爲煥發，精神亦較飽滿，他決定由次子吉良左兵衞來繼承官位，並且也不打算終老於米澤。

吉良上野介認爲在這數年間，赤穗浪士一停止騷動，他就可以回江戶或領地，快快樂樂地了此殘生。

「再也不會有事了！」

吉良上野介曾對清水一學講道。

吉良上野介覺得沒什麼罣碍，加上心中有些高興，於是最近時常往返於飯倉的上杉府邸。

上杉綱憲近日來由於健康欠佳，使得吉良上野介憂心如焚。他考慮到日後自己還要依靠上杉十五萬石的上杉綱憲保護，假若上杉綱憲有個三長兩短，那他要如何是好呢？於是吉良上野介火速地趕往上杉藩邸探望長子上杉綱憲，並且住了三、四天，一直照料着上杉綱憲。

「看來吉良上野介很少呆在本所府邸。」

聽到弟兄們的報告，赤穗浪士的首領們，亦感覺此事相當棘手，他們顧慮着：

（我們總不能殺進上杉府邸——）

而住在吉良府邸附近的弟兄們，也總不能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眠不休地在吉良府四周監視着。這麼一來吉良上野介就會趁隙前往上杉府邸，這眞讓人傷腦筋。

然而，一切的癥結是斷殺的地點，一定要在吉良府邸。

由於月森十兵衞的鼎力相助，有關吉良府邸的平面圖已到手了，赤穗浪士們可以進一步地了解吉良府的實情，且對於對方兵力的安排，亦能一目瞭然。

一切準備就緒，無奈——

「豈有此理！」

事情好不容易才進入狀況，而偏偏吉良上野介行踪飄忽不定，又不能直接衝入上杉家，往往讓人有顧此失彼之感，這些弟兄們，有的人忍受不了這種眼巴巴的期待，於是氣忿地說道：

「這麼一來，什麼都——」

有二、三名弟兄就受不了這種無定期的期待，毅然決然地退出。

大夥對於這些變節者，非常氣忿，然而大石內藏助却輕鬆地說：

「此乃人之常情。」

奧田孫太夫聞言，臉紅脖子粗地對着大石內藏助喊道：

「你的意思是叫我們也如此——」

大石內藏助坦然地笑着說：

「事到如今誰都怕死，我何嘗不然呢？」

事後，奧田孫太夫氣極敗壞地告訴月森十兵衞：

「大石內藏助的腦袋瓜裡，藏了些什麼念頭呢？」

四方庵宗遍更透過茶道關係，和吉良上野介時有往來。而當大石內藏助提起有關吉良家的事時，念及舊交，毅然決然地道：「好的。」中島五郎作毫不猶豫地要爲大石內藏助，竭力探聽吉良上野介在本所府邸的確切日期，然而大石內藏助却出人意料地道：

「不，不敢有勞大駕，況且由您冒險，恐將禍及於您，我亦無法寬心。我想懇求一事，煩您引薦我的手下大高源五，他平日裡，也算是個風流倜儻的人，相信混入茶道館，亦不易爲人識破，不知您意下如何？」

「嗯！絕無問題，包在我身上好了！」

中島五郎作聞言，不禁拍腿叫好，直喊着：

「好計！眞是好計！」

三

十一月十九日。

大高原五由中島五郎作的引薦，正式拜於四方庵宗遍的門下。大高原五化名爲五服屋新兵衛，佯裝爲安分守己的市民，進出於茶道館中。

同日下午……

笠原長右衛門獲准外出，喜不自勝，不覺神采飛揚地往熊野屋客棧奔去。

天氣陰霾，寒風凜冽，笠原長右衛門心中，却如衝濤旋瀨一般，無法平息——

（啊！我巴不得飛奔到熊野屋客棧，在彼窩裡擁抱着火辣辣的左門——）

笠原長右衛門邁着緊促的步履，面上露出渴望的神情，但是當他渡過兩國橋，健步飛奔於藏前街時。

「啊！」

笠原長右衛門双目如觸了電一般地，驚愕之聲，不覺脫口而出，臉色亦驟然一變。

順着街道望過去，原來月森十兵衛正迎面而來。

笠原長右衛門慌亂着步伐，躲藏到瓦町民家的小道裡。

笠原長右衛門之舉動，正如月森十兵衛所擔心的一樣；目前吉良府邸手下的人，對月森十兵衛雖不甚了解，但是在他們的心中，都已察覺到月森十兵衛是個「可疑的浪人」。

祇因月森十兵衛斬殺井田八郎等人時，吉良府邸的門房看得很清楚，是以當小林平八接獲消息時，不覺想起當夜之事。

「當夜在兩國橋襲擊我的轎子，翌日又爽約的戴草笠的浪人，應該和殺井田——是同一個人吧！」

小林平八更叮嚀手下，嚴密注意、千萬要小心行事。

另一方面，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更感到惶恐不安，於是他們倆於獲准外出時，嘗秘密地偵查月森十兵衛的府邸。但是府邸內却查無人影，祇在後院中，發現有火燒過的痕跡而已。

「實在太可疑了！前次這傢伙佯裝請我們喝

酒，居然有意無意地套出我們的口風，打聽吉良府邸的情形——」

笠原長右衛門與山吉新八相向而言。之後，二人也發誓，絕不將受騙之事洩露。

然而，假若對方是赤穗浪士的密探，那——

「受了騙，吃了虧，我們還能放過他嗎？」

「是啊！我們必須宰掉他。」

山吉新八激動地叫着。

但自從月森十兵衛殺了井田八郎後，就不曾出現在笠原長右衛門和山吉新八的面前，月森十兵衛的踪跡不定，妻女也消失了！

笠原長右衛門感覺到月森十兵衛正逐步地逼近他，雖然笠原長右衛門恐懼着，但是近日來的苦練，使笠原長右衛門對自己的刀法，也頗有信心。

（哼！你居然敢騙本大爺——）

笠原長右衛門愈想愈不甘心，立即按住刀柄，暗忖道：

（我非宰了你不可——）

魚貫而行的人群中，一頂熟悉的草笠緩緩地移近——

昏暗的蒼穹中，密布着灰黑欲墜的雪片下，行人們都藏頸縮肩，惝惝惶惶地趕路。

笠原長右衛門由隱匿的小道一角，窺見月森十兵衛已近跟前。

（來了——）

笠原長右衛門慌忙地拔刀，藏於身後，此時祇覺一股血氣，衝至頭頂，双目亦燃燒着，手脚不覺氣極地抖動着。

笠原長右衛門藏匿在寬不足六尺的小道中，左側是瓦房板築的牆壁，他決定在月森十兵衛走近的剎那間，揮刀劈出。

笠原長右衛門將身子抵在木牆上，屏息以待。

（怎麼還沒出現——還沒——）

奇怪——

月森十兵衛出現在視線內，是必然——

（怎麼了……他會不會倒回去——）

笠原長右衛門忍不住，探頭一望。

「啊——」

就在這剎那間，笠原長右衛門不覺怵目驚心、目瞪口呆地僵住了。

月森十兵衛的草笠就在眼前。

「像你這樣要如何殺人呢？」

月森十兵衛由草笠下迸出莊嚴的聲音。

「看看你那鬼鬼祟祟的行動，和那血氣暴漲的腦袋瓜兒，你不覺得行人們都感到奇怪嗎？」

「喔——」

「好吧！快把刀收下。」

「你——你這傢伙，上次你居然敢騙——」

笠原長右衛門氣得發抖道：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這傢伙——」

「你似乎誤解了什麼事……」

「住——住口！」

笠原長右衛門忿怒地說道。

「我叫你把刀收下，聽到沒有——」

「你這傢伙——」

笠原長右衛門終於怒不可遏，縱身一躍，往右一閃，双手握刀逕往月森十兵衛的腹部砍去。

笠原長右衞門如驚弓之鳥，猛力地掙扎，想擺脫月森十兵衞，月森十兵衞揮拳一擊，笠原長右衞門「哇——」地叫了一聲，長刀隨即落地。

月森十兵衞將笠原長右衞門的身形一推，旋即掉頭遠去。

「哇——」

圍觀的行人，目睹着月森十兵衞靈巧的身手，不覺異口同聲地驚叫着。

笠原長右衞門的身形，在這喧嘩聲中搖晃着，由於一時暈眩，不覺橫身倒地。

不久——

笠原長右衞門逐漸恢復意識，發覺自己醜態畢露，不覺面紅耳赤，他迅速收刀入鞘，頭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了。

吉良府邸的門房看到笠原長右衞門面色蒼白、氣喘吁吁的模樣，連忙問道：

「您怎麼了？」

「沒事！」

臘月

「啊！」

笠原長右衞門連同長刀，以排山倒海之勢，被震上半空中。

笠原長右衞門翻身站穩，手持長刀亂揮一陣，他認爲月森十兵衞可能會攻過來。

但是——

月森十兵衞沈着地立於二丈外，定睛看着笠原長右衞門——

「呀！」

笠原長右衞門惱羞成怒，不覺嘶喊一聲，揮刀直衝向月森十兵衞。

不等長刀近身，月森十兵衞猛然跨出一脚，笠原長右衞門的手肘，立即被扣住。

「喔——呀——」

笠原長右衞門氣極敗壞地乾吼了一聲。

對於此次的失態，笠原長右衞門緘口不言，但他却例外地告訴山吉新八。

「嗯！這傢伙——」

山吉新八聞言，忿怒不已！

當初笠原長右衞門和山吉新八受騙的當兒，山吉新八因不知月森十兵衞的底細，故將吉良府邸的情況，滔滔地說出，現在他知道受騙，自然比笠原長右衞門更氣忿。

山吉新八暗忖道：

（木匠伊兵衞若知此事，不知會如何地訝異和忿怒——）

木匠伊兵衞爲月森十兵衞修建房子時，曾爲月森十兵衞所誘導，無意間將吉良府邸的消息透露出來。

「笠原——」

「不甘心，我眞不甘心——」

笠原長右衞門咬牙切齒地說道。

「我也不會就此了之。」

「嗯！假若您想宰了他——下一次獲准外出時，咱們就去找他算帳！」

「好！就這麼辦！」

「但是，切記着千萬要守口如瓶喲！」

「這還用說嗎？難道我會將這羞煞人的事說出——」

「但是——那傢伙到底是何許人？」

笠原長右衞門以大惑不解的神情道。

「會不會是赤穗浪士的爪牙——」

「那麼……」

「我也不清楚，總之，他是可疑的傢伙。」

笠原長右衞門以一副丈二和尙摸不着頭的模樣說道。

這天晚上，吉良府邸傳來了可喜的消息。

護持院的隆光，遣密使往上杉藩邸，說：

「隱居米澤之事，將於明年正月獲准。」

此一喜訊，立刻傳入吉良上野介的耳中。

二

此次大石內藏助潛入江戶之事，上杉、吉良二家似乎毫不知情。

去年的這個時侯，大石內藏助以活動幕府，幫助淺野家復興，和問侯淺野內匠頭長矩的未亡人——瑤泉院爲名，正正當當地進入江戶，故無改名換姓的必要。

然而，此次爲了——

（襲擊吉良上野介）

故化名後又經一番折騰方進入江戶。

目前上杉和吉良二家，也由於即將獲准遷移米澤一事，樂而忘形，注意力也逐漸地分散。

再者，由於位在江戶的赤穗浪士，已慣於秘密行動，加以聯絡方法巧妙，上杉、吉良二家，對於赤穗浪士的行動，自然不易探知。

至於赤穗浪士行踪的詭譎，月森十兵衞當居前功。也正因爲月森十兵衞將整個注意力傾注於

此，以至於逐漸地淡忘了舟津彌九郎的事。

自那一次斷殺後——

（舟津彌九郎那傢伙行踪不明，會不會——已經死了——）

月森十兵衞嘗暗忖道。

然而，四處都沒發現舟津彌九郎的屍首，於是月森十兵衞爲提防妻女受害，不得不將她們送到椿壽軒。但是椿壽軒也不安全，月森十兵衞會考慮到，要把妻子遷進中根府邸，但是近日來，事繁無暇顧及，祇好作罷。

另一方面——

雖然赤穗浪士已將襲擊的裝備武器準備就緒，搬放到本所府邸備用，祇要吉良上野介眞的在本所府邸，隨時都可以殺進去，但是吉良上野介的行踪飄忽，難以捉摸。

近日來，吉良上野介經常前往麻布的上杉府邸，優閒地飲茶作樂，以打發時間。

赤穗浪士們在本所府邸四周，警戒森嚴，吉良上野介由正門出來時，位在吉良府邸附近的前原伊助（化名爲米屋五兵衞）和神崎與五郎（化名爲小豆屋善兵衞）立刻會知道。但是假如所有的弟兄不在場，徒有此機，亦屬罔然。

上一次前原伊助和毛利小平二人，因眼見此機，而弟兄們都不在場，險些兒衝入行列，想把吉良上野介幹掉！幸好月森十兵衞及時制止，否則後果將不堪收拾。

大石內藏助又認爲，在光天化日下襲擊吉良上野介，那是萬萬行不得的事，於是——

「假若我們只聽大石大人的話，要等到何時才能砍下吉良上野介的腦袋瓜兒？」

赤穗浪士們，有的人對此事，似乎已經看破了，於是——

（我不想幹了！）

退出行列的人愈來愈多。

然而，大石內藏助一直堅守原則，打算在吉良上野介確切地在本所府邸，利用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刻，猛然襲擊。

月森十兵衞由奧田孫太夫那兒，得知大石內藏助的決心後，更積極地全力傾注，四處探查吉良上野介的行踪。

然而，據神崎與五郎所言，吉良上野介一般行動的情形是這樣的，他總是明目張膽地離開本所府邸，至於何時潛回，又不得而知；何況吉良上野介，往往三天兩頭兒地前往上杉府邸，吉良上野介的行踪，總是如此地撲朔迷離，叫人捉摸不定，是故事態益形棘手。

月森十兵衞亦感此事之嚴重，然而他的面貌，早已爲吉良府邸的手下所識，因此他也無法在吉良府邸附近活動。

事態的凍結，使赤穗浪士顯得異常焦慮，月森十兵衞何嘗不然呢？目前連妻女他都無暇顧及了！

。此舉不恥於上，故嚴令切腹，收赤穗領地，僚臣盡散矣！

當是時，梶川大人（梶川與惣兵衛）及時遏阻之，上野介大人乃免一死。夫臣主飲恨而終，而高家（上野介）猶位極人品，吾等深感先主之仇不共戴天，今目睹此狀，至爲不平，遂萌敵愾同仇之心，於今日擊之，誠因先主遺志耳。

若吾等歿後，上遣吏驗屍，試觀之以察其志焉！

元祿十五年十二月　　淺野內匠頭家臣

由旨趣書看來，似乎大石內藏助與赤穗浪士，祇全心全意地要爲淺野內匠頭長矩雪恨而已！其實並不盡然。

顯而易見地，若在旨趣書中，寫明對幕府政治措施的反抗，必累及各方，因此大石內藏助不敢露骨地表示。

大石內藏助有意將旨趣書，祇就——

三

臘月終於來臨了——

一個月後，元祿十五年就結束了！

過了年，吉良府遷往米澤之事，將成定局。

然而，五十餘名的赤穗浪士，今已減至四十八名，據奧田孫太夫所言，大石內藏助仍是——

「沈着應變，這種慢性子的作風，眞叫人按耐不住！」

大石內藏助總是從容地暫居在石町，偶爾與致來潮，竟寫些襲擊吉良府邸的旨趣書，由此觀之，他對襲擊之志，仍不稍變。

奧田孫太夫將旨趣書抄錄下來，拿給月森十兵衛看。

其內容如下：

淺野內匠頭家臣口述筆錄

去歲三月，臣主內匠頭，以宴迎傳奏之事，搆怨於上野介大人，因情勢使然，竟致拔刀以向（爲先君雪恨）之事，記載下來，避免在幕府與將軍知過後，又加以挖苦，使他們的體面受損。如此一來，對於即將赴死的弟兄，他們的遺族、親朋、威脅自然減低，無形中多了一層保障。

「如何？」

月森十兵衛看完旨趣書，奧田孫太夫立即問道。

「有道理。」

月森十兵衛不覺點頭說道。

「這行得通嗎？」

奧田孫太夫担心地問道。

「可以。」

「這麼一來，我就放心了！」

奧田孫太夫如釋重負地吁了一口氣。

臘月一日，接獲一項消息——

「吉良上野介在本所府邸。」

「此事當眞麼？」

大石內藏助沈思片刻後，決定於五日襲擊吉良府邸。

弟兄們都顯得興奮而緊張。

但是，就在這緊張的節骨眼上，最偏激的毛利小平太，居然決定退出。

「人眞是不易了解。」

奧田孫太夫喟然歎息道。

據說毛利小平太因有了情人，所以毅然決然地退出。

吉良上野介在臘月五日，會在本所府邸的消息，是由大高源五從四方庵宗遍那兒得來的。

市谷八幡

一

十二月二日——

大石內藏助爲確認弟兄們的團結程度，與磋商襲擊的問題，因此，召集全數弟兄，在深川八幡前的茶館（伊勢屋伊兵衞），共同商議。

大石內藏助及弟兄們，事先與伊勢屋伊兵衞談妥，個個都喬裝成一般市民或浪人的模樣，例如：奧田父子卽扮成大夫的樣子，出現在茶館中。在聚會中，大石內藏助道：

「……自咱們進江戶以來，已將近一個月了，雖然，我們在這段時間裡，不能找到適當的機會襲擊，但是，我們並非無所事事，主要的是吉良上野介的行踪飄忽——」

弟兄們聞言，口中雖然不吭一聲，但是，他們不滿的神情，充分地由眼光中流露出來。他們似乎在埋怨著：

（到了這節骨眼，你還窮嘀咕——）

（等什麼呢！殺進去就得了！如果吉良那傢伙不在，把他兒子給宰了，然後我們當場自刎卽可——）

弟兄們氣念的眼神，都傾注在大石內藏助的臉上。

「嗯！我們再也不能拖泥帶水——」

大石內藏助說話的口氣，就如往常一樣地從容、舒緩，他那畏寒的身軀，現在正穿著一身笨重的衫服，圓鼓鼓地，眞像個不倒翁，雖然在室內，他那毛茸茸的圍巾，仍緊緊地纏繞在頸上，看來又像是老態龍鍾的老頭兒。

望著大石內藏助的那副神態，血氣方剛的弟兄們對他都不敢寄以奢望。

「現在，我再叮嚀一次……假如我們在襲擊前，卽被逮獲，那麼，我們就前往幕府自首，將離開赤穗以來的狀況，一五一十地全盤說出，心甘情願地接受制裁——」

值此緊要關頭，大石內藏助竟盡說些氣餒的話，年輕的弟兄們不覺火冒三丈，驟然喧嘩一片。

「大家肅靜！」

年長的吉良忠左衞門，提高嗓門，大喊一聲，斥責弟兄們。

「但是——」

弟兄們仍吵雜不已。

「以五日爲目標，請諸位盡早準備——」

聽到大石內藏助的聲音，弟兄們頓時鴉雀無聲。

大石內藏助已經決定在五日，將襲擊訴諸行動。

大石內藏助的決定，乃得自於大高源五傳來的情報。

「五日那天，吉良府邸將舉行茶會，今天早晨開始，我們就到那裡著手準備——」

據大高源五的報告，茶會的進行是決定性的。而當時吉良上野介必然在場。

因此，大石內藏助毅然決然地說：

「我們就此決定，但是，到五日這段時間中，如果發生枝節，也可能會暫停行動——」

大石內藏助隨卽擬定周詳計劃，以便發生意外時，大家都能保持聯繫。

平日對事情漫不經心的大石內藏助，一到緊要關頭，却能一改常態，將執拗的作風，變爲積極的行動，因此，弟兄們都感到意外而佩服。

及至散會後，奧田孫太夫便邀堀部安兵衞，前往堀內源左衞門那兒，做最後的告別。

二

臘月三日……

山吉新八與笠原長右衞門獲准外出。

他們按照預定計劃，決定同行找尋月森十兵衞。

當初，月森十兵衞對他們兩人，宣稱自己是

笠原長右衞門氣冲冲地說道。

笠原長右衞門對月森十兵衞，可說是恨之入骨，每當他想到在淺草被玩弄的奇恥大辱，往往徹夜不能眠。

最近笠原長右衞門，充分地表現出男子漢的氣魄，這不僅是練武使然，爲防備赤穗浪士的襲擊，在惶惶不安的緊張氣氛下過日子，也是很大的因素。

笠原長右衞門和山吉新八一出吉良府邸，就分道揚鑣了！

而送他們二人出門的門房，最近臉色也很開朗，爲了舉行茶會的事情，吉良府上下，個個都喜上眉梢。吉良上野介思及後日茶會，更是興致勃勃地道：

「過了年就要遷往米澤……趁著年內，舉行茶會，大夥兒樂一樂！」

山吉新八昨天曾看到吉良上野介，在院中爽朗地與清水一學交談著。

「作州浪人山口半藏」

笠原長右衞門與山吉新八，也知道月森十兵衞和他的妻女，是住在小梅村附近的新居，這所新居是請木匠伊兵衞建的，然而當他們抵達時，却人去樓空，屋內杳無人跡，笠原長右衞門道：

「既然來了，姑且尋查一下吧！」

於是，山吉新八決定到當初和月森十兵衞碰頭的溜池爲中心，準備展開地毯式的搜尋。

「記住！你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笠原長右衞門叮嚀道。

「我知道！一旦有事，我會向清水一學報告。」

「對！但願一天內，我們就能找到那傢伙。」

他們二人的心中，都有被月森十兵衞擺布的疙瘩，因此，怨氣滿腹，無處宣洩。

「新八！假如找到他的行踪，咱們就連手襲擊，不要讓他給逃了！」

山吉新八頭戴草笠，緩步跨越日本橋，逕往赤坂走去。

今天，山吉新八不打算到比丘尼客棧。

就在此時——

外神田的客棧中，出現了二名行動詭譎的戴草笠武士，他們正是舟津彌九郎與杉坂甚藏。

潛入江戶以來，舟津彌九郎第一次露面，他把行動不便的右膏，以布固定，置於懷中。

舟津彌九郎與杉坂甚藏，準備到市谷的椿壽軒去搜尋，杉坂甚藏以往曾來過，但自從上次他跟踪月森十兵衞後，月森十兵衞却再也沒來過。

數日前，杉坂甚藏接獲報告，有一名約莫五、六歲左右的小女孩，由老僕和侍女們，攜帶至市谷八幡遊玩。

舟津彌九郎聞言，不覺目光炯炯地道：

「那小娃兒，必定是月森十兵衞的女兒。」

遽杉坂甚藏躬身探查，得知月森十兵衞的女兒千代，每隔二、三日，必由老僕和侍女陪伴，前往市谷八幡遊玩。

當初，月森十兵衞將妻女委寄在椿壽軒時，曾嚴命愛妻靜江不准露面，但是，對於年幼的千代，靜江却無法長久地把她關在屋裡。

靜江與伊介，從來沒聽月森十兵衞提起舟津彌九郎的事。以前月森十兵衞在中根府邸服務時，因爲職務關係，也往往將她們寄於他處，然而，却從來沒有出過事。

有一天……

靜江與伊介都認爲偶爾讓千代到外面走走，大概不至於出事，因此，每當千代在屋內玩膩了，就將她帶到八幡玩耍。

三

當舟津彌九郎與杉坂甚藏離開佐久聞町客棧時——

奧田孫太夫來中根府邸探訪月森十兵衞。

這一天，中根正多進江戶城去，月森十兵衞

呆在中根正多的房內，奧田孫太夫道：

「大石內藏助已決定在五日襲擊——這個時刻終於來到了——」

奧田孫太夫激動著，聲音有點兒哽咽。

「聽說後天在吉良府邸要舉行茶會？」

「嗯！四方庵宗遍傳來的消息是這樣的。」

奧田孫太夫也將昨夜和堀部安兵衞，告別堀內源左衞門的事情，告訴月森十兵衞。

「那好極了！」

當時堀內源左衞門接見奧田孫太夫和堀部安兵衞時，親手將自製的長刀，送給他們，道：

「襲擊時，你們不妨試試看。」

這把長刀，柄長約四尺，刀鋒有二尺四、五寸長，中間有塊鐵鍔，是把銳利無比的武器。

「在屋內廝殺時，這把長刀有很多好處，至於用不用，悉聽尊便。」

奧田孫太夫與堀部安兵衞，拿起長刀，順手一揮，甚覺順手。

「謝謝您，眞謝謝您！」

奧田孫太夫與堀部安兵衞，此時深感師恩之浩蕩，無以爲報。

堀內源左衞門送這二名弟子走出武道場時，淡淡地說道：

「你們自己多多保重！」

當奧田孫太夫起身辭去時，月森十兵衞道：

「今晚我將前往深川。」

當日午後，月森十兵衞原想前往市谷，探望妻女，但聽了奧田孫太夫的話，念頭祇好打消了！他必須與中根正多有所磋商。

首先，他必須了解赤穗浪士襲擊的消息是否外洩，幕府是否有事前察覺的跡象。

其次，上杉、吉良二家，有無特別的變化。

關於此事，還須中根正多和松浦達之助協力合作。

至午時，中根正多由江戶回府，比往常要早得多，月森十兵衞立即前往晉見。談起五日襲擊的消息。中根正多聞言，不禁急促地問：

「那不是後天嗎？」

「是啊！」

「眞糟糕！有問題——」

「怎麼說呢？」

「綱吉將軍突然決定後日，要訪問秋田侯府邸。」

秋田侯佐竹右京大夫，是出羽國秋田二十五萬五千石的城主，其府邸在下谷●七軒町。

現任將軍德川綱吉，早先即曾屢訪寵臣牧野備後守及柳澤出羽守吉保之府邸。

將軍訪問臣下，是史無前例的。當初，綱吉將軍出訪時，他會及早通知，因此牧野備後守及柳澤出羽守吉保，都能從容應付，然而，稍後不久，綱吉將軍却一反常態，往往臨時通知，使人有措手不及的感覺。

此次出訪秋田侯一事亦然，直到出訪前一日，才通知秋田侯。

中根正多道：

「此事不妙！若在將軍出訪時舉事，祇怕赤穗浪士們有所不利。」

因爲，這種舉動是對幕府與將軍的一種大不敬的行爲。

依綱吉將軍那種暴躁的性格，假若當他外出時，赤穗浪士居然敢明目張胆地在江戶城中，引起騷動，他必定會火冒三丈，引發類似去年的殺傷事件，毫不留情。到時候，萬一綱吉將軍處置赤穗浪士有所偏頗，那麼，中根正多與月森十兵衞的苦心，亦將成爲泡影。

「趕快，快去告訴他們——」

中根正多正色吩咐道。

「是的。」

月森十兵衞立即上馬，直馳深川，往訪奧田孫太夫的府邸。

就在此時——

伊介背負著千代，領著侍女走出門外。而在

伙——

杉坂甚藏很自信地說道。

眼看著伊介等人的背影，舟津彌九郎與杉坂甚藏，又絮絮不休地低聲商量著。

濠溝旁的茶館中，有兩個人正目不轉睛地窺視著她們，此即舟津彌九郎與杉坂甚藏。

「咱們先擄獲那小娃兒，再引誘她的母親，加以殺害，然後，再由我來射殺月森十兵衞那傢

誘拐

一

市谷八幡宮，乃座落於江戶城濠外的市谷御門外的西方。那兒奉祀著「應神天皇」、「神功皇后」、「妃大神」。這些是當太田道灌開城後，在文明年間，爲居城的平安，特地由相州、鶴岡那兒的八幡大神處所分來的香火。

年後，德川家康成爲關東主，定江戶爲居城，德川幕府特地給予社領和米壹。最近幕府又撥給充裕的銀兩，著手於社殿的改建和堂宇的增建。

在市谷台地上的市谷八幡宮，其側有蒼鬱的樹林，走過山門，拾級而上，到達寬敞的廟院，左右兩側，茶館林立，在天氣爽朗時，更是人群聚集，生意興隆。

當時的民情，參拜神廟與娛樂是並行不悖的。由八幡宮居高臨下，遠眺江戶城的雄姿，能盡收江戶美景，故八幡宮亦是江戶名勝之一。

處於這美好的環境中，要那年幼的女孩足不出戶，眞是難如登天。因此，老僕伊介背負著千代，領著侍女，走過八幡宮的山門，欲往廟院去。

那時，恰巧山吉新八在外濠溝搜尋無所得，於是緩步登入八幡宮。

山吉新八拾級而上，到達正殿，合十參拜之後，要了茶點，歇脚於茶館中。

茶館中除了山吉新八外，別無他人。

山吉新八暗忖：

（如果笠原長右衞門和我，每日都能到外面搜查，那就——偏偏像這樣——唉，實在太難了！）

過了午時，來參拜的人，疏疏落落地，山吉新八見狀，頗爲不解，即出聲詢問，年邁的茶館主人應聲道：

「午前參拜的人群較多，過了午後，往往較少，這是常例。但是，偶爾在雨天時，參拜的人

群却會絡繹不絕！」

山吉新八添了新茶，就癡癡地坐在那兒，直瞪著前殿發呆，忽然間，正殿前的石階上，出現了一位背負著小孩的老人，和一名侍女。

由於距離太遠了！視線模糊不清，很難辨認出來。此時，清冷的空中，竟然下起雪來。

望著這老幼三人匆匆走向鐘樓的背影，山吉新八突像被蛇咬了一般地——

「呀！」低呼一聲，隨即緊握長刀，猛然衝了出去。

此時，鐘樓後面，驀然閃出二名頭戴草笠的男子，橫身攔住老者一行的去路；其中一名男子，不分青紅皂白地猝然揮拳，一側的侍女，立即應聲倒地。

那名老人驚愕地叫喊著。不料呼聲未出，已結結實實挨了一拳，雙膝一曲頹然跪倒。

隨著「啊——」地一聲尖叫，老者背上的女孩，已被一名男子劈手奪去。那名男子左手摀住小女孩的嘴巴，攔腰一摟，將小女孩緊挾在右腋下，倉皇地逃向東北隅。

「站住！」

此時，山吉新八已由茶館疾步趕來，見狀揚聲厲吼道。

那二名男子聞聲並未回顧，反而加速地奔向東北隅通向佐內坂的窄狹石階。

二

山吉新八腳下一緊，離前面兩名擄劫小女孩的男子，已相去不遠。就在石階的盡頭處，終於看清那名抱住小女孩的男子，正是杉坂甚藏，而走在前頭的是舟津彌九郎。

舟津彌九郎突覺身後有異，回頭一看，大吃一驚地叫道：

「杉坂——快點——」

語聲未畢，山吉新八已趕上二人，出手擒向杉坂甚藏，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杉坂甚藏急忙將

小女孩轉到左腋下，以右手拔刀，揮向山吉新八。

舟津彌九郎見狀，亦探手腰間，想抽刀助杉坂甚藏退敵，舟津彌九郎仍不知對手正是吉良府邸的山吉新八。

由於山吉新八，是從上杉家遣往吉良府邸的武士，而舟津彌九郎只是浪人出身，因此，雖同在吉良府中服務，平日不相往來，故互不認識。

舟津彌九郎尚未有任何動作時，祇見刀光一閃，山吉新八已狠狠地一刀劈向杉坂甚藏……

「喔——」杉坂甚藏失聲慘叫，兩手一鬆，倒了下去。

「哇——」挾於杉坂甚藏左腋下的小女孩，順勢掉落地上。

舟津彌九郎狼狽不堪地愕立一旁，一時間竟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參拜的人群蜂擁而上，其中尚雜有不少武士，舟津彌九郎情急之下掉頭就跑。

「站住！」

殊料仍被山吉新八瞄個正著，遂大喝一聲，快步追了過去。但還是被舟津彌九郎給逃了——

此時，倒在地上的杉坂甚藏，踉蹌地爬起來，拔出腰際的短刀，欲向昏倒在地上的小女孩下毒手。後面的人群，目睹此狀，立即出聲喊道：

「危險！」

杉坂甚藏却因傷重不支，在臨得手時，又踣地不起，稍一抽搐，就斷氣了！

山吉新八見舟津彌九郎已揚長逸去，遂不再追趕，折反身抱起昏厥不醒的小女孩。

當晚，山吉新八雖然逾時而返，然而市谷八幡宮的事件，早已由官府通報到吉良府邸中。

不久，山吉新八在市谷八幡的一間房中，接受差役的查詢，由於目擊者很多，所以稍稍作答，片刻就查明眞象了！

伊介與侍女亦被傳訊，當伊介看到山吉新八時，絲毫不動聲色，而千代緊依在伊介懷中，閉著眼睛，並沒看見山吉新八，靜江則侍候在外，

亦不知救了愛女的人是山吉新八。伊介一股勁兒地向山吉新八道謝，如同初次見面，受人之恩那樣地連連稱謝。

（這老婆娘還挺會裝蒜——）

山吉新八眞是敢怒而不敢言，對著差役也祇好忍氣吞聲，不敢發作。

假若在吉良上野介遷移米澤前，來揭穿此事，惹起麻煩，那就不好啦！因此，山吉新八祇好把伊介當作陌生人，來個反穿皮襖——「羊」相裝到底！

三

至夜闌人靜時，山吉新八進入笠原長右衞門的房裡，將事情自始至終複述一遍。接著又道：

「我聽到一件怪事，據說千代那個小娃兒，是中根正多的家臣，月森十兵衞的女兒。」

「月森——誰說的？」

笠原長右衞門驚異地問道。

「伊介和椿壽軒的主人，他們都明白地告訴差役。」

「那麼！山口半藏這兎蔥子騙了咱們。」

山吉新八氣衝斗牛，忿忿地說道。

「那小娃兒確實在山口半藏家中嗲？」

「是的，老僕人伊介也在那兒！」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要擄千代的小子，究竟是誰呢？」

「被宰了的那人，又是何等人？」

「不知道。」

「嗨！新八，那小娃兒既然在椿壽軒，咱們不就有了線索嗎？」

笠原長右衞門靈機一動，忽然說道。

「嗯！我也這麼想，所以今天我才乖乖地回來。」

「好，好！下次咱們外出時，立刻去查個究竟。」

「嗯！就這麼辦吧！」

「聽說主君今天很高興。」

笠原長右衞門望著山吉新八，笑著說道。

「咦……」

「你此次的襲行，府中上下無人不知，尤其那些侍女們，更是歡聲如雷——新八，我實在很羨慕你。」

「你別開我玩笑——」

然而，就在此時，月森十兵衞與松浦達之助，帶著靜江等人，離開椿壽軒，逕往中根府邸。

另一方面，月森十兵衞將家人安頓好之後，又趕往奧田孫太夫那兒，傳達消息道：

「五日那天，綱吉將軍決定出訪秋田侯的府邸。」

奧田孫太夫聞言，即刻趕到大石內藏助那兒，報告此項消息。

就在八幡宮事件的當夜，舟津彌九郎不敢莽撞地回佐久間町客棧，他畏懼著月森十兵衞和差役來抓他，只好心驚肉跳，戰戰兢兢地藏匿起來。

差役斷定八幡宮事件，乃是擄人勒贖的案件，不加深究。至於杉坂甚藏的屍首，亦以身分不明的浪人處置。

那一夜，當赤穗浪士接獲奧田孫太夫的消息後，隨即當機立斷，打消五日在綱吉將軍出訪時舉事的行動。

大石內藏助即刻吩咐手下，取消五日的行動，準備日後伺機而動。奧田孫大夫看到大石內藏助的果決，不禁十分佩服他的胆識，大石內藏助却笑道：

「世事難料，對於明日之事，我們畢竟無法預測，此乃世事之常，我祇不過盡力而爲罷了。」

就這樣，赤穗浪士中止了十二月五日夜襲吉良府邸之事——

據說下一次舉行的茶會，規模相當龐大，所邀的客人頗多，決定在黃昏茶會後，再舉行酒宴，這是吉良上野介準備辭別江戶的朋友所設的筵席。

「此次良機，切勿錯過。」

大高源五說道。

「源五，我知道，無論如何，你務必要探出舉行茶會的確切日期。」

大石內藏助頗具同感地說道。

「是的，我會盡力而爲。」

「關於此事，在這兩日內，絕不能洩露！」

「是的。」

此時，赤穗浪士們，連同大石內藏助在內，已減爲四十七名，因此，大石內藏助不想再驚動弟兄們。

八日夜裡，大高源五又來到石町大石內藏助的住處，報告道：

「今天我到四方庵宗遍那兒學茶道時，他要

十二月十四日

一

十二月五日過去了——

六日黃昏，化名爲「吳服屋新兵衛」的大高源五，匆匆來到大石內藏助暫居之處，報告道：

「吉良府邸的茶會，昨夜（五日）並沒舉行，而延到今日早晨才舉行。」

此消息是從四方庵宗遍那兒得到的，然而，無論如何，吉良上野介自五日夜至六日晨都在府邸，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四方庵宗遍對大高源五苦笑著說道：

「吉良侯打算在年內，再舉行一次茶會。」

「是嗎？那麼準備何時舉行呢？」

大高源五佯裝鎭定，淡淡地說道。

「你是說吉良府茶會的事嗎？」

「是的。」

我十四日不要去他那兒，十四日那天，他要到吉良府邸參加茶會。依我看來，莫非十四日就是茶會的預定日期。」

「嗯！你再進一步地探聽看看。」

大石內藏助喜不自勝地道。

此時，奧田孫太夫亦前來大石內藏助的住處，恰巧獲知消息，於是，大石內藏助特別關照他，事情千萬不能外洩。但是，奧田孫太夫暗忖：（依月森十兵衛全力協助咱們的情形看來，我不妨告訴他一聲。）

於是，翌日早晨，奧田孫太夫逕往中根府邸，前去拜訪月森十兵衛。

月森十兵衛即刻請奧田孫太夫，到外面細細地磋商。二人頭戴草笠，邊走邊談地討論起來：

「決定在十四日舉行——」

月森十兵衛問道。

「是的。」

「希望此次不再誤事了！」

「但願如此！」

「還要麻煩你探聽一下十四日確實的消息！」

奧田孫太夫懇求道。

「好的，我會盡力而爲。」

到了日本橋，奧田孫太夫與月森十兵衛就分手了！

月森十兵衛逕往橋北的日野傳客棧，叫了酒菜，低頭淺酌，細細地深思起來。

二

直至黃昏時分，月森十兵衛出現在麴町法眼坂的高野道仙府邸中。

此時，高野道仙適巧外出，故由黑田小太郎來招待月森十兵衛。

黑田小太郎已經扮成大夫模樣，高野道仙爲配合當地大夫名號，還特地給黑田小太郎取個「道伯」的稱號。黑田小太郎稍微發胖了些，但精神煥發，紅光滿面。

「近來你還好吧！到道仙大夫這兒來，你算是找對地方了！」

月森十兵衞寒喧地說道。

「這都是託您的福哪！」

「小事情嘛！不用道謝。」

「您的臉色不太好，怎麼了？」

黑田小太郎關心地問道。

「看得出來嗎？」

「是的。」

「道仙大夫上那兒去了！」

「他上龜戶村去了！」

「哦？」

「羅漢寺有位松雲僧人，與道仙大夫往來密切，大概是去找他吧！」

「是嗎？」

「大概待會兒就回來了！」

黑田小太郎與月森十兵衞邊聊著，高野道仙果眞由外面回來了！

「眞是稀客！」

高野道仙看見久未謀面的月森十兵衞，立即握住月森十兵衞的雙手，表示歡迎之意。

「中根兄別來無恙吧！」

「託福！託福！」

「小太郎，趕快吩咐佣人，準備酒席。」

「我知道。」

月森十兵衞也不客氣地接受款待。

酒宴閒聊中，談起龜戶村羅漢寺中的僧人。

「松雲僧人與我父親時有往來，私交甚篤，現在已八十多歲，但是，身體仍很健朗，實在難得！」

高野道仙一語未畢，突然間，似乎又想到什麼事地道：

「不過，却有一事不太妥當。」

「什麼事呢？」

「這位僧人常與一位行爲不良的人往來！」

「是誰呢？」

「吉良上野介。」

「他常到吉良府邸走動嗎？」

「嗯！據說是因茶道的關係，與吉良上野介往來甚密。」

祇因去年三月的殺傷事件，高野道仙十分厭惡吉良上野介的行爲作風，並且深深地同情淺野內匠頭，所以，在事發後，高野道仙曾屢勸松雲僧人道：

「今後，您切莫與吉良上野介來往。」

松雲僧人却苦笑道：

「道仙大夫，你怎麼說話像小孩子一樣呢？哈哈哈——」

松雲僧人對於高野道仙的忠告，一笑置之，全不理會。

「……他不聽我的勸告，我也拿他沒辦法！」

高野道仙對月森十兵衞，仍絮絮不休地嘀咕著，月森十兵衞聽了這些話，雖然外表強裝鎭定，一點都不在乎！但內心却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假若松雲僧人與吉良上野介爲密友，那麼，此次松雲僧人必會出席於茶會中；因此，祇要小心應付，必能探出一點線索，於是，月森十兵衞決定慢慢地由高野道仙處，套出口風。

片刻後，高野道仙已有了三分醉意，他突然說道：

「今天，我與松雲僧人下棋時，吉良家遣了人來——」

「嗯！」

月森十兵衞打算將下一句話套出來，故意點頭表示興致勃勃地傾聽著。

吉良家派笠原長右衞門將書信送到羅漢寺，此函乃吉良家的佣人松原多仲代筆的，其大意如下：

「……敝主人上野介，於近日將遷居麻布上杉府邸，故決定於十四日舉行辭別茶會，屆時將有許多名僧參加，尙祈法師蒞臨指教。」

會愈來愈渺茫了！」

二

月森十兵衛離開高野道仙府邸，當夜立即前往深川，將消息一五一十地告知奧田孫太夫。

「這些事都是事實嚒？」

奧田孫太夫聞言，不覺焦急地問。

「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吉良上野介捎信給松雲僧人的事，道仙大夫確實說得十分清楚。」

「噢！眞是太謝謝您了，多虧您爲我們探聽消息——」

奧田孫太夫不覺眼淚盈眶，雙膝一曲，跪了下來。月森十兵衛連忙拉起奧田孫太夫的手，道：

「請起，您這樣子，我怎麼擔待得起？」

是夜，月森十兵衛即下榻於奧田家。

翌日早晨，天方破曉，月森十兵衛與奧田孫太夫即匆匆出門。月森十兵衛欲將此事，告知中根正多。奧田孫太夫則往告大石內藏助，於是二人分道揚鑣，各行已事。

中根正多接到月森十兵衛的報告後，道：

「眞僥倖！假若昨夜你不去找高野道仙，就無法獲知此事了！」

「是啊！」

「往後還得細細打聽消息。」

「我知道了！往後我絕不會大意！」

另一方面，接到奧田孫太夫報告的大石內藏助，立即命令大石主稅道：

「主稅，快請大高源五來一下。」

大石主稅不假思索地趕到大高源五處，告知詳情，二人迅速地趕回石町。

「據奧田孫太夫所述的事實，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愼重從事總沒錯的，所以，希望你們小心行事！」

大石內藏助謹愼地吩咐著。

於是，大高源五與小野寺十內等人，便與大石內藏助詳細地磋商襲擊之事，並且叮嚀住在吉良府邸附近的弟兄們，自今日起至十四日止，務必嚴密地監視吉良府的動靜，以及出入吉良府的客人。

奧田孫太夫在辭別大石內藏助後，立即前往中根府邸，拜訪月森十兵衛並且懇祈道：

「往後還得請您多幫忙。」

中根正多也從月森十兵衛的口中，得知大石內藏助的指示後，不覺頻頻點頭，誇獎道：

「大石內藏助的指示很正確，眞不愧是個了不起的人。」

這一天是十二月十日，赤穗浪士們接到大石內藏助的指示，他們已準備齊全，隨時都可殺進吉良府邸。但是，至此時，大石內藏助仍絲毫不放鬆，一再地叮嚀著。

「十四日之前，咱們絕不能放鬆監視。」

另一方面，大高源五遵照大石內藏助的指示，於十二月十二日午後，特地去訪問四方庵宗遍，道：

「最近我想回京都一趟，不知後天向您辭別方便否？」

「您是說十四日——哦！有點……」

四方庵宗遍顯出爲難的表情道：

「有點困難！」

「爲什麼？」

「我上次對你說過吉良侯開茶會的事，吉良侯決定在十四日舉行，你能不能等茶會結束後，才——」

「好吧！」

由此看來，月森十兵衛與四方庵宗遍所說皆不謀而合。

雪

一

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赤穗浪士決定襲擊吉良府邸的當天……

一大清早，月森十兵衛就趕到深川的奧田家拜訪。

奧田孫太夫看起來和往常一樣沈著，看不出即將有大事發生。

「恭喜你，終於等到這一天了。」月森十兵衛誠心地對奧田孫太夫說。

「還不是承蒙你多方面的幫助，才會有今天。」奧田孫太夫向月森十兵衛深深地一鞠躬。

「那裡，那裡，奧田兄，實在是不敢當！」

月森十兵衛被奧田孫太夫這麼一說，顯得有些不好意思。

「這場雪眞是下得好！」

月森十兵衛望著窗外紛飛的大雪，如此說。

在月森十兵衛看來，這種雪花繽紛的天氣，是襲擊吉良府邸最適宜的天氣。路上來往的路人比較少，而且附近諸侯府的戒備，也不會像平日那麼嚴密。

「是啊！咱們爲今晚的盛舉乾一杯！」奧田孫太夫很高興地說。

奧田孫太夫隨後輕聲地告訴月森十兵衛：

「昨天晚上我沒有睡在家裡……」

「哦？你上那兒去啦？」

「昨天晚上我就睡在堀部安兵衛的府邸——」

「爲什麼？」月森十兵衛仍舊不解地問著。

奧田孫太夫笑了一笑，說：

「你沒有看見吉子的眼睛，還紅腫的呢！他們小倆口一夜……」

經過奧田孫太夫一指點，月森十兵衛也大笑了起來。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兒。奧田兄，看來你

「……我現在一切都心安了！」月森十兵衛很快慰地說。

「放心吧！」奧田孫太夫拍拍月森十兵衛的肩膀。

「那麼，我回去了。」月森十兵衛正想起身——

看見奧田孫太夫想叫奧田貞右衛門出來相送，月森十兵衛連忙阻止道：

「不必麻煩了，奧田兄！」

於是，奧田孫太夫一個人，將月森十兵衛送到了家門口……

「月森十兵衛！」

「嗯？」

奧田孫太夫拿出了一把武藏大原與五郎康重所冶鍊的短刀，交給月森十兵衛……說：

「這是一點小意思，你收下吧！」

「這怎麼好意思呢？」

「沒關係，收下吧！月森十兵衛！」

是做了一件好事嘍！」

奧田孫太夫沒有回答，只是一味地笑著。

「奧田兄，今天的事情，都準備好了嗎？」

「嗯——」奧田孫太夫點點頭。

這時，大石內藏助的特使——菅谷半之丞來到了奧田家。見到月森十兵衛在場，菅谷半之丞不敢隨便開口。

因此，奧田孫太夫立即爲他們引見：

「這位就是月森十兵衛，你應該聽說過！」

「哦！原來您就是——」菅谷半之丞很興奮地點著頭，並說：

「我聽說過您的大名。」

「菅谷半之丞今天來有什麼事嗎？」

「我是來看看你準備好了沒有？」

「放心！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那我告辭了。」菅谷半之丞隨即匆匆地回去了。

月森十兵衛和奧田孫太夫聊了半個時辰——

奧田孫太夫很誠心地將短刀交給月森十兵衛——

「那——我就收下了。奧田兄，我會好好珍惜它的。」

月森十兵衛向奧田孫太夫深深地鞠了個躬……

二

午後二時，月森十兵衛來到了中根府邸。

此時，雪已經停了——

中根正多和月森十兵衛談了很多話……

臨走時，中根正多還一再地叮嚀月森十兵衛：

「記住！今天晚上你絕不能插手！」

「我知道了，中根大人您放心吧！」

走出了中根府邸的月森十兵衛，看看天色—（還早嘛！我先回去睡一覺，他們不可能那麼早動手的。）

此時，大石內藏助帶著兒子大石主稅，以及部下小野寺十內，由石町的臨時府邸出發了……

一行三人來到了堀部安兵衛的府邸，隨即開始分派任務。

……經過商量之後，決定分前後門同時進攻，前門由大石內藏助率領，而後門由大石主稅率領，計劃由前門進攻而衝進屋內的人員有九名，由奧田孫太夫領頭，負責前院動靜的人員有六名，另外還有三名負責看守前門，以免吉良上野介臨陣脫逃。

計劃由後門衝進屋內的人員有十名，由堀部安兵衛率領，進攻內院的領導者是大石主稅，他的手下有十一名；留守後門的三人，由吉田忠左衛門領頭。

此外，並由堀部彌兵衛率領五名浪人，監督吉良府外的通道。

當天晚上，預備襲擊吉良府邸的赤穗浪士，個個都裝束成救火人員的模樣，準備一旦事機外洩，能有所藉口。

在堀部安兵衛的府邸集合就緒後，大石內藏

，以及本多孫太郎的府邸，此時也顯得有些騷動——

月森十兵衞很清楚地看見，兩家的家臣都慌慌張張地命令武士戒備，一盞盞灯火統統亮了起來。但是，土屋主稅和本多孫太郎並沒有下令部屬去協助吉良家，大家都靜靜地旁觀著——。

月森十兵衞心想：

（同樣是幕府的大臣，爲什麼他們不伸手救援吉良上野介呢？看來——他們也同樣對吉良上野介懷有成見……）

沈思中的月森十兵衞，突然察覺到吉良府的打門聲已經漸漸地聽不見了……

（咦，怎麼回事兒？難道他們沒有殺死吉良上野介……是不是還沒有找到吉良……）

東方的天際已經露出金色的晨光——

（已經過了一個時辰了，怎麼還沒有動靜？）

月森十兵衞的心裡，漸漸顯得不穩定了，正想起身……

無可置疑的，吉良上野介已經被殺了。

原本過度緊張的月森十兵衞，突因鬆弛而顯得全身無力地站不起來了。

助一聲令下：

「咱們開始行動吧！」

於是，一個個整軍待命的赤穗浪士，很迅速地到達被指定的位置待命……

此刻，雪已經停了，皎潔的月光，照遍銀色的大地。原先預備好的灯籠，已不需要了。

三

此時，月森十兵衞已在隔街民房的屋頂上守著……

「衝呀！」大石內藏助一聲令下，洶湧的廝殺聲，便此起彼落地傳到了月森十兵衞的耳裡——

「呀——殺——」

「哇——」

「唔——啊——」

一陣陣砍殺的聲音，由遠而近地傳了出來……劃破了黎明前沈靜的大地——

距離吉良上野介的府邸最近的土屋主稅府邸只聽吉良府邸傳來一聲尖銳的哨聲——

（啊！終於找到吉良上野介了……）

接著，月森十兵衞很清晰地聽見，吉良府邸傳來的一片歡呼狂叫聲——

芝羽根橋

一

襲擊事件發生的當時，吉良上野介在清水一學的保護下，躲在後院柴房的木炭堆裡。

經過了一個多時辰的搜尋，好不容易才被浪人間十次郎發現……

在這次的襲擊事件中，赤穗浪士與吉良的家臣拼鬥得非常激烈。由於事出突然，吉良府邸的人計有十六名戰死，二十餘名受重傷……

清水一學的屍首，是在柴房門口被發現的。可見他對吉良上野介的忠貞，是至死不渝的。

而笠原長右衞門的死狀更慘——手上握著一把被削斷的長刀，全身佈滿了深刻的刀痕，鮮血淋漓地倒在書院的門前。

在激烈的打鬥中，山吉新八險些就賠上了性命，一直昏迷了四、五天，才脫離危險。

襲擊事件發生之後，丸山清右衞門冒著生命危險，在混亂中衝出了吉良府，跑去通知上杉綱憲……

而上杉綱憲的家臣中山下總守，以及總管色部又七郎得知這個消息之後，非但沒有爲吉良上野介說話，反而極力阻止上杉綱憲派人援救。他說：

「如果我們派人去援救吉良侯，一定會引起江戶城的騷動……反正綱吉將軍必會處置那些人的……我們不要插手……」家臣們也說：

「……我們知道親子之情的可貴；但是，您現在是上杉家的主君，手下擁有衆多的兵力，還統治了十五萬石的領地……您的責任太重大了，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否則——」

受到家臣們極力阻撓的上杉綱憲，只好打消及時援救吉良上野介的念頭。

可是，當上杉綱憲得知父親——吉良上野介被殺後，他眞是後悔莫及——

……

襲擊成功的赤穗浪士們，從永代橋，經由鐵砲洲淺野家的舊藩邸，來到了高輪的淺野寺。

月森十兵衞帶著松浦達之助，一直悄悄地尾隨在這些赤穗浪士的身後……看見全身濺滿血跡的奧田孫太夫，他的左手也掛了彩。月森十兵衞笑了……心想：

（看來，奧田孫太夫這一回確實很賣力——）

在淺野寺休息了一會兒之後，大石內藏助立即派遣吉田忠左衞門，以及富森助右衞門去向大監督仙石伯耆守自首。

這個行動，早在中根正多的預料之中。

不僅是中根正多與月森十兵衞，就連全江戶的市民也都很關心——到底幕府會怎樣的判決他們呢？

二

經由幕府的重臣緊急協商後……立即決定將這四十幾名赤穗浪士，暫時交給四名諸侯看管：

肥後熊本城主——細川越中守，負責看管大石內藏助、吉田忠右衞門、奧田孫太夫……等十七名。

伊予松山城主——松本隱岐守，負責看管大石主稅、堀部安兵衞……等十二名。

三河岡崎城主——水野監物，負責看管間瀨孫九郎、奧田貞右衞門……等十一名。

長門首府城主——毛利甲斐寺，負責管吉田次右衞門……等八名。

在襲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全江戶的市民，都在談論這件事……表面上，人人讚賞赤穗浪士對主君的忠貞；但事實上，正顯示出江戶市民，對於綱吉將軍裁決不公的無言抗議。

然而，獲悉消息後的綱吉將軍，這一次卻出人意料地也站在淺野家的一邊，而認爲赤穗浪士是值得嘉獎的忠貞之士，並且一再地說：

「幹得好！幹得好……我一定要設法挽救他

們的性命。」

事發後的第三天，中根正多召見月森十兵衛，說：

「聽說細川越中守，對於他所看管的人很禮遇，有沒有這麼一回事兒？」

「有的！不但三餐準備得很豐富，細川越中守還答應，如果浪士們能夠挽回生機，他一定會替他們安排日後的生活……當家臣諫勸那樣做不妥當時，細川越中守曾兇巴巴地斥責家臣哩……」月森十兵衛說到這裡，不禁笑了出來，因爲奧田孫太夫正是由細川越中守負責看管的。

……

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幕府也展開了籌劃處置赤穗浪士的工作……

綱吉將軍對於這件事情很愼重，他心裡一直在盤算：

（如何才能公平地裁決？若要不違反天下法規，而又能挽回這些人的命運……我應該怎麼做呢？」

於是，綱吉將軍很愼重地約集了大監督、寺社司官、會計司官……等重要大臣，經過多次商討後，決定：

吉良左兵衛因眼見父親——吉良上野介被害，而無能救助，可謂不孝，應受命切腹自殺。

而吉良家的部下，未能保護吉良上野介，可謂不忠，應受極刑處置。

上杉綱憲得知生父有危，未能及時趕去營救——關於這點，不合乎武士精神，故應收回領地，以資儆戒。

由於赤穗浪士在江戶城內，造成了騷動，引起流血事件，觸犯了江戶城不成文的法規，故應切腹自殺，以求公正。

二

元祿十六年二月四日……也就是赤穗浪士受命切腹自殺的日子。

約莫未時，月森十兵衛戴著草笠，出現在芝白金的細川越中守府邸之前——

此時的細川府邸外，已經圍滿了熱情的百姓。

而細川府內的戒備，非常嚴密……

月森十兵衛默默地站在人群中，閉著雙眼，似乎在爲這些即將臨刑的赤穗浪士祈禱。

在申時左右，這些忠貞的赤穗浪士，終於結束了他們爲淺野家效力的生命——

在黑暗中，月森十兵衛隨著浪士們的靈柩，來到了泉岳寺……直到第二天清晨，他一直守在奧田孫太夫的遺體旁邊，表示對老友最後的敬意……

晨光照射在江戶的街道上，路上行人稀少。

三田的民家，都還在睡夢中……

月森十兵衛獨自漫步在清新的晨霧裡。

當他走進赤羽根橋之後，突然發現——

一名頭戴草笠，右手放在懷中的浪人……

由這名浪人的舉止看來，月森十兵衛很肯定地確認：

（沒有錯，就是舟津彌九郎，他要到那兒去？）

架在金川河上的赤羽根橋，長約六丈半，寬約二丈半。月森十兵衛和舟津彌九郎，隔著赤羽根橋遙遙相望——

突然間——

舟津彌九郎脫下了頭上的草笠，左手按在腰間的刀柄上……他吼了一聲：

「月森十兵衛！」

月森十兵衛裝著沒有聽見，很沉靜地繼續朝著赤羽根橋的方向走去……

舟津彌九郎眼巴巴地看著走向自己的月森十兵衛，顯得很憤怒。殺氣騰騰的舟津彌九郎終於耐不住了——

兩人緩緩地相互逼近……

約莫只差一丈遠時，月森十兵衛如電光般地拔出了腰際的長刀——在晨光下，發出陰冷逼人

，嘴裡發出極弱的呻吟聲——

而月森十兵衛連頭都沒有回，戴著草笠若無其事地消逝在通往增上寺的竹林間……

的光芒……

兩人疾速相錯而過……

舟津彌九郎兩腿一輭，倒在橋上，鮮血淋漓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初版

編笠十兵衛

作者：池波正太郎
譯者：林懷卿
發行人：陳明章
出版者：南京出版公司
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三巷21號
電話：五七一六八〇一・五五一八五〇七
劃撥：一〇七七九九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四四七號
印刷者：文萃印刷公司
定價：六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顧問：朱盛淇律師
住址：臺北市秀山街一一〇號
電話：三一一一六五